龙的天空

幻想文丛

再见楼兰

过千山 六翼炽天使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龙的天空幻想文丛

再见楼兰

过千山 六翼炽天使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再见楼兰/过千山,六翼炽天使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8

ISBN 7-80504-823-1

Ⅰ.再... Ⅱ.①过...②六... Ⅲ.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8046 号

龙的天空幻想文丛

再见楼兰

过千山 六翼炽天使/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30000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80504-823-1

G·177 定价:18.00 元

— 过千山 —

楼　兰…………………………………………… 3

— 六翼炽天使 —

今夜你不要回头(《七人游戏》外传)……… 195

七人游戏………………………………………… 229

楼兰

● 过千山

这是一枚青玉制的戒指。玉质温润婉约，青玉被极精美的银丝包着，银丝被镂成小草状，枝叶蜿蜒在青玉上，最后汇成一朵含苞待放的银花，在未放欲放的花瓣之中，镶了一颗晶莹透剔的蓝宝石！

傅破双手剧烈地颤动着，热泪盈眶。已经淡忘消失了的记忆重新流转回脑海中，一幕幕显现在眼前：洛星如、宁虎臣、龙车、赵四海、郑定西、残月峡谷前的金戈铁马、熊熊燃烧着的梦幻绿洲、楼兰王城下一望无际的吐谷浑大军和自己身边不断染血倒下的楼兰战士、还有那支飞向自己的利箭。

傅破听见自己在对洛星如说：也许三四个月，最多半年一年，我们又可相见，那时我们就永远在一起，不再分离……

原来一切都是真的，一切都曾经发生过。

第一章　出　关

出敦煌第五夜了。

傅破斜靠柔软的大床上，手里拿着个精致的玉杯。杯中不是酒，是茶，傅破不喝酒。茶是极品的龙井，特贡中央，很少流传到外面，要有，也是天价，但傅破弄得到，也喝得起。这大床也不是在帐篷里，而是在一辆最先进最豪华的沙漠车上，只要你在家里的客厅或卧室里能看见的东西，车上都有，且远不止于此。这种价值一百多万美金的车傅破带了两辆，还有一辆小吉普。其他的，还有最好的卫星定位仪和通迅设备，以及七名相关方面的专家和足够的补给。

很少有探险队有如此好的装备，傅破雄厚的资金把此行搞得类似旅游，但即便如此，他所有的朋友还是认为他发疯了。在沙漠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面对神秘的自然力，再先进的科技也难保万无一失，而仅仅在一个月前，傅破还坐在香港他自己的三十七层写字楼里，经营着他遍及全球十二个国家的金融帝国。现在，这位去年全港单身贵族排行榜首、二十五岁的商业巨子却已踏上了充满了未知因素的探险历程。

傅破天性冷静，谋定而后动。自从二十二岁接管家业以来，傅破纵横商场、运筹帷幄，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不打没有胜算的仗，除了这一次。傅破很喜欢游山玩水，但去沙漠探险则是另外一回事，他也从没有过此类经验，这是他平生首次的疯狂。

“我一定要去楼兰古城，这是我的宿命。”傅破对自己说。

楼兰古城，楼兰古国的故都，位于罗布泊之西，丝绸之路中心，西域长史府所在地，公元二世纪达到繁华顶峰，四世纪衰落，五世纪之后，中原再无有关楼兰的记载，其突然消亡之谜，至今仍悬而未决。对一般人而言，楼兰这两个字代表的仅仅是古老与神秘，但对于傅破却远不止于此。

傅破七岁那年开始做一种很神奇的梦，他梦见茂盛的树林，葱郁的嫩草，梦见一座四四方方的小城，城里有高塔，有小河，还有身着奇装异服的人。这个梦傅破一个月至少做一次，他以为那里是仙境。仙境里还有仙女，仙女总是背对着他，正当仙女婀娜地转过身来时，

梦就醒了。梦醒后，傅破就有种莫名的悲伤与愁怅。傅破一直想知道那究竟是什么地方，十岁时他终于知道了，那就是楼兰古城。

没有任何的根据，当傅破一听到“楼兰古城”这四个字，他就知道那就是他梦里的地方，这是超乎理智与经验的直觉，不需要理由。傅破找来所有关于楼兰的资料，包括斯坦因于1906年在楼兰遗址摄下的照片。照片上只是残垣断壁，但傅破却愈加肯定，那就是令他魂牵梦萦的地方。资料里说，楼兰古城东城墙为333.5米，南城墙为329米，西和北城墙为327米，正围成梦中四四方方的小城，还有迄今仍屹立不倒的高高的佛塔和斜穿小城的水道，至于那参天的大树和柔嫩的绿草，傅破想，大概早已被千年的沙尘埋葬了吧。

随着对楼兰了解的越多，傅破内心的向往就愈盛。到了二十岁，他每个星期都会做一次这个梦，使他白天变得浮躁不安，他去看最好的心理医生，却没有一点作用。直到最近两个月，做梦的频率达到每晚一次，傅破再也无法忍受，终于下决心亲自到楼兰古城去一次。

自1900年斯文赫定始，到过楼兰古城的人不足百数。

说也奇怪，傅破一定下出发的日程，心情就平静下来，去了烦躁，代之的是兴奋与盼望。傅破明白，他的生命与楼兰古城有一种神秘的联系，这次的楼兰之行是命中注定了的，到底此行会有什么结果呢？

车外风卷黄沙，狂暴地打在车窗上。

傅破选定四月五日西出敦煌。往年这是个无风的季节，但这次出发第二天沙漠里就开始刮起八九级的大风，

至今未停，车队一天连一百公里都开不到。

这辆沙漠车里晚上就只有傅破一个人，其他团员都集中到另两辆车上休息。傅破从床底拿出一个箱子，打开，把里面的东西全倒在床上。

这是傅破费了好些唇舌才从好友肖正的藏书楼里借出来的，用肖正的话说，那是“镇楼之宝”。这话并不为过，这是20世纪初自楼兰出土的木简和纸文书，上面载有汉文和一种当地的土著文字“佉卢文”，应该早已随着斯文赫定和斯坦因而流失到瑞典和英国，天知道肖正是怎么弄到的。

前几天晚上，傅破一直在看这些木简文书，看得津津有味，那是一些商业和农业记载，甚至还有一份佉卢文的离婚协定，傅破对楼兰的狂热使他对佉卢文也有所研究，能认出绝大多数的佉卢文字。傅破的目光在摊满一床的木简和古文书上扫视，最后定格在一个长方型的檀木盒上。

肖正在借给傅破这些东西的时候问傅破：“你有没有看过斯文赫定的《我的探险生涯》?”傅破哼了一声，道：“当然看过，而且不止一遍。”肖正道：“那你记不记得那卷失落的羊皮?”傅破啊了一声道：“你是指那卷在楼兰古城和其他文物一起出土、却在半路神秘遗失的羊皮卷?”肖正露出一个骄傲的笑容，伸手自怀中缓缓拿出一个檀木盒，递给傅破，傅破打开，里面赫然是一卷羊皮。傅破目瞪口呆地看着得意洋洋的肖正足有两分钟，才小心翼翼地展开羊皮，却又愣住，那是一堆从未见过的线型符号。傅破抬眼望向肖正，问道：“这是什么文字?”

肖正摆出一副学究的样子道："在公元前21世纪左右，爱琴海有一个米诺斯王国，这卷羊皮上写的就是米诺斯的文字，叫线型文字A。"傅破问道："这种东西怎么会跑到楼兰去的？"肖正摊摊手，道："我怎么知道？这也正是这卷羊皮的珍贵之处，否则怎能让斯文赫定念念不忘？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线型文字A至今无人能够破译。"

傅破打开檀木盒，轻轻取出羊皮卷。经过了那么悠长的时光，这卷羊皮居然没有发脆，只是微微有些泛黄。傅破展开羊皮，看着那一个个未知的符号，心中充满了疑惑。这卷羊皮究竟是如何从遥远的爱琴海历经两千年跋涉到楼兰去的呢，上面记载了些什么，难道当时的楼兰人居然懂得这种文字吗？

米诺斯本就是一个充满了神话的国度，米诺斯神话中庞大的迷宫、迷宫中噬人的米诺牛、飞上天空的德达鲁斯……代代被希腊人作为史实传颂下来。可惜偌大的米诺斯帝国却在三千五百年前的某一时刻神秘地毁于大火，所有的华美宫殿一时间尽成灰烬，从这点来说，却和楼兰城的突然废弃有异曲同工之处呢。

一时间傅破对着古羊皮卷浮想连翩，神游天外，堕入到浩荡苍茫的历史长河中去了。冥冥间米诺斯和楼兰虽相隔一千五百年，却似有着一种神秘的联系，而这卷羊皮扮演着什么角色呢，想到这里，傅破不由一懔，自己、自己却又在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那一个个的线形文字似乎有着无比的魅力，摄住了傅破全部心神，恍惚间，那些符号竟开始在羊皮卷上游弋移动，跳起舞来。傅破心里打了个突，晃了晃脑袋，

定神细看，这次不仅线形文字在动，连整张羊皮都动起来，已全不像是固体，而是一泓深潭。

傅破从心里泛出寒意，目光却怎都移不开羊皮，另外，在恐惧中又有强烈的好奇与极度的兴奋，后两者使傅破不由自主地把全部心神贯入那泓深潭，刹那间，深潭卷起一股无比庞大的吸力，紧紧抓住傅破，把他一下子带入深潭之中。

傅破眼前豁然开朗，心中所有的不安和恐惧一扫而空，代之以安怡与祥和，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幅犹如《清明上河图》般的情景：一条清澈的小河蜿蜒流过，小河两旁有许多人，男的高鼻蓝睛，女的金发碧眼，还有些黑发黄肤的参于其间，俱都面目清秀无比。他们身着绣着美丽图案的毡服，悠然往来。

蓦的，一切散去，羊皮卷还是羊皮卷，线型文字好生生地在上面，生了根似的一动不动。但刚才的一幕却仍留在傅破的脑海里，久久不去。

楼兰，这一定就是楼兰，那条小河一定就是斜贯楼兰古城的那一条，楼兰原居民是雅利安人种，是白人，他们和后来去的汉人混居一城。没错，就是楼兰，比在梦境中更要清晰百倍。

傅破狠狠揉了揉眼睛，再次盯着羊皮卷，良久，什么都没发生。但他知道，刚才的那一切不是幻觉，而是真真实实地发生过的。

四月十一，出敦煌第六夜了。

风依然没停，以沙漠车隔音效果之好，傅破仍能依稀听见外面沙尘呼啸之声。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傅破没有向其他团员提起，因为他知道没有人会相信的，一个富家公子经过了长时间沙漠枯燥的旅行，眼前出现幻象也是很正常的。何况昨晚傅破虽坚信自己确有所见，但睡了一觉后又有些怀疑自己，毕竟这件事太过不可思议了。不过不知为何，经历了昨晚，傅破今天一整天都觉得神清气爽、体力充沛，一扫前几日的疲劳困顿，连同行的其他贯于经历艰苦探险的团员都奇怪傅破为何有如此良好的状态。

傅破从箱子里拿出檀木盒，打开，取出羊皮卷。他把羊皮卷握在手里，想了一想，缓缓展开，他能听见自己怦怦的心跳声，今天，今天还会有什么事发生吗，昨晚的经历，是真的吗？

傅破死死盯着羊皮卷，一口大气也不敢出。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什么也没发生。傅破终于吁了口长气，闭上眼睛，颓然而止。

当傅破再一次张开眼睛，却赫然见到眼前的羊皮卷已不见，代之的是一泓变幻莫测的云雾，还未等傅破作何想法，他的心神已不由自主被摄入其中。

这次傅破看见的是一间屋子的内部，有相当精致的木制桌椅，在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个身材无比曼妙的女子，但是傅破看不到她的脸，就像看电影里的特写，只能见到颈以下的部分。这个女子身着绸缎，式样极古，裁剪得非常合身，虽然她就这样坐着，却自有一种优雅风姿，即使看不见脸，也足使任何男子怦然心动。桌上放着一个茶壶，还有一盏青瓷杯。

傅破忽然看见一枚戒指，一枚青玉制的戒指。玉质

温润婉约，青玉被极精美的银丝包着，银丝被镂成小草状，枝叶蜿蜒在青玉上，最后汇成一朵含苞待放的银花，在未放欲放的花瓣之中，镶了一颗晶莹透剔的蓝宝石，委实巧夺天工。这枚青玉宝石戒套在那女子细腻温婉如白玉的左手无名指上，熠熠生辉。只见这只手轻轻抬起，伸出三根春葱般的玉指，拈在那盏青瓷杯上。就在此时，一切忽然消散，面前仍只有那卷羊皮。

傅破是香港金融界的巨子，和演艺界交往甚密，眼前来来去去不知有多少美女，却从无一姝能入他眼，故单身至今连女友都没一个，此时胸口却如受锤击，心神震荡，那轻拈瓷杯的玉手构成一幅优美画卷，刻在傅破脑中。究竟她是怎样一个人，竟有此绝代丰神？更何况，傅破连她的脸都没见到。

四月十二，出敦煌第七夜了。

白天的时候，车队经过了著名探险家余纯顺的墓。天地只有那么一块碑立着，告诉来往的勇者，曾经有一名壮士埋骨此处。所有的团员下车，冒着七八级的大风在墓前为余纯顺默哀，期望他在天之灵，能保佑此行顺利。

这一整天傅破都心神不宁，那玉戒、那纤手，始终盘旋在眼前，挥之不去。想想自己也觉好笑，竟会恋上一个脸都未见到的女子，而且这女子很可能是楼兰的古人，昔日的红颜，今朝早成沙土，此生该是无缘相见了。

尽管心神不定，傅破今天的精力却是犹甚昨天，他甚至觉得体内隐隐有一股力量在流动，白天下车祭奠余纯顺的时候，所有人都被扑面的狂风飞沙迫得低头弯腰，

站立不稳，傅破却兀自挺立，并未感到有多少不适，只是用手遮住往眼睛里吹的沙子。难道说是因前两晚的遭遇使体质有了改变？

傅破觉得这次楼兰之行充满了神秘，还会有什么事发生呢？

傅破再次从箱子里取出檀木盒，他右手紧紧握着盒子，今次会看到什么呢？忽然手下‘咯’的一声轻响，傅破忙松手，细察盒子，发现坚实的檀木竟被他捏出了一道裂缝！

傅破吃惊地望着自己的手，不敢相信自己能发出这么大的力道。他感到自己真变了，不仅力量大胜从前，而且这股骤然来到身体里的能量使他对周围的环境和人都有了不同的感受，有些格格不入，又似有点超然物外的味道，与现实世界若即若离。其实这感觉昨天就有了，只是不如今天那么明显罢了。

傅破小心地展开羊皮，动作轻缓，生怕一不小心把羊皮给撕破了，他还不太习惯自己的手劲。

不多时，傅破又进入到玄妙的幻象中，面前是浩浩荡荡一望无际的骑兵，在沙漠上飞驰，马蹄扬处，沙尘漫天。这支不知有多少万人的骑兵，手持利戟长矛，背上挂着马弓，体形彪悍，神态凶狠，有一名骑兵手中举着面大旗，上面绣着傅破不认识的文字。往骑兵飞驰的地方望去，遥遥有一线绿色，似是一片绿洲。

到此，幻象嘎然而止。

第二章 回归

四月十三日晨，风突然停了，没有任何的征兆，就像起风时一样。整个沙漠一下子凝固了，寂静得可怕，只有俥破的三辆车在缓缓前行。

上午十时三十分，楼兰已在望。

四周尽是枯死的胡杨，经历了千多年来的风沙，残存的树干还有几人合抱粗，想必它们在死亡之前也已享了千年的寿命。胡杨的枝干朝四方怪诞地极力伸展，姿态千奇百怪，配合四下的茫茫黄沙，活像择人而噬的树妖。可以想见，一千多年前，这里是何等的水草茂盛。

在留存的木简文书上曾记载了当时楼兰王发布的保护环境的法令，包括在城外的树林中打死一只山鸡或野兔或其他飞禽走兽，罚羊一只；砍倒一棵胡杨，则罚羊五只等等，由此可见那时自然环境状况已是江河日下了，并且供应楼兰水源的孔雀河在公元 1 世纪前已开始断流，所以很多人推测楼兰古城是因为最后缺水断粮才被废弃的。然而在楼兰城中发现存有大麦和小麦的仓库，令人费解，若真是因缺水断粮而全族迁徙，为何不把珍贵的粮食都带走呢?

在胡杨林之前，远处依稀可见一座高塔，所有人都知道，这就是楼兰古城著名的佛塔。离楼兰古城最多不超过十里了，只要顺着这塔前行，连卫星定位仪都用不着。

十分钟之后，车队停下。

终于到了。在这之前傅破虽然看过楼兰遗迹的照片，也曾作过多次想象，但当真看见实景时，不由脑中轰的一声，不顾别的队友，自顾自扑下车去，大家忙跟着下车，但哪里赶得上傅破惊人的速度。

千年来这里虽风沙不断，但干燥的气候仍保存了些昔日的景物，傅破站在曾经流淌着清水的河道旁，望着高耸的佛塔、四下残留的巨大城墙，身心被一种沛然而至的悲怆情怀包围，眼前闪过一幕幕往日的梦境和前几日所见的幻景，仿佛正直面千年历史，一时间泪流满面。

若不到此时此境，又怎能体会到历史的壮美与人世的无常?

楼兰古城曾是何等的繁荣昌盛，城墙的残迹竟达八

米之厚，但，而今又如何？

可楼兰城究竟为何突然废弃？除了缺水断粮外，史家尚有两种猜测，一是瘟疫，因发现了些尸体。但若是瘟疫，为何尸体又缺手残腿、死状惨烈？若说是战争，则尸体太少。百年来，楼兰古城之谜无人能解。

那条干涸的河道自城的西北角斜穿到东南角，却不知是天然还是出自人工，在河道两岸，一地的碎陶片碎瓷片。

其他的队友在忙着架摄像机拍录像，而傅破却在河道边蹲下，拾起一片碎片，痴迷地端详，然后放下，再拾一片……

许久，当傅破又捡起一片碎瓷，忽然全身一震，脸色立变。

在那片碎瓷之下，盖着一件东西。

一枚戒指！

一枚青玉戒指，外面包着极精制的银丝，成小草状，汇成一朵待放的银花，在花的中央，嵌着一粒蓝宝石。历经千年，这枚戒指神迹般未受一丝一毫风沙的摧残，银丝依旧锃亮如新，不染纤毫，正如两天前所见。

那玉手，那盏青瓷杯。

傅破呻吟了一声，伸手便要去拿那戒指……

就在此刻，突变骤至。

四周仍是没有风，一丝风都没有，然而原来安静地躺在地上的黄沙却无风自动。密密的细沙掺着灰尘升腾起来，眨眼间，傅破连那近在咫尺戒指都看不清了。

傅破张口欲呼，却发不出声音，他发现自己像着了

梦魇一般，全身无法动弹，耳边轰然巨响不断，若有无数炸雷在身边爆开，接着身子一虚，无处着力，仿佛空间塌陷了一般，随即失去知觉。

当傅破缓缓苏醒时，发现自己正伏在一片沃土上，空气中含着淡淡的植物清香，令人心神舒畅。傅破站起身来，环顾四周，竟是一片树林，耳中隐隐听见鸟鸣声。

傅破大声呼喊几位队员的名字，声音在林中回荡许久，却无人应答。想起不久前还身处沙漠，恍如梦中，但内心里却有了一个连自己也不敢相信的猜测。

傅破深呼吸了几下，舒了舒筋骨，并无任何不适，甚至体力比前几日犹有过之，只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抬眼向前望去，原来自己是在这树林的边缘，外面似是一片空阔的场地。这是一个陌生而神秘的环境，傅破小心提防着，缓步走出树林，眼前豁然开朗，居然是一大片如茵的草原！百多头羊在草原上安详地吃着草，两个身着奇异毡服头戴毡帽的人在一旁聊天，他们身边有两匹棕色的马。这两人离傅破足有二里远，但傅破不知何时眼力大进，竟看出那两人五官和亚洲人有异，倒像是白人。再远处，在地平线上，有一座被城墙围起的城。

傅破胸中热血上涌，心底里那个猜测越来越清晰，回想起刚才树林里的树木，尽是些胡杨树和沙枣树，难道说，自己已回到了千多年前的古楼兰！

傅破在树林边站了良久，心潮澎湃，终于迈开大步，向前走去。

此时傅破身上仍穿着火色的沙漠服，异常显眼，那两个牧羊人看到傅破走来，露出热情的笑容，举手向傅

破打招呼。

傅破听不懂他们的语言，对他们摇了摇头，说："你们说什么？"

两人打量了一下傅破，露出恍然的神色，再次大声说："你好！"

傅破虽然觉得他们的发音很别扭，但还是听懂了，他迫切地问："这是哪里，"忽觉得这样问不妥，又踌躇地加了一句："我迷失了。"

两人露出奇怪的表情，其中一人说："这里就是沙漠中最富饶的土地，楼兰。"

傅破浑身巨震，几乎窒息，没想到原先的猜测竟是真的，往昔的梦境今朝竟亲身经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傅破暗咬了一下舌尖，生疼——这不是梦。

那人接着问傅破："远方来的朋友，你的同伴呢，你的马匹和骆驼呢，你的货物呢，怎么就只你孤身一人？"

傅破仍然呆呆地站着，未缓过神来，对他的问话没有反应。

两人觉得傅破这个人很奇怪，不过他们对来往的各国客商见得多了，什么性情的人都见过，此时看到傅破奇怪的样子，也不为已甚，耸了耸肩，走了开去。

傅破也非常人，这几年来纵横商场，处变不惊，能力气魄为同龄人中的翘楚，只不过这次所逢之事太过离奇怪异，才失了常态，此刻心下已有定计，不论这件事怎么会发生的，既然已经发生，自己又身陷其中，就必须定下心神去面对它。

当下傅破赶忙喊住那两人，作揖陪礼道："实在对不起，刚才我因为想起了那些在沙漠中失散的同伴，一时恍惚，唉，那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把我的驼队吹得七零八落，我的马把我带到这里就死了，唉，不知同伴们生死如何。"

两人显出同情的神色。

傅破接着问："这里真就是楼兰吗，前面那城，就是楼兰城吗?"

一人答道："这里确实是楼兰，但前面那座是燕凉城，和秦风城、卞玉城同为楼兰的附城，"说着伸手指向燕凉城之西，说："那里是天河，沿天河上去依次是卞玉、楼兰、秦风，我们这片绿洲可大得很，快马从这头跑到那头得大半个时辰呢，您大概是第一次跑沙漠吧?"

傅破笑笑点头，挥手与两人告别向燕凉城走去，心里暗自盘算，快马得跑一个多小时，那这绿洲还不得有二百平方公里？说不定还不止此数，至于他们说的天河，大概就是现在的孔雀河了。原来这绿洲上有这么多城，楼兰只是一座占主导地位的主城，得找个机会到楼兰去看看，不过现在自己身上没有什么铜钱，恐怕连吃饭住宿都成问题呢，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燕凉城的城墙越来越清晰了，傅破知道那并非是用石头垒起的，而是用粘土混着红柳枝筑成，在此地干燥的气候下，不比石头差多少。

在燕凉城的背后，已逐渐可以看见粼粼的波光，河面似是很宽，再走近些，傅破看见从天河的主河道引出一条小渠，流入燕凉城去，傅破想起楼兰古城内的河道，

想必这绿洲上所有的小城内都有引自天河的小渠，使城内的居民能更方便地取水。

此时，燕凉城的城门敞开，几个持戈卫士守在门前，见到傅破身着异装异服，又只一人，不禁面露疑惑。傅破忙将刚才的那番说词再说了一遍，表示准备在楼兰盘桓段时间，看看能否等到失落的同伴。

一个长官模样的卫士点点头，说："奉王令，来往一切男性客商必须见过圣女后方能离境，你先住到燕翔客栈，待三天后和其他客商一起去楼兰城见圣女，之前不得擅自离开本城，作为补偿，其间不收房租，还望配合。"说完一挥手，从身边走出一名卫士，看样子是要带傅破去燕翔客栈。

傅破跟在卫士身后，流览着燕凉城，城里河两岸都是木头或黏土造起的房屋，密密麻麻挨得十分紧密。街上全是人，熙熙攘攘很是拥挤热闹，一眼望过去，有各种肤色各种打扮的人，这里是各国商贾的汇集地，故以傅破的打扮挤在人群里也不是特别显眼。

燕凉城比楼兰古城大得多，傅破估计面积在楼兰城的十倍以上，原来傅破一直疑惑，以楼兰城之小，最多只能住两到三千人，这么点人口，怎能使楼兰成为沙漠中著名的商都，现在看到燕凉城的规模才恍然。

片刻，傅破被引到燕翔客栈，一个由三排民房合成的大院。傅破被安排在东面第七间，这是个十来平方的小屋子，一张桌子一张床几张椅子，还有一盏油灯，别无长物。

现在天色尚早，看太阳还只是下午一二点钟光景，

直到目前为止，傅破对这座城和这片绿洲还所知极少，虽然以前傅破曾对楼兰古城详加研究，但在现在，楼兰留存资料本就很少，楼兰的很多方面，始终是西域历史学家心中的谜，而傅破现在身处的这座燕凉城，就不曾得见于任何史料。更重要的是，傅破连现在的年月日都不知道，完全无法把握楼兰目前的状况，而三天后他将要去见的圣女，也不知是何许人。

店主是个四十多岁的当地白种人，傅破和他招呼了一声就出店去了，希望在游城过程中，能找些人聊聊，得到些有用的资料。傅破心底里觉得，此次自己被送回千多年前的古城，一定有一件事在等他去了结，这件事自他出生起就夜夜困扰着他，而今是大白的时候了。

以不变应万变，看看命运之手会将自己推向何方。

傅破漫无目的地走在拥挤的街上，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当铺，他必须当掉些什么东西，否则就没钱吃饭了。好在不久就发现根本就不须要去找当铺，因为到处都有人在买卖各地的特产，傅破本就是最好的商人，略略想了一想，伸手掏出一个精致的钢制高级打火机，捏在手里有规律的打出火焰。

只一会儿他身边就聚起了一大堆人，睁大眼睛看着这从未见过的神奇宝物。傅破朝四周的人群扫了一眼，道："谁先出价？"

"十两银子。""二十两。""我出五十两。"

傅破哼了一声，把打火机高高举起，精钢在阳光下耀起灼目的光芒，傅破叹道："没想到竟没有一个识货之人，此物来自希腊，相传乃是阿波罗的神器，无论何时，

只要按动秘钮，就会有天火在钢铁上燃烧。”

周围之人齐齐惊叹，显是知道希腊和有关阿波罗的故事，出价立时翻了几翻，不一会儿已出到七百两白银。

忽然自人群外圈传来一阵朗笑，一人大声道：“五百两白银、五百两黄金，外加一颗夜明珠。”

傅破斩钉截铁地道：“成交。”

人群散开，发话的是一个身着锦衣的中年人，方脸大耳，面色红润却略带沧桑，似是中原人。

如此声势，当是富甲一方的大贾了。

那人道：“鄙人姓赵，名四海，阁下气宇轩昂，必非常人，若不嫌弃，就由鄙人做东，到天香阁坐一坐如何？”

傅破正愁没有人可供打探情况，闻言大喜，那天香阁听名字像是一个吃饭喝茶的场所，正好填一下咕咕作响的肚腹，当下欣然应允。

第三章 问 道

天香阁处在燕凉城的中央，临着小河而建，赵四海和傅破上了二楼，捡了个靠窗的桌子坐下，此时离晚膳时间未到，赵四海点了壶香茶和一些茶点。

今次傅破有了经验，先长叹一声，把那番“沙漠遇险”经历又讲了一遍，这是他第三次讲这个故事了，自是圆熟无比，且说到惊险处，令赵四海亦唏嘘不已。

赵四海拍案长叹道：“刚才看傅兄容光焕发，眉宇间毫无一丝忧翳，不想竟才遭此惨事，傅兄的心胸，端的叫人佩服！这样，傅兄那件神器，我再加五百

两黄金，也算略略地补偿一下傅兄此次的损失。”

傅破面皮甚厚，虽此时尚未脸红，但也不好意思再多榨赵四海的钱财，且也颇喜欢赵四海的豪爽，便道：“那可不行，我们行走四方靠的是一诺千金，”说着从怀中拿出打火机推给赵四海，“此物现在已归赵兄所有，赵兄再平白给小弟钱财，算是什么名堂，赵兄慷慨，在下心领了。”

赵四海大笑道：“好好好，如此我就不勉强了，但这神器，还是等我银钱付讫之时，才敢领受。唉，傅兄这样的气度风采，着实让我羡慕，赵某行走四方多年，还从未见过傅兄这般的人才，又是这样的年轻，将来前程未可限量，此次小小挫折算得了什么，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嘛。哈哈，我与傅兄一见投缘，此次我从域外带回一批新奇珍贵之物，身边就藏了一件，还请傅兄法眼一观。”说着从怀中掏出一个小小的透明杯子。

傅破一见，问道：“玻璃杯？”

赵四海大惊，道：“此物中原从未得见，便是在域外也是才出现，不想傅兄竟一眼认出，真是见闻广博之至。”

傅破来自千多年后的时代，见闻自是要比赵四海广博百倍，莫说是傅破了，就是现代任何一个中学生放到过去，也必是惊天动地的一代博学大师。

傅破微微一笑，道：“赵兄可曾见过带有缤纷五彩的玻璃？”

赵四海摇头道：“未见过，我购得这一批玻璃制品时，也从没听说过还有五彩的玻璃，若真有，那当更是

珍贵异常了。”

傅破道：“说穿了一钱不值，若在制造时加入些染料，自然会显出五彩之色。”

赵四海恍然道：“原来如此，”随即长叹，“可惜这玻璃的制作方法是域外工匠的不传之秘。”

傅破笑道：“何必要知道制作方法，你回中原请巧手制成模子，将这批玻璃品以高温熔化，再加入染料，待熔液再次凝固时就成了，赵兄下次去域外可带些五彩玻璃去，必能以此技换得玻璃制作之法，如此赵兄就可独霸中原的市场了。”

赵四海闻言大喜，长身而起一揖到地，道：“闻君一席话，所获何止万金，却不知该以何为报！”

傅破暗道教了他这些，也足够抵他买那个‘阿波罗的神器’所付了，笑道：“你我一见投缘，随便聊聊，有什么回报不回报的。”此时话题一转，拭探着道：“中原近来可真是不太平啊。”这‘不太平’三字既可从商业角度讲也可从政治角度讲，不管中原此时时局怎样，都不至出大的纰漏。

赵四海道：“傅兄用词可真是讲究，嘿，其实今天的中原，就像前朝的战国，群雄争霸中原，何止‘不太平’三字。所区别的是战国齐楚燕韩赵魏秦诸雄，还皆是我族，而今的中原，可是异族的天下喽。”

傅破听赵四海这样说，便知现在中原正是五胡十六国天下大乱之时，但具体的年代却无法自赵四海刚才的一番话里推知，于是又问道：“小弟我是头一次来楼兰，却不知楼兰现今用的是哪一国的年号？”

赵四海奇怪地看着傅破，道："傅兄从未取道楼兰至域外，又怎会对域外如此熟悉，连玻璃这东西都知道呢？"

傅破心下叫糟，好在他对当时西域地理有所了解，忙道："我曾到取道伊吾经交河，到过罗马等域外大国。"

赵四海点头道："我竟把那条路忘了，不过很少有人走那条路的。"

傅破暗道，不久之后那条路就会成为丝绸之路的要冲了，不过这是在楼兰绿洲神秘废弃之后的事了。

赵四海想起傅破提的问题，回答道："鄯善王朝于西凉，楼兰王自也是用西凉的年号，算来今年该是建初十一年。"

傅破一愣，才记起楼兰已于公元前77年迁都鄯善，国名亦早由楼兰改为鄯善国，估计因绿洲间往来不便，故鄯善王政权控制较松，每个绿洲都有自己的小王，所以赵四海才有"楼兰王"之说。

西凉于公元400年左右立国，立国五年后改年号建初，那么建初十一年则应是公元415年前后。

傅破忽然心中一动，楼兰古城的废弃年代，照后世的推测，也该是在这个时期，自己竟恰好回到了这个时候，冥冥中居然有这样的巧合，这究竟代表什么呢？

不知不觉间天色渐晚，丰盛的菜肴已摆到桌上，在这沙漠之中，虽然吃不到什么山珍海味，只有些鸡鸭牛羊，厨师的手艺却着实不错。赵四海对傅破笑道："傅兄可能奇怪为何没有城外林中的野味，若十年前来此地还能吃到那些，但现在王令禁止狩猎，恐怕除了长史府的

人，没人胆敢违令猎杀了。”

傅破奇道：“哦，长史府……”此时邻桌的几人酒足饭饱，打着嗝站起身来往楼下走，傅破想起一事，对赵四海道：“赵兄，我看那边几人似乎没付饭资吧？”

不料那几人耳朵极尖，齐齐转过身来，一人指着傅破道：“你小子说什么呢？”

店主恰在旁边，慌忙对傅破二人道：“这几位是我店的上宾，小店向来免费招待的，两位客官请勿多事。”

那几人听店主如此说，脸色稍霁，先前发话那人朝傅破啐了一口，才和其他人返身下楼去了。

那店长目送他们离开，舒了口气，才向傅破陪罪道：“二位有所不知，刚才那几人的长辈都在长史府中供职，所以他们虽然骄横，小店也着实惹他们不起，适才有得罪二位之处，还请见谅。”

傅破心下奇怪，自汉朝在西域设长史府至今，已有数百年，照理说长史府即是中原皇朝的驻外机构，现今中原这么乱，长史府纵不被撤消也应名存实亡了，怎会还有这等势力？傅破百思不解，便请教赵四海。赵四海道：“中原时局近年来动荡不已，事实上数十年前长史府便与中原断了关系，但因几百年来长史府与西域诸国交往甚密，长史手下又养了大批家将，所以即便失去了中原的支持，自己也是一股不小的势力，现在很多和鄯善王不往来的国家，和这楼兰绿洲上的西域长史反倒交往甚密，故在这片绿洲上，长史虽无实权，也极有威慑力，俨然和楼兰王分庭抗礼。”

至此两人吃饭的兴致已所剩无几，也有些饱了，付

了账便起身下楼，赵四海也住在燕翔客栈，两人正好一同回去。

掌灯时分，赵四海遣人送来购‘阿波罗神器’的五百两白银、五百两黄金和一颗夜明珠。原先傅破还有担心，古时十六两为一斤，那这总共一千两的黄金白银得六七十斤重，拿起来颇不方便，不料赵四海想得周到，除了五十两碎银子外，其他都包在包裹里，方方正正，还另送了一匹马以负包裹。

又过了片刻，赵四海再次遣人来傅破处，请傅破过去一叙，傅破思量着晚上横竖没事，白天与赵四海接触下来也觉与这人颇投缘，便跟着来人往赵四海处去。

进了房门，傅破不由吃了一惊，这一间房比傅破那间大了足有四五倍，一屋子坐了足有二十多人，想必都是赵四海商队里的人。

赵四海见傅破应邀而来，大喜，便欲将主位让于傅破，傅破连忙摆手，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下。

果然，赵四海对傅破道：“这些大都是我商队里的朋友，也有些其他商队里的熟识，夜间无事，聚在一起聊聊。”说罢对其他人道：“这位就是我在下午结识的少年俊杰，傅破傅兄。”赵四海显是在这些人中地位声望甚高，且估计在傅破来前已讲了很多称赞傅破的言语，如此一说，那些人都向傅破点头，说些诸如“果然气宇轩昂”或“真是后生可畏”之类的赞扬话。但傅破眼光何等锐利，一扫之下即知大多数人对赵四海的话还是颇不以为然的，不过心中虽这样想，嘴里还是说着：“不敢、不敢。”此时傅破心里暗笑，千年前和千年后，区别的只

是科技，而人却是不会变的。不出傅破所料，一个五十多岁的干瘦老者首先道："适才听四海兄言道，傅兄年纪虽轻，阅历见识却是高人一筹，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倒要好好向傅兄讨教一番了。"

傅破笑道："老先生但说无妨。"

那老者心道，我行商经验不知多你几十倍，你却如此不谦逊，不免心中有气。他却不知傅破是 20 世纪叱咤世界商坛的巨子，对经商的理解和道行，比他们所有人加起来还要多得多。

老者问道："我行商有二十多年了，到过的国家有十几个，见过无数的人，也可算颇有些经历的了，虽说如此，有时却也不免失算碰壁，故此觉得商海中风浪重重。傅兄虽然年轻，却听说行商经验极丰富，居然能使四海兄折服，故想请傅兄透露些秘诀，使大伙儿今后少些磨难。"

那老者话似请教，实为刁难，神情更是倨傲，赵四海眉头微皱，心下不满，却又无法开口，不过他着实也想听一听傅破怎样回答。

傅破不慌不忙道："经商之道，学问浩如烟海，一时无从说起，还请老先生说得具体些。"

老者心下大怒，没想到傅破竟这般不客气，面上却不露声色，道："比如有时千里迢迢将货物带到域外，好不容易找到了买主，那买主明明需要我的货物，甚至都说好了价钱，到最后却泡汤；有时自己的货明明比别家的好，买主却偏偏要别家的货，令人甚是恼火，不知傅兄可曾碰到过此类情况？"

这话有两层含义，一是你傅破有无此类经历，若无，则资历太浅，无需多谈；二是若有此经历，有何良策。

周围诸人都有此类体会，但觉得这种事情乃属于正常情况，买卖自然有成有不成，次次一帆风顺才叫奇怪，怎可当作问题去考别人。

傅破笑笑，问老者："老先生以为生意当以何为本?"

老者道："当然是以货为本。"

傅破摇头道："错了，当以人为本，买主最先接触到的是你的人，而非你的货，若你以为自己的货好而态度倨傲，礼数不周，买主首先就坏了心情，所以有时货都不屑一看，就算看了，也会因成见在心将好货看成中货，中货看成次货，所以会常常舍你而求诸他人。故在卖货之前需先卖'人'，买主接受了你的人，对你的印象好，甚至结成朋友，则即使货物不怎么样也能出手，还会有下一单的生意呢。老先生若经常出货不易，恐怕该返求诸己了。"

这番话一出，众人尽皆讶然，都觉得傅破之言大有道理，那老者虽感傅破语含讽刺，但也着实想不到傅破能说出这一番很有见地的话来，默默思索傅破的言论，未反唇相讥。傅破接着道："诸位这样从中原到域外来来回回，着实辛苦，尽管各处货物差价很大，能赚些银两，但其实不往返奔波，也未必就赚不到大钱，成不了巨富。"

老者道："愿闻其详。"此时语中已带有诚意。

傅破道："我辈行商，利润来源无非两项，一是本地所无或稀少之货物，可售以高价，诸位往来域外中原，

所求的便是此种利润。”

众人听得十分专心，点头称是。

傅破道：“还有一种利润，来自同类货品的差价，这类差价一般不会天生就有，却可以人为制造。就比如做衣服，现在都是由小裁缝一件一件做，速度慢，成本大家都一样，但你若投大批资金，召数百能手分成数批，你定型我裁剪他缝制，每批只做一道工序，分工协作，则速度必然骤增，而因大批进原料，又可压低价格，若能把从制布到染色都一手包下，那最后市场上单个作业的人必无法与你竞争，只得投入你的帐下，使你实力更增。此外，你还可请些巧匠专门设计提高速度减少人工的巧械，再请些聪慧少女设计美丽的服饰，如此不出数年，在衣服这一行中便无人能与你相争了。以此类推，制陶、雕刻、制铁等都可这样进行。”

诸人听得目瞪口呆，傅破所说的其实就是工厂，这是近代才有之物，当时自然闻所未闻，至此，众人对傅破心服口服，傅破再随口说了些由工厂和连锁店而形成的垄断，随而控制价格，以及初级的银行即钱庄的概念，直让众人如痴如醉，将傅破奉若天人。

老者叹道：“傅公子真是天纵之材，且不吝将这些宝贵至极的话语以教我们，今日此屋中之人，明日必各富甲一方，傅公子大恩，老朽在此先谢过了，刚才不敬之处，请傅公子海涵。”

傅破忙谦虚了几句，然后起身告辞，回房睡觉。

第四章 圣女

接下来的两天，傅破和赵四海一起，游览整个燕凉城。当然在傅破旁边的决不只是赵四海一个人，自那晚以后，傅破顿时成了燕翔客栈客商中的中心人物，每个人都想挤到傅破的身边，和傅破探讨行商的窍要。但傅破却不像那晚般的高谈阔论，而是有所收敛，毕竟他所说的知识不应为这时代所有。不过即便如此，傅破偶尔的只言片语和对一些事物的看法还是令众人感到无比的新奇。

傅破漫步在燕凉城内，把大部分的时间用在看周围的景物上，来往的行人、古朴的建筑、

高耸的城墙，还有那湛蓝的天空和厚实的大地，一切都是那么实在，傅破有时甚至会禁不住用手抚摸身边的景物，这所有的东西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在自己的梦境中反复出现，如今已成现实。

仅仅在三天之前，眼前的一切还只是一片沙土，城外片片胡杨林也只是干枯的树干，这燕凉城的繁华早被历史的风雨无情地从大地上抹去，这块绿洲上的四城：燕凉、卞玉、秦风、楼兰，除了楼兰城的残砖断瓦还为人们所知外，其余的连史书上都不曾留下踪影，更勿论人们的记忆了。

傅破身上的衣服已不是那火红的沙漠服，他从头到脚都换了当时的中原装束，更显得英气勃勃，潇洒出众。很多人对他那质地奇怪且带拉链的沙漠服及沙漠专用鞋非常感兴趣，愿出高价收购，若傅破愿意再编个“阿波罗”式的神话，以他目前的声望，绝对可卖出不下于打火机的高价，但他考虑到自己已有六七十斤的金银，再来几十斤实在吃不消，就婉谢了。

此刻已是第三天的黄昏，众人坐在天香阁的二楼，十几人围着一个极大的圆台面，桌上摆满了天香阁最好的酒菜。

傅破坐在靠窗的座位，视野十分开阔，望着楼下的那条六七米宽的小河，问道：“这条河该是人工开凿的吧，想必当初费了不少的人工。”

对面的老者，就是那晚考傅破之人道：“想当初楼兰诸城最繁盛时，凿区区一条小渠又算得了什么。”

几天的接触下来，傅破知道他名叫申成济，几十年

来走南闯北，经历坎坷，见闻广博，听他这样说傅破不禁奇道："以燕凉现在的情况，居然还不是最盛之时吗?"

申成济笑而摇头道："傅公子第一次来楼兰，故有所不知。现在是五月底，是一年中楼兰最好的时光，再过两三个月，天河便会开始断流，水量骤减，来往的客商就少了，另改道鄯善城。百多年前天河之水一年四季不断，客商便也一年四季不减，城里住不下这许多人，城外都是一片一片的帐篷，现在是不行了，天河水一年年少下去，外面的胡杨正在一点点枯死，绿洲正在缩小，客商也随之年年递减，而相传能救楼兰于危难之中的圣人却迟迟不肯出现。"

傅破奇道："哦? 什么圣人，在楼兰城不是还有个圣女吗?"

一提到圣女，傅破发现周围大多数人的表情都有些异样，不禁暗暗奇怪。

申成济道："那圣女和传说中的圣人确实有些关系，此事很是神秘，说来话长，四海兄讲故事的本事好，还是由四海兄来向傅公子说吧。"

赵四海笑道："其实此事这里人人都知道，确是十分的引人入胜。传说楼兰的王族世代传下一件神奇的宝物，但代代无人能参详出宝物的奥秘，相传若有人能参出其奥秘，此人便是上天派到楼兰的圣人，能带领楼兰全族走出困境。在楼兰城中有一座圣殿，每隔十年都会在这片绿洲上选出最聪慧的年轻人进密室，带足干粮呆十天，但是……"说到这里赵四海的声音低沉下去，神情竟有些诡异，四周诸人摒息宁声，表情和赵四海一般无异。

赵四海继续道："但是每次到第十一天清晨，人们打开圣殿的大门，都会发现、发现，"赵四海的声音微颤了一下，"发现圣殿中空无一人，只有桌上的宝物。"

傅破被赵四海说得寒毛直竖，"啊"了一声，因为他知道赵四海不会骗他。

赵四海点头道："数百年来，每次的情况都是这样的，无一例外。近些年来，楼兰城四周的环境日益恶化，且周边各势力均对楼兰这块土地虎视眈眈，全族更是盼望传说中的圣人能早日出现。三年前又逢十年一次的圣典，当时，全族一致推选出了一位年仅十五的少女去参详宝物，那少女是楼兰城中的一位高僧收养的弃儿，两岁能言，三岁成诵，自幼异象不断，连那高僧圆寂前也对别人说，此女未来不可限量。"

傅破暗道："这有什么，我不也是这样。"

赵四海接着道："当时所有的人都盼望这少女能通过这十日的考验，这十天里大家焦急地期待，但又不敢靠近圣殿去看一看情况，好不容易等到第十一日，一大早大伙打开圣殿……"

傅破道："那圣女定是好端端地在里面，没有像前人一样的失踪，是不是？"

赵四海道："虽然每个人都这样盼望，但和以往一样，他们又失望了，圣殿里空空如野，少女不见了。"

傅破大感意外，但知道赵四海必有后文。

赵四海喝了口茶道："所有人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个十年，把圣殿打扫干净，空关起来。可到了第十五天早晨，奇迹发生了，圣殿的门原本关的死死的，从外面用极粗

壮的木头插住，便是以西域长史那样好的武功，都未必能轻易震断，但就在那个早晨，‘咔’的一声木头就断了，门被轻轻推开，少女就那样从门里缓缓走出来，她十五天前进门的时候还只十五岁，但此时竟已有十八岁的模样。所有的人都惊呆了，然后拥上去，把她称为圣人，谁知她摆摆手，说自己不是圣人，但却知道谁是圣人。自此起圣女就住在圣殿里，地位超然，每隔十天，往来这片绿洲的青壮年男性客商，都必须集中到圣殿去见圣女，猜一猜她最心爱之物是什么，若猜中了，便是真正的圣人，楼兰全族将跟随在他后面，走出困境。可惜至今已两年有余，圣人还未出现，现在外面已开始有些不利于圣女的传言，特别是那个西域长史，始终和圣女不和。”

傅破道：“那是自然，若给圣女认了个圣人出来，则圣人在楼兰族人中一呼万应，哪里还有他西域长史的威信在？”

赵四海击掌道：“正是这个道理！但楼兰有个习俗，女子到二十一岁必须出嫁，六月前若圣人还不出现，圣女就将下嫁于西域长史之子，这是她小时楼兰王许下的婚事。”

傅破道：“那岂非只剩下四天？”

赵四海道：“正是。”

傅破想起一事，问：“你们在去域外经过楼兰时，该都已见过圣女，为何此次返回，仍要见一次？”

赵四海老脸一红，道：“实不相瞒，见过圣女的人，没有不想见第二次的。其实我们见圣女都隔了一道帘子，

看不清圣女的模样，但即便如此，也能感受到圣女不染浮尘、超凡脱俗的气质，那一次的经历，我想没有一个男人能忘记。”

旁边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男子愤愤道：“这般圣洁的女子，怎可下嫁于凡夫俗子，那西域长史的儿子又是什么东西，如何能配得上圣女！”

身边的人忙“嘘”了一声——这话要是传到长史府中人的耳里，那还得了？

申成济目注傅破，忽道：“以傅公子的龙虎之姿、天纵之才，倒说不定便是圣女苦苦等候的圣人。”

赵四海等连声附合，皆道：“有可能，有可能。”

傅破笑而摆手道：“诸兄莫开玩笑。”心下却想，这次回到千年前的楼兰了结今生的宿命，说不定真会和那圣女圣人有些联系。

翌日清晨，傅破赵四海等四十多名客商在十多名楼兰士兵的护送下缓缓骑马驰出燕凉城，沿天河逆流而上。

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还没有发出灼人的热力，暖红地挂在天上，并不耀眼却异常悦目，风迎面吹来，带着一丝昨夜尚未散去的冰寒。

傅破的骑术很是纯熟，以前他每月都要去马场骑马，最喜欢的就是骑着最快的良驹在马道上飞驰，他一向认为那种刺激和快感是别种运动所无法比拟的。但此时他却随着大队不急不慢的前进，对即将见到的极具传奇色彩的楼兰圣女，心里有着些许的兴奋与期待。

但最使傅破心醉神驰的，还是周围的一草一木，那是如此的安怡平静。

景美如画。

犹到此刻，傅破仍在怀疑，这究竟是不是真的，会不会只是黄粱美梦一场，他真的已在楼兰？

那些护送的楼兰士兵非常随和，和客商们一路说说笑笑，没有什么界线。两年多来，这也不知是他们第几次执行相同的任务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将是最后一次了，因为还有三天，他们的圣女就将嫁为人妇。而他们所期盼的圣人，又在何处呢？

一个小时后，他们经过卞玉城，那是一个看上去同燕凉城差不多大小的城，城墙的高度也与燕凉城相仿，高在八米左右。在卞玉城另有一队近五十人的客商加入进来，傅破暗自咋舌，燕凉、卞玉两城的客商总数已近百，全绿洲岂非有二百客商，这还只是十天之内往来的新客商。若申成济所言不虚，则楼兰绿洲最昌盛之时，又该是怎样的一番风光啊！

气温已逐步升高，百人的客商队也加快了速度，在天河岸边快速前进。此时从对面远处有一队人快马飞驰而来，到近处速度放慢，乃是一队劲装武士，个个背后都背着弓箭，其中有一青年，华服蓝冠，夺目异常。

护送商队的士兵队长示意商队停下来，然后在马上对那青年施礼，道："公子好。"

赵四海在傅破身旁小声道："这就是西域长史之子郑飞鹰，长得虽还可以，但其人品却无好口碑，看这样子，怕又是要去打猎。"

郑飞鹰端坐马上，毫无还礼之意，看了一眼商队道："又是一群俗人，没什么出众的，真是奇怪，楼兰的圣人

干吗要从商人里找呢，星如这两年来也太过执念了。”目光扫过傅破，略略一停。

郑飞鹰此话一出，众人脸上顿有不平之色，但均忌于西域长史的威势，不敢发作。

郑飞鹰忽朝商队后部一名年轻士兵道：“这位刚才好像在和旁边的朋友说着悄悄话，何妨大声说出来。”

那人没料到那么远郑飞鹰也能发现他的动作，一时呆在当场。

郑飞鹰轻笑道：“怎么，有什么话不敢说的，难道说出来我还会吃了你不曾？”

那青年突的胀红了脸，道：“说就说，有什么大不了的！圣人将在客商中出现是圣女的圣谕，全体族人都对此深信不疑，就算这是最后一次，圣人也必在这一次出现，说不定就在眼前的这群客商中。郑公子刚才的话也太过分了些，况且就算三天后圣女将和公子成亲，现在也仍是我楼兰全族至高无上的圣女，公子又怎可直呼圣女的名讳？”那青年越说越是激动，声音也渐渐大起来，“还有，王令早就禁止一切人等在此片绿洲上行猎，为何公子屡次视王令如无物，今天可不是又要去行猎了吧？”

周围一片寂静，其他士兵脸色发白，不知郑飞鹰会有何反应。

不料郑飞鹰仍是若无其事地笑着，道：“这位小兄弟真是心直口快，哈哈，不错、不错。”

郑飞鹰旁边的一名劲服侍卫突地自马上凌空跃起，像一只大鸟扑向那青年，手中马鞭毒蛇般伸出，缠上那青年的脖子，紧了一紧，又“嗖”地收回，脚在一名客

商头上轻点，借力跃回马上。整个动作迅急无比，无人能及时阻拦，也无人敢阻拦。

那青年跌下马来，双手捂住咽喉，“嗬嗬”作声，虽无生命之险，却是痛苦不堪。

郑飞鹰看了一眼那出手的侍卫，道：“陆鹏，你也太顽皮了，和那位小兄弟开什么玩笑呢？”口气轻描淡写，无半点责怪之意。

众人皆噤若寒蝉，敢怒不敢言。

此时却有一个清朗的声音响起“那位兄弟果然是好功夫，如此功夫用来开这等玩笑，岂非自贬身价？”

众人循声望去，正是傅破。

郑飞鹰适才就觉傅破不同常人，现在更觉傅破短短一句间，所流露出来的风范气度为平生少见，不由心中一懔。

那陆鹏本就有恃无恐，见有人胆敢出言讽刺，不由火大，冷笑道：“我练功夫便是为了开玩笑，有什么自贬不自贬的，难不成你也想试试这玩笑的滋味？”

此刻先前那青年犹在地上打滚，一时难以站起，傅破在现代原从未见过也从未听说过此等武功，这原本武侠书中才有的事在古代竟是真的，适才一幕的惊心动魄至今仍留在脑海中，但一时义愤，便说了那一番话，此时只是朝陆鹏冷冷一笑，不答他话。

陆鹏见傅破浑似不把他放在心上，怒哼一声，长鞭再次挥出，此次因傅破离他较近，不用跃起。

傅破反应不知怎的异常神速，连连用手挡隔，但手上已是多了几条血痕，终于傅破瞅准了一把将长鞭抓在

手里，用力回夺。

陆鹏只觉一股巨力要夺他的长鞭，不由心中一惊，他原先看傅破不像习武之人，怎的这回夺之力竟似有修了数十年的内功，忙也贯力于臂，不让长鞭被傅破夺去。

不料傅破手蓦地一松，陆鹏正在发力，一下子发出去的大力反撞自身，“砰”地撞在胸前，闷哼着摔下马去。

郑飞鹰眉头微皱，手里不知何时已捏了一枚小石子，弹指射出，击在傅破坐骑的后股上，那马吃痛，长嘶一声直立起来，还好傅破骑术极精，竟未跌下马来。

郑飞鹰也不再出手，并挥手制止了那刚从地上爬起怒气冲冲的陆鹏，对傅破微微一笑道：“请问这位尊姓大名。”

傅破淡淡道：“傅破。”

郑飞鹰点了点头，道：“傅兄真是气概不凡，我先前的那句话怕是要收回了。”说罢一挥手，十几人绝尘而去。

那地上的青年这时也已挣扎着再次上马，左手仍捂着咽喉，想必痛得厉害，大队继续前进。

约二十分钟后有一骑从队伍后面超上，全力向楼兰方向驰去，傅破眼尖，看见那骑士，似乎正是刚刚郑飞鹰队中的一人。

午饭前，一干人终于到了楼兰城下。

虽然傅破曾经从楼兰城的残迹猜测到当时此城的情况，但亲眼见到，仍惊叹其雄壮一至如斯，城墙的高度有十六七米，足足是燕凉城的一倍，厚度在外面看不出，

但傅破记得千年后城墙还有八米厚的残迹。如此的一座坚城，若靠硬攻怕会令攻方损伤惨重。

楼兰城曾是楼兰国的故都，现在也是这片绿洲的中心，故有这般规模，可以想见这座王城虽然不大，可建造时花了多少人力心血！

秦风城的客商队也已到了，此时楼兰城门大开，一众人缓慢而有秩序地进入城内。

众客商按士兵的指引列队在一片空地上，果有近二百人之多。一名官员开始点名，傅破四下观望，发现这楼兰王城里的建筑排列整齐有致，且并不像燕凉城那么拥挤，大概有资格住在这里的都是颇有身份的人吧。

点名完毕后开始午餐，大家席地而坐，由士兵给大家送上还算丰盛的饭菜。

饭后稍事休息，众商即被指示起来集合，开始去见圣女，大家被引至城中的小河边，显然圣殿在河的那一面。

河那边的建筑相对这边而言，显著的稀少而规模较大，最显著的有三幢建筑，其中之一显然便是皇宫，还有一幢规模不逊于皇宫的建筑据赵四海说就是长史府了，剩下的是一幢造型别致规模较小的精舍，四周没有邻近的建筑，精舍正对着河这面的众客商，想必就是圣殿了。

官员拿着花名册开始排序，傅破被排在最后几个，也就是说在他之前有近二百人，圣女一次只见一个人，看来要挨到傅破不知得什么时候了，当然，如果圣女一指定某人是圣人，后面的人就不用再进去了。

这是圣女的最后一次机会，传说中的圣人若还不出

现，就只能等待七年后的圣典了，因为圣女一旦出嫁，就失去了其现在的地位，也不能再指认圣人了。

傅破看着前面的人一个个地进去，再一个个地出来，圣人迟迟没有出现，但每个出来的人的脸上都带着迷醉之色，可见圣女的魅力。傅破也被他们的表情勾起了强烈的好奇心，想领略一下这圣女的风采，可人着实太多，还没轮到傅破，天已黑了，主事的官员宣布今天到此结束，待明天清晨再继续，甚下的人包括傅破，大约还有三十来号。

当晚并无什么别的活动，在这王城中赵四海等也不敢像在燕凉城时的高谈阔论，大家都早早睡下。

第五章 异变、阴谋

深夜。

傅破忽然醒来，鼻中闻到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淡淡的香味，正疑惑间，耳中传来一声轻响，然后头上猛受一记重击，顿时昏了过去。

傅破在剧烈的震荡中醒来，张开眼却发现四周一片漆黑，全身被一种东西牢牢地包着，极不舒服，他随即反应过来，自己被装在一个麻袋里。那股震荡不知从何而来，而且极有节奏感，傅破觉得这震荡很熟悉，似乎从前也经历过，只不过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是了，是马，马在飞驰，自己在麻袋里，麻袋在马背上，

那么将他击昏的人，此刻该和他同在一马上，坐在他的前面，一念及此，傅破忙提醒自己不要妄动，莫被前面的人发现自己已醒了，反正这马总有停下来的时候。

又足足经受了一个多小时难受的震荡，马才停下来，傅破知道自己一定早已远离绿洲，至于离的多远，就不知道了。

这时，透过麻袋，傅破隐隐听到有人在谈话。

一人声音粗哑，道："就在这里吧，够远的了。"

另一人道："好。"这声音有些熟悉。

傅破感到麻袋被拎起，然后飞出，重重摔在沙子上。

粗哑嗓子道："真不知这小子怎么惹上公子了，落得这等下场。"

那熟悉的声音道："怪只怪这小子来楼兰来的不是时候，若他再晚来几天，就没这事了。"

傅破终于记起，此人正是西域长史府的侍卫，曾和自己动过手的陆鹏，那么他们所说的公子，就是昨天看见的华服青年、西域长史之子了。

粗哑嗓子道："难道这小子还会是那圣人不成?"

陆鹏道："那倒不知道，但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圣人，只要圣女金口一开，他不就是了吗?"

粗哑嗓子道："这我可不明白了。"

陆鹏轻笑道："你就是脑子不好使，说实话这两年多来见过圣女的客商千千万万，但从没有像这人般出众的，你也知道圣女本就不喜欢我家公子，说不定在最后关头横了心就指认这人为圣人，那这门婚事不就泡汤了吗?"

粗哑嗓子道："但圣女可并没有说要嫁给圣人啊。"

陆鹏道："你真是的，圣女这样的姿容，还有男人不要的吗，就算圣女不想嫁给圣人，也可请圣人免除了她与公子的婚事，你想圣人一开口，婚约还顶什么事？"

粗哑嗓子道："怪不得昨天公子让刘玉快马赶回王城，把这小子排到最后见圣女，若他排在前面就坏了。"

陆鹏道："这也不是一定的事，公子只是预防万一，明天就要成婚了，断不能出任何意外。哼，待我把麻袋解开，让他好好享受一下沙漠中的烈日。"

傅破心下暗喜，悄悄把手移至头顶，否则被抓住头发拎出去，可也痛死了。

陆鹏并没发现麻袋中傅破隐蔽的小动作，解开袋口，抓着傅破的手把他拖出来，扔在旁边的沙子上。

粗哑嗓子道："嘿嘿，就算他真是圣人，现在也还不是像死猪一般的动弹不得。"

陆鹏道："那是自然，武功再好的人中了公子的醉神香也得睡足两整天，何况他还中了我一掌，颈骨不断是他运气好，依我看，还没等他醒就被晒成人干了。"

傅破心道，原来昨晚的香气就是醉神香，可怎么好像对自己没什么影响。其实那醉神香还是延缓了傅破的反应，否则他哪有那么容易被陆鹏劈一掌。

陆鹏忽然狞笑道："他妈的我越看这小子越不顺眼，横竖他在这沙漠里也是个死，就让我现在亲手结果了他。"

傅破心下一寒，方体会到在远离现代千多年的古时，没有什么法律可言，只有强者为王。他听着陆鹏渐渐走近的脚步声，暗想对策。

陆鹏走到傅破身前，运劲于脚，准备一脚将傅破的脑袋踢碎，却见傅破的左手忽然微微一动，心下不由一怔。

傅破要的就是他这个反应，立时跃起贴着陆鹏，曲肘猛撞陆鹏的咽喉。陆鹏反应奇快，身子一让，傅破一下撞在他的右肩上，但同是胸口也被陆鹏反击了一拳，两人踉跄分开，陆鹏肩膀虽是极痛，但迅速扑向傅破，拳势展开，若雷霆暴击，势大力沉。陆鹏精擅拳法，至于长鞭却非所长，故那天才会被傅破一把抓到手里。

陆鹏的同伴乃是一瘦瘦的汉子，和他的嗓音正相反，见此异变虽感惊讶，却并不上前与陆鹏合击傅破，他素知陆鹏之能，没有帮手的需要。

可惜他太不了解傅破，其实就连傅破也搞不清楚自己究竟能多大的力量，羊皮卷赋予的巨大能量深藏在他体内，使他成为一块浑金璞玉，只需人略一雕琢，便会发出夺目的光彩。所以傅破武功虽和陆鹏相差不可以道里计，但陆鹏一时也拿他不下，虽则开始时连连击中傅破，可傅破也只觉疼痛，并无大碍，便放下心来，其实这几拳若挨在别人身上，早已伤筋折骨，十个壮汉也完了。

傅破一心一意地拆招挡招，渐渐对武术一道有悟于心，四五十招下来，已防得甚好，陆鹏很难再击中他。而傅破却有时能反攻一招半式，并且全不按拳理出招，使陆鹏大感难以应付。

陆鹏嘴里大骂道：“李群你这个白痴，还不上来帮手！”

李群忙应声上前，加入战团，好在两人都没带着兵器，否则哪有傅破的活路。李群一加入，傅破立时再次处于极端的劣势，身上又开始中拳脚，但却总是不倒，无论两人的攻势如何猛烈，傅破总能挺过去，五六十招过后，傅破的防守又趋于严密。

其实李群若一开始就和陆鹏合攻傅破，未尝不能把他拿下，但现在却直像在和傅破练拳。再过三四十招，傅破对两人的招数已了然于胸，对武道也有所领会，长啸一声，拳势大开大阖，于两人展开对攻。

这下两人的招式有时又能乘傅破拳势的空隙击在他身上，不过有了前两次的经验，陆鹏李群二人也知道这种情况维持不了多久，果然，十几招一过，傅破的招式已有点样子，再过十数招，傅破的攻势渐见凌厉。

打到后来，傅破出拳竟已带有破风之声，陆鹏李群练武十几年从未碰到这等怪事、这样的怪人，心下大骇，想抽身而退，无奈已身陷在傅破的拳势中，哪能说退就退，只得苦苦支持。

“蓬、蓬”两声，陆鹏李群各中一拳一掌，他们可没傅破的挨打本事，顿时飞跌开去，各喷出一口鲜血，萎顿在地，无再战之力，只是呆呆地看着傅破，不敢相信。

傅破看着自己的双手，心中豪情顿起，不想自己竟已成一名武林高手。感慨过后，不理会犹自坐在地上喘息的两人，先从马上取下水袋，咕噜噜喝了半袋水，再转过身看着那两人，想着该如何处置。

忽然两匹马长嘶起来，惊恐无比，接着远处天际隐隐传来尖啸之声，陆鹏和李群两人久居沙漠，此时脸白

如纸，颤声道：“沙暴！”

傅破极目望去，天边一股巨大无比的沙柱凌空而舞，底下激荡起沙尘，灰蒙蒙的一片，如千军万马般朝这边涌来。

傅破跃上一匹马，道：“你们两人合乘一匹，能不能逃过此劫，就看我们的运气了。”说罢拍马向反方向飞奔而去。

马发疯似的奔驰，根本就不需要傅破挥鞭催促，喘息声清晰可闻，因为连马也知道，这是生死关头。饶是如此，背后的狂啸声还是越来越近。

傅破回头观望，只见另一匹负了两人的马已落后了很远，渐渐给沙暴追上，终于被吞没在巨大的沙柱中。傅破心下一凉，坐下的马体力早已透支，速度越来越慢，迟早也得步他们的后尘。

片刻之后，坐骑一声长嘶，满是悲凉绝望之意，颓然倒地，傅破飞摔出老远，迅即爬起，朝前飞奔，但眼前黄茫茫一片沙，哪有可供藏身之处？

傅破提气急跑，速度居然迅捷异常，他已将体内的能量发挥开来，每步踏下只稍稍陷进黄沙即向前弹出迈第二步，然而就算如此，终究也快不过马，更勿论紧追身后的暴风了。

风声越来越刺耳，傅破感受到来自背后的巨大压力，黄沙打在他的后颈上，隐隐作痛，但他的速度已达极限。

黄沙已刺得傅破张不开眼睛，每跨出一步都被开自周遭的各种力量牵牵扯扯，呼息极是困难。傅破忽然浑身一紧，被一股大力攫住，周身皮肤像要暴裂开一般。

傅破知道，他终于还是陷进了沙暴之中，这种由龙卷风造成的沙暴，一经卷入，绝无幸理。

傅破心中升起绝望的念头，难道就这样死了吗？好像还有很多事没有完成，真是不甘心啊！不，不应该就这样死了的！自己被召唤回到了千多年前，难道就是为了死在一场沙暴中吗？不，一定还有别的事等着我去完成的，一定要活下去，上天派我来这里，上天就不会白白令我死去！

傅破奋起生机，勉力与周围的巨力抗争，不使自己失去知觉，他努力顺着风势，使身体受到最小的伤害，若有人能看清他现在的样子，会发现他被卷在沙暴中的身躯手舞足蹈，扭曲至各种不可思异的形状，他正以顽强的意志把体内神奇的能量发挥至极限，和体外的天然巨力相抗。

傅破随沙暴飞旋着前进，口中不断溢出鲜血，但他现在已有些知道，身体怎样动是最合适的，手臂如何挥舞能挡开或拨去一些逆来的大力，他已能借手和脚发出劲气稍稍缓解所受的压力，并时时能找到一些暴风中一闪即逝的空隙喘上一口气。在生与死的考验中，傅破对体内能量的运用趋于自如，若他能逃过此劫，必将成为前所未有的绝代高手。

但耳边狂啸依然，这种情况究竟还要持续多久，而他究竟还能支持多久？

忽然傅破感到风势稍减，似乎前面有什么东西挡住了去路，风的方向开始略微改变。在这沙漠中，惟一能阻挡沙暴、改变沙暴方向的，只有左面大片的胡杨林了。

傅破知道自己若随着风势的改变而从胡杨林两边掠过，就真的死无葬身之地了，他奋起余力，双臂急挥，双足力蹬，能量狂涌而出，使自己的身体一点一点偏出风暴的中心，向外围移动。

外围的风势比内圈还大的多，傅破只觉五内俱沸，难受之极，几乎片刻都撑不下去，但求生的欲望令他咬紧牙关，全身撕裂般剧痛，犹受千刀万剐之酷刑。

“砰”地一声，傅破撞在一棵胡杨上，粗大的树干随声折断，傅破去势不减，再被抛进树林深处，又撞断了一棵海碗粗细的胡杨，最后撞在一棵两人合抱参天的巨树上，枝叶一阵急晃。傅破连咯几口血，晕了过去。

傅破醒来时，四周一片寂静，风声犹在耳中回荡。他扶着树站起身，周身骨骼酸痛无比，口鼻处尽是先前喷出的鲜血，已结成硬硬的一块块，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叶洒下来，估计刚过中午，是下午一二点钟光景。

回想过去的几小时，竟发生了这么多事，自己已由生到死由死到生打了两个来回。现在脚下的这片土地，究竟是什么地方呢？

傅破向着沙漠的反方向朝树林深处走，他现在最需要找到一处水源，喝满一肚子，再洗把脸。约走了有半多钟头，傅破忽听见几声马嘶，朝声音的来源走去，隐隐地看见似有绿地。

四匹战马被拴在胡杨树干上，前面果是绿草如茵，不远处还有一个湖，湖面平静如镜，傅破咽了咽黏稠的口水，这个湖现在对他有无比的吸引力，但是他也发现这里不止只他一人，就在湖边，有两个人正在交谈，一

人体态雄健，身披战甲，虬髯满面，极是威武，另一人身着儒装，背对傅破。在这两人身后，各远远站了三个人，虽然离傅破很远，但四周很静，傅破耳力又好，仍能依稀听到些声音。

傅破正要出去与他们打个招呼，耳中忽听到那极威武的人一声长笑，用生硬的汉语道："既得先生之助，则楼兰指日可下。"

傅破大惊，忙止住脚步，向后退了几步，藏到一棵树后，侧耳凝神倾听，两人的声音立时变的清晰起来。

那儒服者缓缓道："贵国何时发兵？"声音柔和低沉，极是动听，却听不出是何年纪。

虬髯者道："三万将士已集于交河，十五日后我将亲率大军来此，稍息一日，便兵发楼兰城。"

傅破听到"交河"二字，心里一震，知道此乃车师国之城。

儒服者道："希望将军莫忘了许下的诺言。"

那虬髯者沉声道："那是自然，鄙国主也很放心将楼兰四城交给像先生这样的人才管治，若出尔反尔，叫我便如此石。"说着俯身握了把湖边的鹅卵石，再摊开手，坚硬的卵石已成齑粉随风洒落。

傅破看得清清楚楚，暗自惊叹，更是不敢发出一丝声响，其实他不知以他现在的实力，绝不输于那虬髯者。

却见那两人击了三记掌，便各自返身而去，虬髯者走向另一边，那里也拴有四匹战马，而那儒装者则汇同另三人，向这边走来。

傅破忙想退避，看着那四匹马，心中却有不甘，若

无马，他该怎样回到楼兰？可怎么才能留下一匹马呢？

正在这时，一正狂风卷过，枝叶狂响，马儿受惊长嘶起来，傅破心中一动，俯身捏了一小团土，运劲向一匹马的前腿掷去，那土团闪电般破风击出，正击在关节处，那马痛得一声惨嘶，腿一软几乎跪了下来。傅破也没有想到以自己现时的体力一掷之力也强至此，而他还未用出全力，只盼这马的腿莫要伤得太重才好。

那声惨嘶浑在其他三匹马的惊嘶之中，没有很特出之处，傅破乘狂风未过，闪身退开老远，试着用力向上跃，竟窜起两丈多高，撞进一棵胡杨的枝叶中，姿态虽然狼狈，可心里却充满了得意之情，看来自己已是一个高手了，若能回到现代，岂不叫自己包揽奥运会田径的全部金牌？

风声过去，四人解下马匹，一人嘟囔道，刚才我还以为沙暴又来了呢。说着翻身上马，那马脚下一拐，把那人摔下地来。

那人也着实好功夫，半空中腰里发力，双足稳稳落在地上，嘴里大骂，牵着马走了几步，那马一瘸一拐的，正是刚才傅破干的好事。那人道："定是来时这马把腿给扭了，到现在发作起来。"

傅破听得暗暗好笑，心中道，正是、正是。

儒装者道："算了，你和刘剑同乘一骑。"

傅破一直想看一看这儒装者是何模样，可角度总是让傅破看不见他的脸，直到四人绝尘而去。

傅破跳进清澈的湖水中，狠狠地喝着甘冽的湖水，好好洗了个澡，感觉也比先前好的多，总算身体里有了

点力气，可要完全复原还没那么容易。

当晚傅破折了些木头，以他此时的功力，钻木取火毫不费力。

晚上绿洲上气温冰寒，一人一马围在火堆旁，马仍冷得发抖，傅破却没太大的不适。傅破不断的给马按摩受伤处，能量通过他的手流进马腿。傅破不知这样做是否有好处，但好像以前看的武侠小说中高手们总是这样疗伤的，自己现在不也成了高手了吗？

马儿似是知道傅破在给自己治伤，对傅破表现得极是亲热，时时伸出舌头舔傅破，可怜的它却不知把它害成这样的正是眼前这小子。

第六章　洛星如

第二天晨曦微露，傅破就起身上马，马的伤势似全好了，跳跃如初。

这绿洲上好像并无人烟，傅破本想在这绿洲上驰一圈，可转念一想，若转来转去，把这马给转晕了认不得回去的路就坏事了，遂作罢。

傅破顺着昨天四人的方向，穿过胡杨林出了绿洲，眼前又是一望无际的沙漠，他在马股上拍了一巴掌，马儿便向前跑起来，希望这马的记性好些，识得归途。

马儿足足跑了两个多小时，估计有六七十公里，远处终于出

现绿洲的踪影，绿影渐渐扩大，傅破再一次踏上楼兰的土地。

那马一声欢嘶，更是发力奔跑，直到天河边才停下喝水，不远处，正是楼兰王城。不过傅破首先要回的，还是燕凉城，他的行李还寄放在那里。

傅破正要催马继续前行，却又停下，他低头看了看身上的衣服，皱起眉头。经过了昨天沙暴的摧残，傅破身上早已没有什么完整的衣服，所剩的只是些布片，连勉强蔽体都说不上，就这么冲进城去，岂不丢人现眼。

此刻楼兰城门口特别繁忙，不断的有一批批人进入王城，远处又来了十几匹马，为首一匹高大神骏的黑马，上面端坐着一个锦衣人，傅破眼尖，认出正是赵四海。

傅破心道幸运，忙厚着脸皮拍马迎上前去。

赵四海见一匹马直冲自己而来，马上人衣衫褴褛，满脸沙尘，不由得一愣，一时竟未认出傅破来。

傅破拱手道："四海兄。"

赵四海大惊失色，身子晃了晃几乎摔下马来，道："傅兄，傅兄，你……你没死?"说着仔细打量傅破。

傅破苦笑道："此事说来话长，赵兄先借我套衣衫穿一穿。"

赵四海待傅破穿戴完毕，问道："那天清晨起来，有人来宣布说客商中有一人得急病死去，便是傅兄，尸首据长史府的人说已处理了，当时我们都非常震惊，可此事与长史府有关，谁都不敢过问，哈，我还道是天忌英才，原来傅兄还活的好好的，可长史府……"

傅破道："此事倒确是与长史府有关，那晚……"

赵四海打断道："既是真与长史府有关，我还是不听为好。"

傅破暗叹赵四海的老到，问："赵兄这是来王城干什么？"

赵四海奇道："难道傅兄忘了吗，今天是圣女出嫁之日，哎，我们边走边谈吧，可莫要错过了。"忽然想起王城里的长史府，目注傅破犹豫道："傅兄怎么样？"

傅破一笑道："如此我们就一起进城。"

城门口居然还有人收进城费，每人需一两黄金，这可是一个相当不斐的数目，楼兰果然不愧是沙漠商都，这么会赚钱，马匹不得带进城去，拴在城外由专人看管。

进了楼兰城，傅破吓了一跳，本很空疏的王城现在挤满了人，放眼望去密密麻麻的全是人头，可想而知若进城不须缴这么高的费用，人会更多数倍。那圣女的魅力真是不同凡响。

所有的人都挤在圣殿的对岸，再过片刻，郑飞鹰将在门外迎候圣女，然后举行盛大的露天婚礼。

傅破等人来的晚了，被排在外围，商队中几个膀阔腰圆的大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是挤不进去，累得气喘吁吁。

赵四海叹道："若是在这里，恐怕什么都看不到。"

傅破也上前去挤，赵四海劝道："傅兄身体单薄，还是算了吧。"却不料傅破两手轻挥，毫不费力地便分开众人，两边的人只觉得一股大力涌来，不由自主的分开一条路给傅破。赵四海等人惊讶之余，忙跟在傅破身后，一会儿就到了最前面。

这时宫门大开，一群人鱼贯而出，走在最前面的正是郑飞鹰，他并未着红装，而穿了一身蓝色的武士劲服，倒显得神气十足，但傅破却知此人心地十分恶毒，若有机会，定要好好报负一下。

在郑飞鹰身后有两人并排而行，都有五六十岁，左边一人身着王服，金发碧目，气度不凡，想必就是楼兰王，右边一个汉人很是清矍，留着一捋长髯，十分儒雅，眼神顾盼之间隐有神光——能与楼兰王并行的，除了西域长史还有何人？

再后面则是身着楼兰官服的一班大臣。

郑飞鹰等走过小桥，不等卫士招呼，大家自动让出一条道路，傅破低下头，不想让郑飞鹰认出自己。

郑飞鹰等走到人群后端铺满彩缎的空地前停下，目注神殿此时仍紧闭着的门，只等圣殿后的古钟敲响，圣女便会从住了两年多年圣殿里出来，当她跨过小桥之时，就卸下了圣女的名号，成为郑飞鹰的妻子，嘹亮的号角声将由一百名武士吹起，铺着彩缎的空地上将摆起盛宴。

万众期待中，悠扬的钟声终于响起，“当——”，声音绵长不绝，直扣人心，接着又是两下。圣殿的门轻轻打开，一个淡雅如仙的女子从里面走出，身着一席青色及地长裙，腰里用一根紫色带子一束，红棕色的长发披在香肩上，直如画中人，可惜脸上却罩着一层轻纱，这层轻纱是要留到待会儿由郑飞鹰给她亲自揭下。

众人屏息看着圣女轻移莲步，缓缓走上小桥，不知怎的，众人皆感到圣女身上散发出淡淡的哀愁。

傅破此时心中却掀起了惊涛骇浪，皆因他立时认出，

桥上的圣女正是他曾在第二次幻象中看到的女子，那个令他魂牵梦绕、却根此生恐难一见的女子，此刻就在面前。傅破张开了嘴，终于“啊”出声来。

圣女听到傅破的声音，竟停了下了，俏生生站在桥上，向发声处看去，而傅破早已情不自禁地排众而出，两个武士喝斥着上来拉他，却被傅破下意识地双手轻挥，踉跄退开。

圣女看清傅破的面容，身躯猛然巨震，伸手揭开面纱，露出她倾国倾城的绝色姿容。人以鲜花来比少女，但鲜花又怎能及她之万一？人以西湖来比西子，可西湖的碧波远山，又怎及得上她黛眉下淡蓝色的秋泓！

傅破见她玉手揭下面纱，顿时想起幻象中的景象，只不过此时，她手上并无那枚戒指。一时福至心灵，朗声道：“我知道了，你最喜欢的东西是一枚戒指，青玉银丝宝石戒，宝石是蓝宝石。”

圣女的秋水双瞳中流下泪来，颤声道：“你终于还是来了，我终于等到你了！”

傅破心中柔情激荡，一步步走上前去，他感到眼前的佳人仿佛并非第一次见到，而是宿命中早已等候千年的恋人。

圣女喃喃道：“你叫、你叫……”

傅破道：“我叫傅破。”

圣女眼睛一亮，似是记起了什么，点头道：“是了，傅破、傅破。”

此时傅破已走上桥头，圣女极自然的靠进他的怀里，傅破鼻中闻到发自圣女身上的醉人香气，轻轻道：“你叫

什么？”

圣女道：“我叫洛星如。”

傅破默念着：洛星如、洛星如……直觉这名字真是非常之熟悉。

此时四周早已一片哗然，郑飞鹰气急败坏地抢上前来，见洛星如与傅破这般亲热，愤怒得失去了理智，恶狠狠一掌拍向傅破，掌力雄浑，速度奇快。可惜他掌力再好，速度再快，又怎及得上傅破经历过的沙暴！此刻的傅破，早非几天前的吴下阿蒙，反手一掌拍出，两掌相交，傅破固是浑身一震，郑飞鹰更是飞跌开去，气血翻腾，觉得傅破的掌力沛然莫能敌，比他父亲也毫不相让，一时难受之极，几乎喷出血来，不由得大骇道：“你是何人？”傅破把洛星如轻轻推开，转过身来。

郑飞鹰惊道：“傅破！”

傅破哼了一声，道：“正是。”

洛星如小鸟依人般地靠着傅破，道：“他就是楼兰等了数百年的圣人。”

郑飞鹰如受重击，退开几步，脸白如纸。自他第一眼看到傅破就觉此人不祥，没想到费尽了心机，最后仍然毫无用处。

此刻周围早响起震天的欢呼声——圣人终于出现了！

楼兰王也快步上前来，目中放光，脸涨得通红，显是兴奋之极，道：“好、好……我族苦候了六百多年之人，终是出现了！果然气宇不非，非同凡响！我代表楼兰全族，向圣人致礼。”说着便要弯腰施礼。

郑飞鹰一声断喝道：“大王且慢！星如圣女的身份已

是昨日之事，今天她已是我的妻子，有何资格指认圣人？”

周围的人都觉得郑飞鹰在强词夺理，楼兰王也不悦道：“贤侄此言差矣，莫说星如在今天跨过这桥前还是圣女身份，就算她跨过了桥，也仍能指认圣人，你莫要再多说了，本王会另找合适之人和你成亲的。”

傅破道：“我有一件关乎楼兰生死存亡的大事，要告诉大王。”

楼兰王道：“哦？请圣人赶紧说。”

西域长史也早已把郑飞鹰拉开，此时也道：“愿闻其详。”声音柔和动听。

傅破听到这个声音，心中狂震，原来昨天在无名绿洲和车师大将密谈之人，就是西域长史！以西域长史的威势和实力，此时若当众揭露出来，不知会产生怎样的后果，说不定立刻就有一场大乱，最可能的就是他傅破刚建立的、连自己也不甚相信的圣人身份将不保。但刚才已夸下海口，怎可再龟缩回去？

楼兰王正看着傅破，等他开口说出有关楼兰生死存亡的大事，西域长史也微笑着看着傅破，除了眼神中偶露的神光，没有任何异样。

傅破急中生智道：“此事事关重大，不适合在此时此地说出来，待明日清晨，我自会告诉大王。”

西域长史目注傅破，眼中精光暴涨，傅破暗道此时可不能露任何马脚，微笑着朝他点点头。西域长史目光自傅破脸上移开，低眉垂目，没有说话。

楼兰王虽对傅破所说的“关乎楼兰生死”的大事极

是关心，但也不敢稍稍忤逆这楼兰王族传说了数百年的圣人的意思，道："一切皆随圣人。"

楼兰王振臂高呼道："天不亡我楼兰，圣人已然降临，自此时起，圣人的话就是上天对我楼兰的指示！"一时间欢呼声更是震天响起。

楼兰王道："圣人准备住在哪里，要不就住到王宫里吧。"

傅破回头看看洛星如，洛星如正柔情似水的望着他，当下心中一荡。

洛星如道："我和圣人还是住在圣殿的好，可以少些人打扰。"

傅破出乎意外的一阵惊喜，看看洛星如，却似是说出了一见天经地意的事一样。

楼兰王点头道："也好，那圣人今日就好好的休息吧。"

郑飞鹰心中愤恨已极，脸上肌肉抽搐，他恋洛星如已久，好不容易盼到今天成婚，居然被傅破一手破坏。可恨洛星如不知怎的竟对傅破好得如同夫妇，而傅破现在的身份又是楼兰国至高无上的圣人，以长史府的嚣张，也不敢轻易妄动，只好眼睁睁看着心爱之人被抢走。

他却不想曾经对傅破做过何等卑鄙无耻之事，活该遭此报应。

西域长史仍是面色不变，向傅破微微一礼道别，便带着郑飞鹰回长史府去了。

傅破望着西域长史远去的背影，暗暗心惊，此人城府之深，为平生仅见，若不是他独特的声音给自己留下

深刻的印象，怎么也不会猜到他头上去。

旁边一个爽朗的声音道："原来傅兄真是圣人，可瞒的我们好苦啊。"

傅破转头一看，正是赵四海。不过现在不是解释的时候，也不知该如何解释，傅破道："赵兄见谅，反正赵兄在楼兰还需待段时日，改日再与赵兄详谈。"

赵四海笑道："如此说定了。"

第七章 相逢

傅破挽着洛星如在众人的目送下走进圣殿。门一关上，洛星如便主动送上香吻，两唇相接香津暗渡，直令傅破魂与神授。良久唇分，傅破望着面前主动投怀送报的玉人，心里仍是一团迷茫。

洛星如喃喃道："我等了你足足两年、足足两年……"

傅破迟疑道："你……等我?"

洛星如仰起脸看着傅破，道："难道你忘了吗，我们在一起的那段时光?"

傅破心里如同被剜了一刀，一定是洛星如认错人了，他一定

长得很像她以前的情人，可自己对眼前玉人是如此倾慕，到底该是将错就错，还是……

傅破心念电转，终于下定决心，退开两步，道："你一定是认错了，我是傅破，不是你的情郎。"

洛星如脸露疑惑之色，仔细地看着傅破，坚定地摇头道："不会的，你就是小破儿，小破，你不认识星如了吗？"

傅破一震道："小破儿、小破？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小名？"

洛星如绽放出如花笑靥，道："我和你一起三年，怎么会不知道你的小名，小破。"

傅破怎么也想不起在他的生命中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位天仙般的美人，若有，他定不会忘记。傅破道："三年？为何我不记得了，你，你详细讲给我听听。"

洛星如道："你不记得了，是啊，我也不太记得了，那真像是一场梦，"洛星如玉容掠过一丝阴影，回忆道"那天我被选为参详圣物的智者，我走进圣殿，看着那卷羊皮……"

傅破一惊，道："羊皮、什么羊皮？"

洛星如自怀中摸出一物递给傅破，道："就是这个。"

傅破双手颤抖地展开羊皮，没错，就是那一卷羊皮，那卷来自米诺斯的神秘卷轴，难道这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因为这卷羊皮？

洛星如继续道："我看着羊皮，其实上面的字我一个也不懂，但是忽然，我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然后，我就遇见了你。"

傅破暗道，这多么像自己的经历，他追问道："那后来呢？"

洛星如露出迷茫之色，道："后来，后来我记不清了。"

傅破讶道："记不清了，怎么会记不清了？"

洛星如道："就像做梦，梦醒的时候，记得很清，但到了第二天，就忘了一半，过了一个月，就什么都忘了。我只记得，你对我说，你就是圣人，你一定会来找我的，所以我就一直等，直等了两年多，等得我连你的名字都忘了，后来，连你的样子都模糊了，甚至我开始怀疑，那三年我究竟是不是在做梦。"说到这里，洛星如早已泪落满面，傅破轻轻用手将她脸上的泪擦去，但她眼中仍是不断地涌出泪水。

洛星如闭上眼睛，道："但是那种感觉，那种感觉我永远都忘不了，我知道我这辈子永远都不会爱上第二个男人了，就算你也和我一样把一切都忘了，难道，你把那种感觉都忘了吗？"

傅破呆呆地望着洛星如，喃喃道："感觉？"他想起他第一次见到洛星如，见到她的手，她的戒指时的感觉，那种突如其来的爱恋，仿佛寻找了千百年般的熟悉，"是啊，我没忘记，但那是从何而来的呢，是前生、还是后世？"

洛星如的螓首靠在傅破胸前，双手紧紧抓着傅破，像是怕他忽然消失，道："昨天最后一批商人里找不到你，我真是绝望了，因为我再没有时间等你，郑飞鹰就要把我娶回去了，但我已是你的人了，怎么可以有第二

个人来碰我，刚才我站在桥上，正要咬断舌根，就这样倒下水去，你就来了，你终于来了！”

傅破把洛星如的娇躯抱在怀中，道：“我来了，我来了。”心想不管是前生还是后世见过洛星如，现在，现在至少和她在一起，好好珍惜现在的时光，才是最紧要的。

傅破感到怀中的娇躯紧紧贴着自己，即使隔着衣服，也能感受到其中峰峦之胜，低头望着洛星如绝世的姿容，不禁自然地起了男性的反应。

洛星如和他贴得如此之紧，怎会感觉不到，脸上掠过一丝红晕，轻轻推开傅破，向后退了几步。

傅破只道洛星如害羞，却见洛星如纤手轻动，罗衫渐解，不一会洛星如羊脂白玉般的至美躯体就完全展露在傅破面前。

傅破目瞪口呆地望着洛星如美若神物的裸体，赞叹造物主不仅给了洛星如绝美的脸庞，更赐予了她傲人的身体。

洛星如昂着头，毫不羞涩把自己展现在傅破放肆的眼神前，傅破一把抱起洛星如，走进内室，把她横陈在床上，随即扯去身上的衣物。洛星如轻抚着傅破健美的背肌，鼻息加速，幸福地闭上眼睛，等待着傅破的侵犯。

疯狂过后，傅破望着身下犹自喘息的洛星如，想起刚才的放肆，深感美人恩重。傅破翻到一边，和洛星如并肩而卧，洛星如反身压在傅破身上，伸手勾着傅破的脖子，在他耳边轻轻道：“你够了么？”

傅破嘿了一声道：“你自己不满足，还来问我够不够，哈，你忍了两年多，是不是……”说到这里却被洛

星如狠狠在背上扭了一下，张口欲呼痛，却已被洛星如香唇堵住。

傅破醒来时已是深夜，转过头却见洛星如正张大明眸望着自己，不由心中升起柔情蜜意，伸手抚摸洛星如的秀发，道：“你在想什么？”

洛星如道：“我在想，你这个圣人，究竟会做出些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呢？从今往后，楼兰一族的兴旺，就全靠你了呀！”

傅破这时方才想起自己还有个圣人的身份，不由皱眉道：“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对你们楼兰国，真是一点也不了解。”

洛星如道：“你不是说，明天要告诉大王一件关系到楼兰生死存亡的大事吗，告诉我，究竟是什么事？”

傅破想到西域长史，不由皱起眉头，道：“你说，现在在楼兰周边，谁最有危胁？”

洛星如不假思索地道：“当然是吐谷浑。”

傅破大出意料，问道：“吐谷浑？”

洛星如道：“当然了，吐谷浑在我们东南方，近些年日渐壮大，觊视我鄯善国已久，特别是我们这片楼兰绿洲，最是富饶，他们早就蠢蠢欲动了，大王这几年注重训练军队，便是为了以防万一。”

傅破道：“但我确切地知道，车师就将进攻这里。”

洛星如大讶道：“车师？不可能啊！他们最近的城市离这里也有不下五六百里，而且当中隔着千山，没有一处可供补给的绿洲，等他们的骑兵到了这里，早成疲惫之师，不攻自破，他们断断没有道理自寻死路的。”

傅破道："但若他们找到了可供补给的绿洲呢?"

洛星如道："怎么会，如果有的话，我怎么不知道，除非、除非……"

傅破道："除非什么?"

洛星如道："除非他们能找到千山下的梦幻绿洲，但这只是流传于来往客商中的传说，谁都不知道确切的位置，茫茫沙漠，谁会为了传说中的一个小绿洲冒生命危险去寻找呢?从前倒是有几个探险家找过，不过不是无功而返就是葬身大漠了。"

傅破苦笑道："看来他们已经找到那个可供补给的梦幻绿洲了。"接着把昨天的经历告诉了洛星如。

洛星如竖眉大怒道："那郑飞鹰竟如此卑鄙，亏得他平日在我面前还装得彬彬有礼!"

傅破暗道：每个男子在你面前都会变得彬彬有礼的。

洛星如皱眉道："我早就看出西域长史有不轨之心，可没想到他行动竟这样快，而且探出梦幻绿洲的所在，联通了车师。"

傅破道："我看就算他成功后，也不过是一个傀儡王。"

洛星如摇头道："如果车师王这样想，就错了，以西域长史郑定西的为人，断不肯居于人下，这点从他二十年前毅然同中原切断了关系就能看出。而且，我看他志不在于此楼兰四城，而是想借车师之力，征服整个鄯善国。"

傅破道："现在我已知道了他的阴谋，但就不知挑明了和你们大王说，会有什么结果。"

洛星如点头道："若没有确切的证据，只凭口头之言，就算是你圣人的身份，大王怕都会犹豫不定，而且以郑定西这些年苦心经营的长史府三百家将，个个都是武功不俗的好手，实力不可小看，而驻在王城的军队不过千人，要翻了脸还真不知道会怎样。"

傅破苦着脸道："现在离天亮没几个时辰了，到时候郑定西一定在场，叫我怎么跟楼兰王讲才好?"

洛星如气道："你海口也夸下了，总不能临阵退缩。唉，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到现在才想起?"

傅破斜了洛星如一眼道："从进门起你就这么热情，叫我怎么有空闲想其他的事情?"

洛星如不怒反喜，吻了傅破一口道："那现在就让我们一齐想想，该怎么逮住郑定西这个老狐狸。"

清晨，圣殿门外早有楼兰王派来的使者毕恭毕敬地等着，看到傅破出来，立时弯腰行礼，弄得傅破浑身不舒服，洛星如却和从前一样，不进宫议事。

王宫中众大臣都已到齐，西域长史郑定西也已稳稳地坐在楼兰王的下首。楼兰王一见傅破跨进宫门，忙站起身来迎接，把王座让给傅破。傅破当然极力推辞，却听西域长史笑道："你若不坐，这里怕是无人敢坐了。若不喜王座的华丽，那就坐本使的位子吧。"

傅破纵是知道郑定西的图谋，此刻也不由对他生出些好感，暗道此人果非同凡响，虽然儿子郑飞鹰与己不睦，表面上也能表现得如此大度，活脱脱一个慈祥的长者。傅破提醒自己，要想扳倒这个人，怕不是件容易的事。

傅破在郑定西的椅子上坐下，郑定西则负手悠闲地站在一旁。楼兰王目注傅破，开口道："圣人……"

傅破着实不喜欢圣人这个称呼，打断道："我名傅破，大王还是叫我名字来的顺口。"

楼兰王笑道："好，本王名龙车，傅……先生也直呼我的名字即可，傅先生昨天所说重要之事，不知现在可否相告？"

傅破不慌不忙从怀中取出白青紫黑四个锦囊，由侍者递给楼兰王龙车道："这里有四个锦囊，你依颜色由浅至深拆看，白色锦囊现在就可拆开。"这个仿效诸葛亮的花招大半是由洛星如想出来的，能否有成效，傅破心里却一点底也没有，但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

楼兰王拆开，抽出一张绢纸，见第一行写着：青色锦囊待散了后，迅即拆看。下面所写，现可读给大家听。

楼兰王大声朗读道："传说中的梦幻绿洲，现已察明具体方位，十天后我傅破愿亲自带队勘察，看有何资源可供利用。"

下面群臣一片惊讶之声，郑定西瞳孔收缩，终于脸色微变。傅破瞧在眼里，知道已然击中其要害。其中的奥妙还在于，郑定西到现在还不能确定傅破究竟知不知道他同车师的密谋，傅破在第一份锦囊中就写到梦幻绿洲，是巧合，还是别有用心。那青紫黑三色锦囊中，又都写了些什么？

沙漠中的绿洲，白天总是烈日当空，其热无比，但一到夜幕降临，温度就会骤然下降，至冰点以下，所以到了晚上，再繁华的城市，都不会有人愿出到户外去活

动，在楼兰也是如此，今夜却有一个例外。一个黑影紧伏在马背上，在绿洲上前进，马的四蹄用棉布包起，加之奔跑的速度不快，踩在地上不发出什么声响。穿过这片胡杨林，前面就是茫茫大漠，再经过一整天的艰苦旅程，翻过荒芜的干山，便可到达交河。

正在此时，坐骑一声惊嘶，被横在地下的绊马索绊倒，那骑士轻功极是了得，处变不惊，自马上一跃而起，迅速掠上身旁的一棵胡杨。

树下亮起数十团火光，把这棵树团团围起，领队的正是楼兰王坐下大将齐宣。

齐宣沉声道："果然不出圣人所料，下来！"

树上人蒙着脸，沙哑着嗓子道："就凭你们，要捉我，只怕要付出些代价。"

齐宣身后有一个声音道："再加上我呢？"声音清柔悦耳，正是洛星如，此刻她身着紧身劲装，更显出其骄人身材，红颜黑发在火光映照下，格外动人。

蒙面人心里一沉，传说圣女武功惊人，看来眼前这一关是难过了。

洛星如道："你太心急了，笔直向车师方向而去，若你肯从反方向在大漠上绕个圈子，我们可没那么多兵力布防。"

蒙面人闷哼一声，突地掠向外圈，意图逃逸。

洛星如凌空而起，竟后发先至，半空中截住那人，两人闪电般互递数招，洛星如飘然而落，那人却被震得如断翅之鸟，背部撞在胡杨树干上，刚才交手时左肋被洛星如轻扫了一下，已是受了内伤。但他也非平庸之辈，

此刻仍能借树干反弹之力，向前射出。

洛星如叹息了一声，并未追击。

蒙面人只道洛星如等追之不及，心下暗喜，却听见远处一阵衣袂破风尖啸之声，眨眼间已到近前，不由心下大惊，何人有此惊人轻功？身形变向不及，只得硬起头皮，聚起全身功力，一掌向来人击出。

来人闪电般的来势竟奇迹般地在空中一让，闪至蒙面人的身后，一把抓出他的后颈，摔到齐宣脚下。

这一摔之力至猛至刚，蒙面人只觉全身骨骼欲碎，一口气憋住，顿时晕了过去。

来人这时才轻轻落在洛星如旁边，正是傅破。

刚才在面对蒙面人的攻击时，虽然被打到也没什么关系，傅破还是自然而然地用上了在沙暴中悟得的身法和运力技巧，这是他师法自然后的第一仗，果然轻松取胜。

齐宣揭开蒙面人的面罩，露出一张三十多岁的脸。

傅破问道："齐兄可识得此人？"

齐宣怒哼道："长史府家将轻功第一人，余翔。"

傅破自余翔怀中摸出一卷丝轴，展开一看，上书：梦幻绿洲已为楼兰所知，情况有变，进攻一事暂且推迟，日后再议。落款郑定西。

傅破吁了一口气，郑定西果然如他和洛星如事先所料，在听了楼兰王读第一个锦囊后沉不住气，火速通知车师。

把这封密信呈给龙车，足可使他下剪除长史府的决心。这是最关键的一步，这一步料对了，此后就都在计

划之中。

郑定西此时还不知道余翔已被擒获，只道他正在往车师的途中，若龙车按他第三和第四个锦囊里的计划，定可一举击破长史府，抓住郑定西和郑飞鹰。

第二天，龙车当众拆开紫色锦囊，宣布三天后将为圣人傳破的出现举行盛大的庆贺大典，大典上龙车将祭祀传下圣羊皮卷的列代祖先，并由楼兰绿洲上最精锐的三支铁甲骑兵：风涌、云腾、沙啸进行浩大的军事演习，以此向傳破致以最高的敬意。

第八章　盛典之前

长史府雄壮巍峨可比王宫的规模，令人联想到百年前它在西域诸国中崇高的地位。然而这一切，如今早已随中原政局的动荡而烟消云散了，这座府第的主人，也已不复从前的势力与地位，落魄到只能在小小的楼兰绿洲上与龙车平起平坐，并且还不敢事事忤逆龙车，毕竟他只有三百家将，而龙车掌有万余的精兵。

若郑定西与前几任长史一样，是贪图享乐、胸无大志之辈，便会安于远离中原的战火，在楼兰城安享晚年，只可惜他不是。二十年前他看准了朝廷无力

顾及西域，便毅然同朝廷决裂，广结西域各路诸侯，培植属于自己的势力，今朝时机已然成熟，楼兰眼看就要落入掌心，但现在，却出了个傅破。

郑定西安稳地坐在太师椅上，想着近来发生的一切，眉头舒展，仿佛傅破的出现对他并未产生多大的震撼，此时，郑飞鹰却直闯进来。

郑定西看着神色不宁的郑飞鹰，眉头皱起来，这个儿子至今不成材，才是最令他担忧之事。

郑定西开口道："鹰儿，你难道不知每天下午的这个时候，我是不喜别人打扰的吗？"

郑飞鹰急道："但是、但是，此次龙车举行庆祝盛典，竟要动用到风涌、云腾、沙啸三军，实在是不正常，还有那傅破居然知道梦幻绿洲，还给了龙车四个锦囊，依我看，后天的大典，一定有鬼，父亲怎还能如此悠闲？"

郑定西道："你还是脱不了心浮气躁的毛病，有鬼又怎样？"

郑飞鹰涨得满脸通红，此时有人禀报：裘烈求见。

郑定西展颜一笑道："请他进来。"

郑飞鹰奇怪，裘烈是楼兰王一千近卫军的统领，但负着镇守王城的重任，和长史府素不往来，不知他此时上门意欲何为。

郑定西道："鹰儿，你退下吧。"

郑飞鹰无奈下只得告退。

郑定西忽叹了口气，又叫住正要出门的郑飞鹰道："且慢，唉，鹰儿你也大了，好吧，你且站到我身后，待

会我与裘烈的谈话，你不可插嘴，更不可泄露半句。这样，也免你心神不宁，提心吊胆。"

郑飞鹰喜道："是。"

不一会，一个皮肤黝黑粗糙、身型彪悍的劲装武士大步迈进厅来，向郑定西行礼道："参见长史。"

郑定西笑道："免礼，裘烈，还记得你这条命是哪里来的吗？"

裘烈道："若非长史七年前于沙漠中将我救起，裘烈今日早成一堆白骨了。"

郑飞鹰心中暗想，此事为何从未听父亲提起？

郑定西道："此事这些年来你我从未提起，不想你还记在心里。"

裘烈面露感激神色道："长史大恩，裘烈从未有一时或忘。"

郑定西道："那你还记不记得当日对我说的话。"

裘烈道："当然记得，我这条命自那时就是长史的，我当时立誓长史有任何差遣，一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郑定西微笑道："好，这些年来，我从未有事要你帮忙，原本以后也不想让你替我做什么事，毕竟我救人并非是图报的，只是眼前有一事，若无你鼎力相助，恐怕我转眼就有大难。"

裘烈并非蠢人，且与齐宣交往甚密，对前晚胡杨林一事隐约有所耳闻，猜到龙车王怕是要对长史府有所行动，此刻不禁沉吟不语。

郑定西沉声道："你可是忘了当日之誓！"

裘烈道："不敢。"

郑定西站起身来，踱了几步，道："你知道当年我为了让你在楼兰安心作官，把你在中原的老母亲接了来，安顿在秦风城，使你们母子团聚，你是个孝子，你母亲这几年过的，很是安稳啊。"

裘烈听出郑定西言外之意，脸色顿时大变。

傅破拥着洛星如坐在大椅上，这几天来两人如胶似漆，不愿有片刻分离。

洛星如微微挣了挣，却是逃不出傅破有力的双臂，嗔道："明天就是大典了，成败在此一搏，亏你还这样轻松。"

傅破笑嘻嘻道："一切不都在你的计算中吗，我的女诸葛？"

洛星如俏脸一红道："但这两天长史府却风平浪静的让人奇怪，以郑定西的智谋，纵然不能肯定明天的大典有问题，也该有所怀疑才是。"

傅破道："有所怀疑他又能怎样，到时候他人在城外，几千铁甲军一声令下还不把他给碾碎了，事先他再怎么提防都没用，就算他武功高强能冲出重围，不还有我这个大高手吗？"

洛星如手肘向后用力一撞，痛的傅破呲牙咧嘴，洛星如乘机逃离魔掌站起身来，插起小蛮腰骂道："什么狗屁大高手，有本事跟我比比。"

傅破苦着脸低声嘟囔："刚见面时还挺温柔的，现在尾巴就露出来了。"

其实傅破商场征战多年，深知就是到了最后关头也不能对敌人有丝毫松懈，否则极易转胜为败，当下拖着洛星如道："走，我们找龙车再商量一下明天的安排。"

洛星如不依道："你一个人去就好了嘛，干吗还拖上我，让我安静些呆在这里多好。"

傅破一瞪眼道："户外多走走有利健康。"接着立即绽放出一个动人的笑容，闪电般吻了洛星如圆润的耳珠一口，柔声道："你不是女诸葛吗，商量大事你自然要在一旁。"神情变化之快令人叹为观止。

洛星如敌不住傅破的软硬攻势，乖乖点头同意。

龙车并未在宫中的议事大殿里会见两人，而是将他们迎到自己的卧室中密谈。不过这里的卧室和现代的公寓式的卧室完全两个概念，极为宽敞华丽。

三人坐下，龙车摒退侍者，道："多亏傅先生这次揭露郑定西的阴谋，否则楼兰一族就要遭灭顶之灾。"

傅破摆手道："言重了，我想龙车王你也不会到这次才看出西域长史有不轨之心吧？"

龙车道："话虽如此，但断没想到郑贼行动竟如此之快，而且联通的对象是车师，可大出我的所料了。"

傅破笑道："最后的锦囊当由你明天大典上亲手拆开，并将内容公诸于众人，不过我想，其中的内容不用拆龙车你也可猜到的吧？"

龙车哈哈笑道："那是自然，现在风涌、云腾、沙啸这三支我楼兰最精锐之师已在城外驻扎就绪，待明日你检阅过后，我即拆开锦囊，宣布郑定西乃是叛贼，嘿，在大军面前，看他还不束手就擒。"

洛星如道："但城内长史府的三百家将是一股不小的力量，大王还需小心。"

龙车道："圣女无需多虑，我已多拨了五百强弩手给裘烈，明天我将下一道密令给他，令他率城内的一千五百近卫队团团围住长史府，一有异动立即射杀，拔了这心头大患。"

傅破道："这裘烈是怎样的人？"

龙车道："裘烈乃是我一手提拔上来的，当时他孤身一人来到楼兰，我见他勇武过人，便留他做近身的侍卫，直升到现在的统领之位，此人忠心耿耿，还极敬孝道，非常可靠。"

洛星如却皱眉道："若说新调了五百强弩手进城，纵是做得再隐密，也断断没有瞒过郑定西之理，这样大规模的兵力调动，再加上驻在城外的九千精锐骑兵，难道他竟会不起一点疑心？"

龙车经洛星如提醒，也甚觉奇怪，道："圣女说的有理，而且这此调兵入城郑定西竟未过问一句，现在想来确实奇怪，不过现在我们手里握有兵权，他再怎样厉害，也该玩不出什么花样来，至多也只是在安排逃亡的步骤罢了。"

傅破和洛星如也想不出其他的解释，只得同意龙车的看法。傅破道："如此长史府的势力一去，梦幻绿洲又为我们所知，则车师方面原有的优势尽失，定会取消原定的攻击计划。"

洛星如问龙车道："明天的大典，休罗严那里有什么反应？"

龙车气道："他能有什么反应，我已派人去报，他竟只随便派了个使者前来。"

傅破不知休罗严是何人，向洛星如看去。

洛星如道："休罗严就是鄯善之主，当年傅介子一事后，继任的楼兰王昏庸无能，极不得民心，迫得他离开族人，迁都鄯善，从当时到现在，楼兰的居民对远在鄯善的这个君主向来都不太恭敬，而他只要我们每年上税，也不多插手这里的事，不想这次圣人出现这么大的事，他都只派了一个使者来，轻蔑如此，实在是太过无礼。"

龙车怒哼道："而且那个使者还非我族人，我看休罗严是忘了自己是楼兰族人了，今后他有何面目去见历代祖先！"（注：史载在匈奴力量强盛之时，楼兰曾一度夹在匈奴和汉朝两大势力之间，立场摇罢不定，经常置一质子于匈奴，一质子于长安。昭帝时楼兰王殆，匈奴遂遣质子回楼兰为王，断绝来往汉商水粮，拒不让其入城，前七十七年，汉遣傅介子刺楼兰王，起初楼兰王拒不接待傅介子，傅介子便佯装返回，叹道，原带了很多珍宝欲献给楼兰王，不想未能得见。有人将之告诉楼兰王，楼兰王遂请回傅介子，傅介子寻机刺死楼兰王，并全身而退。汉遂将住在长安的质子送往楼兰为王，同年，楼兰迁都鄯善，自此，中原的史书中皆改称楼兰国为鄯善国。这些史实，傅破原是知道的。）洛星如眼波流转，瞥见宽大龙床的枕旁端正地放着四个锦囊，笑道："大王将锦囊放在枕边，想必这几日必睡得十分安稳。"

龙车大笑道："正是。"说着将锦囊取来，道："白、青、紫三色锦囊现都已拆开，就等明天拆开黑色的了，

嘿，我真得十分期待那一刻的到来。”

洛星如看到龙车床头的那四个锦囊，不由心中一动。

六月六日，清晨。

当阳光洒满大地的时候，楼兰王城城门大开，一支长蛇般的队伍浩浩荡荡地从城内缓缓而出。

队伍的最前面自然是傅破和洛星如，两人各骑一匹白马，并驾齐驱，四目时时相交，会意而笑，微风过处马鬃飘动，直似神仙中人。

紧接着两人的是以龙车为首的王宫马队，内侍加上众妃也有数十人，再后面就是楼兰众大臣，还带着各自的家眷。那个从鄯善来的使者孤伶伶地一个人骑着匹棕马，混在大队中间，显得甚不受到重视。

长史府的队伍拖在最后，和前面的大队人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除了郑定西和郑飞鹰两个必须出场的人之外，还另有二十几名家将簇拥着。傅破原来估计郑定西定会带足人手以备不测，却没料到他们一共就只来了这么点人。

裘烈在城门口侍立，恭送圣人圣女与楼兰王出城。

龙车经过裘烈身边时，意味深长地看了裘烈一眼道：“今天王城的安全，需有劳裘将军了。”

裘烈的头微微低下，道：“是。”

走在前面的傅破回过头来，盯了裘烈一眼，脸上掠过一丝奇异的神色，转眼后面的人已将裘烈的身形挡在傅破的视线之外。

裘烈只觉脸上被两道锐利的视线扫过，火辣辣的仿佛有型有质一般，心知是傅破，不由心下暗惊，当下低

眉垂目，看着地面。等他再抬起脸来时，眼前经过的正是长史府的马队，郑定西眼神与裘烈相接，微微露出笑容。

第九章 盛典风云

大典的地点设在楼兰城与秦风城之间的一大片空地上，平日这里是楼兰练兵的校场，草皮已被战马的铁蹄践踏得所剩无几，只有靠近天河的一带土地上还是绿草如茵，今天的祭祀就在这里进行，前一天已经搭起了祭祀用的高台。

在僡破等人到达之前，燕凉、卞玉、秦风三城的人早以到了。这次不像上次婚礼需收门票，而且又是楼兰全族传说中的圣人出现，故几乎三城的居民倾城而出，等楼兰王城的队伍到达时，四下已是望不尽的人山人海，需以万数来计，且还源源不

断的有人赶来。

虽然绝大多数的人都不曾见到圣人到底是何模样，但一看傅破与圣女洛星如并驾齐驱地走在楼兰王龙车之前，已是非常清楚地显出傅破的身份，不知是谁开始带头欢呼起来，顿时绵延至所有人，数万人同时发出巨大的声浪，震耳欲隆。走在最后的郑飞鹰心下极不舒服，重重哼了一声，郑定西侧过脸来，狠狠瞪了他儿子一眼，生怕他沉不住气坏了大计。

马队在看台边缓缓停下，众人下马按职务或地位高低各自排开，长史府的人却依然躲得远远的，龙车想到不多时就将收拾他们，现在也就任由他们散在一边。

龙车扬起右手，欢呼声渐渐息止，所有人都闭上嘴望向龙车，一时间这近十万人竟不发出一丝声响，耳边只有风吹过的声音。

龙车面对眼前的臣民，高声道："今天我举行这个大典，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向楼兰全族宣布，我们等待了数百年的圣人，终于出现了！这是五天之前，由圣女亲自指认的，这两年多来我们的苦苦等候，现在最终有了结果，从今往后，楼兰全族将追随圣人，圣人必将按照上天的指引，带领我们摆脱困境，变得强大起来！"这些话龙车都是以楼兰土语说出的，傅破现已发现楼兰语似是属于拉丁语系，和希腊语颇为相象，傅破曾学过希腊语，所以龙车的话能听懂一些，碰到听不懂的就问一问洛星如，估计再过段时间，多听多讲，就可以解决语言上的障碍了。

此时洛星如轻轻扯了扯傅破的衣角，傅破会意，挽

起洛星如向前走了两步，顿时数万人的视线集中到傅破身上来，当然，看洛星如的也不在少数，因为今天是洛星如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揭下面纱，露出她的绝世姿容。

傅破微笑着向众人示意，道：“大家好，我叫傅破。”

众人立时再次欢呼起来，不断地重复着他的名字，然而在这直冲九霄的“圣人”或是“傅破”的欢呼声中，傅破心里却忽然一阵混乱。

眼前的这些楼兰人都把他当作圣人来崇拜，认为他是上天派给楼兰的使者，但震耳的欢呼声却使傅破重新记起一件事，那就是他只是一个从现代莫明其妙回到过去的人，对自己的未来，他根本无从把握，现在却要他去把握楼兰族人的未来，这是多么的荒谬啊！然而现在已势成骑虎，断断不能再反口说自己并非圣人，更不愿丢下洛星如远远避开这狂热的人群，只能一步步走下去。好在接下来扳倒长史府这件事能令他这个圣人更有威信，可以后呢？他要怎样做才能使楼兰一族强盛起来呢？难道说他有回天之力能令天河水四季常流、令此地的环境日益好转吗？又或他能率龙车帐下的区区一万多兵马横扫天下吗？不可能的，既使他把自己所拥有的现代科学知识传授出去，能使楼兰人的科技远超时代。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历史。历史书上早已写得明明白白：天河水将日渐枯竭，最后完全断流，胡杨树会一片一片的枯死，绿洲会消失，而楼兰王城将成为一片废墟，至于秦风、燕凉和卞玉城，因其规模远逊于王城，在千年的风沙吹蚀后，将什么也剩不下来。这就是历史，楼兰族将消失，成为历史上千千万万消失的种族中的一员，这是

不可逆转的。

这些想法在傅破心中横成一道巨大的阴影，使他被欢呼声压抑得喘不过气来。洛星如注意到傅破异常的反应，捏了捏他的手，拉着他退到龙车旁边，关切地问："怎么了？"

傅破摇摇头，道："没什么。"

这时祭台周围响起了的号角声，雄壮悠长的声音从牛角中发出，带来远古的气息。欢呼声再一次停止，因为祭祀已经开始。

龙车在号角声中一步一步登上高台，一张方桌摆在正西方的位置上，桌上放着一个青铜的酒杯。早有人将一头刚杀死的公牛抬上来，鲜血淋漓。

龙车拿起酒杯，弯腰盛满牛血，微抿一口，然后高举过顶，向着面前的天河用力一挥。牛血在空中化成血雾，纷纷扬扬洒落在天河水中。

龙车恭敬地将酒杯放回原处，然后在桌前拜倒，口中默念祭词。高台下所有的楼兰族人一齐面西而拜，郑定西也拉着郑飞鹰拜倒下去。

傅破已恢复了常态，拜在地上暗想，为什么要朝西拜呢，说明他们的祖先定是来自西面，是源自美索不达米亚呢，还是爱琴海，米诺斯王朝不就在爱琴海吗？

祭祀结束后，傅破登上高台，首先由龙车，随后是每一个楼兰王宫贵族和大臣在他面前献上祝福，这个程序，连郑定西也必须进行。

轮到郑定西时，只见他微微弯腰，道："希望傅公子此后一帆风顺，率领楼兰一族更加强大富足，如此，当

是西域一大盛事。”声音依旧柔和动听。

傅破微笑着接受，心中却暗骂这个老狐狸口是心非，待会儿铁骑将你团团围住时，看你是否还如此镇定自如。

当祝福仪式结束时，擂鼓声隆隆响起，傅破站在高台上极目远望，见远处胡杨林里涌出白、黄、黑三支骑兵，铁蹄撼地，声音轰然。

白色骑兵为风涌，黄色为云腾，黑色为沙啸，这三支骑兵每部三千人，代表着楼兰最精锐的军力。

这三色骑兵速度极快，且队形保持十分整齐，最后静止下来时，形成一个铁三角状。

鼓声再次响起，三支队伍阵形立时起了变化，且形成黄白二军夹攻黑军之势，黑军围成一个里外三层的圆圈，抵御着进攻。黄白两军久攻不下，阵形变幻成锐矛状，各突击一点，黑军迅速被突破。然而黑军却并未混乱，而是先拨出一小队人暂时抵住黄军的攻势，以大部分兵力拦腰将白军切断。各军阵法变化之快，令从未亲眼见过古代战争的傅破看得目瞪口呆，叹为观止，更是专心将这些阵法记在脑海，因为他既要当楼兰的圣人，今后自然也需领军作战，这些阵法很是实用，实战时使用得当，会有大用的。另外，傅破的脑海中还记有古往今来主要战役的奇谋妙策，融会贯通后用出来，只怕连诸葛亮也会瞠目其后。

正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三军的演练而吸引时，郑定西向郑飞鹰使了个眼色，慢慢退到众家将里，脱下外衣递给旁边的人，露出里面的普通服装。

三军的演练终于结束，傅破赞叹不已，不由得鼓起

掌来。三军将士得到圣人的赞赏，皆满心欢喜，向高台上的傅破齐齐弯腰致礼。

接下来按照原订的计划，应该是傅破把龙车请上高台，拆开锦囊宣布郑定西叛乱，傅破望向低着头不知在想什么的郑定西和郑飞鹰，暗思自己现在在楼兰族人中的威信，究竟是否高到能操纵整个事态的变化，使之不超出自己的计划呢？虽说事先龙车和风涌、云腾、沙啸三军的统率都模糊地点了一点，使他们作好了有突然变化的心理准备，可是……

傅破看着台下那一双双望着自己的眼睛，那些眼睛中充满了热切的期望。说到底，其实人们对他这个圣人的信任大部分还是来自原先就极有威信的圣女洛星如，就连龙车，对傅破其实还不能算十分了解，何况普通的楼兰族人，只有洛星如会对他充满信任，言听计从。

如果说自己是圣人的话，那么是否得像记载中的佛陀或耶稣，要让人看到一些不可思异的圣迹呢？

两匹马向着楼兰城飞驰，马上人紧伏在马背上，直冲向敞开的城门，裘烈站在城门口，看着两骑带起一股旋风冲进城门，沉声道："关门！"

厚达一丈有余的庞大城门缓缓合拢，一千五百驻军开始忙碌起来……

傅破望向湛蓝的天空，有几只雕在高空飞翔，因为离地极远，只能看见几个黑点。

傅破手指其中最大的一个黑点道："这只大雕，上天要它作为今天的供品。"

众人随傅破的手望向天空，看着那只仍在自由飞翔

的雕，这样的高度，再强的弓弩也不可能射及，却又怎样把它作为供品呢？

傅破右手迅若闪电般的一扬，一声霹雳般的巨响令众人心头一跳，那只大雕笔直地摔下来，掉落在众人面前。

洛星如眼尖，看到傅破刚才手里似乎有黑影一闪，但因傅破速度太快，没看清是什么东西。

众人看到傅破亲手制造出这惊人的神迹，不由再次高呼起来，眼神里满是狂热的崇拜。

其实若放到现代，任谁都听得出刚才那一声巨响乃是枪声。这是傅破随身携带的一把防身用五四式手枪，原先出发探险时不知怎的没有检查，后来才发现只有一颗子弹，现在这颗子弹换来了他在楼兰全族的绝对权威，那把枪则变成了废铁。使傅破下决心用掉这防身的秘密武器的另一原因，就是他现在已经不需要借助枪来防身了，他对自己经沙暴磨练出来的武功充满信心，别人既使是暗算，也绝不容易得手，手枪变成多余之物了。

傅破在高台上朗声道："下面，龙车大王将要宣布一件关乎楼兰族安危的大事，这件事是上天的谕示，你们要仔细地听着。"声音悠长，既使在数万人的欢呼声中，也能清晰地传到每个人的耳中，众人立即安静下来。

龙车登上高台，自怀中取出黑色锦囊，拆开。所有人摒息以待。

龙车拿出锦囊内的丝绢，道："这是圣人给我的圣谕，令我念给你们所有人听。"

龙车呼出一口长气，把丝绢上短短的一句话看了几

遍，大声道："西域长史郑定西，联通车师，意图谋反。"

台下近十万人一片哗然，然后迅速转变成愤怒的呐喊。狂怒的人群自发地朝长史府的那一小圈人一步步逼进，看样子像是要把郑定西和郑飞鹰撕成碎片。

长史府平日在楼兰人心目中深植下的恶劣形象，再加傅破在人们心目中近似神的地位，使得人们完全抛开了对长史府传统的恐惧和敬畏，奋起而攻之，使傅破的计划大获成功。

傅破和洛星如静观局势的发展，看来甚至不需要九千骑兵出马，光靠这些正向郑定西涌去的人就可以了。

龙车挥手暂时制止了向郑定西进逼的人群，仰天大笑道："郑定西，事到如今，你还不投降？"

郑定西低垂的头此时方才仰起，道："你说什么？"

众人脸色大变，这人不是郑定西，只是身材相像、且穿了郑定西的衣服而已，此时另一个始终低垂着脸的人也抬起了头，果然也非郑飞鹰。

刚才两人一直低着头，众人又一直没有注意长史府一群人，居然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掉了包。

大将齐宣怒道："说，郑定西和郑飞鹰逃到哪里去了？"

那假冒的郑定西不屑道："逃，长史需要逃吗？哈哈，你们回去看一看，楼兰坚固的王城，现今在谁的手上？"

齐宣脸色大变，道："你说什么？"

那人道："楼兰王城已在我们长史的手中。"

龙车瞳孔收缩，向齐宣道："先把这几个擒下。"

那些人也不反抗，傲然束手就擒。

第十章 反制

待龙车甯破等率九千精骑赶至楼兰城下，只见王城已城门紧闭，城上强弩手一自排开，所有守城器具一应俱全。而站在城上的强弩手，正是前几日龙车特意调进城补充给裘烈的部队。

郑定西负手站在城头，看着楼兰大军由远至近，最后开到城下，眉宇间没有一丝慌张之意，反而仰天大笑起来，笑声清清楚楚地传入城下每一个人的耳中。

裘烈站在郑定西不远处，看着龙车和甯破等人，脸色阴沉，没有一点表情。

自汉在楼兰设长史府以来，楼兰王城的近卫队一向由汉人士

兵担任，这个习惯数百年来从未曾改变过，而楼兰王新增给裘烈的五百强弩手，为了和城内的士兵相处融洽，也大多是汉人，故此才有此变，若是以楼兰士兵为主的话，断断不可能反叛龙车，更勿论傅破这个楼兰族的圣人了。

郑定西目注傅破，道："傅破，你那仿效诸葛武侯的锦囊妙计好像并不起什么作用嘛，哼，你道我真的会束手待毙么，你太天真了，就算你是楼兰的圣人，又能奈我何？"

傅破抬头看着郑定西，沉声道："你以为就凭你这区区一千五百人，能守得住这座城吗？"

郑定西一笑道："守不住。"

傅破讶道："哦？"

郑定西双手轻拍，自身后走出一人，肩上停着一只大雕。郑定西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竹筒，系在大雕爪上，那人肩头微耸，大雕长啸一声飞起，直向北方而去。

郑定西道："当此雕到达交河，便是车师大军向此进军之时，最多只需三日，大军便可到达，傅破，你不会以为我三天都守不住此城吧？至于车师之军到达之时，你们可以支撑多少时候，我就不太清楚了，哈哈，傅破，你们真的以为我和车师的联络，会用快马这么原始的方式吗，余翔只是我故意让你们抓住的。"

其实以楼兰王城之坚固，城内守城器具之完备，一千五百人就是守十天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大将齐宣脸色铁青，他乃是龙车近臣，对今天的行动预先就已知晓，原以为今次定能铲除长史府，却不料

有此变化，不由心中大怒，反唇相讥道："车师大军又有何惧，我率一万人在梦幻绿洲狙击他们的疲惫之师，定可大获全胜。"

郑定西像是第一次见到齐宣般露出惊异之色，道："原来齐大将军竟是一位军事奇材，一万人对三万人有必胜的把握，这倒真是失敬了，不过若齐大将军把楼兰最精锐的兵力都带到了梦幻绿洲去，那我这一千五百人也不会眼睁睁得待在你们的屁股后面不动吧？"

齐宣怒极，操起强弩，一箭向郑定西射去，郑定西轻轻松松地一把将迎面射来的劲弩抓住，丢在地上，哈哈大笑。

至此，局势已完全反转，掌握在郑定西手里。

然而所有的楼兰将士心中却丝毫没有一点不安，因为他们对傅破绝对信任，他们相信，上天派遣下来帮助楼兰族的圣人，是不会遭遇失败的，更何况，这个圣人刚才还显示了无比的神力将高高飞在天空的大雕击落下来。

龙车也望向傅破，不知傅破现在有何计划。

洛星如微笑着望着傅破，眼神中充满信任与爱恋。

傅破扫了一眼至今未发一语的裘烈，突然洒然一笑道："郑定西，你的如意算盘就只这些吗？"

郑定西道："这些就足够了，可是大出了你们的意料了吧，比起你那几个毫无新意的锦囊来，哼哼……傅破，你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黄口小儿，凭什么与我较量？"

傅破眨了眨眼睛，道："可那几个毫无新意的锦囊，难道都在你的意料和计算之中吗？"

郑定西傲然道："那是自然。"

傅破道："哦，如果这样，你为什么还要费那么多力气去偷看锦囊里的东西呢？"

郑定西脸色微变，道："你说什么？"

龙车忽然道："上次你将荣妃献给我，真是谢谢了。"

"啊！"郑定西脸色大变。

洛星如淡淡地道："还有，这几年来，你对裘烈老母亲的照顾，也需多谢谢才是。"

"这……"郑定西脸色发白。

傅破道："开门吧。"

郑定西心神大乱，道："什么？"

傅破道："开门吧。"

郑定西道："妄想！"

旁边却有一人应道："是。"

郑定西骇然转过头去，正是裘烈。

此时城门缓缓开启，龙车一马当先，率大军直入王城，而傅破和洛星如二人却自马上一跃而起，脚点城墙上凸起之处，迅速向城头攀升。

两名长史府高手抢上前来，两把长刀幻作刀幕，迎头朝两人劈下。

傅破赤手往城墙上一凿，抓了一把干粘土，运劲向两人丢去，那两人连忙闭起眼睛，甩头躲避，仍被几粒细小沙土击中，只觉火辣辣得痛，也不知皮破了没有，但手中的刀势却是慢了下来，刀幕顿弱。

傅破探手一抓一送，两柄长刀倒撞回去，刀柄穿胸而过。

傅破和洛星如一左一右，飘落在裘烈两边。

傅破望着倒在血泊中的两名长史府高手，心中不禁恻然，刚才急切间出手用力刚猛，不想竟把两人杀了，这是傅破平生第一次杀人，自然不会很好受，可现在不是20世纪的文明社会，你不杀人，难道还等着别人动手杀自己吗?

郑定西见傅破这等武功，轻轻松松就杀了两名自己精心调教的高手，不由心中懔然，道："这么说来，裘烈的母亲现在是在你们的手里了?"

洛星如失笑道："哪里是'在我们的手里'，老太太现下生活得很自由，我们所做的只是把她从你的保护下解放出来而已。"

郑定西望向裘烈，道："好、好，裘烈，这就是你的报恩方式吗?"

裘烈缓缓道："忠义不能两全，我选择了忠，更何况，你不该用我的母亲要胁我。"

郑定西咬牙道："事到如今，我也无话可说，鹰儿，你过来。"

郑飞鹰应声从众家将中出来，手里推着两个五花大绑的人。

傅破失声道："赵四海、申成济!"

郑定西向郑飞鹰叹道："鹰儿，你原先还说为父留这步棋是多此一举，现在可不会这样想了吧?"

郑飞鹰望着已将他们团团围起的楼兰精兵，脸色惨白。

郑定西向傅破道："这两人是你的朋友吧?我的要求

不高，两人换两人，我父子得脱性命，立即远离西域，不再沾手任何有关楼兰的事。”

此时龙车等均已登上城头，齐宣对傅破道：“这人向来言而无信，圣人不可轻易答应。”

郑定西并不反驳齐宣的话，只是看着傅破。

其实傅破何尝相信郑定西的话，此番放了他，他定会投靠车师，伺机攻打楼兰以血此次所受之辱，然而现在，傅破又势必不能不管赵四海两人，虽然，两人和他相交并不很深，可却是傅破回到楼兰后交的第一批朋友。

正当傅破感到棘手之时，一直紧闭两目没说话的赵四海和申成济，突然齐齐睁目暴喝，身上的麻绳竟寸寸断裂。郑飞鹰猝不及防，慌乱中一掌向赵四海击去，赵四海大喝一声抬掌相抗，郑飞鹰竟踉跄退开。

郑定西飞掠过去，闪电般向申成济攻出几掌，申成济只觉身陷在巨大的漩涡中，连郑定西的掌势也看不清，勉力抵抗，终于被郑定西在背上印了一下，只觉得犹如被重锤击中，鲜血狂喷而出。

郑定西正要施擒拿手法将申成济拿下，只觉背后劲风袭来，看也不看，一脚向后踢出，那人变掌为脚，两足相交，郑定西站立不稳向前冲出一步，来人也一震之下来势顿止，退了两步，赵四海乘机把申成济救下。

郑定西转过身来，来人正是洛星如。

申成济脸色惨白，立即盘膝坐下调息，郑定西脸色阴沉，缓缓道：“两位好武功，竟连我也瞒过了。”说着望向郑飞鹰。郑飞鹰恨声道：“我是用迷药把他们两人抓住的，所以一点也不知道他们身怀武功。”

赵四海看了眼申成济，苦笑道："我二人是北魏前臣，曾同在龙骧大将关定一帐下效命。"

郑飞鹰恶狠狠盯着赵四海，道："难道你们就是关定一座下的龙骧双杀？"

赵四海道："龙骧双杀？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我们只是两个普通的商人。"

郑定西叹道："普通商人，嘿，普通商人。"

齐宣喝道："郑定西，你也有今日，还不投降！"

郑定西眼中厉芒疾闪，向齐宣叱道："齐宣，你敢这样对我说话！"这句话用内力喝出，直震齐宣耳膜，威势慑然。

齐宣只觉胸中一窒，竟骂不下去。

洛星如道："郑定西，我知你定不屑投降，动手吧。"

郑定西道："听说洛圣女武功惊人，终于可以领教一下了，鹰儿，你退开。"

郑飞鹰应声退进一旁的家将中。

傅破望向郑飞鹰，微微一笑道："郑公子，你曾派人对我夜半袭击，这笔账，就由我现在向你讨回吧。"

郑定西脸色一变，他知道郑飞鹰绝非傅破敌手，而现在洛星如正在他面前蓄势以待，等他露出破绽，这种情况下，他断断不能分心去救儿子。

郑飞鹰虽曾与傅破对过一掌，还吃了点亏，眼光却是远逊于乃父，刚才又没看见傅破一招击杀两名家将，心里觉得和傅破差距不大，此时十几名长史府高手将他围在中间，保护起来。

郑飞鹰扬声道："傅破，你可敢和我单打独斗，靠人

多取胜的不是好汉。”

傅破看了看郑飞鹰周围严阵以待的十几名家将，失笑道：“单打独斗？”想起郑飞鹰的卑劣往事，眼神渐渐转为炽热，气势暴涨。

郑飞鹰猛觉傅破散发出一股压力，迫得他喘不过气来，围在他外面的家将感受更是强烈，几乎要运功抵御。

一股低啸自傅破口中发出，身形随声而动，眨眼间已欺至众家将面前。众家将从未见过这样惊人的速度，惊慌下举起兵刃各施平生绝技，齐齐攻向傅破，一时间各种武器撕裂空气，发出刺耳的尖啸声。

傅破口中的低吟猛地变得狂暴无比，仿若霹雳一般，声浪伴着狂风般的劲气，扑向攻来的众人，龙车等猝不及防下，也被震得脸色微变。首当其冲的众家将更是心中大骇，招式顿时一弱，声势大减。一愣神间，眼前已失去傅破踪影，只觉身后传来一股巨力，接着后心一紧，身子被凌空拎起，丢下城去，半空中身形仍受着傅破巨力牵制，无法变换身法，实实地摔在地上，去了大半条性命，被城下的兵士捉了五花大绑起来。

郑飞鹰只觉一阵狂风卷过，定下神来，身边已无一人，呆呆地张大了嘴，喃喃道：“妖术，妖术。”

傅破冷哼一声，向郑飞鹰当胸一把抓去，郑飞鹰忙闪身躲闭，双手弯曲成钩，向傅破胁下凿去。傅破不闪不避，郑飞鹰只觉双手如同敲在厚厚的牛皮上，又滑又韧，再想变招已来不及，被傅破拎住脖子扔到齐宣脚下，一时动弹不得，让齐宣用牛筋绑了。

郑定西数十年来从未有一次落入如此被动的局面，

眼睁睁看着爱子被擒，心绪难以平静，仰天一声长啸，须发皆动。

洛星如只道郑定西出手在即，当下全神防备，却见郑定西长啸歇止后，神情复归平静，显然已借长啸声排出了心中郁闷之情，心湖再回宁静，不由得暗自心惊。

郑定西道："我自三十七岁武技大成后，未尝遇上可堪一战的敌手，实为一大憾事，不知今日可否能求得一败。"

像郑定西这样的高手，非是靠人多围攻就能擒下的，群攻只会给他以可趁之机逃走，刚才傅破突然出手擒下郑飞鹰，就是让郑定西心中多一层牵挂，不易下决心抛下儿子逃走。

洛星如神情凝重，第一次亮出对敌的兵刃——一根丝带。

傅破关切地望着洛星如，心中虽很想把她替下来，却找不到适合的时机。

郑定西运起烈日心法，苍白的脸色逐步变得赤红，三十岁时他被人追杀于大漠，于烈日黄沙之中忽有所悟，以绝世之天资创出烈日心法与黄沙掌法，武功至此一日千里。此时郑定西功力凝于指掌之间，双手在胸前化出各种姿态。

洛星如只觉呼吸的空气逐渐凝重而火热，来自郑定西的压力越来越大，心知若任由对方这样蓄势下去，最后所发出的攻击必有惊天动地之威，无奈之下脚步一错，手中长锦抖得笔直，剑一般刺向郑定西胸前。

傅破心中暗叹一声，洛星如被迫得抢先出手，已是

落在了下风。

郑定西平时敛起神光的双目此时精光暴涨，傅破看到他充满神采的双眼，心中不由一动，照理说郑定西此时只是拼死一战，怎的眼中仿佛隐隐藏有一线生机与希望，难道到了此时，他仍对逃走充满信心吗？

郑定西右手握掌成拳，拇指伸出，向刺来的长锦尖端点去。

长锦忽地化刚为柔，向上翘起，卷向郑定西咽喉。

郑定西双手一夹，向长锦拍去，洛星如脚下微动，移至郑定西侧面，长锦拍向郑定西后心。

郑定西转过身来，还是简简单单的用手一封，迫得洛星如招式再变。

只见洛星如身形不停，手中长锦围着郑定西各处要害，招式巧妙繁复之极，郑定西脚下不离方寸之地，堪堪挡着洛星如的攻势，未攻过一招。

洛星如长锦刚柔并济，若鲜花开放，好看之极，但迟迟不敢让郑定西的手碰到长锦，总是在临接触一刻变招。

虽然表面看起来洛星如攻势极盛，她心中却是有苦自知，郑定西以至拙对她的至巧，使她的体力迅速下降，而且四周的空气在郑定西烈日心法的推逼和双手姿态的改变下，变得越来越是黏稠，长锦的变化越来越吃力，仿佛空气中有无数无形的小手在阻碍长锦的前进，使她要花更多的内力贯注在长锦之上。

郑定西长笑一声道：“洛圣女就技止于此了吗？”手上招式一变，不再一味挡隔，右拳向洛星如击出。

洛星如长锦疾点郑定西双目，却被郑定西左手隔开，右拳仍来势不变，速度似缓实快，不带一丝破风之声。

洛星如闪身避开，郑定西身形随之改变，右拳依然攻向洛星如。

洛星如身法变了数次，却始终摆脱不了郑定西的拳势，郑定西的拳速越来越快，直追洛星如。

洛星如轻叹一声，手中长锦缠上郑定西右臂，郑定西拳势微微一顿，却见长锦无声无息地寸寸断裂，飘落地下。

洛星如身形向后飞退，郑定西拳速本已似到了人力可及的极限，此刻居然速度再一次暴涨，带动全身闪电般向洛星如击去。

傅破飞掠过来，口中怒叱一声，右手一拳击向郑定西左肋，想起来围魏救赵的效果。

郑定西见傅破抢着来解洛星如之围，嘴角竟逸出一丝笑意，收拳止攻，身形一转，镖射向站在一旁观战的龙车。

郑定西花了那么大力气和心思诱使傅破离开龙车，来救洛星如，为的就是能一举擒下龙车，作为交换他与郑飞鹰两人生命的砝码，而此时龙车旁边可称高手的只有齐宣、赵四海及尚在地上调息的申成济，雷霆一击之下，郑定西有八成把握可在傅破与洛星如掠回前擒住龙车。

岂知傅破对郑定西的图谋早有预防，而他在沙暴中练就的轻功又怎是郑定西所能想象，此时射向洛星如的身子竟奇迹般地折回，一掌拍向郑定西后心。

郑定西大出意料，心下大恨，被迫仓促间转身一掌硬接，只觉傅破掌力大异于以往任何对手，雄浑锐利得异乎寻常，且来势就像沙暴般狂暴无比。他又怎知傅破掌中蕴含的其实并非是经年累月练就的内功，而是一种莫明奇妙的能量，一接之下气血浮动，虽以后退之势卸开傅破的掌力，但却是再无机会偷袭龙车了。

傅破只觉郑定西的掌力中含有一股灼热之力，但传到体内后迅速消散，并无什么不适，其实他的能量是在沙暴中才完全发挥出来，而郑定西得自沙漠的心法掌力，自然对他造不成什么伤害。

此时的战局和刚才正好相反，郑定西招式大开大盍，长江大河般攻向傅破，傅破在郑定西的拳势掌法中身形闪动，显得游刃有余，郑定西的攻势虽然极为凌厉而稠密，但终究无法于沙暴相提并论。

郑定西刚才吃过苦头，现在尽量不与傅破硬碰，偏偏傅破身法又巧妙之极，打也打不到，碰又不敢碰，虽然处在攻方的位置上，实则已然陷于被动，然而郑定西的攻势又不能停下来，到时傅破抢得机会进攻，可不是他所能阻挡得住的。

郑定西急攻数拳，然后抽身飞退，一名观战的楼兰卫士只觉手中一轻，长刀已是到了郑定西的手上。

郑定西长刀在手，气势暴涨，刀光疾闪，刀气如闪电般纵横，隐隐泛起轰雷之声，将傅破卷在里面。

自三十七岁郑定西将烈日心法和黄沙掌法练至大成之境起，二十年来从未有人能令他用上这套奔雷闪电刀法，只因施展这套刀法需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附在刀上，

才能有霹雳电闪之威，就像刀神附体，神阻杀神，佛阻杀佛，而用过之后，所伤的元气却非是三五个月所能补回的。

洛星如双拳紧握，紧张地看着傅破仿若一叶小船在风雨中飘摇，额上细汗泛出，然而在此种情况下，她根本无法插手战局。

而其他诸如齐宣、赵四海等一级的高手，只看得见一片刀光，连郑定西和傅破的身形都无法看见，刀气扩散开去，使周围观战众人退开了一丈有余，仍觉全身发冷，皮肤被刀气割得生疼。

傅破只觉压力从四面八方迫来，自己处在压力的中心，一道道闪电向自己打来，这可不像拳脚打不过可以挨上一两下，稍有不慎就是横尸当场的局面，就连被沙暴卷在当中时，都没有像现在这般生死悬于一发。

傅破凭着自沙暴中悟得的心法和在沙暴中辗转求生的经验，躲避着郑定西狂魔般的进攻，根本无法反击，左胁和右侧大腿已被刀气划了两道口子，鲜血渗出，虽不太影响身法，却并非是什么好兆头。

郑定西心下也是暗暗着急，傅破像泥鳅般的滑不溜手，到现在只伤了两个无关紧要的地方，而这样一路猛攻下来，不知自己的体力还能支撑多长时间，而且就算现在能把傅破斩于刀下，他也没有多余的体力能应付像洛星如这样的大高手。

傅破右臂上又被割了一道口子，但心中却不惊反喜，三道伤口的代价，使他现在能看清郑定西刀法的来势，再不像刚才只能凭感觉来闪避了，一颗心渐渐放下，神

态也从容了起来。

郑定西暗惊傅破的适应力和学习力，无奈下进一步催逼刀势。

洛星如紧咬的嘴唇现在已渐渐松开，她看出傅破现在已是有惊无险，开始能够反击，而郑定西却是神情越来越紧张。

郑定西的刀势随着傅破的反击开始变得不那么挥洒自如，一颗心渐渐沉下去，他感到取胜的希望已经很渺茫了。

“啪”，傅破一掌拍在刀面上，刀影顿时散去，郑定西踉跄退开，以刀拄地，脸色惨白如纸，豆大的汗珠淋淋而下，喘息不止。

郑定西牙关一咬，暗叹再也顾不到儿子，抬手将长刀向龙车掷去，傅破飞身接住，郑定西却自另一边掠下城头。

齐宣高声叫道：“放箭！”

立时箭若雨点般射向郑定西，郑定西是何等武功，虽体力消耗大半，仍能轻松挡开来箭，脚尖在城墙上一点，如大雕般扑向一名骑兵，若能抢得一匹战马，当有逃生之望。

傅破叹息一声，手中长刀一闪，已到郑定西后心。

郑定西运全力挥掌横隔长刀，虽将长刀拍开，口中也喷出一口鲜血，全身再无半点气力，若断线风筝般落下，摔在地上时身上已中了十几支利箭，睁目而亡。

第十一章　梦幻绿洲

洛星如伸手搭住申成济的后心，助他运功恢复伤势，片刻后申公济面色由苍白转回红润，张开眼睛舒出一口长气，站起身道："好家伙，真霸道的掌力。"

龙车终于去了心腹大患，脸上掩不住狂喜之色，向傅破道："今天晚间就举行庆功大会，庆贺我楼兰除此大害。"

傅破摇头道："现在还不是时候呢，车师的三万大军，恐怕出发在即了。"

龙车经傅破提醒，方才想起郑定西先前放出的那只大雕，脸色顿时阴沉下来，此刻楼兰的主要将领均已在身边，龙车环视众

将道："谁愿领军往梦幻绿洲截击?"

众将沉默不语，虽然能先一步赶到梦幻绿洲，以逸待劳地奇袭车师大军，但楼兰能出的军力不超过一万人，以一敌三，此仗胜败实难预料，而且此次领军的车师大将极有可能是名震大漠的名将宁虎臣，万一输了，则楼兰四城将毫无抵抗力的失陷，这样的重担，谁都不愿轻易挑起。

傅破见诸将皆低头不语，但眼角余光都瞟向自己这里，龙车更是明明白白地瞪着双眼望着他，心知逃不了领军之责，只得硬着头皮开口道："这仗就由我来打打看，不知我能有多少可用之兵?"

龙车闻言大喜道："圣人肯出征，则此仗我们必胜无疑，我拔风涌、云腾、沙啸三师归圣人统领，这已是我楼兰八成的军力了。"

齐宣抱拳道："我愿随圣人出战，以效犬马之劳。"

傅破道："好，事不宜迟，午餐后我军就起程往梦幻绿洲，不日当传捷报。"

赵四海看了申成济一眼，出声道："我们这两把老骨头也很久没有活动了，当年的戎马生涯现在想想也颇值得留恋，若圣人不嫌弃，还请带上我们两人，说不定还能尽一些绵薄之力。"

傅破大喜，有这两员久经沙场的中原旧将加入，对他这个初上战场的人来说，将大有助益，不知怎的，他总是下意识地对齐宣的能力不太有把握。

洛星如执意要和傅破一齐出战，傅破劝她不住，也就由得她，因为战场上有了洛星如的智谋和武功，也会

颇有助益。

午餐后大军迎着烈日出发，九千骑兵知道这次领军的是傅破，都士气高昂，对此战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傅破知道大家对自己的信心只是因为他是上天派给楼兰的圣人，而非是自己展现过多少的军事才华，小时候他看各类军事小说和电影，经常幻想自己坐在帅帐中运筹帷幄，或领着千军万马在疆场上驰骋厮杀，不想而今竟真有此机会。

傅破在马上回头观望，上万骑兵奔驰在一望无际的大漠上，铁蹄溅沙，有隆隆的奔雷之声，每一张年轻骑兵的脸上皆露出兴奋之色，此仗若是战败，这些楼兰的精英就将尽丧在茫茫黄沙之中，楼兰国力会一蹶不振。

这一仗，只许胜，不许败。

三小时后，大军到达传说中的梦幻绿洲，当穿过胡杨林，看到那碧玉般的湖水，所有人都不禁欢呼起来。

傅破派出一小队骑兵侦察整个绿洲的地形，过了很长时间，大致的情报才反馈回来。这个绿洲虽没有楼兰绿洲那么大，但地型却比楼兰绿洲大的多，大概来说，除了面向千山的一面外，绿洲东西南三面都有极大片的胡杨树林环绕，竟占去了绿洲十之六七的面积。面前的湖位于绿洲的东南角，在这个湖的西面是一大片草地，是安营扎寨的最好场所。

傅破令侦察队继续工作，把这地区的地形了解的多一分，胜算就大一分。

不多时大军已在湖边搭起帐篷，众将都聚到帅帐中，商议迎敌大计。

桌上已摊着一张梦幻绿洲的简易地图，以供排兵布阵之用，齐宣道："那只大雕今早自楼兰飞出，估计现在应已到交河，如果这样，那么车师的大军应于明天一早出发，傍晚时分就会到达这里，然后休整一夜，后天清晨往楼兰进发，去解郑定西之围。"

众将都点头表示同意齐宣的分析，傅破道："那么，敌军应于明天傍晚到达，诸位认为，我们应如何以九千人，一举击溃敌军的三万人呢？"

赵四海一直在研究那幅地图，此时道："诸位，假设除去我们的因素，你们觉得敌军到达时，会选择何处扎营？"

众人皆道："当然是我们现在扎营之处。"

赵四海道："正是，敌人会一眼看中这块地方，绝不会在第二处扎营，敌人断断不会知道郑定西已然覆亡，所以会很放心地在此休息，警惕性也会大大放松，如果我们明天中午拔营起寨，抹去我们留下的一切痕迹，藏兵于树林之中……"

洛星如微笑着接口道："任何人在经过了长途跋涉之后，看到这样清的湖水，都会忍不住喝两口的，就像我们的将士刚才做的那样。"

赵四海道："对，刚才我们刚到此地时，心里一点警觉性都没有，看到了这个湖，都拥在湖面喝水洗脸，如果这时从林中冒出一支伏兵的话，就算我们的兵力三倍于对方，也会立刻溃不成军的，而车师大军一到这里，情形必然和我们刚才一模一样。"

风涌、云腾、沙啸三军的统帅回想起刚才自己部队

的混乱情形，不由得一阵汗颜，背上出了一身冷汗，好在现在是自己伏击别人，若车师先到了这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赵四海道："我们在三面的胡杨林中各伏一军，在车师大军下马喝水，警惕性降到最低点时一齐杀出，至少可一举消灭三到四成敌军，之后残兵败将会逃回沙漠，因为他们那时的兵力应该还优于我们，所以他们会重整旗鼓，准备再次进攻。"

齐宣兴奋地道："所以我们就应该乘胜追击，一举将他们击溃。"

申成济看了齐宣一眼，道："不用追击，我们就在这里等他们进攻，他们在长途行军后吃了个大败仗，又得不到休息，将士疲惫到极点，我们以逸待劳，绝对能挡住他们的进攻，如此两三次后，他们的淡水就会用尽，到时我们再主动攻击，便可将敌一举歼灭了。"

傅破看着地图道："果然是绝好的计划，不过将兵力布于三面的树林中，只怕太过分散了，我们只需在南面和西面的林中伏兵，到时敌军断断不会退到情况不明的东面树林，仍会向北面退，而在东北面的绿洲边缘有一座小丘，我们可以在那里再设一支伏兵，待残兵过去一半时，横截杀出，把后一半残兵拦下，于后面的军队形成夹击之势，定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赵四海眼中露出赞赏之色，拍案道："傅兄果然谋略高超。"

其他的将领听见赵四海对傅破的称呼，都对他投以奇怪的眼神，赵四海方悟到失言，傅破却笑道："好久没

听到人这么称呼我了，比圣人圣人的好听多了，四海兄以后可不要再把我的称呼变回去了。”

对敌的战略就这样定了下来，会议结果后，诸将都回到自己的帐内去休息，只有赵四海和申成济被傅破留下来，喝酒谈天。

洛星如盈盈地替三人酌上酒，然后退在一边，婉如温柔的小妻子。

赵四海笑道：“有这样的绝代佳人为伴，傅兄可真是好福气啊，当日我们的戏言，不想竟会成真。”

傅破大笑道：“事世如梦，其实那时我也不知道自己就是什么圣人，星如说我是，我就是了，反正又没什么不好。”

申成济看了洛星如一眼，笑道：“正是，正是，又没什么不好。”

赵四海道：“不过我可真觉得傅兄你绝不愧那圣人之名，有一件事我和成济到现在仍是想不通，今天早上我们两人本以为长史府胜券在握，逃生无望了，没想到傅兄竟只手翻天，把一边倒的局面一下反转过来，就像对郑定西的阴谋早有预防，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傅破道：“此事说来可真是险到极点，差一点就让郑定西成功了，”说着看了看身后的洛星如道“这还是星如的功劳呢……”

那晚，洛星如看到龙车床头的那四个锦囊，不由心中一动，当时白青紫三色锦囊都已拆开，只剩下黑色锦囊，等翌日由龙车开拆。

洛星如把黑色锦囊取到手中细细察看，眉头渐渐皱

起。

傅破和龙车注意到洛星如的异样，傅破问道："怎么，这锦囊有什么不对吗？"

洛星如把锦囊递给傅破，沉声道："你看看封口处缝线的针眼。"

傅破和龙车凑在一起看了半天，却没看出有什么异样来。傅破抬头望向洛星如，目光中露出讯问的神色。

洛星如道："这些针眼都太大了，我把口缝起来的时候，针眼绝不可能有这么大。"

傅破再低头看，果然发然这些针眼都很大。

龙车依然不解，问道："那么，为什么会……"

洛星如脸色凝重，道："如果我把封口的丝线拆开，再重新顺着原来的针眼痕迹缝上，针眼就会像现在般大了一圈。"

龙车脸色大变道："难道说有人动过这锦囊？"

傅破道："这些锦囊几天来一直放在这里吗？"

龙车点头道："是，我不在的时候，这里是严禁侍者进入的。"

洛星如拿起其他几个已经拆开的锦囊察看。

当时洛星如缝这些锦囊的封口时，并没有封死打上死结，拆开时只需拎住一头的线角轻抽，就可把整条封口的丝线抽出来，而封口不会遭到损坏。

洛星如把最先拆的白色锦囊递回给龙车道："大王请看这上面的针孔，虽然已经拆开了，但还只和黑色锦囊的针孔差不多大，甚至还要略小一点。"

龙车反复的比较，点头称是。

洛星如再把青色和紫色锦囊递给龙车道："大王再看这两个锦囊的针孔。"

非常明显的，紫色锦囊的针孔青色锦囊的针孔要大，也比白色和黑色锦囊的针孔大。

龙车道："难不成这紫色锦囊也被人先行偷拆过了，会是谁呢，难道真有哪一个侍者胆大妄为闯进这里来过？但这里附近的侍者一批十二人，没有人敢在众目睽睽下擅离岗位的。"

洛星如道："大王，这几天是谁陪寝的？"

龙车想了想道："这几天，并没人啊，只有开前两个锦囊那天，从下午到晚上，荣妃一直陪在这里。"

洛星如听到荣妃的名字，"啊"了一声道："荣妃，她不是郑定西献给大王的吗？"

龙车脸色变白，双手握拳恨声道："这个贱人！"

一个陪寝的妃子，乘龙车熟睡时偷拆锦囊，确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

傅破道："那么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计划现在都已被郑定西知道了，说不定那天下午，连第二个锦囊都给她偷看过了。"

龙车疑道："但那天晚上我们不是还把余翔抓住了吗？"

洛星如道："事后我就在想，余翔怎会这么不小心，不绕一个圈子而是直奔车师的方向而来，以致被我们捉住，而且还有那封密函，郑定西本不用把事情写下来，可以让余翔口头通知车师方面的，令我们连审问都不用了，现在看来，这都只是郑定西的疑兵之计。"

龙车额上渗出汗珠，道：“现在我们怎么办？”

傅破道：“若我们全不知情，那定会落得个一败涂地的结果，现在则另当别论了，看郑定西这几天的情况，不像是要溜走，而是仿佛已胜券在握，布置停当，只等大典时发动了，星如，若你是郑定西，会怎么做？”

洛星如沉吟道：“从余翔处搜出的密函上说，请车师大军暂缓行动，若这密函只是为了迷惑我们，那么车师大军必然会照原计划进军，甚至会提前，而郑定西方面，则须作好内应，大典这天我楼兰八成的兵力聚在一起，秦风、下玉、燕凉三城等于是空城，若我是郑定西，肯定会乘机夺下一城，坚守至车师大军到来。”

说到这里，洛星如停下来想了想，又道：“但秦风等城城墙矮而薄，只凭长史府三百家将，又怎能守至车师大军到来？此计不通，若照这个思路，郑定西只有夺下王城才行，但王城又有裘烈的一千五百人镇守，不行，郑定西绝夺不下王城。”

傅破眼神一亮道：“若你一定要夺下王城，该怎么做？”

洛星如皱起秀眉道：“若定要夺下王城，除非裘烈……”

龙车抹了把汗，道：“除非裘烈叛变，这样他的一千五百人加上三百长史府家将，共一千八百人，守个十天半月绝无问题。”

洛星如点头道：“这极有可能，裘烈乃是外来之人，手下的兵士也非楼兰族人，对圣人没有崇敬之心，真叛变起来，后果严重。”

龙车站起身道："我这就去找裘烈。"

这一段故事傅破叙述得栩栩如生，洛星如也不时作一些补充，直令赵四海和申成济也感受到那晚傅破等人发现郑定西阴谋时的紧张气氛。

赵四海追问道："后来呢？"

傅破道："裘烈只对龙车说了一句话。"

赵四海道："什么话？"

洛星如道："你把我撤了吧！除此之外，他什么也不肯对龙车说。"

傅破看了一眼洛星如道："后来星如再去找裘烈，终于问出他母亲的安危掌握在郑定西的手中，嘿，只要是男人，又有谁能抗拒星如的魅力呢？"

洛星如脸上掠过一抹红霞，不依地跺着脚道："你这人真是的。"娇羞的样子，令赵四海和申成济也心旌摇动。傅破哈哈大笑，一把将洛星如强搂进怀里，凑上大嘴强吻了一口道："后来我立刻赶到秦风城，把裘烈的母亲接出来，看守的人全被我抓起来，所以第二天郑定西发动叛乱时，对此还一无所知。"

第十二章 危 机

已经是夜半了，洛星如蜷在雋破怀里早已睡着，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雋破却迟迟不能入睡，明天就要迎来一场恶战了，虽说预先有了周详的安排，但也难保不出意外，毕竟对方有三万人之多。

雋破吻了吻洛星如绝美的侧脸，轻轻移开胳膊，翻身下床，走出帅帐。

夜风冰冷刺骨，远处有点点火光，那是值夜的士兵围着篝火取暖。数百个营帐绵延若海，颇为状观。

两个帅帐旁的值夜士兵见到雋破，忙上前行礼，雋破挥手让

他们各归岗位，他需要单独待一会儿，借宁静的夜色和冰冷的寒风使心情平静下来。

天上繁星点点，把夜空点缀得异常美丽，也更显其深邃莫测。

千百年来，世事不断变化轮回，只有这顶上的天空，恒久不变，傲视天下苍生。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星空映照下的苍茫空间里，有多少未知的事物，其间的奥秘，要到何时才能参透，又或是永远都无法参透，我们所作的一切努力，最后是否总是徒劳？那卷神秘的羊皮，是否其中就包含了宇宙的奥妙？这些天来那卷羊皮虽然就放在圣殿之内，傅破却从未仔细地看过，因为在潜意识中，他已渐渐喜欢上楼兰这一片绿洲，与洛星如更是如胶似膝，当然不愿意那卷羊皮再把他带到什么地方。

远处就是干山，在夜色中只是黑蒙蒙的一片，看不清轮廓，按照白天的记忆，这座山山如其名，上面没有一点绿色，全由乱石组成，而且绵延百里，甚是巍峨，那车师大军想要翻越，恐怕会颇为辛苦。

干山顶上的那片夜空，也有星光，虽然非常非常的微弱，微弱到常人的眼神无法看见，只有傅破的超人目力能接受到些许的的光芒，但有趣的是，那里似乎有很多星星，排列成一条长带的形状。

这一长条的星光，隐隐地闪烁不定，甚是美丽。

咦，这星光怎的隐隐在动？傅破揉了揉眼睛，凝起目光仔细观望，没错，那一条微弱的光带，的确在一点一点地移动。

傅破打了个激灵，忽然一支纤手搭在肩上，身边传来洛星如柔美动听的声音，“怎么了，在为明天担心吗?”

傅破扬手指向那条光带道：“你看那里，那是什么?”

就在此时，那条光带忽然明显得稀疏起来，待洛星如照着傅破手指的方向看去时，光带已消失不见。

洛星如道：“什么也没有啊！”

傅破道：“刚才，在那里有星光，还会移动！”

洛星如奇道：“那里，那里是山啊。”

傅破再凝神看去，果然那里还是千山，只因刚才的那些亮光，再加之夜里山的轮廓很模糊，与夜空相接，傅破又先入为主地以为那些亮光是星星，才会把山错当作夜空，此时经洛星如提醒，心念电转，以想到是怎么回事，全身猛地一震。

傅破蓦地一声长啸，大喝道：“来人！”

值勤的士兵忙跑过来。

傅破道：“半刻钟内全体做好应战准备，所有将领火速来帅帐议事！”

洛星如意识道事态紧张，问道：“出什么事了?”

傅破沉声道：“刚才我看到在千山山顶附近有点点火光，若不出所料的话，应是车师的骑兵，我们的营火已将我们的存在暴露了，所以我让你看的时候，对方已将火把熄灭。”

洛星如脸色大变，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傅破想起上次在这里看到的那虬髯大将，以他轻松捏碎卵石的功力推算，他的目力自然可以隔那么远发现此地的营火。

洛星如喃喃道："兵贵神速、兵贵神速，看来带兵的定是车师名将宁虎臣了，我们对他太低估了。"

傅破道："他接到大雕传讯就立刻出发，深夜翻越千山，在他的计划表中，大概是准备于今天天亮时到达这里，休整一天后于傍晚出发，深夜奇袭楼兰吧，有三万大军的压倒性兵力，又加郑定西的内应，仍如此小心，用兵没有半点的疏忽，果然不负名将之称。现在，我们所有的优势将荡然无存，事先定的计谋也没了一点用处，难道真要以这九千人去硬拼敌人的大军吗，这可会一败涂地的呀。"

洛星如听着傅破的喃喃自语，知道他现在心里乱成一团，但自己现在又何偿不是呢？

傅破深息一口气，努力定下心神，他曾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在商场中声誉鹊起，为称为不败的天才，就是因为他每次被对手逼到绝境，都能在最后关头以自己的超人的冷静与不凡的智慧反败为胜，创造奇迹，这一次商场换作了千军万马的战场，对此毫无经验的傅破，能否再一次创造奇迹呢？

此时所有将领均匆匆赶到帅帐，傅破简短地把情况说明，一时间大帐内寂静无声。

齐宣突然大叫起来："快，快把营火全都灭了，那样的话会暴露我们的目标的！"

傅破一怔，忙下令熄灭营火。

时间一点点过去，外面九千将士全都已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出战，但帅帐里众人却仍没有想出应敌之策。

赵四海和申公济变是脸色沉重，以他们的经验，事

情到了这样的地步，就只有打硬仗了，而打硬仗的话，他们是必输无疑的。

洛星如长叹道："我们太大意了，以为胜券在握，对这种突发的变化毫无防范，现在……"

齐宣道："我们的将士们原有必胜的信心，但现在形势急转直下，对心态的打击极大，战力将会大幅减弱，莫说宁虎臣有三万人，就是一万人，我们也未必能赢。"

众人经齐宣一提醒，都自觉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连自己都这样，可想而知帅帐外的将士了。

傅破突然"啊"了一声，道："不好！"

众人都看着傅破，心道当然不好了。

傅破道："快，快再把营火燃上。"

众人皆不解其意，齐宣张口结舌道："这、这不是自我暴露吗？"

傅破道："正是，希望宁虎臣没有注意到刚才我们的营火曾经熄灭了一小会儿，这样，他就会认为我们还没有发现他们。"

洛星如立刻会意，眼神一亮道："这样，宁虎臣一定会率军直奔这里偷营，我们就可以在此设下埋伏。"

傅破脸上散发出慑人的神采道："不，我们已经低估过宁虎臣一次了，不能有第二次，他没有必要在夜里冒偷营的险，而很有可能会在离此不远处等待天亮，待看得见时再进攻，照样能收奇袭之效，而我们则无一点反击之力，何况，若宁虎臣注意到了我方刚才营火的变化，就会推测到他们已暴露，从而也不会贸然进攻，总之，我们在这里设伏死等，成功率是很低的。"

齐宣道："那我们该怎么办？"

傅破看了齐宣一眼，心想这个楼兰的大将怎么一点用也没有，到现在为止竟没有提出过一点建设性的意见，倒也属一大纪录，而且也正是这个家伙以自己之心去度名将之脑，说车师大军会于明天到达，影响了大家的思路，才有今晚之祸，实在是误人。

赵四海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已把握住傅破的战术意图，回答齐宣道："我们应该立即出兵，在山下截击车师大军。"

傅破道："正是，我们发现了车师的大军，十分震惊，而宁虎臣发现了我们，也必然大出意料之外，必然也会停下来改变原有的战略，商议对策，我们必能抢在他们之先，在山下设下埋伏，这是我们惟一能取得胜利的机会。"

傅破忽然露出一个自信的笑容道："上天派我到楼兰，又怎会让我的第一仗失败，此战我们必胜，而且会大胜。"

众将被傅破感染，齐齐大喝道："是！"脸上已一扫刚才的沮丧神情。

九千精骑在夜色中急驰在大漠上，战马都受过良好的训练，不发出一声嘶鸣，只有铁蹄溅沙之声。

傅破一马当先冲在部队的最前端，眼前千山黑糊糊的轮廓，已越来越大了。

傅破逐渐放慢速度，同时举起右手，后面的人依样而行，部队一点点停了下来。傅破回头问身后诸将道："前面就要到千山脚下了，你们有谁对这里的地形熟悉，

有没有设伏的好地方？”

沙啸军的统领英超策马上前道：“要翻过千山，则必要经残月峡谷，这段峡谷狭窄异常，最适于设伏，只是残月峡谷出口处两旁的山崖很是陡峭，我们必须从里面绕到两旁的山坡上去设伏。”

傅破微微皱了皱眉道：“那么我们必须要先进入残月峡谷了？”

英超道：“是。”

傅破道：“好，前进。”

部队开始缓缓移动。

十分钟后，残月峡谷已在面前，部队再次停下，傅破望着面前的峡谷，心里忽然流过一股异样的感觉。

自古以来，算人者亦被人算，兵家更是如此，万一宁虎臣真的看到了绿洲上的营火曾经熄灭，是否能高明到算出他们的行动呢，如果先在残月峡谷设下埋伏的话，现在前进，自己这九千人就会全军覆灭。

但是这种可能性极小，部队又已来到了这里，除了前进别无他法，若是在出发前傅破就把这里的地形问清，得知这里的地形对双方竟是如此的微妙而险恶，说不定就会改变计划。

傅破侧耳凝神倾听，只有夜风穿过峡谷的呼啸声，没有别的什么动静，正要领军前进，却听见风中隐隐送来“得”的一声。傅破心中一震道：“这是什么声音？”

身后诸将面面相觑，都不知道傅破指什么，只有洛星如的耳力听得到那声轻响。洛星如道：“恐怕是风把山上的小石子吹下来，掉在峡谷里的声音吧。”

傅破失笑道："我太多虑了。"策马前行，大队跟在他后面起动，不想傅破竟又突然停下。

傅破全身一阵凉意，回头道："你们听，能听到什么？"

洛星如等仔细倾听片刻，均摇头道："只有风的声音啊。"

傅破紧紧握住拳头，声音低沉："是的，什么声音都没有。"

众人皆不解其意。

傅破问洛星如："星如，以你我的耳力，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能听出多远。"

洛星如想了想道："现在我们是迎风，前面三里内要是有什么大的动静该都能听见，你应该还会远一点吧。"

傅破道："若是伏地听声，可听出多远？"

洛星如道："大概可以听出七到八里。"

傅破道："谁会伏地听音，现在试一试。"

赵四海和申成济同时跃下马，右耳贴在地上，足足听了三四分钟，起来互视一眼道："我们什么也没有听见。"

傅破道："这就是了，你们想，如果车师三万大军此刻正在从山上下来，怎会一点声音都听不到？"

身后众将浑身冰寒，终于想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傅破道："如果宁虎臣不是蠢到现在仍在和部下商议对策的话，那么前面这残月峡谷恐怕已经布满了敌军。"

齐宣道："那我们赶快退回去。"

洛星如摇头道："不可，现在退回去，敌人定会衔尾

追来，三万大军追击一支九千人的逃兵，结果可想而知。”

英超和风涌、云腾两军的统领连甲、盘由对视一眼齐声道：“那我们就在此与他们的疲惫之师一决胜负。”

齐宣道：“宁虎臣熟读兵书，手下皆是精兵，硬碰的话我们胜机太小了。”

傅破听到“熟读兵书”四字，心下道就算你宁虎臣读多少兵书，我总是比你多了一千五百年的战争知识，历史上那么多以少胜多，死中求活的战役，难道就没有一个适用于这里吗？

傅破大脑全速运转，古往今来他所知道的种种谋略计策在心中一一流过，终于道：“好，现在我们就……”

八千人后队变前队，向着绿洲的方向前进，速度不快，以防被谷内的敌军发现。

傅破率一千沙啸军，以及执意要和他在一起的洛星如，待八千主力去远后，缓缓进入残月峡谷。

第十三章 用兵

车师方的统师果然是一脸虬髯的宁虎臣，此时他正负手站在残月峡谷一侧的山崖上，面带微笑地看着正渐渐进入他包围圈的楼兰大军，他一世纵横沙场，运筹帷幄，更重要的是，他从未低估过敌人一次，而这一次，他发现梦幻绿洲上的楼兰大军，立刻就知道郑定西完了，而能使郑定西败北之人，定然谋略非常，这点从绿洲上熄灭又迅速亮起的火光就能看出，哼，对方大概是想赌一把他没有注意这一变化吧。

好吧，没了郑定西，那就靠我一人之力，去夺下楼兰吧。眼前这支楼兰部队，恐怕就是楼兰

主力了，击垮它之后，楼兰该就没有多少反抗之力了。只是，下面的这支部队，似乎人数并不是太多，不过或许是天色太暗了，令自己产生了一点错觉。对方是没有理由派全部军力来此设伏的。

此时，还没有完全进入敌方包围圈的楼兰军，在傅破一声令下，全军迅速回撤，飞驰出残月峡谷。

宁虎臣一皱眉，对方定是发现了蛛丝马迹，这种变化，事先倒没有想到，现在已没有时间让他多想是在哪里露的马脚，宁虎臣当下命令，一半军队按兵不动，分出一万五千人由大将古力多率领追击楼兰逃兵。

傅破听到身后杀声震天，嘴角泛起一丝笑容，这次敌人的反应，终于被他料中。

古力多手持双斧，一马当先自残月峡内杀出，身后车师精骑蜂涌而出，但因为峡道太窄，万多人成长蛇状跟在古力多之后。

眨眼间傅破的一千骑兵已出去了一里有余，古力多纵马紧随其后，而他的一万五千部下只有三成多出了峡口。

古力多回头大声命令部队加快速度，绝不能容许已到嘴边的猎物跑掉。夜色一片漆黑，借着星光能依稀看到前面逃命的楼兰部队，但却不知道这一支军队有多少人，不过就算是倾楼兰全洲之军力，也绝没有一万五千人之多，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傅破回头观望，估计已有五千追兵出了峡口，知道时候已到，一声长啸发出信号，全军顿时掉头向追兵直冲过去。

古力多见猎物不再逃窜，不喜反惊，他随宁虎臣征战多年，经验丰富，知道敌人绝不是走投无路而拼死一搏，定然别有图谋。

然而还未等古力多作出任何反应，左右两方马蹄声骤起，正是奉傅破之令绕了个圈子兜回来的风涌、云腾二军，若换了白天，风涌、云腾两军将无所遁形，而现在有夜色的保护，车师大军竟连近在咫尺的伏兵都未发现。

两支骑兵飞速将正涌出峡口的敌军拦腰截断，拼死封住峡口，古力多的五千人顿成孤军，落在了傅破的包围圈之内。

现在，傅破方共有七千人，兵力上处于局部的优势，然而此仗必须速战速决，否则让峡内的二万五千大军冲出来，实力的天平就会完全倒向敌方。

车师的骑兵本已经过了一夜艰苦的急行军，肉体上已是十分疲惫，只是因为有胜利的欲望在支撑，才打起精神，而此时一落入重围，黑暗中只听杀声四起，也不知四周有几千几万敌军，人人心中惊惧。然而平时有素的训练，使他们仍不致于大乱，在古力多的及时指挥下没被冲散的车师军结成一个圆环，勉力抵抗着四面的进攻，期盼谷内的大军赶紧冲出来支援。

宁虎臣早已指挥大军向谷口猛冲，盘由率一千云腾军死守谷口，虽然压力巨大，但因为谷口就那么点大，宁虎臣的兵力的绝对优势一点都发挥不出来，云腾军将士用命，硬是不后退一步。

傅破见古力多指挥有方，一时竟夺之不下，不由心

中着急，若无法打破僵局，拖下去后果严重。

古力多不愧是跟随宁虎臣多年的大将，此时已平复了部下的惶恐，四千人如铜墙铁壁般挡住了楼兰骑兵一轮又一轮巨浪般的进攻，所显示出的韧性着实惊人，而另一方面，盘由的一千人在宁虎臣拼死冲击下伤亡已近两成。

古力多立马站在防卫圈的中央，眼观四面，哪里出现缺口就派人堵上。

傅破当机立断，随手取来一把长柄战刀，喝道："随我来！"一马当先杀向车师的包围圈，洛星如和一千沙啸军忙紧随其后。

傅破被惨烈的战局激得热血沸腾，想起当日郑定西势若霹雳的刀法，虽已记不得招数，刀意却贯通于心，手中长刀击出，卷起一往无前之势，挡者披靡。

原先铁壁般的防卫圈立时被傅破冲破一道口子，车师骑兵只见眼前一片刀光，无人能挡一招一式。

古力多见傅破这等威势，骇得张口结舌，此刻傅破已将身后的一千骑兵抛开，单骑破开五层防卫圈，直奔古力多而来，古力多急调身边的两百近卫队阻挡，却不能使傅破停顿半步，眨眼间已到了面前。

古力多见到傅破不可阻挡的来势，知道此人武功高绝，但此种情况下退无可退，心下一横，挥动双斧迎上前去。

傅破也不知已杀了多少人，衣襟溅血，一声大喝，竟自战马上一跃而起，长刀自半空中一劈而下，势若雷霆暴击。

古力多全身笼罩在傅破的刀势下，一声大吼，双斧交错，硬架傅破此刀。

“铛”然一声巨响，傅破弹起，在空中翻了个跟斗，坐回马上，古力多双斧齐折，脸上一道血痕，身形晃了几下，终于颓然倒下马来。

古力多一死，原来死守的车师军顿时大乱，全然失了方寸，再无斗志，掉头向回跑，想冲回残月峡内，被楼兰精兵把阵形撕成几片，迅速吞蚀，不多时已死伤无数。

此时盘由已快支撑不住，傅破高声喝道：“盘由退开！”

盘由依令将峡口让开，还未等谷内军队冲出，败军已在傅破的追赶下一涌而入，把谷内冲得也混乱起来。

傅破手一挥道：“退兵！”丢下六七百具楼兰骑兵和近四千车师人的尸体，全军迅速向梦幻绿洲回撤。

此时，天色已渐亮。

宁虎臣虽尝小败，却很快就整军完毕，亲自率大军杀出残月峡谷，远远追着楼兰军。

傅破军已退进绿洲，宁虎臣却忽然远远命令全军停下，只见左前方的小山丘后和右前方的胡杨林内隐隐间尘土飞扬，眉头微皱，据以往的经验，敌人的伏兵可能有近万人之多。暂时不敢再进，按兵不动，寻思对策。

今次所遇上的对手，智计实为平生仅见，但这也激起了宁虎臣的雄心，没想到在纵横西域多年后，还能碰上这么个好对手，难怪以郑定西的老谋深算亦要败北，不过我宁虎臣可非郑定西，就和你一斗兵法，看最后鹿

死谁手。

这时赵四海和申成济正各领了一千沙啸军，马蹄上绑满了树枝，在山丘后和树林中来回奔驰，造成有大量伏兵的假象，这是傅破从《三国演义》里学来的计策，还真起了作用。

赵四海和申公济两军各奔驰了两百个来回后，都从另一边绕回傅破的战营。

宁虎臣正要派队侦察，却见原先扬起尘土的两处忽然又风平浪静，大出意料，这样的情况从前从未碰上过，不知敌人打的什么主意，决定再缓一缓派侦察队，静观其变。

傅破早已下令让部队收起一切行装，见赵四海和申成济安然返回，微微一笑道："退！"

诸将失声道："退？"

傅破点了点头道："对，不过不是人退，而是马退，齐宣，交给你一个任务，你带一百人，将战马全部赶回楼兰。"

众人皆目瞪口呆。

一个时辰后，宁虎臣的大军缓缓开进绿洲，却见湖边一片空旷，只留下些昨晚楼兰军扎营生火的痕迹。

宁虎臣望向四周深不可测的密林，传令下去，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随意休息，要随时提防敌人的进攻。

难道敌人在刚取得了一场胜利后就迅速退回楼兰绿洲了吗，还是藏身于眼前这片密林中，伺机对自己发起攻击？以刚才敌人的用兵来看，似乎后者更有可能些，

自己绝对不可松懈大意。

宁虎臣令一千骑兵分成十队，搜索四周的密林，以确定有没有敌人的伏兵。

宁虎臣向来军令如山，治军极是严厉，虽然众兵士经过了一夜的跋涉，又经历了一场败仗，已是非常疲劳，但宁虎臣将令一出，所有人都只能静待侦察队的消息，无一人胆敢在湖边饮水甚至是下马休息。

由于四周的胡杨林范围极大，就算是骑兵粗略得看一下也耗时甚多，一个多小时后，第一支骑兵回来，没有发现楼兰军。接着第二支，第三支，都是一样的毫无发现。

第六支骑兵终于有所收获，向宁虎臣报知在南面的树林中发现了大量的马蹄印，总数估计有近万，一直延伸出绿洲，向楼兰方向去了。

宁虎臣长吁一口气，下令全军安营扎寨，近一昼夜的辛苦，现在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第七、第八、第九支侦察小队也相继回来了，但奇怪的事，还有一支小队迟迟未归。照理不应该去那么久时间的，只要没发现敌踪他们就可以回来了，并不需要把地形侦察得一清二楚的。

又过了片刻，仍然未见那小队的踪影，宁虎臣感到事情有点不对劲，举目望向他们搜索的东面树林，考虑是否要准备派人去看一看，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上百匹战马长嘶着从林中跑出，正是侦察队的坐骑，马上空无一人，只留下点点血迹。

宁虎臣瞳孔收缩，没想到对方竟还留下了一支骑兵

深藏在林中，看来定是要在己方休息时不断地骚扰，用心极是恶毒，如果不把这一支伏兵除去，己方将无法好好地休息，战力定会大大受损。

两万多车师骑兵只休息了一刻多钟，又立刻上马，兵分两路，从东西两面作地毯式的搜索，最后在中央合拢，定要教那支可恶的伏兵无所遁形。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两边的搜索队一无所获，两个多时辰之后，两队会师，敌人就像是忽然消失在空气中了，难道说敌人在杀了己方一百人后，竟逃回楼兰去了吗？宁虎臣虽然觉得这样的举动十分奇怪而且没什么意义，但事实摆在眼前，林中没有敌人的一兵一卒，就连先前死的一百人的尸体都不见了，或许，敌人是想再耗费一下他们的精力吧，就这一点来说，敌人是成功了，除了宁虎臣内功精深毫无倦色外，就连他帐下的将领们都一个个面露疲态，更不用说兵士了，从昨晚到现在，他们的精神就一直处于高度集中的状态，而今精力已是有些透支了。

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既然在这片绿洲上已经没有了敌人的威胁，那么今天晚上就可以放心的休息了，宁虎臣相信他的军队，在经过了一夜的休整后，必然能完全恢复战力，到明天再直捣楼兰，和对方那个令他尝到了一次败绩的将领一决死战，相信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自己。

天色已经转黑了，除了不多的一些值夜的士兵外，其余人都已过早地进入了梦乡，毕竟，他们实在是太疲倦了。

就算是那些值夜的士兵，也倚着大帐闭上了眼睛，因为敌人已经逃回楼兰去了，四周的密林里已经证明，是没有敌人的，值勤只不过是惯例罢了，哪里还需紧张地东张西望呢？还是休息一下，明天，一定还会有一场大战的，说不定会非常惨烈，并不是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大将宁虎臣，但敌人也是很强的，竟然能在三万大军的眼前击杀了四千同胞，连古力多大将也战死了，他可也是一员名将呢。

车师两万六千人的营帐绵延极广，几乎覆盖了湖边所有的空地，傅破望着这庞大的连营，嘴角却露出笑意。

身后的赵四海低声赞叹道：“我打仗也有十几年了，见过的将领成百上千，却罕有见到像傅公子这样用兵如神的，嘿，我们由骑兵变成步兵，恐怕是敌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吧？刚才我在树上看见敌人东张西望的搜索，就是不知道往头上看一看，这下子，他们在明我们在暗，今次形式对我们大是有利。”

傅破暗道，管他宁虎臣在这个时代是如何的厉害，又怎能和他这个来自20世纪的人相比，论对作战计谋的了解，宁虎臣绝对和自己不在一个等级上，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自信，自己才能毫不畏惧地领着手下这支楼兰的精兵，和兵力远胜于己的敌人周旋。

傅破嘴里轻轻念道：“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敌驻我扰，敌退我追。”

这十六个字一出，身后包括洛星如在内的众将皆耸然动容。

洛星如道：“这十六个字，实在是以少胜多的无上法

宝，小破你真是个军事天才。”

傅破搂过洛星如弹力十足的动人娇躯，道：“那是当然了。”

洛星如见傅破当众对自己作出如此亲热的行动，顿时霞生双颊，可恨傅破的臂膀强而有力，挣了挣不脱，只能紧靠在傅破坚实的胸膛上，心中一阵迷醉。

傅破心想，你宁虎臣熟读兵法又怎样，你有《孙子》，我则有《毛选》，若论以少胜多的战术，有谁能比毛泽多更在行？只可惜宁虎臣早生了一千五百年，对20世纪中国这位兵法大家的战术一无所知。

傅破轻笑道：“宁虎臣出发时定是以为有郑定西的内应，可迅速拿下楼兰，所以只带了这么一点粮草，嘿嘿，我就把这点粮草一把火烧了，看他怎么办。”说罢回头望向八千多战士，道：“冲！”

朵思坐在火堆旁，眼皮早已低垂下来，实在是太累了，昨天晚上那场战斗，他是古力多军仅有的几百名幸存者之一，已是精疲力竭，今晚居然还被派到当值，实在是太不公平了。管他的，反正也不会有敌人的，他想，我就睡一会，不会有别人注意的，哼，刚才兜了一圈，尉光群和可尔松他们不也靠在帐边打盹吗？连我走过也没有发现，要是真有敌人的话，他们可就完了，唉，还好没有、还好没有……好像有什么声音，可能也是别的当值到我这里来转圈吧，管他的，我睡我的，只要宁将军不来就好，就算他来了，也会体谅我的吧，咦，声响好像很大啊，越来越近了，是风声吧，绝不会是敌人的，我撑不住了，就要睡着了，啊，好像很亮啊，营火绝没

有这么亮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朵思终于把眼睛张开，这、这是怎么回事，眼前为什么一片火光，啊，那是粮草，还有营帐也着了，难道……唉哟，我的脖子，凉凉的，像一阵风吹过，是敌人吗，怎么会啊，下午，我们不是……

朵思的大脑就只能运转到这里，就永远的失去了作用，咽喉上的血早已染红了战衣，他倒在地上，双目圆睁，楼兰的战士从他身边或头上跨过，把一座座大帐点燃。

当然，傅破不会让自己的军队把最靠近密林的兵营也点着，那可能会波及树林的，树林要是烧了，他们可就无藏身之地了，十名战士钻进大帐，待出来时，刀已染红，却绝不会有一人损伤，那些疲惫地失去了警惕性的车师精兵们，就像待宰的羔羊般失去了生命。

傅破仍是手持长柄战刀，冲在最前面，率军直杀进宁虎臣的连营一里有余，等到看到前面终于有慌慌忙忙前来迎战的车师士兵，才长啸一声，下令退兵。眨眼间，八千多战士退进深不可测的密林之中。

车师军的整个左翼连营一片火光，在楼兰军闪电般的偷袭下，粮草被烧去了九成五，两刻钟不到的时间内，睡梦中被杀死或烧死的车师士兵不下六千人之多，加上因烧伤而失去战力的，将近八千。

而楼兰方面只有百余人的伤亡，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被大火灼伤的。

宁虎臣站在被烧成灰烬的粮仓前，双拳紧握。

身旁的参将由无涯问正在清点剩余粮食的小队长：

“还有几天的口粮？”

那小队长脸被烟薰得黑一道白一道，大汗淋漓地道：“恐怕到了后天，我们就要断粮了。”

由无涯心中一凉，看来此番攻打楼兰，只能以惨败告终了，他望向宁虎臣道：“将军，我军……”

宁虎臣脸色铁青，厉声道：“别说了，就算此次不能再攻打楼兰绿洲，我也要把眼前的这个对手击败才回交河，对方的军力不会超过一万，我军现在仍有一倍于对方的兵力，明天再次搜林，每一棵树上都给我用长枪戳过，看他们再躲到何处去，他们的战马已失，是不可能在大胜后徒步回撤到楼兰去的。”

由无涯心中暗叹，己方在军力三倍于对方时，仍连败两仗，死伤一万有余，对方却几乎毫发无损，对方的用兵，实在是高超之极，就算现在己方军力仍倍于对方，却已是极端疲惫之师，就算打对攻战，胜负仍是半半，但看看宁虎臣的脸色，不敢再多说话，只能期盼宁虎臣能一如从前的以他高超的用兵之术把己方带向胜利，但是，这一次的对手这么强，真的能赢吗？

这是由无涯平生第一次对宁虎臣的指挥才能产生了怀疑。

第十四章　车师名将

傅破张开四肢躺在土地上，透过顶上的胡杨树叶望着夜空中的星星，洛星如靠在一棵树上，望着傅破，轻轻道：“我的大天才，你说明天，宁虎臣会采取什么举动呢？”

傅破脑中再次掠过毛泽东指挥的诸次战役，答非所问地道：“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洛星如再次被傅破脱口而出的精妙战术思想震惊，忍不住俯下身去献上香吻，道：“你究竟还有多少这样精彩的词句，再说几句给我听。”

傅破笑而不答，心里却在想着另一件事，若是宁虎臣明天再

吃一次败仗，最终不顾一切地采取最极端的方式，拼着以后车师永远都不能再进攻楼兰的代价，也要击败自己的军队，该如何应付呢？

且明天宁虎臣说不定会把大军集中到一起搜林，如果他不中自己的分兵之计，作堡垒状推进，保持兵力上优势的话，那歼灭战的计划就可能无法实施了。

这几天来傅破在脑海中把古往今来以少胜多的战例不知想了多少遍，综合起来，无外乎四个字——出奇制胜，而他打的两个胜仗，也正是因为出奇制胜，但现在敌人已对己方了解的很清楚了，再无奇可出，如果真要打硬仗的话，最有可能的结局是两败俱伤。

出奇制胜、出奇制胜。傅破反复想着这四个字，忽然眼中一亮，自言自语道："看来明天的作战计划要变一变了。"

洛星如没听清，问道："什么？"

傅破道："从这里走回楼兰，要多少时间？"

洛星如失声道："走回去？最快也得五六个时辰，干吗要走回去，不能骑马么？"

傅破道："我们现在有马吗？"

洛星如道："再打几个胜仗把宁虎臣的马抢他几千匹回来，我们不就能骑着马轻轻松松回去了吗？"

傅破知她误会，摇摇头道："现在却是一匹也没有啊。"刚说完这句话，耳中竟传来几声马嘶，喜道："这是什么？"

洛星如道："大概是刚才放火烧宁虎臣连营时逃进林子的几匹马吧，我去让人把这些马赶回去，不然我们的

位置就暴露了。”

傅破忙摆手道：“别别，给我留下几匹，得找个人赶紧赶回楼兰，把齐宣再叫来。”

第二天清晨，宁虎臣并未如前晚自己所言的大举搜索密林，而是下令除了一支他亲自带领的五千人队外，其余将士一率休息半天，在失败的愤怒过去后，这位久经沙场的名将也清楚地明白，若自己率领一支疲惫不堪的大军进入密林，面对这样的对手，胜败是很难料的。

傅破得知宁虎臣的安排，不由大喜，暗笑宁虎臣真是非常的合作，竟给自己时间去把一切布置停当。

自然傅破也是不会坐视车师军恢复战斗力的，从密林里会不时的传出呐喊声，营帐上也会吃上几枚冷箭，有的甚至还是火箭，营帐里的士兵们提心吊胆，哪里还能好好地休息。等到宁虎臣带着五千骑兵赶到时，刚才作怪的楼兰兵士们又不知溜到何处去了，而在连营的另一头，又开始吵闹起来，又有冷箭射出，宁虎臣只能再赶到那里去，最后迫得只能将五千人分成几队，来回巡视，却仍然无法完全平息敌人的骚扰，因为在身负守护大军休息的重任下，宁虎臣是断断不敢贸然冲进未知的密林中去的。

到了中午时分，傅破派出的骚扰部队终于偃旗息鼓，退回到密林深处和大队汇合，傅破下令就地休息，因为下午有一场决定性的大仗等着他们。

对傅破来说，要休要战，均由自己一言而决，绝不会有别人来偷袭或干扰。

然而楼兰将士们接连大胜之后，精神倍增，哪里还

有丝毫睡意，都坐在地上兴致勃勃地议论，和车师军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

傅破漫步在兵士中间，听他们相互交谈，只觉部下们人人斗志高昂，虽则敌人仍是一倍于己，但大家都对胜利充满了信心。

耳边传来一个士兵的声音：“我从来都没有看见过像傅帅这样好的武功，你看一柄普普通通的大刀到了他手上，简直就像是雷公电母的神器一般，就连那个古力多，傅帅也只用了一刀，不知那个宁虎臣能挡几刀，唉，如果我要有那样的武功，该有多好！”

另一人道：“傅帅是上天派给我们的圣人，当然武功盖世，莫说傅帅，就算普通人要练到像圣女这样的武功，都不知要多少年呢！”

先前一人叹道：“要是将来有一天，谁能发明一个厉害的兵器，挥一挥敌人就死了，那就不用这么辛苦地练武了。”

傅破用生硬的楼兰话接口道：“如果能发明什么东西，让你能跑得比马还快，飞得比鸟还高，把冬天的寒气藏到夏天，把夏天的热气藏到冬天……”

那人喜道：“是啊是啊，要是那样，就没有人练武了。”转过头来，见到是傅破，立时张口结舌，忙站起身来行礼。

傅破示意他们都坐下，道：“是啊，到那时就没有练武的了，或许都不相信还能练出‘武’来了，不过也只有到了那时你才知道，还是有武功好，毕竟那是自己的力量。”

那几名士兵听得唯唯诺诺，傅破看他们的表情，不由得失笑，他们分明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东西，其实也难怪，现在的人又怎能想象千多年后人们的生活和心情呢？

这时有人来报，齐宣已到了。

下午车师大军休整完毕，经过了几个时辰休整的士兵们并没有明显的体力好转，而上午负责防卫的五千人，已经被傅破的骚扰战术累垮了。

宁虎臣回头望着整装待发的疲惫之师，想起前天出发时的风光与雄心，不由心中长叹，对身边两大副将中硕果仅存的由无涯道：“此番我车师倾全国之力来攻楼兰，本以为有郑定西之助，定可不费吹灰之力，现在却已失了四成精兵，我国要再恢复元气，不知要多少年，待会若是发现敌军，打起来就算胜了，也定是惨胜，”说到这里宁虎臣顿了顿，转头望向车师方向，淡淡道：“此战之后，无论是胜是败，我都无颜再见国主，无涯你休要阻我。”

由无涯大惊道：“大帅你断断不可如此，留得青山在……”

宁虎臣听也不听，驱马前行，大喝道：“出发！”

一万八千大军集在一处，果如傅破先前所担心的没有各自分散，不给傅破有各个击破的机会，大军每过一棵树，必会有五六支长枪或长戟捅上去，若是树上藏有人，定死无疑。

然而傅破军却不知躲到何处去了，不见一个人影。

车师大军已接近密林的中央了，一半的密林已搜过，

一无所获。

忽然有士兵大叫："火，起火了！"

宁虎臣朝发声处望去，果见左方的密林中一片火光，几乎与此同时，前方后方和右方也燃起了大火，顿时把车师军的一万八千人困在了火场之中。

沙漠中气候干燥无比，白天的温度又高，加之傅破在整个绿洲的密林中几十处同时放火，火势以惊人的速度漫延开来，使车师军陷入绝境。

宁虎臣双目圆睁，悲愤道："他、他居然放火！"看到一棵棵参天胡杨被大火吞蚀，宁虎臣虎目中隐有泪光，喃喃道："你不是已占尽优势了吗，为什么、为什么还要放火？"

宁虎臣看着惊慌无措的部下，缓缓摘下头上顶盔，递给由无涯道："冲吧，冲出去多少是多少，只要能冲出去，对方的步兵绝拦不住我们。"说罢猛力一掌拍向马股，朝火里直冲进去。

由无涯呆了半晌，眼中掉下泪来，没想到这车师有史以来的第一名将，最后也落得败亡的结局。

大火已烧到最外圈的骑兵，不能再等了，由无涯一声大喝："冲！"万余人一齐拼死向绿洲外冲去。

傅破率军在沙漠上望着远处燃着熊熊大火的绿洲，这一烧，不出数年这绿洲上的水源就会干涸，车师与楼兰之间，将再无可供歇脚的绿洲，换而言之，车师从此失去了进攻楼兰的机会。

这样的大火，恐怕能逃生的车师骑兵没有多少。

这时大火的最外圈火光一阵涌动，一骑飞马而出，

身上和马上多处着火，正是宁虎臣。

宁虎臣双掌在身上按了几下，掌风到处，火焰立消，抬眼望向楼兰军队，心下顿时一凉。

自傅破而下，竟是清一色的骑兵，哪里有一个步兵？齐宣早已从楼兰绿洲带回了八千多匹战马，使傅破再次出奇制胜。

这样的话，就算由无涯等能冲出火场，也难逃蓄势以待的楼兰骑兵的追击。

难道自己的三万大军，竟要落得个全军覆没吗？宁虎臣心中涌起悲凉之意，向正策马向自己冲来的一队楼兰骑兵大喝道："我乃宁虎臣，你们的主帅何在，可敢与我决一死战？"

傅破心中一惊，忙策马向前，将那一小队招回，就算宁虎臣冲出火场费了很多力气，这一支小队去对付他，也只是送死而已。

傅破策马到宁虎臣面前，洛星如和诸将紧跟在他身后。

傅破望着宁虎臣那张红黑相间、虬髯只剩一半的脸，不禁微笑道："我叫傅破。"

宁虎臣仔细打量着这个打败自己的年轻人，心中暗自叹息，口中却道："你可敢与我一战？"

洛星如不屑道："此战我们已经大胜，小破干什么还冒险和你打，一代名将，竟提出这样的过分要求，实在是可笑。"

宁虎臣望向洛星如，顿时一怔，没想到这个发话的女子竟是这样的美丽，骑在白马上浑然不似是这尘世间

之人，皱眉道："你就是楼兰圣女吗？"

洛星如道："正是，而和你对仗之人，就是我楼兰的圣人。"

宁虎臣大讶，再次打量傅破，没想到楼兰传说中的圣人竟真的出现，并且率军将自己击败，传说中圣人将拯救楼兰于危难之中，这个预言居然真的实现了，莫非这是天意？

傅破笑了笑，道："我为何要和你决战？"

宁虎臣怒道："你不敢吗？"

傅破道："就算是不敢好了，又怎样？我知你武功很强，但我派一千人攻你一个，你武功再好也没用，或者，我们这里几个人围攻你，你的结果也是一样，我现已大胜，不会蠢到去逞匹夫之勇。"

宁虎臣气得说不出话来，傅破却道："但我有一事不明，想请教于你。"

宁虎臣怒视傅破，并不答话。

傅破道："如果我是你，在昨晚被烧了粮草之后，便会立刻放火把这片密林烧了，那时我全军都藏于林中，战马又未到，就算逃出火海，又怎能敌你的骑兵，我一直在担心此事，苦无对策，你没有理由想不到此计的，却不知你为何弃此破敌良方不用，却冒险进入林中，致反被我们以火攻击败？"

宁虎臣沉声道："沙漠中的绿洲乃上天赐给凡世的恩物，是比自己的性命更重要的东西，怎能妄动损毁之心？"

傅破没想到宁虎臣居然是为了这么一个近乎迂腐的

原因放弃取胜的机会，不禁摇头道："用兵之术讲求诡变，要求胜自需不择手段，怎能牵牵扯扯，心里有诸多阻碍，你若是先一步放火，现在的情况就会反转过来了。"

这时已有一些幸运的车师骑兵冲出火海，但却遭到楼兰军的迎头痛击，根本没有一丝还手之力，不堪一击。

宁虎臣眼中神光暴涨，盯着傅破道："我此番孤身来找你决战，乃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放火烧林，却是有所不为，这是天道，亦是人道。"

宁虎臣抬首望向莽莽苍天，厉声道："今日你们烧此林，他日天必遭天谴！"

傅破心神震荡，以前他征战商场，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自会以各种手段去击垮敌手，"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句话，在属于他的时代里，从未有人提起过，而今在千多年前的大漠中，在一片熊熊燃烧的森林前，却有一人在拱手让出胜利后，孤身直面他的大军，昂然怀必死之心向他挑战。

何谓天道，何谓人道？

他日必遭天谴！在来楼兰前不到一年，华夏大地遭遇千年罕见之洪水，一时间哀鸿遍野，灾情深重，难道这就是天谴？不久之后这里附近的大泽罗布泊就将永远地消失无踪，难道这也是天谴？

傅破长吸一口气，缓缓道："好，你若要与我一战，就来吧。"

宁虎臣眼中露出兴奋之色，长啸一声，自马上一跃而起，横掠过三丈余的空间，一掌劈向傅破，发出尖锐

刺耳的破风声，带起有若千军万马在战场上厮杀的惨烈之气。

洛星如大惊失色，皆因看出宁虎臣这一掌充满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死意。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宁虎臣这一掌效仿荆轲的舍身投敌，不为自己或对手留任何的退路后着，将胜败生死决于此一击。

傅破本对宁虎臣有惺惺相惜之意，一见这掌就知道自己已无法留手，否则就是落败身亡的下场。

眨眼间宁虎臣已到眼前，破风声忽然全消，这掌的速度已达到极限，所有的力量都凝聚其上。

傅破在最后一刻腾身而起，使宁虎臣此掌所取的对象变成傅破的胸膛，然后出拳。缓缓的，凝重如山，与宁虎臣的速度形成强烈反差，令人感到窒息般的不舒服。

然而这看似极缓的一拳，却竟然后发先至，先于宁虎臣一线，击在他的胸膛上，宁虎臣的胸膛立时陷了下去。

宁虎臣向后两个空翻，稳稳站在地上，大笑道："好痛快，好痛快！这是我平生最得意的一击，竟也被你破了，好……"声音忽哑，终于仰天倒下。

傅破喷出一大口鲜血，脸色转白，胸前衣服片片碎裂，露出胸口的一道白痕。宁虎臣这一掌虽没有劈实，凌厉的掌力却已将傅破击伤。

此战楼兰军取得完胜，就算有车师骑兵逃离火海，又杀出楼兰军在火海外的包围圈，也过不了傅破在残月峡设下的伏兵，由无涯亦在残月峡一战中被赵四海击杀，

车师的三万大军，无一人能回到交河。

车师经此一败，国内精兵名将尽丧，元气大伤，历久未复，至后魏太平真君十一年，为河西王安周所破，车师王车伊洛收遗民奔焉耆，车师国亡，此皆梦幻绿洲之败所累也。

第十五章 强敌骤现

梦幻绿洲的大火仍在熊熊燃烧，但楼兰大军已在回程途中了，此番梦幻绿洲之战，楼兰方只付出了不到六百人的代价，就令三万车师精锐饮恨干山脚下，着实可称前无古人的军事奇迹，傅破的如神用兵，更是让诸将赞叹不已。

然而傅破却没有大胜而归的好心情，脸色阴翳。

自懂事以来，从没有人能像宁虎臣般令傅破的心灵受到如此大的震动，以往对手就是有再凌厉的辩舌、再恶毒的语言，也不能使傅破执着求胜的信念有丝毫的动摇，而宁虎臣短短几句话，

却使傅破对这个战败的对手肃然而生敬意，从而心生悔意。

然而最使傅破不能释怀的是，自己竟然将这个可敬的对手亲手击杀。

洛星如知道傅破的心意，安慰道："当时如果你不全力出手的话，就会命丧在宁虎臣的手下，他既然选择了那样的招式，就不再存下生念，两个人中，是必然会死去一个的，所以责任并不在你，不用太介怀了。"

傅破苦笑，不置一词，虽然知道洛星如说的是事实，可宁虎臣那种慷慨赴死的气概却已永远刻在心里挥之不去了。若不是在战场上和宁虎臣相遇的话，自己定会和他成为极好的朋友。

其实不仅仅是宁虎臣，那三万车师兵将又有何辜，竟要落得个惨死他乡的命运，只是为了保卫楼兰一族，便需付出三万条生命的代价吗？然而，自己又有什么别的选择呢？这些天来，已有上百的车师兵将死在傅破的刀下，而这些人，为的也是自己国家的强盛，很多人在死前一刻，仍是表现得英勇无比。如果是在20世纪，这百条人命以可让自己被枪毙无数次，而此刻，自己却成了拯救楼兰的大英雄。

直到此时，傅破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一将功成万骨枯"。

唉，回想起来，就是死在自己手上的郑定西，也只是一个为了自己的目标而不懈奋斗努力的人，如果他成功了，也可以名垂青史的，现在却因为他傅破的出现而使其多年的梦想在即将实现时毁于一旦，最终被历史所

遗忘。

难道自己被送回到这个时代，就是为了充当楼兰传说中的救世圣人，成为楼兰一族的保护神吗？那么，他究竟能否改变历史，使楼兰一族再一次强盛起来呢？如果没有他傅破，楼兰肯定会在郑定西和宁虎臣的里应外合之下失陷，这是否就是历史上楼兰灭亡的原因呢？如果是的话，那自己现在就已经改变了历史。

大军回到楼兰之时，龙车早已接到飞马报传喜讯，楼兰人民涌到王城外欢迎大军胜利归来，龙车更是亲自在城外迎接众将士，为傅破等接风。

当晚龙车在天河边大摆庆功酒宴，宰了三千头牛、三千头羊，犒劳众将士，大草原上篝火处处，映红了夜空。

楼兰乃尚武的民族，最是敬仰勇士，此次风涌、云腾、沙啸三军将士大破兵力远胜于己的车师大军，并打破了宁虎臣不败的神话，怀春的楼兰少女们早就为此激动不已，此刻纷纷热情似火地拉起中意的小伙在篝火旁跳起舞来，这种独特的楼兰双人舞几乎是贴面的，女子的身体扭转出各种姿态，配合着水蛇般柔软的双臂和轻盈移动的赤足，显示出柔韧的极限，男子的动作则刚猛有力，显出阳刚之气，这种有着强烈反差的贴身近舞，看着已觉有无比的诱惑力，更不用说舞者的感觉了。

傅破兴致勃勃地看着这种动作奔放野性十足的舞蹈，觉得虽于现代的各种舞大不相同，却别具魅力，忽然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向四周扫了一眼，骇然发现不知有多少双妙目正毫不掩视地盯着自己，若不是身边有美若天

仙又地位崇高的洛星如坐镇，恐怕自己早已被这些少女撕成碎片。

洛星如见那些少女向傅破频送秋波，凑到傅破耳边道："你的魅力可真不小，你看有多少痴情少女为你着迷啊。"

傅破笑道："不过好像呆呆看着你的小伙更多啊。"

洛星如一怔，放眼望去，果然看着她的年轻男子也绝不比那些少女少，不由嫣然一笑，踢掉脚上的小蛮靴，露出白玉般纤秀的双足，站起身来走到篝火旁，其他舞者都自动让开，洛星如盈盈起舞，其仙姿美态，看得所有人目瞪口呆。

洛星如踮起脚尖，转了十几个圈，双手幻出无数的美妙造型，直令傅破心醉神迷，若是洛星如把这舞蹈化进武功招式里，保证在男性高手里所向无敌。

洛星如转到傅破跟前，弯下腰伸出玉手，直令周遭的女子嫉妒，男子羡慕。

傅破本就是舞道高手，看了这么一会儿以对这种舞有所了解，在洛星如的指导下很快熟练起来，并掺入了些现代舞中的姿式和步法，与洛星如配合得天衣无缝，令观者叹服，渐渐周围一对对舞者越来越多，形成一个以傅破和洛星如为中心的圆圈，纵情狂欢。

尽兴之后，傅破把洛星如拉出人群，掠到一个无人的小山丘上，刚才一场热舞傅破被洛星如撩拨得欲念大炽，此刻一双手早探进洛星如的衣襟中放肆地游动起来。

洛星如脸红耳赤地按住傅破在胸前游移的大手，喘息道："不可以在这里，会有人来的。"

傅破轻咬洛星如珍珠般的耳垂道："不会的，大伙儿都围在前面跳舞，就算有人，只要走近百丈之内，我的神耳就会发现的，嘿嘿，谁叫你刚才跳舞时贴的我那么紧，现在报应来了。"

洛星如全身发软，也无暇去思考傅破的大话里有多少水分，此时酥胸半露，没有半点反抗的力气，只得任由傅破去作恶了。

就在这时，马蹄声贴地传来，傅破心中一动，马蹄声如此急促，显然是在拼了命的飞驰，这么晚了，会有什么事呢，当下停下对洛星如的侵犯，探头张望，月色下只见一骑沿天河向王城急驰而来。

洛星如也已整理好衣服坐起来，忽然道："马上那人好像有些不对劲呢。"

那马已然驰近，只见马上的骑士摇摇晃晃，仿佛随时会从奔马上摔下来。

傅破掠下山丘，向那匹马迎去，那马见傅破突然出现，受惊之下一声长嘶，前蹄扬起。马上的骑士连缰绳都拉不住，从马上直摔下来，幸得傅破一把接住。

那骑士浑身染血，全凭一股报信的意念才硬撑到现在，见到傅破，口中道："你、你是……"忽然看见傅破身后的圣女，心下顿时一松道："圣女，鄯善、鄯善城已经失陷了。"傅破和洛星如大惊失色。

天河边的篝火燃得正旺，狂欢仍在继续，然而龙车和所有的高级将领及谋臣都已悄悄离开，回到王城。王宫的议事大殿灯火通明，气氛空前的紧张。

报信的骑士已在洛星如的救治下稍稍恢复，这个名

叫冉威的骑士，乃是鄯善赫赫有名的精英近卫团的副统领，这支八百人的精英近卫团，任何一个团员都是以一当百的勇士，能够入选精英团，是鄯善青年中最高的荣誉，然而这支名震西域的铁军，却已在突围过程中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冉威一人逃出生天，赶到楼兰报信求援。

十天之前，原来势力范围一直在鄯善国东南方的吐谷浑，竟以八万铁骑长途西进绕道昆仑山，奇兵突击且志，且志守军猝不及防加之军力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只守了一天一夜便失陷，无一人能逃出报讯，两天前，吐谷浑军分兵两路，以三万西攻精绝，五万大军东攻鄯善王城，而鄯善倾全部军力也不足一万五千人，绿洲上几座城城墙均远不及楼兰王城，精兵团突围之时，几座附城均已陷落，败局已成，鄯善王休罗严下令精兵团突围，并非是要龙车前来救援，只因那已来不及了，相反却希望龙车能先行撤离，日后再图复起，免得在吐谷浑大军来攻后全军覆没，楼兰一族永远沦为他族的奴隶。

龙车从王座上站起身来，走到大殿门口，望着远处城墙后隐隐的红色，那是他的人民正在为胜利而舞，在他们的心目中，今后楼兰族将一帆风顺，日渐强大。

怎么办，真要放弃这数百年的基业，重新过上游牧天下的生活吗？

龙车转回身来，目光直视向此刻已在楼兰全族中享有至高无上声望的傅破，语气低沉地道：“圣人，这一次我们该如何应对？”

傅破心中暗叹，看来这一次又有血战了，虽然自己已对这种冷兵器的残酷战争感到厌倦，但局势迫人，既

然回到了楼兰的时代，显然是上天要自己担负起拯救楼兰族的重任，能否最后改变历史，全系在自己一人身上。

听到龙车的问话，傅破压下心中的感慨，微微一笑道："请问大王，我楼兰绿洲共有多少军力？"

龙车道："约一万二千骑兵，步兵不到两千人。"

傅破道："那么加上可充战力的适龄男子，共有多少人。"

龙车道："若以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男子，还可再加两万人。"

傅破道："那就是说，我方除年轻力壮的妇女不算，共有三万四千可战之士，我再问大王一个问题，大王可知这次我是以多少军力击破宁虎臣三万大军的？"

龙车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答道："圣人仅以九千人，就令宁虎臣三万大军无一能归车师，而且伤亡不过数百，这件事，恐怕现在楼兰一族以无人不知了。"

傅破笑道："正是，我军到梦幻绿洲仅半天，宁虎臣军就突至，令我军措手不及，此种情况之下，我军尚能大胜，而今我军有三万四千之众，又坐拥坚城，退一步说，就算弃城而战，此处的地形我军也极为熟悉，而敌军也就五万人，就算再加上攻精绝的三万，共八万之师，敌我力量的对比也较梦幻绿洲一战时为优，况且我们还有无数妇女老人为后援，又何惧吐谷浑哉！"

傅破这一番话，故意令众人把吐谷浑和车师去作对比，顿时扭转了人心，大殿里紧张的气氛一扫而空，众人都觉得傅破言之有理，又想起了傅破乃是上天派给楼兰的圣人，兼之刚刚击败了宁虎臣，创造了几乎不可能

实现的军事胜利，一下子清除了对吐谷浑大军的恐惧情绪。

、 傅破又道："想当年汉光武帝以三千精骑大破王莽四十万大军，刘孙联军以三万人破曹操八十万大军，谢玄以八万水陆军破符坚九十万大军，岳飞以……"说到这里忽然惊觉不对，忙咳嗽了一声，含混过去，好在众人都对傅破无比崇敬，纵然不知道傅破在说什么也只会怪自己学识浅薄，哪会对向圣人质疑。

傅破接着道："这些著名的战役，胜方从兵力对比来看，皆比现在的我们还要不利得多，不是一样取得胜利？可见兵力的多少并非能够决定一切，还要看天时、地利、人和，而这三点我们全都具备，再加上有上天的看护，此战我们必胜。"

众人情绪高涨，在傅破的鼓舞下，早已把事实上己方在综合实力仍是处于绝对下风的这回事忘得一干二净，人人都觉得胜利在向自己招手。不过这种信心也是必须的，否则打都不用打了。

傅破看见众人的表情，知道自己的一席话已取得效果，不过在内心里，傅破自己也知道那番话只是提高士气用的，要想真的取胜，还是非常艰难的，看来自己要下一番工夫回忆一下，从古到今有多少和现在相仿的战役，有什么谋略可供采纳。

洛星如忽道："大王，我们在下午刚班师回来时，您不是派人把胜利的消息报知给鄯善的吗？"

龙车省起，道："是啊。"

洛星如道："那这封报喜之信多半已为吐谷浑方截

得，若我是吐谷浑的领军大将，定然会对楼兰的实力重新评估，绝不会贸然就来攻打楼兰，至少也要休养好，甚至和精绝的三万大军会合后才来攻，那么，我们就有多一些时间训练新兵和布置御敌措施了。”

傅破点头道：“对，如果能有二十天到一个月的备战，那取胜的把握就大大增强了。”

龙车露出笑容道：“既是如此，就让我们击败吐谷浑，在西域重振我楼兰的威名，你们有没有信心？”

众将轰然道：“有！”

从第二天开始，楼兰全族上下总动员，进行战前的准备。

楼兰绿洲上的诸城都筑有地道互为联通，这地道当年建造时历时两代的时间，人力物力不知费了多少，造好之后却未曾用过一次，以致于当时下令建造地道的楼兰王被骂为楼兰王族史上最为不称职的王，只因自己不加思考的一个命令就劳民伤财无数去造一个没用的设施。

这地道多年没有使用，很多地方有塌方的现象，需要花一定工夫去修一修，但只是修从秦风城到楼兰城的地道，傅破早定好了弃守燕凉、卞玉、秦风三城的战略，因为这三座城的城防实在太弱，要强守的话只是图然让守城战士送死，所以当吐谷浑大军临近时，所有人都集中到王城，如果对方的领军大军脑子没有问题的话，定会选择秦风城作为大军驻扎的营地，如此到了夜晚，就会有楼兰勇士从地道中钻出，将这一座土木结构的秦风城付之一炬，如此城驻有五万人的话，那能逃出四万人就是他们的运气了。

另外，傅破还下令开挖从楼兰王城到城外密林的地道，这项工程颇为艰巨，傅破命令头尾两边同时动工，两个时辰换一批人挖掘，昼夜不停，如能在敌人到来前完成，到时就会有一支军队在敌人后方出没，而任凭敌人怎样搜寻，都无法发现其踪影。

然而令傅破对此次的胜利确立必胜信心的，是一个意外的发现，就是石油。在楼兰王宫中点灯所用的，竟全都是石油，询问之下，才知是不远处沙漠中一个黑沼中所产，把这些石油放在特制的木桶中密封起来，再在桶上置一导火线，点着后用投石器掷出，顿时成为远超过现今一切武器的可怕东西。如果把木桶换成薄铁皮所制的铁球，球内除石油外更放上很多碎铁片，则爆炸后的杀伤力比原先更增数倍。

这种武器的关键在于导火线，经过一整天的研究后，楼兰的工匠终于成功的制出一种皮棉混制浸过牛油的线，燃着后火头漫延极缓，且不易熄灭。当第一个木制的原始手雷被傅破燃着扔进胡杨林后，所产生的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令傅破自己也吓了一跳，更不用说其他人了，洛星如脸色发白地退了好几步，龙车、齐宣、英超等则全都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四棵合抱的千年胡杨轰然倒下，离爆炸中心二十几米远的一棵海碗粗细的小胡杨也被摧折。

龙车从地上站起来，犹自惊魂未定道：“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东西竟如此可怕！”

洛星如道：“刚才就像雷神震怒一样，我们就把这东西叫做‘雷神怒’吧。”

第二次傅破实验铁制的“雷神怒”，威力更是强大无比，铁片飞嵌进六七十米开外的胡杨树干内。要是被这种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武器炸个正着，武功再好也没用。

傅破看着爆炸后的残迹叹道：“如果有一千精兵装备足够量的‘雷神怒’，就是十万敌军也会被击溃的。”

龙车连连点头，表示完全同意。

第十六章 天意

六月十八日，备战后的第十天，下午。

从鄯善传来新的消息。

这个消息并非来自楼兰方派出去的侦察兵，事实上也没有侦察兵，傅破下令封锁楼兰绿洲全境，在这个非常时期任何人不得离开，如果给敌方知道了他们的御敌方案，如地道、“雷神怒”等，后果不言而喻。

傅破不派侦察队侦察敌情，因为没什么好侦察的，敌方兵力已经大大占优，没必要玩什么花样，也玩不出什么花样，相反倒是万一侦察队被敌人抓住，耐不住严刑审问说出傅破的布置，就

大大的糟糕。

然而新的消息还是令认为没必要探知敌情的傅破大吃了一惊，因为这个消息对整个预定战略可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带来这个消息的是鄯善精英护卫团中神力第一的崔震天，那晚突围血战时他被吐谷浑军抓住，囚在军营之中，在这十天之中，吐谷浑发生了一件大事，令得全军上下人心惶惶，所有人都在谈论此事，所以连被囚的崔震天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游牧民族中常常发生的变故，通常在这个民族中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可能会转向强盛，更可能会转向衰弱，那就是篡权。

吐谷浑大军在攻下且志后，兵分两路，攻打精绝的大将在不费吹灰之力拿下精绝后，突然反叛，并由内应将刚拿下鄯善的吐谷浑大汗杀死，自立为吐谷浑之主，鄯善的五万大军顿时群龙无首，一片大乱，崔震天就是乘着守士兵疏忽，冒险逃出的。

按照强者为王的惯例，只要反将能击败驻在鄯善的五万大军，那回到吐谷浑后就更无人能与其抗衡，迟早会得到族中长老的承认，成为吐谷浑新的可汗。

傅破和龙车等商议后，决定静观其变，在这种情况下，楼兰忽然变成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如果叛军能得到楼兰方的支持，则取胜的机会大大增加，反之，若楼兰倒向另一边，叛军取胜的机会就近乎渺茫了。不出所料的话，两边都会派人来争取楼兰，以壮大己方实力。

二十一日，从鄯善来的使者首先到达，出乎意料的

是，在这种情况下这名使者的态度居然仍十分倨傲，致龙车的信中只说军中有些变故，决定不再进攻楼兰，只要楼兰方不插手干预吐谷浑自己的家事，便可与楼兰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末了并未署名，也不知是谁在暂摄兵权。

最令众人气愤的是，信中竟对鄯善、且志、精绝等失陷的领土只字不提，一点都没有归还的意思。

傅破怒道："从没听见求人是这样求法的，当我不知你们大汗已经死了吗?"

那使者身材瘦长，面目可憎，对傅破的话置若罔闻，高抬着头等着龙车的回答。他并不知道傅破的崇高地位，以这样的态度对待傅破，在场的人包括龙车在内无不大怒。

龙车叱道："就算是你八万大军来攻我楼兰，又有何惧哉? 这样的趾高气扬，哼，我就斩了你，杀一杀你们的威风!"

那使者没料到龙车的态度如此强硬，顿时脸上变色。

下面垂立旁听的崔震天忙道："大王，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个……"

龙车看了傅破一眼，见他没有什么表示，压下心中怒气，道："那就先把这个人押下去，容后处置。"

二十四日，备战后的第十六天，来自精绝的吐谷浑叛军使者到了。这个使者和先前那厮可是有天壤之别，不但举止得体，态度谦卑，就连相貌都觉得可亲可善。呈给龙车的信中首先就大骂了一通吐谷浑原先的古古鲁可汗，把进攻楼兰的罪过全都推到这个死人头上，然后

说自己现在已经杀了古古鲁可汗，准备自立为大汗，希望龙车王能助一臂之力，帮他一举击败鄯善的五万吐谷浑大军，让他可以安然回到吐谷浑，以后吐谷浑和鄯善和睦相处，守望相助。

傅破和龙车都听得面露微笑，觉得这个名叫达乞志的吐谷浑叛将非常知礼，而且所提出的联军方案十分优厚，说好两方面十天后共同发兵鄯善，由他们攻城，而楼兰军只需远观，待他们破城取胜后追击逃兵就可以了。

龙车环视众人，见大家都没有反对，大笑着站起身来道："好，十日后我将发一万精骑，在鄯善与你们会师。"

那使者欣然致谢，回精绝复命去了。

傅破笑道："这次的条件可真是优厚，十天后我们只需在一边看着，如果达乞志失败，我们还可以退回楼兰按原计划防守，如果达乞志能胜，也必然胜得十分艰苦，不可能再有余力来攻我楼兰，这笔交易我们怎么算都不会吃亏的。"

洛星如忽然"扑哧"一笑，道："那个死了的可汗名字可真奇怪，叫什么古古鲁，倒像是肚子空空时发出的声响。"

负责翻译的文书苦笑着把那封文书递给洛星如看，道："这封信其他都是用我们的文字写成，但几个人名却都是吐谷浑的文字，那是因为这几个字无法翻译过来，所以我只能就着吐谷浑的发音读出来，就便成'古古鲁'了，另一个倒还好，叫'达乞志'还蛮像样子的。"

傅破凑过去看洛星如手上的那封文书，只见满纸的

佉罗文，一个都不认识，洛星如知他不识，用手指向一处道："这就是'古古鲁'了。"说着又忍不住笑起来。

傅破顺着洛星如手指处，果见两个与其他佉罗文明显不同的符号，其中一个符号分外的眼熟，好像曾经见过，不由指着问洛星如道："这个代表什么？"

洛星如道："我又不识，怎知道？"招手把那个文书叫过来。

那个文书看了看道："这个读'古鲁'，是吐谷浑一个姓。"

傅破使劲地回忆，就是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喃喃道："姓？"

洛星如笑道："现在这个古古鲁死了，要换那么多面帅旗，可也蛮麻烦的，总不能打着死人的旗打仗吧？"

傅破一震，终于想起，那是已经淡忘了的记忆，和现在相距在千年之久了。

在他被神秘力量卷回到一千五百年前的楼兰的前一天晚上，当他面对那卷羊皮时，他曾经看到过一幅幻象。

无数的骑兵驰向楼兰，一面帅旗迎风招展，上面正是这个字。

他通过羊皮所看到的三幅幻象，都是有其重要意义的，那么这一幅幻象，要告诉自己什么呢？

大队的吐谷浑骑兵攻向楼兰，帅旗上古古鲁的姓还在，难道……傅破脱口而出："难道古古鲁未死？"

众人无法知道傅破的心理活动，听他忽然冒出这一句话，不由全都愕然。

龙车疑道："古古鲁没死，那为什么……"

傅破也在问自己，如果古古鲁没死，这是怎么一回事？

细想之下，顿时很多以前忽略过去的疑点都涌了上来，何以来自鄯善的使者态度会这样差，岂不是明摆着不在乎楼兰这一股力量，而事实上楼兰的力量是举足轻重的，对方怎会如此轻忽，把楼兰推向达乞志一方？而达乞志所开出的条件又这样的优厚，好到没有一点道理，如果说吐谷浑大汗没死，那这一切就是一个阴谋，极有可能是吐谷浑方得知宁虎臣的惨败，而改变了原先的硬攻方案，想把楼兰主力引至鄯善，再聚而歼之。

洛星如也想到了，“啊”了一声道：“这整件事，好像不太对啊，太顺利了，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龙车迟疑道：“圣人是怎么知道古古鲁没死的。”

傅破怎会把真相告诉他，道：“这只是我的一种感觉。”

傅破乃是楼兰圣人，他的感觉就代表了上天的谕示，所以这句在别人是毫无根据的话，由傅破说出来便没有人不相信。

龙车道：“那我们怎么办？”

傅破道：“我们就按兵不动，按原计划准备御敌，以不变应万变，看他们怎么办。”

那崔震天上前一步道：“但我可是亲耳听见吐谷浑人在这么说的呀。”

傅破笑道：“或许他们是故意说给你听的，以便你回来传递假消息的。”

崔震天涨红了脸道：“可放过这一次机会，多可惜

啊，说不定，说不定古古鲁真死了呢？”

傅破心里忽然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在楼兰族中所说出的话，一向就如神谕，无人会想到怀疑或争论，为何这个崔震天竟会怀疑起来，而且出兵不出兵对这个崔震天又有什么关系？说到底，他只是一个精兵团的团员，只因为传递了一个重要消息才能够破例旁听这种高层会议，本来是连发言权都没有的，何以却大胆至此，上一次还出言救了来自鄯善的使者一条命，表现得太不正常了。

傅破锐目直视崔震天，道：“好像你很希望我们派兵去鄯善，是吗？”

崔震天垂下头，退了一步道：“不敢。”

傅破心中一动，问道：“你那天到楼兰，是什么时候？”

崔震天道：“是下午太阳落山之前。”

傅破道：“那你杀出吐谷浑重围该是在上午吧？”

崔震天答是。

傅破厉声道：“精兵团一千人乘夜色突围时尚且只有冉威一人逃出，光天化日之下，你一个人居然能逃出吐谷浑的连营，哼，险些被你骗过了。”

崔震天浑身剧震，面如土色，猛地反身窜向门外，却被大怒的冉威截住。崔震天本就不是冉威的对手，再加上四周高手环伺，心中大虚，武功发挥不出平日的一半，二十几招过后就被冉威扣住要穴，摔在地上绑了。

龙车冷喝道：“斩！”

傅破出了口长气，幸好及时发现了敌人的阴谋，要

不是洛星如的好奇心，楼兰军就可能在敌人的夹击下大败，看来，上苍真是不欲令楼兰灭亡，他傅破定可扭转乾坤，改写历史。

傅破坐在小溪边，用手擢了一捧溪水扑在脸上，洛星如坐在不远处地望着他，眼中流露出无限的爱恋。

他们刚去看过了地道的进程，进度虽比预料的慢，但十天之内一定能够完工，而吐谷浑大军则会在鄯善苦苦等候楼兰军自投罗网，要醒悟过来怕是十天后的事了，应该还来得及。

这次敌军的兵力再次超过自己三倍以上，傅破丝毫不敢大意，几天来一直忙于布置各项工事，了解四周的地形，鲜有像现在般的闲暇。

洛星如轻轻道："干吗还那样的心事重重呢，一切都在顺利进行，有了雷神怒，又有了地道，再加上你的智慧，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傅破微微摇了摇头，其实他并未在担忧吐谷浑的大军，上一次他在梦幻绿洲初试身手，就凭借着远超这个时代的军事知识完胜名将宁虎臣，而这次更多了充分的准备和惊世骇俗的超级武器"雷神怒"，又怎会惧怕吐谷浑的八万骑兵。只是，这一次胜利之后，接下去该怎么办呢？

此战之后，楼兰必定成为西域强国，他傅破也将名震大漠，但之后呢？楼兰绿洲弹丸之地，再怎么发展也有个限度，要使楼兰一族强盛，定要向外扩张，难道自己还要率领楼兰军队，去一统西域的各路诸侯吗？凭借"雷神怒"的强大威力，这是不难做到的，可这样一来，

历史又将如何改变呢?

若是自己把记得的现代知识整理一下，定能制造出比“雷神怒”更厉害的武器，莫说是西域，就是进军中原，进而向西方扩展，建立一个大帝国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他的知识传授出去，更可使人类的科技飞跃前进，初级的现代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会立刻产生，这样一来，世界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可是，历史真能让自己这般胡搅蛮干吗，历史，不是不可改变的吗?可事实上自己已经成功击退了车师的进犯，对吐谷浑的战争也已经胜券在握，退一万步说，就算自己现在被重新召唤回现代，楼兰也能根据他制定的战略和“雷神怒”击败吐谷浑，国势大盛，又怎么会如史书上所载的消亡了呢?

一想到有可能被重新召唤回现代，傅破心中不由一痛，抬头望向正把双足伸进溪水冲濯的洛星如。如果真的回到现代，那就意味着和与己爱恋日深的清丽佳人永诀，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傅破从未和洛星如谈起过自己的过去，洛星如也没有追问，对洛星如而言，傅破是天降给楼兰的圣人，没有必要追寻过去，而那一断日益模糊的记忆，可能是前世留下的烙印，又或是通过羊皮卷进入到的天界生活，即然傅破已在身边，这就不再重要了。对傅破而言，谈论过去意味着要解释很多事情，更要涉及分离的可能性，索性把过去尘封起来，忘记自己的来历，只珍惜现在的生活就是了。

以前曾经读过一部小说，讲一个人从 21 世纪回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代，建立了一番功业后携娇妻归隐于

域外，再不回到现代去，自己能否和那个人一样呢，只要能有洛星如伴在身边，既使生活在大漠之中，每日飞沙走石，也一生无悔，现代高度文明的生活，自己已无半点依恋。

洛星如双足踢水，轻轻道："小破，你说，我们要几个孩子呢？"

傅破柔声道："就一个吧，多的话，你太辛苦了。"

洛星如心下感动，道："一个怎成呢，我们的孩子定都像你般了不起，将来可是楼兰的栋梁呢。"

傅破沉吟道："说的也是，那就生他二十个吧。"

洛星如一惊，见到傅破嘴角边的笑容，方知受了傅破的捉弄，横波怒视，一双脚把傅破踢得满身都是溪水。

傅破大笑着还以颜色，激起满天水珠，不多时两人衣衫全都湿透。

洛星如看着自己湿淋淋的衣服，樱唇一撇，怨道："都是你，弄成现在这样。"

傅破盯着洛星如湿衣下凸显的玲珑身材，眨了眨眼睛，道："要不，咱们把衣服脱下来晒一晒？"

洛星如嗔道："你这个色鬼。"

傅破张牙舞爪地走近，贼笑道："来，待为夫给你宽衣。"

洛星如俏脸通红，欲拒无从，一时间满林春色。

绿洲上气候干燥，温度又高，待两人云收雨散，衣衫已干。

傅破看着洛星如姿态优美地着上衣衫，道："看来我们得走回去了。"

洛星如不解，道："为什么不骑马？"迅即明白，气得痛擂傅破一拳。

傅破牵着马顺溪水走向林外，洛星如果然不敢逞强，乖乖走在傅破身边，望着蜿蜒前伸的小溪，忽道："咦，怎么这条小溪水比以前少多了？"

傅破随口道："它的源头在哪里？"

洛星如道："在天河，这条小溪的流水量应该是现在的三倍以上才对。"

傅破道："可能是源头那里有什么东西阻挡住了，或者小溪在前面什么地方分流了，反正我们向前走，总会看到的。"

两人相伴而行，一路或是打情骂俏，或是情话绵绵，半个多时辰后已走出胡杨林，不远处就是天河了。

洛星如道："刚才并没有看到有什么分流的地方，走，到天河去看看。"

傅破笑道："好，你的好奇心可真是强啊，怎么样，可以上马了吧？"

洛星如鼻孔里哼了一声，翻身上马，向天河驰去，傅破忙跟在后面。

洛星如策马到天河边，不由得吃了一惊，道："怎么水位会这么低的，怪不得小溪水流这么少！"

傅破望向天河河面，果觉得比前一次看到时低了许多，皱眉道："是不是枯水期到了？"

洛星如道："怎么会，现在离枯水期还有两个月呢，该是水量最充足的时候才对。"

傅破道："也许是上游的大旱造成的，过几天说不定

就好了。”

洛星如道：“大旱？现在上游是雨季啊，真是没道理。”

傅破掉转马头，道：“好了，该回城了。”

回到王城，洛星如回圣殿休息，傅破则进宫去见龙车，把工程进展的情况告诉他，顺便提了提天河的奇怪现象。

龙车奇道：“哦，怎么前几天都没听到民务司禀报呢，难道是水位突然下降吗？”

正谈话间，民务司陆晨进见，向龙车呈报说，城内的几口水井的水位三天来不断下降，不知是何原因，而燕凉等三城均有这样的情况。

龙车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往年就是在枯水期城内的水井水位都没有明显的下降，现在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陆晨道：“臣也不知是何缘故，不过臣已令人在城内其他地方凿井，看看情况怎么样。”

龙车点头，也只好这样了。

第二天，坏消息传来，另凿的几口井也和先前几口一般无二，而且水位还较前一天有明显下降，天河也是如此。

到了第三天，城内的水井离干涸已不远，天河的水量只剩原先的两成，且还在下降，由天河引出斜贯楼兰王城的人工河已经没有一滴水。

燕凉、卞玉、秦风三城的情形一般无二。

傅破独自站在天河边，望着缩至只剩三十几米宽的

河面发呆。

没有了水，一切精心设计的战略战术都没有用了，现在全绿洲的生活用水都必须走出城门，到这条河来取水，然而吐谷浑大军一到，根本不用费力攻城，只需守在天河边，就能将己方渴死，而制作完成的“雷神怒”的数目，根本不够和吐谷浑八万大军进行正面冲突所需。

他已派人在胡杨林中多处打井，却什么都打不出来，地下水已没有了，这样一来，就算弃城入林打游击战都不行了，除了天河外，这片绿洲已经没有其他的水源，胡杨树也开始显出了缺水的症状。

更令人担忧的是，天河的水是否会最后干枯，如果连天河到最后也一滴水不剩的话，这片绿洲不久就会变成沙漠。

这突来的灾祸，令原来必胜的战争变为不可逆转的必败。

原来就算在枯水期，也断断不会出现水井里也断水的现象，而且现在天河里的水，比往年枯水期时还要少，并且继续在少下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根本就是没理由会出现的灾难。

傅破仰首望向苍天。

天空湛蓝依旧，恒久不变。

唉，原以为凭一己之力能挽回楼兰灭亡的命运，然而天意终是不可违，一切的人为努力，到头来还是化为泡影。

可即然历史不可改变，自己为何又被送回楼兰，难道仅仅是要自己亲眼看着这个民族的灭绝吗？

天意，天意。

“今日你们烧此林，他日必遭天谴！”

宁虎臣此言在傅破心中回荡不已，难道，这就是天谴？

身后马蹄声急响，到傅破背后嘎然而止。

一只纤手搭上傅破的肩膀，一个柔婉的声音道：“原来你在这里，大王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大家都在等着你呢。”

傅破依然望着天河，微微摇了摇头道：“败局已定，人力又怎能回天？”

洛星如沉默了一会儿，道：“你是天降给我们的圣人，天又怎会灭我们。”

傅破转过身，凝视着洛星如的玉容，道：“我已经想过了，要守是守不住的，只有退。”

洛星如道：“北有车师，东面是纷乱的中原，南面是吐谷浑的老巢，西面是吐谷浑的八万大军，退，退到哪里去？”

傅破道：“我们就往西面退，吐谷浑不日就将倾其全部军力来攻我楼兰，这样一来，鄯善就空虚了，如果我们留下一小支部队拖住吐谷浑的八万大军，而全族则绕道去攻鄯善，凭‘雷神怒’的威力，定能炸倒城墙，一举拿下鄯善。”

洛星如智慧非凡，黛眉舒展道：“你产说，我们绕着梦幻绿洲？”

傅破点头道：“是，梦幻绿洲的胡杨虽已没有，但风沙还没这么快吞没整个绿洲，而且那里的水也不似是源

自天河，应该不受影响。”

洛星如神情振奋道：“我们往西一路攻过去，鄯善、且志、精绝，带上愿意跟着我们的族人，另拓新天地，只要我们在一处不作停留，不断向前，楼兰这里又能把敌人拖得足够长的话，定可脱离险境。”

傅破道：“不错，‘雷神怒’是攻城的极好武器，就算是王城的城门城墙，恐怕也不能抵御六七个铁‘雷神怒’一齐爆炸，这样半天就可夺下一城，如果这里能拖住吐军十天以上，那么大队人马就可安然越过精绝，再经扜弥、于阗、皮山，再翻过南山、昆仑山，就会有一片极其广大肥沃的土地，那是被一条名叫印度河的大河养育着的，在那里，楼兰族会获得比现在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这是傅破刚才为楼兰想出的最好的退却路线，西面的肥沃土地，在傅破记忆中只有印度河流域，若傅破读书时地理学得更用功些的话，也许能设计出另一条更容易、不须如此长途跋涉的路线，可现在却只得此一条路。

洛星如喃喃道：“广大肥沃的土地，那可是楼兰世世代代的梦想呵，但是，谁来承担起拖住吐谷浑大军的重任呢？”

傅破脑海中泛起宁虎臣孤身直面大军，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雄气概，双目微闭，旋又张开，无比坚定的直视洛星如道：“我！”

洛星如娇躯一颤，花容惨淡，道：“什么？”

傅破伸手按住洛星如香肩，沉声道：“只有我最有资格去做这件事，为了楼兰一族，我必须留下来。”

洛星如泪流满面，紧紧抱住傅破道："不管怎样，我要和你在一起。"

傅破心中一痛，轻轻推开洛星如，道："楼兰族向西远迁，一定困难重重，以龙车之才，不足以担此重任，只有依靠你的智慧和威望，才能带领楼兰一族安然抵达乐土。"

洛星如使劲地摇头，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傅破心如刀绞，他又怎舍得于洛星如分离，但若少了洛星如的超卓才智，楼兰族很可能在远迁的半路上就被其他的异族消灭了，自己既被送回千多年前楼兰灭亡的危急关头，就要为楼兰族能生存下去而竭尽全力，这是无法抗拒的使命，是自己一生中必须要做的事，为了完成这个使命，他和洛星如相逢，为了完成这个使命，他也要和洛星如分离。

傅破用手捧起洛星如的俏脸，痛吻她冰冷的红唇，然后在她耳边道："相信我，我不会死的，我定会冲出重围，和你相会，我保证。"

洛星如咽道："上一次我等了你三年，这一次你又要我等多少时间？"

傅破道："我最多只需守半个月，就会追着你前进的路线而来的，也许三四个月，最多半年一年，我们又可相见，那时我们就永远在一起，不再分离。"

然而心底傅破却殊无把握，面对八万大军，到时他真能凭借绝世武功，突围而去吗？

第十七章 血战

洛星如走了已有七天，圣殿内空荡荡的只剩傅破一人，然而空气中却还似隐隐残留着洛星如的淡雅香气。

傅破轻抚手中的青玉宝石戒，心中充满了对洛星如刻骨铭心的思念，今生是否能和伊人再会呢，若能再会，又在何时？

临走前的最后一刻，洛星如把这枚她最珍爱青玉宝石戒留给傅破。

“这枚戒指原是你给我的，现在你把它收着，不过这可是暂时的，以后你还得还给我。”说这句话时，洛星如是笑着的，明眸中却隐有泪光。

傅破虽不明白这枚戒指怎会是自己给她的，那该是属于那段两人谁也记不清的时光中发生的事，却仍然亲吻洛星如白玉般亮洁的额头，答应道："这枚戒指，我一定会把它重新戴到你的手上。"

他只要了一千死士来守这座楼兰王城，并在燕凉、秦风、卞玉三座空城中留下种种痕迹，务要使敌人确信，所有的楼兰族人都已挤到了王城里面。

距龙车和达乞志约定共攻鄯善的日子，已经过了有五天，敌人在楼兰军队失约未至后，还会等待几天，等到敌人等得不耐烦了，就会兵发楼兰。

现在，敌人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傅破的侦察队在绿洲边缘的沙漠里一刻不停地观望，一有敌情将立即回报。

唉，就算自己到最后关头能侥幸杀出重围，但麾下的一千兵士则定无幸理，这一千人为了楼兰一族能永远兴盛，抱定了与城共存亡的信念，跟随着傅破——这个楼兰的圣人。

嘿，经过了梦幻绿洲一战，赵四海和申成济居然决定放弃经商，雄心再起，要恢复昔年的戎马生涯，有这两员身经百战的大将辅佐洛星如和龙车，使傅破放心不少。

如果楼兰族真能抵达印度河流域肥沃的土地，是否真能生活的很好呢，现在统治着那里的，是什么国家呢？

傅破在记忆里搜寻着有关这个时代印度的情况，忽然想到一段历史，心下一震，大吃一惊。

难道笈多帝国的灭亡，竟会和楼兰族的西迁有什么联系吗？从时间上看，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楼兰族的西

迁是自己想出来的计划，难道说竟导致了一段印度历史上著名的外族入侵吗？

正当傅破惊骇于自己正创造了一段伟大的历史时，圣殿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跑步声，到门口止住，一个洪亮的声音高声禀报道："报告大帅，敌人已出现在离绿洲不到二十里处，半个时辰后就将到达秦风城。"

傅破"霍"地站起，大步走到门口，打开圣殿的门，对传令兵道："速派快马通知梦幻绿洲，五天之后，他们可向鄯善发动攻击，开始西进。"

七月二十日，楼兰王城已被围整整九天。

自从十一日吐谷浑大军到达之后，并没有大举进攻，只是派兵守住天河，绝了楼兰方的水源，每天对城墙进行骚扰性的攻击，虽然敌方并不知道城内的水井已然干涸，但是他们认为楼兰全族近十万之众挤在小小的王城中，水井再多也是不够的，取不到天河的水，迟早得渴死，待先渴死一半人时再攻城也不迟。

这个战略本来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却正合傅破的心意，晚上傅破还派人佯装出城去取水，当然还没等与守着天河的吐谷浑大军交锋就逃了回来，丢了一地的盛水器具。

除了守着天河的三万士兵外，吐谷浑的主力军队都驻在秦风城内，傅破并未依照事先的计划放火烧城，他并不想激怒敌方，一旦敌方全力攻城，能守多少时候是个未知数，直到四天之前。

七月十六日正是梦幻绿洲上楼兰大军向鄯善发动进攻的日子，虽然傅破无法得知城外敌军的情况，但可以

肯定敌方已经收到了鄯善告急或是失焰的消息，傅破可以猜到在古古鲁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正展开着是放弃对楼兰王城的进攻回师夺回鄯善呢，还是一鼓作气先拿下楼兰王城再说的争论，如果让傅破来选择的话，同样也会难以取舍。因为楼兰既然有能力去攻鄯善，说明留守王城的军队必然不如预想中的那么强，但如果舍鄯善而取楼兰，则万一久攻不下，就可能陷入腹背受敌的处境。

傅破猜想古古鲁正在两种方案之间摇摆不定，只要在一边加到一点砝码，这个天平就会立时倾斜向这一边。于是傅破就把这个砝码加了上去。

七月十六日晚，一百名突击队员携着五十桶石油由地道潜进秦风城，不消片刻秦风城就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掺有石油的火焰凶猛地吞蚀着一切，五万吐谷浑精兵在炼狱中鬼哭狼嚎，为夺生路自相践踏，能活着出城门的仅三万多人。

从七月十七日清晨开始，吐谷浑军就对楼兰王城发起了总攻，傅破亲自站上城头，指挥着一千勇士死守，然而面对着数十倍于己的敌军，仅三天下来，傅破就折损了近三成兵力，如果一开始吐谷浑军就放手进攻，恐怕这座城要守过五天都十分困难。

傅破望向城外，密密的全是吐谷浑的骑兵，把小小的王城围了不知有多少层，极目远眺，竟望不到尽头。

虽经过了两日前的一场惨败，吐谷浑军的士气却并不见有丝毫减弱，反到高涨起来，可见那古古鲁也是一位极善用兵的大将，能把部下对失利的懊丧转变成对敌人的愤怒，更憎其战力，只见吐军旌旗飘扬，军容严整，

这几天来的进攻虽急不乱，依靠其绝对的优势兵力对王城的每一处城墙发起进攻，若不是王城远远小于一般的城，傅破这一千兵根本就防守不过来，而现今在折损了两百多人后，已开始感到人手明显的不足了。

在西面约两里处，有一团明显异于其他吐军的铁甲骑兵，全身被精钢覆盖，铿亮夺目，帅旗高高飘扬，旗下不用说就是古古鲁。吐谷浑有一套作战时传递命令的旗语，使主帅的作战意图能迅速传给属下诸军，而敌人却看得莫名其妙，只能陷于被动。

现在旗号又从那团铁甲骑兵处传出，不消片刻，围着王城的吐军开始慢慢逼近，新一轮的攻势就要展开了。

隆隆的车轮声传来，数百辆冲车和投石车在兵士的保护下向城墙驶来，另有上百辆云梯车被数千士兵拥着靠向城墙，这些云梯车是经过了加急改装头一次出现，原先设计的高度根本就够不上王城的城墙，而这些云梯车的加入，再配合数量更胜前几天的冲车和投石车，将对王城的城防产生无比的压力。

每一辆攻城器具的周围，都有着数十名乃至上百名的士兵保护，要知道一旦有一辆车被毁，对己方就是不小的损失，要再造一辆需花出不少的代价。

另外还有一种载着巨大木牌的车，每一幢木牌后都掩有很多兵士，这木牌虽然对城上发石车射出的巨木没用，但却能挡住劲弩的攻击。

直到这次进攻，古古鲁才把他所有的实力展示在傅破面前，有了这些犀利的攻城器具，怪不得能轻易攻下鄯善、且志和精绝，如果楼兰王城有足够的兵力，也许

可以依赖超厚的城墙牢牢地守几个月，然而以傅破手下的这点人，虽然个个用命，奋不顾身，终是难以抵敌。

这一次的进攻敌方明显是以集中有所有攻城锐器的南面为主，打算作重点的突击，只看敌人的气势，就知他们决心在这次进攻中一举攻克王城。

城上箭如雨发，发石车不断掷出巨木，然而敌人在木牌车的掩护下，队形仍然不变，整齐有序地前进。

傅破冷静地看着不断推近的敌军，向身后道："都准备好了吗?"

数十人同时答道："是。"

"嘭嘭嘭"连声巨响，上百驾云梯同时搭在长不过三百三十多米的城墙上，城下冲车也集中到几处，猛烈地撞击起城墙和城门，投石车则在稍远处停下，开始装填弹药，此番吐军的投石车不仅有巨木作投掷物，更有耗费了大量人力从远方运来的巨石，破坏力是木头的数倍。

傅破紧盯着城下的敌军，手一挥道："泼油!"

身后抢出数十名军士，将一桶桶石油泼向云车，浇在正爬到一半的吐军士兵头上。十几支火把紧接着掷出，大火"轰"地燃起，城下立刻响起一片惨叫和呼救声。

傅破望向被大火烧及的城门，心里盼望着这涂上了一层防火油的木制城门不要也烧了起来，不然可就糟糕之极了。

城头箭垛里乱箭齐发，射向在大火中四下逃散的吐军兵士，投石机也开始启动，不过投的不是巨木，也不是巨石，而是龙车留给傅破的二十个"雷神怒"。

"雷神怒"准确无误地落在吐谷浑投石车群附近，震

天的爆炸声响起，那些造价昂贵的投石车就像是泥捏的一般碎开，成为一堆堆燃烧着的废物。

吐军如潮水般在火焰和爆炸声中向后退去，乱成一团，任凭旗号如何指挥也没有用，楼兰军所显示的超出他们常识的可怕武器一举击溃了攻城军士的斗志，并把吐军九成以上的攻城利器干净漂亮地毁去。

不过傅破心里非常清楚，这只是暂时的胜利，不过能多拖延几天而已，城破已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七月二十一日，傅破立在城头。

经过昨天一败后，吐军有一天一夜没有发动攻击，使傅破能有在圣殿里休息一晚的机会，体力大大恢复。

昨天晚上傅破一人独自在圣殿里，不知怎的竟想到去把楼兰圣物——那一卷羊皮拿出来。自从傅破出现以后，这一卷羊皮就不再归楼兰王族保管，而交给了傅破。

虽然傅破的用意并不是要去探究这卷羊皮的奥秘，但当这卷羊皮一被展开，傅破的心神就立时被吸引住，无法脱开。然后，他眼前又一次出现了久违了的幻象。

他看到一幢幢的高楼、一辆辆的汽车，街道上密密麻麻的过往行人，天空中有飞机掠过……

这些景象他虽然只有几十天没有见到，感觉却真像是相隔了一千五百年之久，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又是那样的令他惊心动魄，心绪难宁。

敌人又一次排开阵式，准备进攻，仅有的十几辆云梯车和投石车向城墙驶来，不过傅破已经没有石油和“雷神怒”了，接下去的全都是硬仗。

傅破看看左右的士兵，几乎没有一个人身上不带着

伤，但每一个人铁铸般绷紧的脸上却流露出坚定的信念。

无论战斗如何惨烈，伤亡如何严重，只要有傅破在身边，这些人就有坚强的意志，把敌人一次次地击退。傅破的存在是他们数百年坚信不移的神话，圣人与他们同在，又有什么事值得担忧和害怕的呢？楼兰族必定会因为他们的牺牲而长盛不衰。

“呼”的一声，一块巨石被投石机弹出，落向傅破所在的方位，奇准无比，如果让它砸下来，一定有伤亡，而在这种时候，少了一个人的防守力量都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傅破一跃而起，凌空全力向巨石斜斜击出一掌，巨石被傅破的掌力击得改变了方向，越过城头掉进城里面去了。

傅破轻轻落在地上，胸口却一阵郁闷。自从昨晚见到异像后，他就感到体内的奇异能量在一点点地流失。

唉，这必竟不是自己的力量，既然可以莫明而来，现在自然可以莫明而去了，只是这力量再流失掉一点的话，自己怕就没有能力突围而去了。

七月二十四日，傅破立在城头。

守城的士兵只剩下不到两百人，而且除了傅破之外，个个都有不轻的伤。

应该说，以这一点人对抗吐谷浑如此大军，能守到现在是一个奇迹，不过，奇迹也总有个限度的，今天是无论如何也撑不过去了。

傅破忽然笑起来，敌人现在想必正在奇怪，为何守城的军队一点点少下去，竟会没有些许的补充，等待会

儿城破时，不知那个古古鲁面对这座空城是何表情，他为这座城付出的代价实在是过于昂贵了。

现在，傅破体内神奇的能量已经完全消失殆尽了，他回复到原来的自己，就连一个普通的士兵都有所不如，要想在城破时闯出重围，是绝对不可能的了。看到远处海潮般的敌军，不由想起宁虎臣的慷慨赴死。

傅破摩挲着紧紧戴在小指上的那枚青玉宝石的女戒，思念着它的主人。

星如、星如，你在何方？

城下射来一阵乱箭，其中一支闪电般朝傅破当胸射到。

傅破眼看这箭的来势，知道该去挡隔，但却已没有三天前的反应力与速度。

旁边的兵士看见这支箭直插傅破的胸膛，而傅破却没有一点反应，不由大骇叫道：“大帅！”

傅破脸上忽然有了一种奇怪的表情，眨眼间，那支箭已插入傅破胸膛，自他后背穿出，却不曾带有一滴血珠，落向城内去了。

在百多楼兰士兵的眼前，傅破的身形渐渐淡去，终于化成一片虚空。

十几匹马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急驰，日渐向西，天边残红片片。

远处渐渐出现许多小黑点，再驰近一些，原来是大片大片的帐篷和成群的牛马羊群。

离帐群不远处的草地上，一人孤独地站着，远眺夕阳，落日余晖洒在她棕红色的秀发上，使她给人以一种

迷离不可捉摸的美。

那十几名骑士到她近处，翻身下马，为首一人上前躬身执礼道："禀圣女，笈多王朝的边防军再一次向我们逼近，估计五天之内就会开到这里，一定要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境内。"

洛星如回过神来，望向面前的骑士，道："哦，四海兄回来了，怎么，那些边防军前两次败的还不够吗?"

赵四海苦笑道："正是因为已败了两次，所以这一次来犯的军队比前两次加起来还多上近一倍，实在不可大意。"

洛星如想了想，却问道："有没有打听到石油的消息?"

赵四海道："已从居民处打听到一些消息，似乎距此东南六百里处的一个沼泽里可能有出产，但因为赶着回来报告敌情而没来得及亲自去勘察一下。"

洛星如望向远方隐隐的青山道："传令下去，全族火速退进山里，牛羊牲畜分散开来，但要注意不能让它们走散了。"

赵四海问道："还是像前两次一样打游击吗?"

洛星如道："是的，现在我们的力量有限，还不到硬碰的时候，不过总有一天，等我们再强大一些，一定会和他们对着干几仗，面对面的打败他们，对了，上次我们在山里不是看到一个地形非常险要的山谷吗?"

赵四海点了点头。

洛星如道："我们把主力集中到那里，把他们的一两支小分队引过来，打他个歼灭战，看他们下次还敢不敢

再来烦我们。”

赵四海神情兴奋地领命下去了。

洛星如默默念着：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敌驻我挠，敌退我追。眼前浮现起当年傳破讲这句话时从容不迫、胸有成竹的神态，不由珠泪低垂，心中叫喊道：“已经两年了，傳郎，你在哪里，你可是答应过我的呀。”

（注：公元5世纪，欧亚古典世界的危机达到了顶点，这场危机是由中国边缘上的民族移动所造成的，其中有一支被称作白匈奴的游牧民族，对印度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乃至伊朗的萨珊帝国造成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公元5世纪到6世纪，白匈奴在经常的战争中掌握了整个印度河流域乃至伊朗的萨珊帝国的大部分，接着又在印度北部建立了一个王朝。公元480年，白匈奴灭印度笈多帝国，公元484年，白匈奴击杀萨珊朝君王，其辉煌的战史，世所瞩目，史所罕见。

其实这一支民族被史学家称为白匈奴，并非因为他们和匈奴族有什么联系，只是欧亚古典世界对当时几百年间所有侵入的游牧人群统称为“匈奴”，其英文为“HUN”而非“XONG NU”。拜占庭的史料和印度的铸币把他们描绘为从中亚来的白种民族，而不是属于蒙古人种，但究竟这个民族原来是在哪一个地方，为何会突然放弃原来的聚居地而大举西进，史上却从未有过丝毫的记载，史学家也惑然不解，只因没有人会想到，一个以商业而著称于世的民族，居然会有勇气与力量在四面皆有强敌的处境下，寻到一条出路，大举西迁，从而使这个民族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此皆傳破之功也，如果傳

破真能回到洛星如的身边，再一次领军作战，与笈多王朝的大军较量，则说不定能在有生之年，亲自步入笈多王朝的皇宫，当然，那是自楼兰族西迁始，六十多年后的事情了。

至于楼兰族怎么会在与笈多王朝交战的同时，分兵再向西进，越过兴都库什山脉，直指波斯，导致强大的波丝萨珊朝覆灭，却不在傅破所设定的计划内，那该是楼兰族已在印度河流域居住多年，发展得更为壮大后的事了。其实想到楼兰拥有洛星如的智慧，更拥有“雷神怒”这种恐怖武器的制作方法，就不难理解它为何能与两大王朝同时对抗，并在经过几十年的战争后最终取得胜利了。）

第十八章 再见楼兰

傅破脑中一片混乱，刚才那枚箭，不是就要射中自己了吗，怎么会没有痛的感觉呢？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好像一下子就迷糊了，到底自己死了没有呢？

咦，自己躺在什么地方，那么软，那么有弹性？

傅破张开眼睛，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大床上。他坐起身来，四周是如此熟悉，这狭小的空间，不就是自己的沙漠车吗？

可是面对的千军万马呢，身边染血的战士呢，脚下的城墙呢，这些都到哪里去了？

傅破揉了揉眼睛，难道说自己又回来了，还是，这一切只是

南柯一梦？

一种刻骨铭心的感觉涌上心头，洛星如呢，我答应过的，要把戒指重新……

傅破低头看自己的手，却哪里有那枚戒指。

傅破全身冰寒，一个念头令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那就是不论他所经历的是梦境还是事实，他将再也见不到洛星如了。

傅破竭尽全力想把这个念头压下去，然而这个阴影却在心中越来越大，几乎迫得他无法喘息。

这是一个他无法接受的打击，一时间令傅破万念俱灰，似乎一切希望都离他远去，生命再无半点意义。

傅破眼神飘过挂在墙上的日历，顿时呆住。

日历上分明的写着：四月十日。

车外漆黑一片，狂风卷着沙子打在车窗上，发出密集的撞击声，这是他出敦煌的第五夜。

怎么会是四月十日，自己所经历过的那么多时光，都到哪里去了？

各种木简文书散乱在床上，那个檀木盒也斜在一边，傅破一把将木盒抓到手里，颤抖着将盒盖打开，拿出羊皮卷，小心地摊开，祷告着：千万不要只是一场梦，那太残酷了，梦境怎会有这么真实，怎会让我投注这么多感情，来吧，让我重新回到楼兰，或者，一切都再来过，今天晚上，我应该会看见第一段幻境，明天是第二段，后天是第三段，再后天，我会在楼兰遗址掀开一块青瓷片，看到一枚戒指，然后，让一切再来。

然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那些线型文字是如此的实

在，没有一点异常。

傅破紧握双拳，牙关紧咬，十分钟，二十分钟，半小时。

忽然，傅破兴奋起来，那些奇形怪状的文字开始扭动，变形！

然而立刻他就知道，这只不过是因为他双眼盯的时间过长，过度疲惫所产生的。

傅破颓然长叹，瞌起双目仰天倒在床上。

四月十一日，出敦煌第六天。

睡了一晚之后，傅破的精神振作了一些，昨晚还很清楚的对楼兰的记忆，现在已模糊了大半，就像所有的梦一样，梦醒时一瞬间还对梦境记忆犹新，过了一段时间就忘记了。不过到了晚上，傅破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拿出羊皮卷看了一会儿，当然，什么都没有发生，这时，傅破已经确切地知道，那一切只是一场梦。

四月十二日，出敦煌第七天。

对于那场奇怪的梦，傅破已差不多全都忘记了，就算倾力思索也想不起其中的情节和人物，只记得有过这一场梦。

然而傅破还是隐隐地觉得，梦里有一个女子，带给他在现实中从未体验过的深刻感情，虽然这个女子叫什么名字，甚至长得什么样子都不记得了，但这种曾经感情深注的感觉却始终回绕在心里，怕是永远不能去除了。

中午时分车队经过著名探险家余纯顺的墓，所有的人下车为这名勇士默哀，车外狂风仍是不止，傅破被吹得弯腰低首，睁不开眼睛，沙子打在脸上，生疼。

四月十三日，出敦煌第八天。

从早晨开始，风力骤然加剧了，根本看不清车外的景物，楼兰的遗迹，应该就在附近，如果天气好的话，隔着很远就能看见楼兰高高的佛塔，可是这种恶劣的天气，根本就不可能目视定位，只能靠卫星定位仪去找楼兰的确切位置。

然而卫星定位仪竟失灵了，收不到一丝信号。

是风暴令信号受到了干扰，还是楼兰不欢迎这支队伍，用神秘的力量把自己隐蔽起来？

四月十九日，出敦煌第十六天。

风暴一点都没有减弱，还在继续狂啸，几天来车队在周围盲目地转圈子，但就是找不到楼兰，迫于补给所限，探险只能一无所获地踏上归途。

不过傅破也已没有了出关前的烦躁不安，毕竟自己已经尽过力了，也算是圆了梦吧。

以后，是不会再来了，在繁忙的商务中抽出那么多时间，代价是很大的。

五月二日，傅破来到肖正的藏书楼，归还所借的木简文书和那一卷羊皮，拎着手提箱跨进肖正的办公室，却看见除了肖正外还有另外一个中年男子。

肖正介绍道：“这位是谭应物。”

谭应物笑道：“傅先生就不用你介绍了，电视报纸上早就认识了。”

傅破忙放下手提箱，上前与谭应物握手道：“哪里哪里，你在学术界才是大名鼎鼎呢！”

谭应物是著名的考古学家，虽然只是中年，但在国

内考古界已是不容置疑的权威，在国际上也是赫赫有名，傅破在研究西域楼兰国的历史时，曾看过几篇谭应物的论文，对他的学识十分钦慕。

肖正道："羊皮卷呢，快给我看有没有给你弄坏。"

傅破从衣服里取出檀木盒递给肖正，笑道："我哪敢弄坏你的宝贝。"

肖正不理傅破，自顾自打开檀木盒，取出羊皮卷展开，仔细的看了半晌，方才满意地"嗯"了一声，待要把羊皮卷放回檀木盒，却忽然盯着檀木盒里面道："咦，这是什么？"伸手从檀木盒里拿出一枚戒指，拿到眼前细看，赞道："好精致啊。"

傅破脑袋里"轰"的一声，一把将戒指抢过来。

这是一枚青玉制的戒指。玉质温润婉约，青玉被极精美的银丝包着，银丝被镂成小草状，枝叶蜿蜒在青玉上，最后汇成一朵含苞待放的银花，在未放欲放的花瓣之中，镶了一颗晶莹透剔的蓝宝石！

傅破双手剧烈地颤动着，热泪盈眶。已经淡忘消失了的记忆重新流转回脑海中，一幕幕显现在眼前：洛星如、宁虎臣、龙车、赵四海、郑定西、残月峡谷前的金戈铁马、熊熊燃烧着的梦幻绿洲、楼兰王城下一望无际的吐谷浑大军和自己身边不断染血倒下的楼兰战士、还有那支飞向自己的利箭。傅破听见自己在对洛星如说：也许三四个月，最多半年一年，我们又可相见，那时我们就永远在一起，不再分离……

原来一切都是真的，一切都曾经发生过。

谭应物的双手也在轻轻颤动，他拿着那卷羊皮，全

神贯注地看着，喃喃道："这是哪里来的，太宝贵了，我钻研了十多年线型文字，这里面竟还有些字是我从未见到过的。"

傅破猛地抬起头，冲到谭应物身边道："你、你能翻译它吗?"

谭应物看着失魂落魄满脸是泪的傅破，点头道："给我一段时间，应该可以，如果我都翻不出的话，大概也没有别人能行了。"

傅破道："你先翻一点看看。"

谭应物看着那卷羊皮，道："这卷文字有一个标题，我试着翻翻看。"

肖正莫明其妙地看着傅破的异常行为道："傅破，你怎么啦，刚才发什么神经?"

傅破摆了摆手，眼睛紧盯着谭应物。

谭应物眉头渐渐皱起，道："怎么起这个题目，如果没翻错的话，该是《时空之门》。"

傅破默默念道："时空之门、时空之门，原来一切都源于此！"脸上泛起笑容，道："这篇文章对我非常重要，还请谭先生把它翻出来，这样，您如果不嫌弃的话就住到我的别墅里，安心地翻译，我愿意付任何代价。"

谭应物眼睛亮起来，道："我今天来这里就是向肖先生商量贷款给我即将进行的希腊考古的，考古队的经费还有一大半没有落实。"

傅破道："一千万美金，够不够?"

谭应物倒抽了口冷气道："一成就够了。"

傅破喜道："如此就说定了，明天就请谭先生来我

处。”

肖正奇道：“你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大方了？”

傅破笑而不答，眼睛掠过桌上摊着的今天的报纸，在头版登着一张照片，标题是《超级美女神秘出现》。

照片上正是洛星如，然而却似乎比傅破见到她时要小一些，只有十五六岁的样子。

傅破脑海中闪电般闪过洛星如曾经对他说过的话，关于“前世”或“另一个世界”里与傅破的热恋，原来是这样子。

好了，洛星如，现在该是你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了，我会告诉你，我就是楼兰传说中的圣人，我会解救楼兰于危难之中，我也一定要参破羊皮卷的奥秘，再一次回到过去，那个属于我们的时代，和你一起在印度河流域策马扬鞭，大破笈多王朝的大军，相信我，我会实现我的承诺。

现在，我来了。

今夜你不要回头

● 六翼炽天使

“不,”脸上作出了仿佛很干渴的表情,刃雾摇了摇头,继续说到,“我不清楚里边曾经有没有过怪物,但是,那间房子现在是空的,也没有发生过打斗的迹象。可是,当我上到二楼,却发现在一间卧室的梳妆镜上,用口红写着这样一行字:不要,千万不要回头……”

今夜你不要回头

可以说，柳娟（柳宿饰）对恐惧的麻木，在很大成分上，和这次的经历有关。

那是一个溽热的夏天，天气总是很闷，空气中也常常是漂浮着黏乎乎的雾霭，将风也粘住，再一起都贴到人们的身上。在这样的夏天，任谁都会想找个地方避暑的，自然柳娟也不例外。而且，有洁癖的她，更是无法忍受每天把自己沉浸在一个闷热潮湿的城市中的感觉。

所以，当她得知她那过世的祖父在离城不远的郊外有一幢别墅时，真的感觉有些喜出望外了。“也许条件会不太好，可是，

毕竟可以凉快许多啊。”这样想着，柳娟便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动身了。

1

“唉呀，那个地方还真难找。”柳娟开着自己心爱的suzuki吉普，颠簸在一条带有明显乡村风格的小路上。路的两边杂乱的生长着一米多高的野草，而且根据野草都向路内生长的趋势来看，这条路应该已经多年没人走过了。

“这么说，就是也没有7－11啦，连必胜客（pizza hut）也没有吗?”柳娟毫不掩饰失望地这样想着。

从后视镜中瞥了一眼，放在后边的两大箱子行李，柳娟才觉得稍微安心了一些：那里面装满了柳娟平时换穿的各种衣服。而香水、唇膏和各种日常用的“必需品”更是样样齐备。在当初挑选要带的行李时，把自己那些东西左挑右拣了半天，最后还是全都带来了。这一点让柳娟也感到，自己实在是个很没办法的女人呢。

“一点也不男性化啊。”一边这样自我解嘲着，一边抬头看了看已经半黑了的天，心中的焦急感不免一点一点地堆积起来了，“要是能在天完全黑之前，找到那个地方就好了。”抱着这样的想法，不由得加快了车速。但尽管如此，这种希望还是很快就被毫不留情黑下来的天彻底打破了 。

因为是农历月初的关系，似乎连月亮也很不合作，只是吝惜地用窄窄的一牙，勉强地将幽幽的月光洒在静

静的田野上。而柳娟尽管将车前灯打成了远光，仍然除不去心中觉得前边的路上有着什么的想法。

颓唐地看了一眼车上的电子表，数字无情的表示，已经是接近 11：00 的深夜了。

平常这个时候，抱着枕头，拨弄着刚洗完的头发，穿着睡衣坐在床上，一边闻着手中咖啡飘出的香味和身上刚洗完澡后散发的香气混在一起的味道，一边兴趣索然的拿着遥控器猛转台的柳娟，现在却坐在她的铃木吉普中，走在一条不知名的废弃小道上，一边忍受着饥饿和困倦的折磨，一边无意识地向前开着车。

这样的状态不仅令柳娟感到无奈，而且不知不觉间，倦意也开始朝她席卷过来。

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已经进入半睡眠状态的柳娟，忽然被远处几点模糊的光亮惊醒。在确定了并非是萤火虫和磷造成的以后，柳娟调整了车头的方向，从草丛中，遵循着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的原则，笔直地向灯光开去。

等到车开近了一些，柳娟才看出灯光是从一幢别墅发出的，但从外观可以判断并不是柳娟想找的那幢。而就在柳娟感觉即将开到而再次强打精神的时候，一阵剧烈的冲击使柳娟猛然一惊。踩了两下油门，听到车轮无望地发出了一些摩擦声之后，柳娟烦躁地将双手拍在了方向盘上，而突然响起的喇叭声把她自己也吓了一跳。

虽然说这种吉普是四轮驱动而且马力强劲，但遇上这种同一排两个轮子都陷入了坑中的糟糕情况还是无可奈何。况且，柳娟也一向不认为自己可以处理比“起步、停车、转弯”更复杂的情况，所以，并没有作过多的尝

试，柳娟便跳下了吉普，拨着草向那幢别墅走去。

“也许可以找里边的人帮忙将吉普弄出来，不过，看来只好明天继续上路了。”一边这样想着，一边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别墅所在的方位。

但看过之后，柳娟脸上立刻出现了明显不是一个淑女所应有的表情——大张着嘴巴，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前方，而整个人也如木雕石塑一般，一动不动了。因为，前面的那幢别墅——不管柳娟愿意不愿意——现在已经不见了。几秒钟前还在那里的，而现在却不翼而飞了，想到现在的时间、地点，再想一想所发生的事，柳娟不由得感觉到一阵恐惧感流遍全身。

而还没等柳娟胡思乱想，将这份恐惧再扩大时，另一件事又发生了：柳娟在地上的影子突然拉长了。

“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在如此的荒郊野地，只有我的吉普车上才有这样的灯。”这样想过之后，柳娟自己也暗暗骂了自己一句“白痴！”

可是，吉普车的灯怎么会自己打开了呢？一想到可能会有的情况，哪怕是柳娟所设想的最好的，也让她不敢回头验证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所以，柳娟就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瞬间，数种更可怕的念头涌上了她的脑海，因为，她听到背后似乎有什么东西，轻轻却迅速地分开草，向她这里移动过来，使得她虽然只在那里站了几秒钟，却像几个世纪一样漫长……

2

正当柳娟站在原地陷入了想转身又不敢、不转过去更觉得恐怖的尴尬境地时，突然灯光由远光变为了近光，使柳娟的影子一下子变短了很多，而且灯光也不那么刺眼了，这在柳娟看来，似乎是个友好的表示，所以，鼓足了所有勇气，柳娟猛地将身子转了过去，而当她发现背后有个人时，她和那个人都发出了一声尖叫。

柳娟发现站在她前面是一个少年，大约20岁左右的年纪，高高的个子，正在用一双充满疑问但却不失友好且洋溢着微笑的眼睛凝望着自己。最让人感到好笑的就是，这个少年把双手举过了肩，而上半身呈稍向后倾的状态，似乎反倒是柳娟吓了他一大跳。如果不是刚才的处境仍使柳娟心有余悸，也许她就“噗”地一声笑出来了。

然而以这样的方式见面的两个人并不知道，在一个未知的地方，某种不可知的存在，正以它特有的方式，注视着这两个人的一举一动……

“呵呵，这么说，你是听见了我的汽车喇叭声，才将别墅的灯关掉跑过来的吗？怪不得呢，我还以为是别墅飞了。”柳娟闲散地坐在沙发上，长长的头发只在靠下部的地方用绸带扎了一下，身上穿着明显大得多的睡衣，嘴角漾满了笑容，看着盛情款待自己的新认识的少年说。

“是呀，而且，当我出去时，只看见了吉普车，你不在里面，我还在奇怪，后来开了车前灯，才发现原来你

站在前边。”似乎，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好笑的样子，那个少年说到这里，忍不住笑了出来，但也只是一个浅浅的微笑。

“于是，我就想下车和你打个招呼，又怕吓到你，但没想到你猛地转过身来，反倒吓了我一跳。”少年一边继续补充着，一边两只手在空中比划着。

“嗯，真是个开朗的人呢。”柳娟这样想着，又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个少年——染成淡蓝色的头发，梳成看似很随便的发型，前额是长长的流海，但要想让这种长过眼睛的刘海既自然又不会常常跑道眼睛里去，就得很费一番工夫了。似乎是很浅色的眸子，由于被头发挡住而看不清颜色，但给人的感觉是像被一层雾笼罩着一样。有着希腊风格的外型优雅的鼻子，和呈淡粉色薄薄的嘴唇，无不透出一股高贵的气质 。而所有的这些混合在一起，更是让柳娟有种因祸得福的感觉。

“哦，对了，一直想问你呢，你的吉普车的车灯为什么可以自己换焦呢?”面带微笑看着柳娟提问的蓝发少年，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柳娟一瞬间表情的凝固，

“难道，不是你换的吗?”

“不是啊，那时我已经下车了啊，而车灯自己就换成近光了。”

“是吗，算了，不要管它了，我都不是很清楚这辆车的功能呢。”虽然是面带微笑这样说着，可是柳娟心里却没有这样想，她隐隐地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但是并没有让这种感觉长期占据自己的心里。

“你叫刃雾是吧?”柳娟从沙发上站起来，环视了一

下四周——家具的陈设以及客厅的装潢都显示出这家主人的高雅品位——又笑吟吟地望着那个少年这样问道："这附近，还有没有类似的别墅了呢?"

"哦? 有是有，可是……已经很久没有人住过了，听说是一位老人留下来的呢，"听到这里，柳娟眼前一亮，"实际上，我也是上个星期才搬过来的，没办法嘛，城里太热了啊。"那少年补充道。

"那么，你明天能不能带我去那里看一下呢，也许，就是我要找的那幢房子也说不定啊。"

"好啊，没问题的，不过……你一定很累了吧，今晚先休息吧，明天再说好吗?"

"当然，好的，那么，你也早些睡吧。"感到自己被关心，柳娟觉得很高兴。

晚上，躺在舒适的床上，想着明天就可以找到祖父的别墅了，而且还有刃雾这样的"同伴"相陪，这个假期真是完美啊，柳娟想着就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3

"是吗，出来避暑的吗? 和我一样啊。那么接下来的几天你又有什么安排呢?"那名叫刃雾的少年，一边驾驶着好不容易才从泥坑中开出来的吉普，一边对坐在旁边吃着巧克力棒的柳娟说。

"唔，"听到这样的问题，柳娟差点就要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高兴得叫出来了：因为自己是向老师慌称由于高温而产生了晕倒的情况，去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

心脏功能问题，就这样请了一个星期的病假。所以准确地讲，自己就是翘了课出来玩的，因此也没有朋友陪伴。而现在，这个刚遇到的帅哥居然问我今后几天的安排。

“看来，我还真的是很有魅力呢。”虽然心里这样想着，但柳娟并没有表现出来，赶忙吞下刚塞入嘴里的巧克力棒，一边吮着手指一边将眼睛望向旁边，作出正在思考的样子，而用余光观察到，蓝发的帅哥正在对着自己笑呢，“也许，他真的觉得我很可爱吧，”于是加上十二分甜美的微笑，用尽量动听的声音，柳娟回答道：“嗯，没有呢，都没有什么一定的安排呢，如果你想一起过假期的话……”这样说完，柳娟便满怀期待的望着刃雾。

可是，刃雾脸上并没有露出柳娟期望的神情，反而是看着前方的路，似乎犹豫不决的样子。

“怎么了，”柳娟看到他露出那样的表情，开始觉得自己刚才是不是太着急，吓到他了呢，“没关系的，你若有别的安排，那就算了……”

“不是啊，倒不是有别的安排，只是……”听到柳娟那样说，刃雾连忙解释到，可是，欲言又止的样子，反而增加了柳娟心中的不安。

“怎么了嘛，如果有什么问题就说好了，我不会介意的。”递上了一个甜蜜的微笑，柳娟想安慰一下这位现在看起来有些局促不安的帅哥，于是摆出一副“我听到什么都不会介意”的表情，望着刃雾。

看到没有办法，只好说出来了，但是脸上露出明显的恐惧的表情，并且紧张地环视了一下车的四周，最后，

依然紧盯着前方的路的刃雾开始说道："是这样的，你祖父的那幢别墅里，曾经有怪事发生……"这时车子突然剧烈地震动了一下，正专心听刃雾讲话的柳娟完全没有准备，头撞到了挡风玻璃上，发出了一声小小的惊叫"啊！"而就是这一声惊叫，似乎吓到了刃雾，使的他的瞳孔似乎也放大了，而脸上也布满了恐惧加上痛苦的表情，似乎是回忆起了一段可怕的经历。

没有理会柳娟询问的目光，双眼继续凝望着前方空气的蓝发少年继续讲道："就是去年夏天，也是夏天……有一对夫妇去那里避暑，不知道他们和你祖父是什么关系，但是他们住进去后，怪事就接连不断。先是第一天晚上过后，那个女的打电话报警说看到了怪物，警察来查了一遍什么也没有发现，就回去了，而当时似乎他的邻居都不肯相信这件事。而第二天白天，那个女人又来报警说是自己的丈夫离奇失踪了，没有留下任何的消息就不见了。警察认为是无理取闹，说是有了你这样的老婆，谁都要跑的。当天晚上，别墅里就传来接连的惨叫声。据他们的邻居描述，那不像是人类能发出来的声音——长而且凄厉，如果世界上有鬼，那么那声音一定就是鬼在叫了。那晚以后，就再也没人见过那对夫妇。而那幢别墅，也总是有奇怪的传闻，说是，有个人扛着棺材，在深夜出现在房子的附近等等……后来，有几个胆子大的人，叫了一个当地的警察一起进房子里去看个究竟，只有那个警察活着出来了，但是……他出来时已经疯了，而且头发也全白了，已经无法向人们描述那房子里的情景了。"说完这一切，刃雾转过头来，用询问的眼

光看着柳娟，似乎在问她是否还要去。

柳娟听了这样的故事，再看到刃雾脸上的表情，不由得将身子向后缩了缩，吞了一下口水，勉强地挤出一个微笑，对刃雾说："喂，你不要这样吓我吧，如果真的是发生过那样的事，为什么你昨天晚上，还答应带我来呢，那咱俩岂不是……死定了？"

看到柳娟虽然害怕，但是一点回去的意思也没有，刃雾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又把头转了回去，沮丧地说："那是因为……因为我去年曾经进去过一次……"

"什么？你进去过了，那就表示里边并没有怪物了！"柳娟迫不急待地打断了他。

"不，"脸上作出了仿佛很干渴的表情，刃雾摇了摇头，继续说到，"我不清楚里边曾经有没有过怪物，但是，那间房子现在是空的，也没有发生过打斗的迹象。可是，当我上到二楼，却发现在一间卧室的梳妆镜上，用口红写着这样一行字：不要，千万不要回头……"

正在说着，车子已经开到一幢别墅的前边了，刃雾停下讲述那个吓人的故事，跳下车一边向后备厢走去，一边对柳娟说："下车吧，到了。就是这里。"

而柳娟依旧呆呆地坐在那里出神，她是在想：不要回头，不要回头，能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不要后悔吗，还是指，不要回头望呢……

4

一进到这幢带有明显 16、17 世纪欧洲装饰风格的房

子后，柳娟立刻浑身打了一个冷战。倒不是因为打开门而突然吹过的冷风，而是柳娟忽然感到似乎有什么存在，在远处注视着自己的背影，而使自己产生了好像有虫子爬上后背般的厌恶感。这种感觉使柳娟并没有马上进到房子里边看房间，而是站在门口，警惕——或者说是反感地环视了一下这间房子的大致结构和装潢。

无论从大厅的壁炉、壁炉上的烛台、墙上挂着的人物肖像油画还是红檀木的家具来看，这幢房子都应该有很长的历史了。如果说这幢房子真的是属于柳娟的祖父的话，那么不是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住在里边了，就是后来从别人手中购得的。

看到旁边用询问的眼光看着自己的刃雾，柳娟叹了一口气，帮着蓝发的少年将自己的行李搬到了楼上的卧室去。

晚上，忙碌了一天，好不容易打扫出两个干净房间的两个人，坐在餐桌前品尝着柳娟手忙脚乱做好的饭菜。

“唔，就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开车大概只要五分钟的路就有一个小镇，那里有几户人家，也有卖东西的地方。”刃雾一边把蘸满番茄酱的炸薯圈塞进嘴里，一边向柳娟介绍着附近的情况。

可是柳娟却并没有专心地听刃雾的介绍，看着觉得自己做的东西很好吃而狼吞虎咽的刃雾，柳娟突然有一种想抚弄他那顺滑的蓝色头发的冲动，“真的好可爱啊，仔细看起来，就想是玻璃娃娃一样精致呢！”

喝了一口土豆混合各种蔬菜和番茄沙司调制成的汤，刃雾抬起头来，想看看既没有回答自己也没有吃任何东

西的柳娟在干什么，却看到柳娟两手重叠着支着下巴，挂着甜美的微笑，正用陶醉的眼神望着自己。脸一红，刃雾赶忙低下头，把一个炸的刚好的牛排拉过来，慢慢地吃起来。

而这个动作使柳娟也意识到自己刚才的失态，回想了一下不禁涨红了脸，也拉了一个奶油玉米，开始吃了起来。

于是直到吃完饭后，两个人都没有再做任何除了进食以外的动作。

将晚餐的碗碟收拾好后，一边擦手一边走进前庭的柳娟，看到以优雅的姿势坐在沙发上的刃雾，突然产生了一种很温馨的感觉。大概正是刃雾那种将两手摊在沙发靠背上，头稍向后仰，两条腿伸直，随意地伸在沙发前面的地上的尽显修长身材的闲适的姿势，使柳娟有了一点“家”的感觉吧。

所以，干脆就站在门口呆望者正在看电视的刃雾，柳娟甚至希望，时间就在这时静止吧，就让这一刻成为永远。

片刻过后，察觉到柳娟走到了门口的刃雾正在奇怪为什么她没有下一步的动作了呢，“辛苦了啊，有兴趣一起看球赛……”于是，一边转过头去，一边微笑着想看看的刃雾，却看到在门口手里拿着毛巾在朝这边凝望的柳娟似乎一点想过来的意思都没有。

刃雾有点无可奈何地笑了笑，然后轻轻地咳了一下，道：“嗨，休息一下吧。”

直到这时才反应过来的柳娟，意识到自己呆呆望着

别人的行为第二次被发现了，脸立刻就红了，匆匆地说了一句：“我去把毛巾放下。”便又跑回厨房去了。在走廊上心“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怎么办，怎么办，我两次都看他看呆了，哎呀，完了，现在他对我的印象一定变差了，怎么能作出这种没面子的事呢……”脑子里胡思乱想了半天，在对自己说了N次“要冷静，柳娟，要冷静！”之后，好不容易进入客厅的柳娟，却发现刃雾已经端正地坐在了沙发的一头，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杯茶，而茶几的对面位置还有一杯。于是，柳娟只好隔着茶几，坐在了沙发的另一头。

意识到气氛可能会有些尴尬，刃雾望着电视，对柳娟说：“今年，决赛湖人对76人啊，真的是精彩呢，湖人碰上了对手了，第一场竟然输了，如果不加油的话……”发现柳娟并没有回答自己，意识到可能是不喜欢体育吧，于是后面的话就变成了，“你祖父留给你的房子，还真大啊。”

“对啊，的确是蛮大的，而且，年头也很久了呢，”柳娟也望着电视说到，“因为，我今天打扫时发现，厨房那边的小门，就是通向地下室的了。新修的房子都不会这样了吧？”

“什……什么，地下室吗？”

“对啊，”丝毫没有察觉到刃雾的表情有变化，柳娟呷了一口手里的茶，这样微笑着回答，“而且，刃雾沏的茶相当的不错呢。”

“啊，啊……是吗，过奖了。”

在那之后，刃雾就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只是跟柳

娟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些无关紧要的话，而电视中无论是米勒的连续三分球还是奥尼尔的强突都再没能给刃雾的表情带来什么变化。

“呵，好困啊，你也累了吧？早些睡好了，今天打扫真是太辛苦了。那么，我先上去了。晚安。”不知不觉地就已经到了 11：00，柳娟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向刃雾道晚安。

“难道，我做的真的太过分了吗？不过，倒也不能怪他，我那样盯着人家看，任谁也不会没有反应的。可是，该怎么办才好呢，我一定要挽回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察觉到刃雾情绪上的变化，柳娟一厢情愿地认为是自己的缘故，在回到自己的房间后并不想马上睡觉，而是，坐在梳妆台前，呆呆地看着镜中的自己。

“化妆镜……刃雾不是说，在化妆镜上用口红写着什么吗？是写的什么呢，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呢？哦，怪不得今天刃雾一定要打扫这个房间……”想到这里，柳娟不禁微笑了起来，“他还真的很体贴人呢，是怕我会害怕吗？”凑过身子，柳娟仔细检查着镜子，可上面一点口红的痕迹都没有了。

“嗯？”正在俯身检查镜子的柳娟，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不安，紧跟着是一阵寒意，柳娟不禁打了个寒颤，而刚进到这间屋子时，那种仿佛被人注视的感觉又出现了，而且这次的更强烈些，柳娟甚至想象，那目光像是一只长满毛的手在自己的背后摸来摸去。强烈的厌恶感使柳娟差点就想以扭动肩膀来甩掉这目光了。

几种感觉混杂在一起，产生了极度的不安感，在这

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会下意识地回头望一眼吧，自然柳娟也不例外，因为他已经忘了刃雾曾经对她讲的是什么了。

而当她想起来时，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刃雾一直等到柳娟上楼以后，才敢放心地去洗澡。而正当刃雾舒服地享受热水除去身上疲劳的感觉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一声尖叫，很短促，可是很清楚。刃雾立刻意识到，是柳娟。来不及擦干身上的水，穿上裤子，就向楼上飞奔过去。

“唔……”好不容易才醒过来的柳娟，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刃雾焦急的面孔，头发和脸上都还有水。柳娟突然感到很委屈，于是，任性地一把搂住刃雾的脖子，抽噎起来。

“没事了，没事了。告诉我，你怎么会晕倒呢？是不是……是不是看到什么了？”等到柳娟稍微冷静下来，刃雾轻柔地扶着柳娟的肩膀，把她扶到了面前，紧张地问道。

“我……发生了，发生了……不，我也不知道，我只记得，我回过了头去，然后，然后……啊……”说到这里，柳娟突然尖叫起来，再也没法说下去了。

“是受了很大的刺激啊，还造成了暂时的记忆丧失，也许真的是看到了‘那个’了？还是……先让她休息好了。”于是，把柳娟扶到了床上，一边安慰着她，一边思考着什么，直到确定柳娟的确是睡着了，刃雾才站起来轻轻地退了出去，眼睛中闪动着异样的光彩……

5

当柳娟醒来时，已经是深夜了，窗外是无边的漆黑，似乎要冲进来吞噬一切一样，不知为什么，柳娟看到窗外，心里就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我是怎么了呢……怎么会穿着外衣就睡了呢？哦……对了，我晕倒了，是刃雾……是刃雾把我抱到床上来的。可是，我怎会晕倒的呢……怎么会呢……唔……呜——头好痛！”想到自己为什么会晕倒，柳娟的心底又升起了莫名的恐惧。这不明所以的恐惧感让柳娟感到烦躁不安，就好像是刚做过的噩梦，令人恐惧，却记不起内容。

稍微活动了一下身体，柳娟立刻感觉到身体因为受惊吓出了汗而黏乎乎的，于是柳娟决定去洗个澡，一来洗掉身上的汗水，二来柳娟希望热水能使自己放松一下，平静一下心情，将那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洗得一干二净，回来睡个好觉。

“嗯……真舒服的热水。”柳娟尽量使自己不去想今晚发生的怪事，而将心思转移到计划今后几天的安排上，“首先开着车在这附近转一圈儿，然后，就和刃雾去野餐，这附近好像是有个风景区？”正当柳娟沉浸在热水带来的舒适感和美好的幻想中时，一些奇怪的声音从外边传了进来，使柳娟马上紧张了起来，但是刚想仔细分辨，那声音却又消失了。这不免使柳娟刚刚转好的心情，又变得坏了起来。在胡思乱想中，匆匆地洗完了澡，刚刚迈出浴室的柳娟又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这次，柳娟

听清楚了，声音是从厨房那边传过来的。“连澡也不要人家好好洗，到底想要怎么样嘛。”这样给自己壮着胆子，柳娟拿起一把梳子向厨房的方向走了过去。当到了厨房的门口时，声音又传来了，非常的近，似乎就在厨房里，“是老鼠吧?”这会柳娟没敢设想更坏的情形，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向厨房里跨了一大步，想看个究竟。没想到却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

这突如其来的惊吓，使柳娟本就已经绷到很紧的心弦“叭”地一声断了，她不禁惊叫起来，而那个人马上伸出了手扶住了她。柳娟抬头一看才知道原来刚才出来的人是刃雾，于是，一瞬间，所有的惊吓和委屈都涌了上来，柳娟扑在刃雾的怀里“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刃雾无奈地摇了摇头，轻轻的将柳娟推了起来，用手指把柳娟脸上的泪拂了下去。稍稍平静了一些，柳娟察觉到气氛似乎有些不对，便向后退了 一步，抬起头望了一下刃雾的脸，想看看为什么那么温柔的刃雾却没有安慰她呢。可是却见到了刃雾苍白而且带些慌乱的脸，似乎还在微微喘吁着，连头发也乱了。看到自从出场以来一直都显得十分冷静和老成的刃雾，居然也露出了这样的表情，即使迟钝如柳娟，也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了。

于是，立刻将自己刚才受到的惊吓抛在了一旁，尽量使自己的声音不要颤抖，柳娟关切的向刃雾问到:“怎么了，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

“不，没有什么的……”勉强挤出一个微笑，刃雾这样说着，“我……我只是，算了柳娟，相信我，适当的时

候，我会告诉你的，可是，不是现在。”说到一半，才想起来，自己根本不会说谎，于是，刃雾只好这样搪塞着柳娟。在刃雾说这些话时，柳娟曾试着将视线投到刃雾的背后去，但每次都被刃雾巧妙的移动的身子给挡住了。这样的动作，更增加了柳娟的好奇心，刚刚想开口问时，刃雾却先伸出了手，轻轻的搂住柳娟一侧的肩膀，将柳娟转了过来，然后慢慢的向厨房外走去——刃雾的动作是那样的轻柔，使柳娟有掉到棉花堆中的轻飘飘的感觉，根本就无法反抗——一边走，一边说着：“放心，真的没有什么，柳娟，现在，上楼睡觉去吧，明天还有很多安排呢。来，我送你上去吧，你刚才，是不是作噩梦了……”就这样，虽然极不情愿，但是一点反抗的余地也没有的，柳娟又被送回了楼上。直到看着柳娟躺下了，刃雾才离开。

柳娟虽然躺在了床上，但是却怎样也睡不着，脑子里的思绪非常混乱，怎样也理不出个头绪来。自己，究竟为什么会晕倒了呢？而刃雾说的梳妆镜上又写了些什么呢？我为什么会想不起来了呢？而且柳娟突然想起来：“今天晚上，和刃雾说起地下室时，他的脸色马上就变了，而刚才，他也是明显刚从那里上来，难道地下室中有什么吗，为什么刃雾不肯告诉我呢？”想到这里，柳娟又开始胡思乱想起来。而那个晚上，柳娟被自己的念头吓得一直没睡着，只是在床上翻来覆去地变换各种姿势。

在楼下，蓝发的少年也同样没睡，侧着身子，右腿蜷起，眼睛望向天边——以这样优雅的姿势半坐在窗台上，雾色的瞳孔中却露出了异样深邃的目光，似乎要望

到宇宙那无尽的虚空中似的。而脸上的表情也满是凝重，完全不像一个少年人所应有的。右手则夹着一支一口也没抽的，纤细的香烟。呼吸了一口窗外的新鲜空气后，刃雾脸上的表情似乎放松了一些，右手一弹，那刚燃完一半的烟，在空中划过 了一道优美的弧线，仿佛一颗坠落的流星，落了下去。这时，突然听到——其实，这声音已经响了很久了，只是刚才刃雾一直没有注意到而已——楼上传来的，因为翻身而压的床中的弹簧“嘎吱”、“嘎吱”响的声音。苦笑了一下，无奈地摇了摇头，刃雾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几乎是将身体摔在了床上，之后，便像个孩子一般，沉沉地睡着了。

6

早上，被厨房响起的锅碗瓢盆相互碰撞的声音吵醒的刃雾，半睁开眼睛，看了一下放在床头柜上的闹钟显示的时间只有六点十七分而已。他揉了揉眼睛，再次确认无误后很无奈地倒回了床上，一边嘴里轻轻地叹了一声：“天哪，我就知道……”

很快地穿好了衣服，刃雾一边用手拨着蓝色的长发，一边装出一副刚刚被吵醒、非常非常困眼睛完全睁不开的样子，走到厨房，对正忙得热火朝天的柳娟说道：“早啊！怎么，今天要……”话还没说完，刃雾就看到了因为听见自己说话而转过来的柳娟脸上的两个黑眼圈。强忍住没有笑出来，刃雾继续说道：“今天中午要吃大餐吗？你这么早起来……哈哈……”想到自己明明知道柳

娟被吓得整晚没有睡着所以才早些起来找些事做，还故意去问，实在是够坏的，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

柳娟看到刃雾这个样子，以为他是在取笑自己的黑眼圈，马上就生气地撅起了嘴，一边发脾气的使劲摔着那些倒霉的锅子，一边自顾自地说道："哼，你就笑吧。今天的早饭，你就自己去镇上买吧。"知道柳娟实际上并没有生气，刃雾还是赶忙上去赔不是，直到把柳娟逗得实在忍不住笑了出来，才算作罢。

两个人新的一天，就以这样一个有着轻松气氛的早上而开始了。而柳娟也完全将昨天晚上发生的种种令人不愉快的事都忘到了脑后。但是，这绝不代表着他们这一天的生活也会如此的轻松。

吃过柳娟精心准备的早饭后，刃雾对脸上贴着面膜——希望能消除黑眼圈——正在看杂志的柳娟说："柳娟啊，今天，陪我到那个小镇去一趟吧。我想去见一个人，正好让你也见见他。"听到这样的话的柳娟，本来立刻就想问"要去见谁"的，但是，碍于脸上贴着面膜说话不方便，而站在一旁的刃雾也丝毫没有想要解释的意思，就把疑问先忍了下来，只是简单地点了点头。于是，刃雾转过了身，"那好，我去把东西收拾一下。待会儿，你也收拾一下吧，咱们晚上可能不回来。"不带一点感情地说出了这些话。

一个小时以后，一切都收拾好了的柳娟，从楼上走了下来。与以往的装束不同，这次柳娟换上了比较便于运动的装束，长长的头发用白色的发箍在头顶扎成了一个马尾巴，上身穿的是白色的紧身衣，配上蓝色的七分

裤和锐步的跑步鞋，看上去给人一种活力四射的感觉。

假装没看见刃雾脸上的略有吃惊的表情，背着旅行袋向门口走去的柳娟，心里是按捺不住的喜悦："我换这个造型果然成功，嗯，让他看看我的另一面。"

由于这里是才开发不久的旅游区，所以，在这样并不是假期的日子里，尽管是惟一一条通往小镇的路上，还是很少看到人，不，准确地说是根本就没有人。而这条小路也是非常的颠簸——只是在树林中伐倒一些树修成的土路，杂草也长得很高，有的地方就完全看不到路了。而路牌什么的，更是完全没有。看着认真开着车，满脸严肃的刃雾，柳娟想："也许，他是在凭记忆开车吧，这种路，希望不要迷路了才好。"于是，柳娟决定不去打扰刃雾，虽然心里有很多话想问，但是，终于只是将汽车上的 CD 旋开，喇叭里传出了 BeeGees 的歌。看到刃雾脸上的表情随着轻柔的音乐而变得舒缓了些，柳娟才将两手叠在脑后，倒进座位中，欣赏起音乐来。一路上，两个人都没有交谈。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察觉到车子停了下来，柳娟坐起身向窗外望去。不知什么时候车子已经开出了那片小森林了，而路也变成了柏油的，那个小镇就在车子的一侧。

很小很小的一个小镇，在靠路边的地方有一个加油站，旁边是家不大的便利店，还有一间饭馆在便利店的旁边。在这些建筑后边是这个镇上最高的建筑——三层楼高的旅馆。而周围，还零星散布这几间不大的民房。这些，大概就是这个小镇上所有的建筑了。刃雾让柳娟

留在车里，自己下车去和加油站的老板谈了两句，便又上了车，把车开到那个加油站的车库中去了。“这是这个小镇上惟一一个安全的停车的地方，行李也先放在这里吧，咱们先去找那个人。”看到这种形势，柳娟更加感觉刃雾不止来过这个小镇一两次。但是，还是什么也没问，只是跟着刃雾跳下了车，向外走去。

几分钟以后，两个人来到了一间小屋前。这是一幢看上去很老旧的小木屋，但却给人很整洁的印象。刃雾走过去叫门，屋内传出一个沙哑而低沉的声音：“进来吧，二位。”听了这样的话，柳娟似乎明白了些什么：“占卜师吗？刃雾为什么要带我来见占卜师呢？”怀着这样的疑问，柳娟迈入了屋中。与屋外的情景和柳娟所想象的都形成了相当大的反差——屋内的装潢相当的现代化，有木制地板、豪华组合音响和大功率的柜式空调。而这间屋子的主人是一个戴着无框眼镜的中年人，看上去给人很精干的印象。“不是占卜师吗？与想象中的占卜师的形象完全不同呢。”柳娟正在这样想着，却发现在中年人坐的桌子的对面位置上，放着两杯饮料，一杯是柳娟非常喜欢的橙汁，另一杯则是啤酒——看来这是刃雾非常喜欢的饮料。“看来还是占卜师啊，连这些都知道啊。”正当柳娟还在胡乱猜测时，刃雾已经拉了一把椅子，坐在了那杯啤酒前面。于是，柳娟也坐了下来。看到柳娟坐好了，刃雾才开口对柳娟说：“这位是我父亲生前最好的朋友，张先生。”又转过头对张先生说：“这位是柳娟，她的情况想必您都清楚了，我也不必多说，而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请问您这件事。”听了这样开

门见山的介绍，那位张先生反而笑了："我说刃雾啊，你真是越来越像你的父亲了，总是板起个脸来说话。这么大老远跑来，也不先问候我一下啊？这位小姐的情况嘛……据我所知，是你新认识的女朋友吧？"说完了这样的话，笑吟吟的看着刃雾，满脸都是恶作剧成功了的表情。

而刃雾明显拿这位长辈没有什么办法，一反平日的成熟冷静，羞红了脸低着头用责怪的语气对张先生说："张先生……您……您就不要取笑我了，我只是想帮人家的忙而已……"

看到刃雾原来还有这样的一面，心里正想着："呵呵，好可爱啊，以后可要好好欺负他一下"的柳娟，却看到张先生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叠塔罗牌，对柳娟说道："你们的沉睡的命运就要觉醒了，而我的命运就是要帮助你们唤醒它们，现在，把你们的命运告诉这叠牌吧。"说着把牌递了过来。

柳娟虽然不大相信这些，但是也只好接过牌反复洗了几遍又还给了张先生。这时一件让柳娟感到难以置信的事发生了：那位张先生接过牌将牌放在手掌心上，双手合十，眉心放出了很淡很淡的蓝色光芒。而张先生的眼睛也望向了无限远的地方，仿佛被催眠了一样。若不是刃雾及时过来握住了柳娟的手，可能柳娟就要叫出来了。

这时张先生开始用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声音说道："你们的命运马上就要被解放了，以后你们会遇上很多事情，前途很坎坷，而总体的运势是——请抽一张牌。"柳娟望了旁边的刃雾一眼，但刃雾却没有作出任何表示，

柳娟只好将信将疑地伸出手，抽了一张牌，“塔！好。下面，你们两个人的命运很有关系，彼此相互的影响着，而你们两个人命运的具体关系是——抽一张牌，节制。好。但是，你们每个人还是有自己的运势，并不会完全相同，现在你们两个人一人抽一张牌吧——好，柳娟的：死神。刃雾的：月。那么，下面，我为你们两个具体说明一下——在最后的时刻，我可以看到，很黑，很长的一条走廊，要小心，那是危险潜伏的地方。而……啊……”说到这里，张先生突然像是被什么东西刺激到了一样，从那种催眠的状态中脱离了出来，而他的身体在不停的颤抖着。柳娟顺着向下望去，只见张先生拿牌的右手的四根手指已经被齐刷刷地切了下来，落在了桌子上。而切下他手指的似乎就是他手中的牌，因为，刚才一张牌立在了桌子上——它像刀片一样，扎到桌子的木头中去了。

那是一张“恶魔”。

但是事情远远还没有结束，紧接着张先生的头就被十分机械地向后拗过去了，像被什么东西扼住了喉咙一样，连呼救也不可能，只能从嘴里发出一些“格格”的声音，马上，大量的血就如同喷泉一样从张先生的嘴里喷出来。而鼻子，耳朵，甚至眼睛中也汩汩地有血流出来。看到这样突如其来的血腥场面，柳娟的头脑中完全是一片空白。但刃雾并没有呆坐在那里，一脚将面前的桌子踢翻，抢过去扶住了张先生。

但是，明显已经来不及了，张先生的眼睛已经翻了过去，而大量的血还在不断地流出。意识到这一事实的

刃雾，一手托住张先生的后背，慢慢地将他放在了地板上。只能眼看着去世的父亲最好的朋友这样的被杀害，而自己却什么也没能做，然而内心充满着愤怒、懊悔和悲伤等强烈情感的刃雾，脸上却没有非常悲哀的表情，甚至，除了苍白的脸色外，柳娟看不出刃雾和平时有什么不同。但即使是这样——柳娟知道——刃雾一定是陷入了极深痛的悲伤中。她很想安慰他两句，但却找不到任何话说，于是她也只能继续呆坐在椅子上。

7

“我现在可以把所有的事情从头到尾讲给你听，但我不能保证你能理解并相信我，可以吗?”在以柳娟无法相信的镇定和迅捷地处理了张先生的遗体后，刃雾和柳娟又回到了加满油的吉普车中。

显然刚才的场面对于习惯了都市生活的柳娟来说实在是太难以接受了，但在强烈的视觉和精神刺激下，柳娟的精神反而出现了短暂的平静，而这也是刃雾选择在这个时候把事情的原委告诉她的一个原因。

吉普车又回到了颠簸的小路上，而这次，代替 CD 音乐的，是刃雾低沉而缓慢的语气。

“首先，我需要跟你解释一个概念。”刃雾平静的话语有一种令人感觉舒适的力量，而柳娟也发现自己的注意力已经渐渐被转移到刃雾的话题上了。

“虽然很多人仍在争论，但我可以确切地告诉你，灵魂是存在的。”这样的话在刚才那样的场面之后显然不会

对柳娟再起多大的震撼效果，因此她仍是很平静地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听着。

“而且，组成灵魂的，也同样是一种像光一样具有粒子性和波动性的物质。我们称之为——星幽体。”

“在人类中，有一些人拥有可以控制星幽体级能量的力量。虽然他们不知道这种力量从何而来，但这却并不影响他们使用这种力量。”

“比如张先生，你刚才也看到了，他可以借助塔罗牌，用这种力量对未来进行一定程度的预测。”

“但是同样，这些拥有特别力量的人，他们也可以感受到很多常人所感受不到的东西。”

在这句话后，刃雾陷入了一段沉默，好像他话中那些“常人感受不到的东西”又浮现在了眼前。

柳娟的情绪已经暂时基本稳定了下来，于是她忍不住问道：“比如说……？”

刃雾听到柳娟的问话后，长长地吸了一口气，道：“恶灵、怨念，或者，诅咒。”

恢复了正常思考能力的柳娟这时已经隐约感觉到了什么，于是她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起来。

而刃雾没有等柳娟开口，接着道：“是的，我也有这种能力，而我也确实是被这所房子的诅咒而吸引来的。”

“诅咒？”柳娟轻轻地道。

“是的，但我还不知道这个诅咒的原因——这也是我来这里的目的。”

一次比较严重的颠簸令刃雾的话中断了一下，但之后，他很自然地接着道：“我有一个朋友，然而，从去年

开始，她就和她的丈夫一起失踪了——当然，由于我们不是很熟的那种朋友，因此一两年不见面也算正常，我也没有在意。而我去年虽然也碰巧来过这里，但直到上个星期我才知道，这里正是他们失踪的地方。”

柳娟正想问：“你怎么知道的?”刃雾便答道：“因为上星期在我的一处住所的信箱里，我发现了一张半年前收到的他们去年从这里寄出的明信片，上面写着四个字：不要回头。而这四个字和我去年在这里看到的字一模一样。”

“昨天晚上，在你睡着之后，我去了你所说的那间地下室，确实找到了一些资料，但其中我惟一能看懂的，就是‘消失’一词。其它的，都是我完全不能理解的东西。”

说完这句话，吉普车缓缓地停了下来，刃雾转过头，对柳娟道：“很抱歉，从刚才发生的一切来看，这里发生的事只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解决不了的，恐怕我们得先离开这里了。”

柳娟这才注意到，车子已经回到了那间别墅前。

望着脸色苍白的柳娟，刃雾充满歉意地道：“真的很抱歉，因为我对情况的估计不够，才让你卷进了这样的事情。但你放心，我绝对会保证你安全地离开这里。”

“真是的，到底是什么跟什么嘛!”一边在房间里收拾衣物的柳娟一边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原本好好的假期，还自以为好运地碰上了个帅哥，结果竟然就要这么泡汤，实在让柳娟觉得很不忿。可偏偏刃雾的话让柳娟完全提不出任何反驳的理由，因此她只有按照他的话上楼到房

间收拾自己的衣服。

拉好了最后一个提包的拉链，柳娟抬起头，看了看昨天刚收拾干净的屋子，竟然有些不舍。在环视了一周之后，她的目光停在了那面镜子上。

“诅咒？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对于无关的人也会有作用吗？那是个什么诅咒？是我的祖父留下的？”一个接一个的疑问令本来就很烦躁的她皱了皱眉头。

而就在她皱眉头的一刹那，她忽然觉得面前镜子里的她有点不对劲。

她仔细看了看，似乎又看不出什么。

于是她又皱皱眉头，猛然间，她发现镜子里的她并没有任何动作。

她惊讶地连忙抬起手想去触摸一下镜子，而这个动作让她彻底发出了一声高分贝的尖叫。

镜子里的她仍然没有动，静静地站在那里，就好像一张异常真实的照片。

“不要回头——明日香”

刃雾拿着这张印着这间别墅照片的明信片，看着后边的这几个字，陷入了沉沉的思考。

“为什么要把这张明信片寄给我呢？”

这个明日香和她的丈夫阿井不过是在一次酒会上和刃雾认识的，在互留了名片之后便再没见过面，虽然双方的第一印象都不错，但其实也不过是最普通的那种朋友。

正当刃雾坐在驾驶座上看着明信片的时候，从别墅

二层传来的柳娟的尖叫一下子把他唤醒了过来。

在几乎没有任何思索的情况下，他拉开车门朝二楼冲去。

“柳娟，你在里面吗?”

一扇厚重的门阻挡住了刃雾，单纯靠他的力量是绝对不可能把门撞开的。

而柳娟似乎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行动，持续在屋里发出无意义地尖叫。

刃雾似是下了一下决心，之后，他将双手环抱成圈，片刻，在中间就聚集了一团蓝色的雾气。而刃雾的瞳孔，竟然也随着那团雾气的凝聚而变成了金色。

当那团雾气聚集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刃雾将它送到了门前，刹那间，如同被锐器切割一般，那扇门被雾气所覆盖的部分消失了，留下了一个可供一个人通过的圆洞。

当刃雾穿过那个洞进到屋子中时，眼前的柳娟已经只剩下“一半”了。她的左半身如同变得透明了一般已经完全消失，甚至连脸也只剩下了右边一半。

刃雾没有犹豫，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做的，只有一件事。

伴随着头部剧烈的疼痛，柳娟感到自己的意识开始回到体内。

当柳娟发现自己可以清楚地看清面前的东西时，出现在她眼前的是一片略显狼籍的情景。卧室的门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开了一个能容纳一人进出的洞，而梳妆台上的那面镜子也被打破而碎了一地。

不过令她稍感快慰的是，刚才那种在镜子面前无法动弹的情形已经消失，而且从地上的镜子碎片中的影像来看，刚才好像曾经“消失”了的左半身也恢复了正常。

能看到自己“正常”的身体被自己“正常”地支配现在竟然也成了件值得高兴的事，这么想着的柳娟刚要从地上站起来，忽然发现右手的指尖感到一阵疼痛。

她连忙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的食指被割破了，而地上，似乎是自己的血画着一个如同梵文般诡异的符号。

还没等她对这做出什么推测，另一件让她诧异的事发生了。

“柳娟，我是刃雾。”

这样的声音忽然传来，令柳娟一惊。而更奇怪的是，这“声音”好像并不是通过空气震动而传到她的耳朵中，而是直接在她的大脑中“响”起。

“刃雾？”柳娟还是不自觉地用声音来回答。

“柳娟，我现在没有足够的时间跟你解释这一切，刚才的能量消耗太大了。简单地说，你昨晚在这里引发了诅咒，而这个诅咒是会令被诅咒的人‘消失’的。包括刚才张先生的死和你在屋里所遇到的一切，都和这个诅咒有关。”

刃雾一口气在柳娟的大脑中留下这段话，然后似乎是停了一下，然后接着道：“我刚才用尽了我所有的能量才勉强对抗了这个诅咒，很抱歉，我的力量还是不够，因此我的身体消失了。”

柳娟不知道自己惊讶的表情是不是有人能看到，她颤抖着声音道：“就是说，你，代替我中了这个诅咒？”

刃雾没有直接回答柳娟的问题，继续道：“我可能会暂时借用你的身体，不过放心，你不会有任何的感觉。”他又停了一下，然后柳娟明显感觉他的“声音”弱了下去：“我需要时间积蓄力量，你遇到什么不可解决的情况时可以叫我，还有，去找……明信片上的人……”

“刃雾？你还在吗？”

在确认得不到回答之后，柳娟有些颓唐地站了起来，看着眼前的一切，她无奈地提起了自己的行李。

重新坐在驾驶座上的柳娟发现自己的心情和两天前已是天壤之别，她把左手轻放在胸前：“刃雾，在这里吗？”

短短两天内发生的一切令她对恐惧或者意外好像有了一种近乎麻木的感觉，而当她的目光落在旁边座位上的那张明信片上时，她还是不自觉地发出了“咦——”的声音。

“明日香？在‘噩梦’里的那个小女生不是也叫明日香吗？刃雾刚才好像说要找明信片上的人，难道会是她？不会这么巧吧？”

“噩梦”是柳娟在网上经常去的一个聊天室的名字，那里一共有七个对恐怖推理小说极度痴迷的人，而其中有一个人的 ID 就是“明日香”。

这个被大家都认为是“高中小女生”的明日香，却在最近发消息说要举行一次“能给大家带来真正恐怖”的聚会，柳娟本来因为这次旅行而没有拿定主意去还是不去，而现在，看来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明日香在上次的信里说，那个叫‘七人游戏’的聚

会在三天后举行，今天是……嗯，还有一天，希望能赶得上吧。”

正当柳娟扭动钥匙发动汽车的时候，忽然间，那种曾经出现了几次的“被注视”的感觉却再次从柳娟背后涌来。

而这次，下意识要回头的柳娟似乎被什么阻碍了一下，头并没有扭过去。

“谢谢，刃雾。”柳娟轻轻说了一句自认为应该说的话。

在因把油门踩到底而发出低沉的轰鸣声中，一辆吉普颠簸地驶上了来时所走的回头路。

七人游戏

● 六翼炽天使

那歌声听起来似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犹如碧蓝的夜空中月色的缥缈一般，轻柔地洒了下来，安详而平和。

正当炽天沉醉于那奇妙的歌声时，他忽然感到，一片巨大的阴影正从头顶上方压了下来。

炽天忙抬起头，立时发现一具黑色的十字架正从空中缓缓朝那口巨井落下。

刹那间，一股熟悉的感觉涌上炽天的心头。“这……这不正是城堡大厅中的画吗?”炽天几乎要叫出声来。

而那具黑色的十字架上，也正如画中所画，有一个女子被紧缚在上面。

七人游戏

一、未知的开端

memorized by：炽 天

“您好，炽天，欢迎您来到德里姆城堡参加‘七人游戏’。请将您身上的移动电话等一切通讯设备取下，我们将为您妥善保管，游戏结束后我们将原物奉还。”

看着面前冰冷的屏幕上的这一行字，炽天（六翼炽天使饰）冷漠地从兜里掏出一部精巧的电话，放到屏幕旁的一个移动托盘中。

“谢谢，请取出您的身份卡，您可以用它打开您的房间了。您房间的号码是 703，祝您愉快。”

随着屏幕上的这句话，下方的一个卡槽中，吐出了一张和信用卡一般大小的智能卡。炽天伸手将它取下，然后径直朝楼梯走去。

这是一座 17 世纪古堡式的建筑，壁画和雕刻即使是炽天这样对艺术外行的人也可以看出是精品。只是所有的艺术品的基调都是红色和黑色，让人置身其中，有一种压抑甚至窒息的感觉。

炽天慢慢踱上铺着猩红色地毯的楼梯，在一楼和二楼之间，正对大厅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幅巨大的画卷。

那幅画的中央，是一个巨大的十字架，但在十字架上，正在受难的却不是通常见到的耶稣。当炽天离近了后仔细一看，发现那竟然是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的面孔不甚清晰，但却能给人带来一种十分凝重的苦痛感。她浑身浴血，似已奄奄一息。在她的周围有着许多带着面具的人在围观，他们的面具有的狰狞，有的凶恶，有的猥琐，有的奸险。

整幅画显得很低沉，让看到它的人不由自主有一种夹杂着恐惧的哀伤感。

炽天在画卷的面前停留了一会儿，忽然嘴角翘了翘似是笑了一下，然后转身继续向上一层走去。

他一边上楼一边用右手把玩着那张作为房间钥匙的智能卡，不禁回想起加入这个游戏的过程。

他是一个恐怖推理小说的狂热爱好者，在网络上自然也结交了不少的同好。

半年下来，他用“炽天”这个名字在网上认识了六个非常熟识的网友，他们经常在一个叫”噩梦”的聊天室里聊一些恐怖故事和推理小说。

日子本来照这么发展下去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有一天，在“噩梦”的一次网上聚会中，七个人中叫“明日香”（ASUKA 饰）的那个人忽然提出，她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够让大家体验一次真正的“恐怖”，但不知诸位是否有兴趣参加。七个人平日是比着叫嚣自己胆大的，更何况这个提议是从“明日香”这个大家平日都认定是个女高中生的嘴里提出的，自然都抢着参加。

之后的三天风平浪静，炽天也以为这不过是明日香的一个玩笑罢了。没想到在第四天，他收到了一封明日香寄来的加密电子邮件，他打开一看，是让他到市中心的保龄球馆第某号储存箱中，取一封信。

他将信将疑地去了，没想到用电子邮件里告诉他的密码，真的打开了那个箱子，而里面也真的有一个信封。他拆开一看，里面便是他现在手中的这张智能卡，背面用最常见的打印机打着一行地址。

当晚他拿着这张卡来到“噩梦”，发现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原来每个人都收到了明日香通过不同方式送出的卡。

而明日香自从那天开始，就好像从“噩梦”里消失了一样，只在第二天，给每个人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大家在某天，拿着那张卡，到卡背面的地址去，就可以参加一个“七人游戏”。信的末尾还特别注明了，这是一个“七人”游戏，如果谁因为自己胆小缺席，可是会

连累大家的。

如此之足的悬疑气氛，即使不看最后的注明，恐怕也没有人会缺席的。因此，从没见过面的七个人，就这样决定了来参加这个“七人游戏”。

正想着，炽天抬起头，发现不知不觉间，已经来到了七层。

二、噩梦的质感

memorized by：碇真嗣

德里姆城堡的大门打开又合上了。就这样，嘴里还叼着面包片飞奔而来的碇真嗣（碇真嗣饰）只看见了一个身影消失在了门的里面，并没能知道那个刚刚在他前面进入城堡的人是谁。

“见鬼！这破机器！快点的话我也许还能赶上前面的那个家伙！提前看见一个网友毕竟也是令人惬意的！啊！拜托！快点啊！”碇真嗣就快要忍不住用手砸了。

“欢迎您，您的房间是603，请保管好您的身份卡。同时请您把您嘴里咬着的东西放在移动托盘上，请您放心，等游戏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把它还给您的。”

“谢谢，那就不用了”碇真嗣耸了耸肩，“开门呀，芝麻。”

“隆隆”的门开声并没有让碇真嗣产生什么顾虑，他现在的注意力都只在前面的那个人，在他看来，这次明日香的安排无非是一个小女高中生想把网友见面作为一

个稍微有点浪漫气息的小把戏。所以当门开到了一个足够的缝隙的时候，碇真嗣便一个箭步就窜了进去。

"轰隆隆……"大门在碇真嗣的背后关闭了。从城堡里面听，关门的声音大多了。

一切都暗了下来……和一墙之隔的外面明媚的春光是截然相反的。难不成一扇门就可以把两个世界隔开？或者说是两个世界可以只用一扇门来连接？

"嗯？人呢？这么快就不见了？六个人当中谁会是这么奇怪的呢？"他这么自言自语地说。

环视了一下所处的四周。现在的他，是处在一个大厅中，背对着门，向前看就是一个宽宽的楼梯，暗红色的地毯延伸到墙上一幅巨型画的下面就分开了，然后拐了个九十度的弯沿着墙接着向上面连着。那幅画倒是引起了碇真嗣的兴趣。

"嗯！明日香还真是挺厉害呢！怎么我以前就不知道这里还有这么个好玩的地方啊。"他想。

"算了，反正搞神秘也不可以一直搞下去，我看我就回房间等着明日香通知大家到某个大厅集合相见好了。"

于是他沿着拐直角的螺旋楼梯向六楼走去。

"但愿在见面之前，还能有仆人们能拿点吃的东西来……"

在六层603房间里。

"啊～～不错，很舒服啊……这大大的床，明日香哪里来的这么多的钱可以让她对我们这么优待呢？"碇真嗣枕着自己的胳膊躺在床上悠然地想着。

……他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

“……搞不好她现在正在某个屏幕上通过秘密的摄像头观察我呢……”

“……不行，呵呵，明日香，你以为我会老老实实地等在这里？我要来个主动出击！等着好了！”

房间的门，被反锁了。

当碇真嗣发现这个事情的时候，一种不太痛快的心理席卷了他的整个身心，于是，他重新坐在了床边，用左手摩挲着自己的下巴，一面在考虑着事件的可能……

事情不算多，也不算清楚，他来这里是为了见网友，可是目前为止一个也没有遇到，而且自己的自由又受到了限制。

“……越想越不痛快……”

想到这，碇真嗣猛地蹿到书架前开始翻那些装订精美的书。当他摸到一本角落里很破旧的书的时候，书架移动了，露出了一个快有一人多高的暗道。

“哼……终于，让我找到了。”于是碇真嗣闪身进入了暗道。

“轰隆”房间书架又迅速恢复了它刚才的位置……

碇真嗣是从通风口下到一个很大的餐厅的，一个非常豪华的金黄色的餐厅，墙上和桌子上的蜡烛在精美的烛台上燃烧着。这一切的奢华是这么的典型，只不过厅顶的油画不是讲述圣经里的故事，倒是和魔鬼、地狱有关。色调是黑色和暗红色为主，和大厅里其他的部分很不搭调，碇真嗣想起了那幅油画……

餐厅的桌子以及凳子都是用上好的木料通过考究的

手工制成的，长长的桌子上每个椅子前的位置都摆着一套精美的餐具，那银白的餐具好像刚刚被人精心地擦过一样，奇怪的是，在每套餐具的前面又有一个面具，房间里真静……碇真嗣的脚步声是那么的清晰。他走到这个巨大的桌子前面，这些面具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这些面具……好像是刚刚那幅画上的啊……”碇真嗣寻思着。

他拿起了一个面具，同样是银白色的，就和餐具的材料是一样的，手中的这个面具是一个一半脸笑一半脸不笑的，他端详着这个面具，很自然地他看着它那两个洞。

“敢说如果有人这么对我笑我一定会很不自在的。”碇真嗣吐了下舌头对自己这么说了一句。

于是他把面具翻转过来，离近自己的脸比划了一下……

“嗯……好像很合适啊……”

忽然，他很想戴上它……

透过面具，他左右看了看这个大餐桌以及整个的房间……

“嗡……”他感到一阵的眩晕，眼前的事物扭曲了，当那些曲线经过一翻离乱的变化，又再度清楚后……

“啊！”他暗叫了一声。

碇真嗣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盛大的晚宴中，有五个人都戴着面具，坐在他的左右和对面。他们正在用手势神秘地互相交流着。而旁边的那些面具都悬空在假如有人坐在椅子上脸所在的位置。这些面具是那么的离奇，

每个面具都在各自空荡的盘子中用刀子和叉子比划着，仿佛是在吃什么美味，当它们的叉子送到嘴边的时候，面具的嘴角就会流下鲜红的液体，掉落在盘子中，一滴一滴……

虽然面具的表情是僵硬的，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它们看上去好像越来越狰狞，渐渐地每个盘子都盛满了那令人战栗的鲜红……

桌子远离大门的一端，坐着一个盛装的女子。她白皙的颈项上有一条精巧的项链，下端系着一个微型的面具。那女子在用餐叉吃盘子里那一颗颗鲜红晶莹的果子……

"怎么看不清她的脸啊……"

处境太尴尬了，他就这么坐在椅子上希望自己不被发现……

他小心地看着面前的五个人，发现他们也在看着他，其中的一个还在对他打手势。碇真嗣不知所措地呆住了。

于是面具们都看着他，突然，它们竟然飞了起来，飘忽而又迅速地扑向了他！

"哇～～！"碇真嗣大叫一声，眼前又是一阵眩晕……

当他清醒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爬在地上，那个面具在他的旁边，他看见的，是它笑的那一边脸……

他站了起来，心脏剧烈地跳动，呼吸也变得十分急促。他看了看那巨型的餐桌和那些整齐排列的餐具和面具，突然，他不太敢看这些东西，那种餐具撞击盘子的声音他仿佛仍然能够听到。他想离开这儿，但是怎么走

呢……别的地方又会有什么呢？可是那种撞击的声音在他的头脑中好像越来越强烈了！他觉得自己就快要崩溃了！他想用手擦一下脸，但是又不愿意手遮住了视线——哪怕只是一瞬间。不过他还是捂了下嘴，看见了房间尽头的那扇门，于是他歪斜着走了过去……

“咯啦”门被打开了。

门打开后，眼前是一个狭长的过道，是那种可以看见砖的典型的古堡的墙，黑色的砖，在很长的一段距离内，墙上挂着暗红色的天鹅绒帷幕，经过的时候，这些帷幕就会轻轻地动起来。碇真嗣快速地走着，他想跑，但是又怕那样的话，那些帷幕也会狂舞起来，帷幕和墙中间几乎没有什么空隙，更不可能有什么人会藏在那后面，但是，此时的碇真嗣敢于承认的，是他确实想跑却又不敢。他觉得奔跑会引起恐怖的隐患变得疯狂。

终于，经过了这一段，来到了过道的尽头，尽头是一个很小的门，大概完全打开也只能一个人通过，门的左边过道的墙上有一面镜子，右面是一个齿轮的组合结构。他没有心思研究这些东西，他只想离开这儿，至少，回到 603 房间。

于是他打开了那扇门……

门那边很黑……他慢慢地打开了它，视线也慢慢地向门的内侧移动……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储藏室……

渐渐地，他看清了在黑暗角落的墙上……有两具干尸被用很多木头楔子姿态痛苦地钉在了墙上。

“哐！”他猛地关上了门。

"呼……呼……呼……"碇真嗣无力地靠在门上喘着气。

这时，旁边的那个齿轮结构开始了运作，碇真嗣连忙闪到一边，盯着那个齿轮的结构。老旧的木头机构转动和摩擦"嘎嘎"做响，齿轮上那些粗重的铁链子磕碰着、互相缠绕着。

碇真嗣的眼光不敢离开那结构一下，此时他只是想："结构运作的机理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整个不要走过来……"这单调循环的声音在这个时候不只是简单而已了，更让人焦躁的是，它的声音仿佛能让黑暗中藏着的什么可怕的东西知道自己的位置似的，碇真嗣觉得也许马上就会有什么怪物来扼他的脖子了。于是他的视线稍微从齿轮上移开了一下……

忽然，他发现镜子的中间部分像是融化了似的鼓了出来，很快地形成了一只手，一只能绕住他腰那么大的、指甲尖利的、青色的手向他抓了过来！

那一瞬，他觉得自己已经动不了了，那种在强大压力面前的窒息感让他呆在了那里。可是与此同时，刚关上的门被迅速地打开，一个身影扑了过来，推倒了碇真嗣，把他压倒在了地上。

他刚想挣扎，那人却说话了。

"在下是炽天，你是谁？"

"啊！"碇真嗣抽了口气，睁开眼睛看着这个眼前的男人，他是那样地冷静……

"啊……你好，我就是碇真嗣。"

两个人都站了起来，不约而同地看了看那面镜子，

很正常的镜子……但是碇真嗣却不愿意去正面看那面镜子了，因为他不希望用这面镜子去照出自己的身影，仿佛那会被镜子吸进去一样……

齿轮的声音还在延续着……

现在碇真嗣感觉好多了。

碇真嗣回过头来端详着炽天，很冷静的一个男人。

“炽天，很高兴见到你，可是，你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吗？”

“在下也不很清楚，在下只清楚一点，就是你刚才一定是不小心中了什么麻痹精神的药才会产生幻象的。”

“啊！想起来了！刚刚我戴过一下一个面具！一定是那个东西的缘故！”

“嗯……想来是的。”

“现在有炽天在就好了，有了伙伴我想就不会害怕了，人类，毕竟是群体性动物啊，呵呵。可是……炽天……”

“炽天，那刚刚的手……你不是也看见了吗？那……不是幻象吗？……还有你怎么会是从那个……那里……出来的啊……”

“碇真嗣！”

“啊……”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你该不会是想说我是什么鬼假装的吧！”

“啊……不！我是相信你的！炽天！”

炽天像是笑似的抿了一下嘴，“然而，你说对了……”

猛然地，这个炽天凶恶地扑了上来，扼住了碇真嗣的脖子……

本来足以信任的依靠，现在成了最大的危机，这种无助的失落感让他彻底失去了抵抗的能力。

谁来救我呀！

有人吗？

“啊……”

意识……渐渐地模糊了……

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是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房间里的布置，就和他刚进来的时候一样……

“刚刚究竟是怎么回事？是梦吗？”

抚着仍然隐隐作痛的脖子，他稍微回忆了一下刚刚留下的记忆，一种深幽的恐惧感就深入地笼罩了他的全身。他的手紧紧地抓着被单，此时他惟一的希望，就是床再软一些，那样，他就可以尽量全身心地陷入那柔软的包容……

克制了一下自己，碇真嗣站起来走向了房门。

房间的门，被反锁了。

当碇真嗣发现这个事情的时候，一种不太痛快的心理席卷了他的整个身心，于是，他重新坐在了床边上，左手摩挲着自己的下巴，一面在考虑着事件的可能……

事情不算少，也不算清楚，他来这里是为了见网友，可是目前为止一个也没有遇到，而且大概朋友们和自己

的安全都受到了威胁。

"……越想越不痛快……"

想到这，碇真嗣猛然地奔到书架前寻找那本很破旧的书，书架移动了，露出了一个快有一人多高的洞穴。

"与其等在这里，不如出去找出事情的真相，害怕是没有用的。在与大家联合之前，一切都要靠自己。"

考虑好了的他一个闪身进如了暗道。

"轰隆……"房间书架又迅速恢复了它刚才的位置……

"然而……"当碇真嗣到达那个他并不陌生的大厅的时候，望着眼前的一切，他喃喃地对自己说，"难道……这真的只是游戏吗?"

三、幽冥城堡

memorized by：幽

"这就是德里姆城堡?!好阴森呀!"幽（幻鬼饰）站在古堡的护城河旁，不禁打了一个冷战。虽然现在阳光明媚，但是从古堡里散发出了一种让人很不舒服的诡异之气。"我到底在干什么，真的要到这个鬼地方里去吗?"幽开始怀疑自己的神经是不是有问题了。

幽也是"噩梦"中的常客，在收到了明日香的邀请后，被好奇心驱使来这里参加这个"七人游戏"。

"算了，既来之，则安之!进去吧!"

“欢迎来到德里姆城堡，请插入您的智能卡，确认身份。……身份确认完毕，欢迎您，幽，您的房间是 704，祝您在这里玩的愉快！”

“愉快?！在这种鬼地方？开玩笑！”幽发着牢骚走进了古堡的大门。

“哇～～！这是……”幽站在古堡大厅里，目瞪口呆，大厅里有很多装饰用的雕塑和油画，可是题材都是关于各种地狱传说的。看着画里那些面目狰狞的怪物，幽开始觉得后背发凉。

“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幽匆匆地走上楼梯，来到 704 房间，在用智能卡开门时，他突然觉得脚下一陷，“不好！”幽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就掉了下去……

“这是什么地方？”幽揉着摔得阵阵作痛的屁股，慢慢地站了起来。

借助微弱的光芒，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竟是满地骨头和骷髅！

“天！这是……”幽瞪大了眼睛，看着这个小小的房间。

这里好像是一个小小的牢房，四面是结实的墙壁。光从上面透射下来，而那里，正是幽掉下来的洞。

看着房间的地板上布满了各种骨头和骷髅，幽不禁暗自道：“这里好像是死了不少人呀！我会不会……”

“嗯？那是什么？”幽瞪大了眼睛。

这时，就在幽正前方的墙壁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半

透明的影子，而且正在慢慢地移动。

“这……这……不会就是幽灵吧！”幽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你……你……你……是……什么……东西？”幽壮着胆子，向着那个影子问道。

好像是听到了幽的提问似的，影子停止了移动，慢慢的转向了幽的这一边。

但马上，幽就发现自己犯了个错误。因为那个诡异的影子，它居然没有脸！在本应该是脸的地方是一片模糊的白色，透过它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它后面的墙壁！

那东西似是没有注意到幽一样，片刻，就在幽的面前化成了一股青烟消失了。

“那到底是什么？难道世上真的有幽灵存在？”幽不禁觉得脊梁沟发凉，头皮发麻。

“还是赶紧想办法离开这个鬼地方吧！”幽开始寻找这里有无出口。

不久，幽在一面墙上找到了一个暗门，“呼～赶快走吧！”幽推开暗门，暗门外是一条幽深的走道，两旁的墙上点着蜡烛，但是蜡烛发出的光不是黄色的而是阴惨惨的蓝光！照得整个走道诡异无比。

“走吧，这是惟一的出口了！”幽定了定神然后安慰了自己一下。随后，他小心翼翼地顺着过道走着，突然，前面传来了“乒！”的一声，好像有什么人在关门的声音。

“前面有人？”于是幽加快了速度，很快来到了走道的尽头。

再见楼兰

在走道的尽头，有一扇怪异的门，门是由骨头做成的，在门的正中央有一个正在狞笑的骷髅头，它那深邃而空洞的眼睛正凝视着幽。

幽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这时，门自己打开了，没有完全打开，只是打开了三分之一左右。在门里墙上，赫然挂着两个干尸，而且其中的一个正在“动”！

只见它慢慢地解开身上的束缚，遥遥晃晃地走了几步，然后发出了一阵耀眼的蓝光，蓝光散去，干尸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人”！

只见这个“人”走向了房间的另一面，打开了对面墙上的门，窜了出去，幽隐隐约约看到他好像扑倒了什么。

“怎么办，那面好像有什么？”幽犹豫了一下要如何行动。

“不管它，去看看！”幽拿定主意后，随手从地上拣起一根粗大的骨头，慢慢地向对面的门走去。

“救命！”门的另一边忽然传来一阵呼救声。

“不好！”幽来不及多想，打开门，一个箭步窜了出去。门外有两个人，一个躺在地上，另一个就是刚刚出去的那个干尸！幽举起手中的骨头正要向那个干尸打去，但那干尸突然回头，对着他吐出一股浓浓的烟，幽只觉得眼前一花就失去了知觉……

“咳……咳咳……咳……”在一阵剧烈的咳嗽声中，幽醒了过来。

“这是……床?!”幽发现自己躺在一张舒适的床上，”

刚才……我不是被……怎么回事，这是梦吗？”幽感到大惑不解。正在疑惑的时候，不知道从哪儿传来了一个声音“参加七人游戏的各位请注意，请大家到一楼西侧的餐厅集合，晚饭准备好了。”

“呃？！到了晚饭时间了？”幽从床上爬了起来，走向了房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的幽灵和干尸是什么东西？难道世上真的有鬼？还有，其他人呢？他们怎么样了？明日香去哪了呢？”

幽带着这些疑问，走向了餐厅。

四、黑暗中的记忆

memorized by：飞　影

飞影（飞影饰）在路上走着，太阳刚刚落下山，天色还没有完全黯淡，夹道两旁的大树枝杈飞扬着伸展到路的中央，几乎把天空都遮住了。前面就是德里姆城堡了，中世纪风格的一座古堡。

“请插入您的智能卡，确认身份。”

“真奇怪，这种地方居然有先进的电子设备？”飞影心里嘀咕着。

“身份确认完毕，欢迎您飞影，您的房间是107，祝您在这里玩的愉快！”城堡的大门缓缓打开了，飞影快步走了进去，城堡里面的装饰很特别，几乎清一色的红，在晚上看来就像蒙上了一层黑纱的红色，大厅墙壁上插着很多火把，零星的挂着几幅油画，大多是热抽象画风。

顺着暗红色的地毯飞影走到了一扇门前，门上的门牌号是204，这难道不是一楼吗？他走了一圈，可是看到的门牌号都是20×。

他看到城堡的门正对这一条很宽的楼梯伸向地下，“难道是在地下？”于是他顺着楼梯下去。在长长的走廊尽头有一扇门，上面写着107。

“哦，原来是在这里。”走进房间，里面的装饰和外面截然不同，很华丽，感觉就像一个莫名其妙的电影场景，巨大的玻璃吊灯闪闪发光，左侧墙壁是书架，摆满了书，书架的前面是一个红木的写字台，散落地放着一些书，还有一支羽毛笔插在墨水瓶里，房间的中央放着一张大床，“走了这么久，先休息一下吧”飞影想。躺在床上，才注意到右侧的墙壁上挂满了武器，都是剑和盾，很古老的样子，只在墙壁中央挂着一个巨大的方形盾牌，也许只有巨人才拿的起来吧。

飞影在躺在床上想，朋友们都在哪里呢？怎么一个也没见到？

还有，那个家伙说的那本日记真的在这里吗？

他想着想着就渐渐睡着了……

飞影觉得四周一片漆黑，手上和脚上带着铁链，浑身都有着说不出的疼痛，好像肉都要腐烂了似的。他在黑暗中摸索着，发现墙壁和地面都是石头，“我这是在哪儿！”飞影大喊，“为什么锁住我！！”

“孩子……又做噩梦了吗？”一个苍老的声音，好像是个女人。

飞影很害怕，我这是怎么了？我是在梦里吗？这是什么地方？好多疑问……他十分烦躁，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一切都是那么的古怪，真的是梦吗？可是又那么的真实，如果这是梦，那么快些醒来吧，他想。

也不知过了多久，远远传来一阵钥匙的开门声，接着听见皮靴的“嗒嗒”声越来越近，那个人走到了石牢的门前打开铁门，火把的光亮照了进来，飞影一时睁不开眼睛。那个人用冰冷的话语说了声：“吃吧！”这时飞影才看清，那个人带着面具，白色的面具，面具和脸型十分吻合，只是给人一种冷冷的感觉，毫无表情。那人转身走了，留下了火把。飞影看看面前的食物，很糟……一块发霉的面包，还有一杯水。

飞影问那人：“你是谁？”

“嗯？”那个苍老的声音回答：“我是12年来一直被吩咐看守你的仆人啊……”

飞影实在不想吃下眼前的东西，只端起水喝了一口。借着火把的光亮，飞影看到墙上满是线条，走进一看才看清那是一些画，画在三面墙，线条是黑红色的，就像凝固了的血液似的，一幅是，一个人拿着一把剑，指着地面上躺着的一个人，躺着的人已被砍得四分五裂。一幅是，一个人被绑在一张床上，另一个人站在床边手里拿着一把钩子。他接着看另一面墙，也是两幅，一个是画着一棵树，一根绳子绕过树干，绳子的一头套在一个被吊起的人的脖子上，另一头是一个人在拉绳子。另一个是一个人在手舞足蹈，浑身像被雾包着似的……飞影实在看不下去了，一阵阵的凉意不断向他袭来……

然后他听到钥匙的开门声，接着有人走来，可是声音似乎渐渐变弱，飞影觉得精神有些恍惚……

醒来时飞影发现躺在床上，还是那间华丽的房间，只是在床边多了一张桌子，上面摆着早餐，有一张纸条压在一杯水的下面，他拿起纸条，上面写着："请您用早餐，晚上的宴会希望您能参加。"

没有署名，"这是谁写的呢？是明日香吗？"飞影自言自语。

飞影看了看早餐，很丰富，但由于刚才的噩梦，实在是没胃口，于是草草的吃了几口，飞影看看表，才6点刚过，时间还早，等一会再去找朋友们吧，飞影想。走到写字台那坐了下来，桌子上放着的是一本旧约和几本记事本。

飞影翻了翻那几个记事本，没有他要找的那本。

他又转过身看书架上的书，有一本新约，他抽下那本书，突然听见身后有巨响，接着是齿轮搅动的声音，回头一看，那面挂满武器的墙上的大盾牌像吊桥一样放了下来，露出了一扇门。

"这是什么鬼地方，城堡大门上有电脑，大厅里却插满火把，这里还有暗道……"

飞影走进了暗道，暗道的楼梯是伸向地下的。他越向下走越觉得呼吸困难，空气中弥漫着霉烂的气味，还夹杂着一丝血腥味，从暗道墙壁上抽下后点燃的火把的火焰越来越小，可能是长时间没有通风的缘故吧，他想。

终于到了底层，这是一个石头砌的房间，在靠墙处有一张简陋的床，床边有一把木头椅子，可能是年代太

久远，木头已经腐朽了。椅子旁是一扇门，厚重的铁门。他打开门，惊呆了，墙壁上固定着四条铁链，梦中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那一切是真的吗?!”他惊叹，“不可能，这些铁链看起来已过了几百年!”他抬头向墙上看，想找到在梦里看到的画，那画似乎被人擦掉了，只留下十分淡的痕迹，已经辨别不出画的是什么，他呼吸急促起来，脚步踉跄地跑了上去离开了暗道。

回到房间的飞影坐在床边努力想把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被锁在那里绝对不会是我，那么是谁?为什么会被锁在那里?”

那是谁?

我是谁?

……

五、紫色斑纹

memorized by：柳　娟

柳娟（柳宿饰）抬头看了看远处压在天边的乌云中若隐若现的电光，心中想着：若是能在大雨来临之前，到达约定的地方就好了。于是，用手拢着被风吹起的长发，柳娟继续沿着刚才的小路一直走下去。

“刚才，地平线上似乎有什么不妥……”但具体是什么，柳娟不知道，直到她走到了约定的地方——那里只有一座城堡，应和着天边的乌云，好像要把一切压垮。

在门口照规矩办完手续后，柳娟从旁门进入了城堡

的大厅———个很华丽的地方，每一个细微的布置都体现了主人的极高品位——“明日香……是女皇吗?”柳娟不禁这样想。

在大厅的中央位置有一个圆形喷水池，中间有一座雕像，是一个魔鬼，被剑钉死在墙上的情景，从那个伤口中流出些红色的液体——所以，那个喷水池中的水都是红色的，偶尔会翻出一两个气泡。柳娟厌恶地皱了一下眉头，转身朝回廊的方向走去。

这道回廊很长，可是，只有在尽头有一部电梯，而两边就完全没有任何房间。好几次，柳娟感觉后面有人在看着她，可是回过头去的时候，只是发现，那个恶魔不见了，只有剑还插在那里，而红色液体就从墙上流出来。

“是错觉”，柳娟想着，看了一眼在门口领到的那张卡上的房间号“是503。”于是，走到电梯前，按下了5的按钮。

当电梯上来时，柳娟不禁为这样古老的电梯居然装在如此华丽的城堡中而感到惊讶了。而更应该让她惊讶的是，原来这部电梯是往下开的——虽然柳娟丝毫没有察觉这一现象。

当柳娟以为到了之后而愉快的迈出第一步时，她很快就后悔自己做了这个动作了——因为，她已经踩在了不折不扣的烂泥中，而更为可恶的是，当那部电梯开走时，柳娟居然没能做什么使它停下，因为她的后面只有一面墙壁。

柳娟在这种路上一步也走不动，“居然让一个女孩子

走这样的路，这个城堡的主人真是没有一点绅士风度。至少，一辆出租车，应该会有吧。"

由于已经有这样的想法了，所以，当那辆出租车停在她的身边时，柳娟并没有在意溅在自己身上的烂泥，就直接坐了上去。

"司机居然是这么丑的一个人，华丽的城堡中不是应该有贵族的帅哥吗？"不过，这也并不能全怪柳娟，任何一个人看到这种长相有如不列颠传说中的地精一样的侏儒时，都不免会产生一点厌恶的情绪。

而当这个司机开口说话时，柳娟看到了他那七扭八歪的牙齿，心理只有一个念头：被咬到一定很痛。所以，自然地，当那个司机对她说，"是我主人要我来接您去您住的地方；那些人已经等候您多时了……"等客套话时，柳娟一句也没听见。

不知是窗外的雾很浓还是车窗太脏了，总之，柳娟现在完全看不到外面的景色了，这让她感到很不愉快。于是，她就将车窗玻璃摇了下来——刚好，这时，车外有一个老妪骑着车经过，挥手、微笑向她致意，吸引了柳娟的注意力，她也就完全没有注意到那个侏儒脸上掠过的诡异冷笑。

当柳娟在思考"为什么这种地方会有一个老人"的时候，窗外传来了一阵凄厉的惨叫，这叫声太古怪，以至于柳娟分辨不出到底是什么发出来的，所以，当那个司机小声的嘟哝着："又是哪个白痴想渡过阿葛龙河了。呵……不知死活"的时候，柳娟总算听清了他说的。

"阿葛龙河吗，就是冥河吧？"这样想着，柳娟望了

一眼窗外，不知什么时候，原来他们已经在一条很宽的、泛着黑浪的江旁边行驶了。

这时，柳娟的脑海中闪过了一幅图像，那幅图像是如此的清晰，以至于柳娟不需要仔细想就能看清楚，是一个人，浑身是紫色斑点，七窍流着瘀黑的血迹，眼睛也被挖出去了，柳娟看不清他的相貌，但是，她有种感觉：这个人，她认识。

当她还沉浸在图像带给她的恐惧中时，他们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在她眼前是一座很破烂的小旅馆，那个司机似乎也已经开走了，向着那条黑河的方向。柳娟皱了皱眉头："怎么能让我这样高贵的人，住这样的地方呢？"虽然不情愿，但当她发现，这附近，除了几棵完全枯死的树还直立着以外，其他完全是荒芜一片，她也只好走了进去。

出来迎接她的，是刚才他们在路上碰到过的老妪，"很奇怪呢。我是说您，"柳娟诧异地对那个婆婆说道："我们刚才在路上不是超过你了吗？"

"呵呵……是呀，可是，这是在主人的地盘里，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这样的回答，也许是柳娟最不愿听到的，因为，她来到这里后接连的怪事，完全没有得到满意的解释。

"The truth is out of here."只有这样想了吧。

于是，当柳娟后来在自己房间中墙上挂的镜子里发现一个浑身是紫色斑点的人时，她便没有感到奇怪，而是回头大叫："喂！我见过你，在我脑子里。可是，你不是死了吗？"可是，她后面除了空气，什么也没有，这不

能不让她觉得有些失望，但这种情绪马上就消失了。

因为，她再次在镜子里看见了那个人，于是，她便急切地回过头去，可是，还是只有空气在那里。而那个人，始终在镜子中向她移动着，并举起了他已有些腐烂的手臂，似乎是想做什么动作出来。

柳娟觉得，这个人似乎只能存在于镜子中。她想试着和他说两句话，因为这里只有他还正常些。可是，那个人却马上用力一甩将自己的整条胳膊从头的旁边甩了出去，从里面打碎了镜子，碎片落了一地，露出了后面的墙壁，并且把一些紫色的腥臭黏液溅在了柳娟的脸上。

这让她马上感到一阵灼烧的疼痛，“天呀，我美丽的容貌！”这样想着，柳娟就从自己的房间冲了出去，完全没有注意到，屋外已是另一个世界了。

她快步跑到那条黑河的边上，想用里面的水来洗一下，可是，整条河已经被冻住了，冰层下面有无数的死尸，与她遇见的那个一样，浑身是紫色的斑点，眼睛已被挖走。这种情景，让柳娟完全不能动了。她从没想过，一次聚会会演变成这样，而那个老婆婆也不失时机地出现在她的背后，将自己那条已经满是紫色斑点的手搭在了柳娟的肩膀上。这个动作，使柳娟完全顾不上自己淑女的身份，以最快的速度，跑到了冰面上，虽然，她感觉很冷，而且，在摔了几次后，已经浑身是伤了，可是，她还是要跑，因为她突然记起，刚才，在镜子里面，她根本没看到自己的像……

六、玩耍生命

memorized by：Toy

“有很多人是羡慕能上大学的人，但其实上了大学就会发现大学的生活也是蛮无聊的。”Toy（Toy饰）最近总是这么想。其实他这么想也有他的道理，因为对于他这样一个恐怖推理迷来讲，能在身旁找到一个知音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

只有上网才能激起他一点兴趣。在那个虚幻的世界里他藏身于某个推理迷所蜗居的角落里，在那里他认识了6个人。大家都经常上网，而且对于一群恐怖推理迷来讲，网络实在是缩短了大家的距离。

于是有一天大家决定见面，这对于像Toy这样的人来讲的确是一件刺激的事情的。

发起邀请函的是明日香——一个大家眼里的女高中生，而其他人为了满足小孩奇怪幻想的欲望，都答应了她。

在分别收到邀请函之后，大家发现聚会的地点有一个古怪的名字——德里姆城堡。

今天是见面的日子了，天气果然很好，但是……

迟到了的Toy不由得在车上在担心：第一次见面就迟到会不会给别人不好的印象呢?

来到了市郊的德里姆城堡，Toy并没有马上就进去，而是先观察了一下这座人际罕至的建筑物。

整体感觉很雄伟，色调是以暗红色为主的，由于是中古时代的产物，给人很寂落和苍凉的感觉。整理了自己的衣服，他进入了大厅。

奇怪的是居然大厅里一个人都没有！

“大家是没有到呢？还是没有等我就已经开始聚会了吗？”胡思乱想中的 Toy 只好在大厅里无聊地转来转去。

室内也是以暗红色为主的，而且几乎全是！中央的油画是以十字架为主题的，钉在十字架上的不是耶稣而是一个女人！

“难道会是莉莉斯？”

气氛渐渐变得阴沉，Toy 开始有点不耐烦起来。

“他们难道要看我害怕出丑的样子？”

想到这里，Toy 一赌气来到 2 楼，看到有一排的房间，房门上面都有 3 位数的标号。他看了看手中明日香寄给他的智能卡——263。果然和其中一个房间的号码一样，于是他下意识地把卡片插到房门的插口里。

门开了。

里面的陈设很气派，但依旧是暗红的颜色让他的大脑开始反感这种能使人压抑的色调。

但是他还是进去了。

面对大门的墙上悬挂着一幅油画，居然和大厅里面的一样！

正在惊诧中，“咔嚓”一声，身后的房门自动地关上了。Toy 走过去想打开，但却是白费力气。

这时有一个冰冷的声音响起：“你好，Toy，欢迎您来到德里姆城堡参加‘七人游戏’。希望你能见到你的朋友

们，以后一切将要你自己努力了，祝你好运！”

“明日香曾经提到的这个‘七人游戏’，难道就是以见面为目的的游戏？这也太小儿科了吧?！”

“房间没有窗户，门也开不了，看来是没有什么出口了，难道第一步就是测试推理能力吗?”

“刚刚的声音是从房间四周传来的，而且声音听起来也是合成的，看来破窗而出是不可能了，看来只好用最老土的方法了。”

于是 Toy 开始检查房间里的一切，首先的当然是那个壁画了。果然在开启壁画后的某个开关之后，房间的床移开了。他毫不犹豫地走了下去，不过，他在迈进那一人高的洞口时忽然想到：这谜题似乎也太简单了吧……

明亮的阳光刺得 Toy 睁不开眼睛。过了一会儿，当适应了这个亮度了以后，他惊异地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原始森林里。

这里是一片灌木林，四周到处是不知名的昆虫。右边大约 5 米处有一条小溪流经，能够看到有鳄鱼浮在水面上，而远处盘踞在树上的似乎是蟒蛇。

Toy 感到一阵阵潮气环绕在自己的四周，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和安详，而让 Toy 感到的，却只有恐惧。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潮气也越来越重了。Toy 找了一棵单独的大树，在上面比较安稳的枝杈上面躺下了。

他整个白天都在一句“出口在南方”的指示下设法向南多走一点路。

由于他深知在这不知名的地方，任何生物的一击都

是足以致命的，所以一路上小心各种昆虫和野兽的袭击令他耗尽了精力。

Toy 在那大树杈上翻了个身改为平躺，但是这小小的翻动却撕裂了他右臂的伤口。那是傍晚经过一片灌木林的时候，他忽然闻到一阵腥味突然从脑后传来，而当他慢慢转过头来之后，看到的情形却让他更感到头皮发麻——蛇！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向前蹿去。但是，当他依然听到脑袋后面传来的令人恐惧的声音时，他知道他一点都没有摆脱它，而且他们的距离还越来越近……

于是他索性转过身，面向这个把他当做猎物的动物。

那是一条不足一米长的一条蛇，细细的躯干，外表是蓝白相间的花纹。那种阴森的样子让人明显感到它是一条毒蛇，虽然不知道它的正确名称，但是它的一击绝对是致命的！

Toy 和那条蛇就这样面对面的对峙着。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他能感到汗水从自己的额头滑下，掉在地上，他不敢去擦，只是在等待他对手的下一步行动。

突然右边传过来一阵沙沙声，Toy 用余光去瞄了一下，竟然是一条同样的蛇！

突发的情况令他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步，但同时，两条蛇一起蹿了过来。慌乱中 Toy 躲过正面的袭击，而右手也掏出随身携带的匕首向右划去。

一阵冰冷从右臂传来，那是皮肤破裂的感觉。Toy 打了个冷颤，渐渐地感到自己的生命开始流失。

他一边没命地继续奔逃，一边检查了一下自己的伤

口。伤口虽然很浅，只是被蛇的毒牙划破了皮肤，但是致命的毒素却正在扩散。他咬咬牙，用匕首一刀便剜下了伤口周围的肌肉，然后草草地包扎了一下，继续没命地逃亡。

太阳下山的时候他终于摆脱了它们的追击，来到了现在容身的地方。伤口周围已经红肿，那是余毒的作用，好在已经不碍事了。

"难道明日香是个杀人狂？她自己设下陷阱来让我们上钩，然后看着别人的死亡取乐！"这么想着的 Toy 忽然觉得背后有阵阵冷汗涌出……

"好阴毒的计划……"

一整天没有吃任何东西，就连水也是在污浊的小溪里喝上几口，Toy 的身体和心理都已经相当的疲惫。虽然一再的提醒自己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下睡着，但不一会儿，他还是无奈地合上了眼睛……

"您好，现在是中午就餐时间，请您到一楼餐厅就餐。"

Toy 就是这样被这冰冷的声音吵醒的。

对于两天没有进食的人来说，"就餐"是多么的富有魅力的词语。他走进卫生间，右臂的伤口和身体的擦伤历历在目，看来一切都是真实的，没有做梦，但是这个游戏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就餐"会不会又是什么阴谋呢？

但饥饿实在令他已无暇多顾，他迫切地觉得，填饱肚子是首要事情。

清洗了一下伤口后，Toy 找到一些干净的布条简单地包扎了一下，然后犹豫了一下之后伸出手，打开了房门走向一楼的餐厅。

餐厅很华丽，陈设与古堡很协调，色调依旧是以暗红为主。长条型的餐桌一共有 7 个人的座位。主人位的人早已经就坐了，看装束是一位女子。而餐桌左边的 3 张椅子都已经坐满了人，右边的也来了一位。他们都带着面具，都是银白色的质地，但却有的狰狞、有的悲哀、有的无奈。座位上都写着名字，Toy 是右边的第三位，走过去坐了下来之后，他发现自己面具上的表情是哭泣……

不知是什么原因，好像有什么吸引力一样，他自然而然地把放在面前的面具戴在脸上。

趁着大家还没有都就位的空余时间，Toy 偷偷向右观察了一下坐在主位的女主人。但是由于她也戴着面具，实在是很难分辨出她的特征。

而在她的背后也挂着和大厅一样的油画！

看到这一切，Toy 的身上开始冒冷汗，右臂的伤口被汗浸后觉得很疼，但也只有忍着。这时，人都到齐了，大家开始就餐，丰盛菜肴被接连端上来，刺激着食欲。

过了一阵，一直只顾着吃的 Toy 抬起头，但他惊讶地看到，其他人的嘴角都流着血！

六个人都是一样！

他们吃进去的东西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但是嘴角却流着血，这到底是怎么了？

他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发现情况并没有改变，而大

家却好像早已察觉了什么，很难受地吃着东西，并且用异样的眼神看着他。

眼前的一切让 Toy 的胃里感到一种向上涌的感觉，并且，他开始感到自己的嘴角好像也在滴血。

他不敢想象自己刚刚吃进的到底是什么。

但即使这样，却谁也没有要走的意思。没有人出声，屋子里静静的，刀叉与盘子叮当的撞击声和咯吱咯吱的咀嚼声显的特别清晰。相反，眼前的图像越来越模糊，暗红色的墙壁好像在渐渐的扭曲，忽然，身旁的 6 个人似乎消失了，只留下 6 具面具在各自的地方，忽然它们开始旋转，越转越快，快得令 Toy 看不清。

终于，眼前只剩下一片乳白和暗红交融的颜色，浑浊的颜色，渐渐地溶入了 Toy 的脑海中……

七、恐惧感

memorized by：炽 天

703

暗红色的门，金色的门牌，黑色的数字。

炽天站在门口，看着眼前那扇厚重的门，手中的身份卡却半天没有插进去。

他犹豫了很长时间，终于还是没有打开门，而是把手中的卡又拿起来看了看。卡片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一张智能卡，存储信息的金属芯片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事实上，炽天在收到这张卡后，就用相应的设备试着读

取过卡里的信息。出乎意料的是，卡里只有一个简单的数字：703，甚至没有任何的逻辑加密。这和明日香送卡时所用的神秘手段相比，实在是太简单了。

炽天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噩梦”的其他成员，特别是在明日香失踪之后，炽天隐约觉得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聚会。

他在703门口停留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看了看对面的704房间。

这是一条不算很长的走廊，从楼梯上来，向左转是701和702房间，向右转是703和704。布局看起来和通常的旅馆很类似，就是相对小一些。

炽天转身走到704的门口，看了看门把手旁边插钥匙的地方。他不禁习惯性地皱了皱眉，这扇门和703完全不同，它的锁看起来只不过是普通的弹簧锁，而不是703那样的智能锁。

他略微沉吟了一下，便蹲下身，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皮夹，很熟练地选出一根看起来很灵巧的小工具，慢慢插进704房间的锁眼。

只用了两三下，“喀哒”一声，锁开了。

炽天站起身，把皮夹收好，然后右手一拧门把手，704的门无声地打开了。

“嗯？”

眼前的情形让炽天不禁也倒吸一口气。其实在这座本来看起来就怪异的城堡中，即使是看到僵尸的出现，炽天也会觉得是有可能的。但当他打开门的时候，却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

没有，什么都没有。

炽天拉开门，里面是一片的黑暗。走廊里虽然不是很亮，但也有足够的光线应该能照到房间里，然而704的门一打开，却只有一片彻彻底底的黑暗。

就好像有一块绝对黑色的布挂在那里当门帘一般，所有的光线到了这里都被阻隔或是吸收了。

片刻，炽天面对着那一大片的黑暗开始感觉到一股寒意，在他眼中，不知是不是幻觉，他觉得那片黑暗就要涌出房间了，而他正是第一个要被吞噬的对象。

他连忙用力把门一甩，“咣当——”一声巨响回荡在走廊里。

炽天倒退两步，背靠着墙，一滴汗从额头淌了下来。

走廊里很静，静到炽天几乎可以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

“啊——”

正在炽天被刚才的景象所震惊时，走廊里忽然传来一声微弱的呻吟。

他全身一震，头迅速地转向走廊的另一端声音所发出的地方。

走廊似乎比刚才更昏暗了。炽天努力让自己镇定了一下，用手抹了一下自己的脸，朝走廊的另一端走去。

十几米的距离，但现在在炽天的眼里，却犹如几百米般。

来到了走廊的尽头，摆在炽天眼前的，是一幅怪异的油画。

虽然对于艺术本身，炽天并无太多的了解，但至少

从那幅画所用的画布来看，其经历的年代绝不会低于 3 位数。

那是一幅类似印象派画风的画。背景是杂乱的红黑色块，沉闷中带着点压抑，近处则是两个十分扭曲的人像。

两人虽然都没有正常人的五官，但那种内在的痛苦，还是可以一眼从画中体会出来。

炽天就那么站在画前凝视着那两个人，许久，他忽然有一种想用手碰一下那幅画的冲动。

念头刚一及此，他的手便伸了出去。

轻轻地，他的食指碰了一下画面中右边的那个人。

什么也没有发生。

炽天不禁对自己苦笑了一下，觉得大概是因为刚才那间 704 给自己造成了太大的压力了。

于是他转过身，朝 703 房间走回去。

而这时候如果他能回一下头的话，他一定会惊异地发现，画面中，那个被他触碰过的人，已经消失了。

房间要比普通宾馆的标准间大一些。

炽天用身份卡打开了房门，进到了房间里。而在他环视房间的时候，身后的门忽然“喀哒”一声合了起来。

他连忙转身，发现门已经锁了起来。

“见鬼。”他不禁暗骂自己的粗心。

门的内侧是连把手都没有的，而且这种没有锁的门，是根本不用想能撬开的，所以炽天也只好无奈地走到房间中的床上坐了下来。

房间布置得很一般，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有一

个一人多高的书柜显得和整间屋子有些不搭调。

于是炽天站起身，来到那书柜前，无目的的浏览起来。

书柜中的书很有意思，几乎全和圣经有关，这一点到是很和炽天的胃口。但当他看到中间右边一栏的时候，他发现那一层放的应该都是四大福音，却惟独少了《马太福音》。而在应该放它的地方，却放了一本《依塞亚传》。

炽天感到有点奇怪，所以当他看到躺在最下面一层的《马太福音》时，他毫不犹豫地把它拿起来，与那本《依塞亚传》交换了一下位置。

刚把书放好，随着“轰”一声低沉的响动，书柜向左边移开了，一条向下的楼梯从后面显露了出来。

炽天犹豫了一下，便一闪身，走了下去。

那是一条旋转向下的楼梯，只有很微弱的光能看到身前一两米的地方。

炽天走在楼梯上，由于左右两边都没有扶手，而且也看不到楼梯到底有多高，所以他不得不放慢脚步，很小心地走着。

“啪！”

本来寂静得如同死域般的黑暗中，忽然传来一声清脆的皮鞭声，令炽天心头陡然一惊。

他停下脚步，周围还是那么暗，不知从什么地方射来的光总是只能照亮他身前很短的一点距离。

他忽然有了一种正在被偷窥的感觉。

“啪！”

没等他继续想下去，又一下响声传了过来。

忽然他的后背有一种灼热感，好像有一条皮鞭抽在了身上一样。

他忙用手摸了一下，并没有任何伤痕。

但他却也不想再停留下去，下意识地继续向下走去，只是，脚步加快了许多。

“二百三十七，二百三十八……”

炽天喘息着停了下来。

已经下了二百三十八级台阶了，但眼前还是和下第一级台阶一样。

炽天在上楼的时候曾数过，每一层楼是二十八级台阶，七层一共应该是一百六十八级。即使是上楼的台阶略高一些，但现在至少也已经是在地下了。

“这条楼梯有没有尽头？”炽天不禁问自己，“或者，难道我根本就没有向下走过？”

他回头，微弱的光线一样让他看不到上面。

他忽然觉得自己的胃好像在收缩，有点想吐。

“啪！”

又是那清脆的鞭子声，后背又添了一道灼热的感觉。

“啪！”

炽天的牙开始紧咬。

“啪！”

皮鞭的声音越来越快，好像在催促他向下走一样。

炽天的额头已经满是冷汗，后背上的感觉已经令他

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挤在一起。终于，他的腿一软，向下迈了一步。

“哗——”

脚下的楼梯如同年久失修一般，竟然在这一刹那裂了开来。炽天在“啊！”地一声叫喊中，跌了下去。

冷。

冰冷的感觉让炽天浑身一颤。

他慢慢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趴在一块冰冷的石头地面上。

刚才……

他抬起头，发现头顶上什么也看不到。

那自己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摔下来的？

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

那种不可预知的感觉让炽天开始有点担心起自己的处境来。

他站起身，发现自己并没有受伤。抬起头，忽然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一扇门。

他几乎是无可选择地朝那扇门走去。在那一瞬间，他忽然觉得，自己自从进到了这座德里姆城堡，就开始被一只看不到的手所牵引。

门前摆着一张银白色的面具，面具上的表情有一种说不出的诡异。

炽天伸出手，取下面具，翻过来，不自觉地便把它放在了脸上。

几乎是同时，面前的门开了。

那是一间并不大的房间，不知被什么光线照着，只能看到一把红色的坐椅。

炽天犹如被催眠了一般，朝那把椅子走去。当他一坐下来，周围的光线似乎立刻起了变化。

他能看到自己坐在一张很大的桌子旁，身边左右各有一人，对面有三个人，而主人位也坐着一个人。

正好是七个人。

怪异的是，所有人，都戴着一个表情不同的银色的面具。

而在房间里那奇异的光线照射下，所有人，都只能看到脸上的面具，而看不到其他任何的部位。

那情形，就好像七张面具围坐在餐桌周围一般。

还没等炽天有什么反应，突然面前的餐桌上，有一个屏幕亮了起来。

炽天低头一看，原来竟是一个笔记本电脑。

屏幕上，是典型的“噩梦”聚会的场面，只不过被制作得更加精良了一些。

炽天抬了抬头，发现每一个“面具”前，似乎都亮起了这样一个屏幕。

他想张嘴，却发现那面具根本不允许他做这一点。

于是他只好看那块屏幕。

明日香：欢迎大家来德里姆城堡。

屏幕上，坐在主人位的人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这句话一出，立时，屏幕上噼噼啪啪地跳出许多话。

碇真嗣：明日香！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幽：对啊，这里究竟是什么鬼地方?！炽天，你在吗?

炽天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在键盘上打下了：在下在这里。

碇真嗣：炽天，你有没有遇到过我?

炽天：没有，在下谁也没有遇到过。

碇真嗣还想继续说，却被飞影打断：明日香，这座城堡以前到底是什么地方? 你干嘛要我们来这里?

Toy 也接道：对啊，我差点被那条毒蛇咬死！明日香，你想要我们的命啊?！

看着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说着，炽天发现只有柳娟一个人一直在沉默，于是他敲了一句话：柳娟，你在这里吗?

柳娟：我在，炽天。

炽天：你没有遇到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吗?

柳娟做了个无所谓的表情，道：那有什么关系呢，能见到明日香就可以了。

炽天在面具后的眉头轻轻皱了一下，还没等他再说什么，忽然屏幕上的明日香用冰冷的语调说话了：感谢大家能来参加这个七人游戏。

这句话一出，不知是因为气氛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大家都安静了下来。

于是明日香接着道：游戏，现在开始。

八、最初的二十五分钟

memorized by：碇真嗣

当碇真嗣还在黑暗中摸着附有苔鲜的冷湿墙壁的时候，他就不断地盘算着，如果一会儿遇到的情景真如梦中（如果那是梦）所见的话，应该如何处理。

“首要的一点是不被发现……”他这样自言自语着。碇真嗣回想起了那些神秘的手势，“只有懂得那些神秘的手势才蒙混过关……”于是他开始努力地回忆。

“首先，是他这样……然后对面的人那样……”由于刚刚的梦异常的清晰，所以没费多大力气，他就基本掌握了全部的过程，总结了一下，他发现虽然坐在他对面的人发表了两次意见，但是那手势比较缓慢，又都很简短，第一次只是顺时针翻了下手腕，然后指了指自己，回答了梦境中坐在碇真嗣右前方的人的问题，而第二次是逆时针的翻着手腕并指向坐在碇真嗣左手的人，而且最后还在空中用食指画了一个大约270度的弧线并在弧线的下方点了一下，看上去像是个问号。比起其他虽只有一次手势，但又长又快显得很激烈的那些，要来得容易模仿，也许因为他是在自己对面缘故，碇真嗣对他的手势记得格外清楚。

“如果不得不参加那再糟糕不过的宴会的话，坐那个人的位置好了，运气好的话，也许能混过去。然后……看个究竟。”

“运气好的话……”碇真嗣顿了顿，“哼……”无奈地摇了摇头，他叹了口气，自从来到这个城堡，他就没觉得自己是和好运攀上了什么交情。

然而，事情和他设想的一点也不一样，在完全黑暗的房间中，只能看见一把由不知道是什么光源所照亮的暗红色靠背椅，或许，是那椅子本身在发光……

前面是一台处于屏幕保护状态的笔记本电脑，黑色的屏幕上，同样是暗红色的英文正磕碰着屏幕的边缘规则地平移着——GAME OF THE SEVEN——字母的下端还不时的滴落着红色的液体，一滴……一滴……在屏幕的底部积蓄着……慢慢地，水位在上涨……

“难道……这真的只是游戏吗?”碇真嗣喃喃地自语。“为什么不是 SEVEN MEN’S GAME 之类的? 为什么要用特指的说法?”碇真嗣不禁胡思乱想起来。

他的视线缓慢地移动，落到了那个平躺在键盘左边的不为他所陌生的面具上……第一次见到这个面具的时候，碇真嗣就产生了一种让自己感到害怕的兴趣：“它笑着，那种明显打算算计人的奸笑；它不笑，无从知道它在想什么……”他觉得黑暗中有无数的眼睛在盯着他，无数的手握住了自己的身体似的……

双唇紧闭，牙齿紧紧地咬着，碇真嗣的呼吸很急，对于这种非常明显的暗示，他无从拒绝。“哼……”身体轻微地颤抖着，他闭着眼睛像是笑似的叹了叹气，对于自己刚刚还在暗道中的枉费心机，他也只能报以一声自嘲的回答作为了结。无力地把自己摊在靠背椅中，碇真嗣听凭自己的手把那个面具扣在了自己的脸上。

缓缓地睁开了眼睛，透过面具，他发现屏幕上已经进入了一个聊天室的模式，那风格是他所熟悉的——“噩梦”。

屏幕上连续出现了七行字：

NightmareMaker说：可疑份子某某进入噩梦……

这七个“某某”就是Toy、幽、飞影、柳娟、碇真嗣、炽天和明日香。

而这七行字前面的时间标注都是PM11：00：00。于是碇真嗣看见了屋子里的情况，两侧各有一人，对面是另外三个，和梦境中一样的是，在主人的位置，可以看见大约在胸前的位置悬挂着一条银白色项链，下端坠着一个很小的面具。

“欢迎大家来德里姆城堡。”形式上最后进入了聊天室的明日香打出了这句话。

于是都很憋闷的大家纷纷发言，碇真嗣因为感受到了大家的存在所以放心了些，于是也急着在炽天那里得到了对自己心中所疑惑的事情的证实。

看不清大家打字的动作，但通过大家对话和梦境的符合，碇真嗣猜想着得到了结论：“对面是炽天，炽天的左手是幽，那么我左边的应该是柳娟了……”

可是柳娟对炽天的回答让碇真嗣禁不住产生了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想到她就坐在自己的身边，碇真嗣很隐蔽地把自己稍微向右边挪了挪。

“只有Toy和飞影的位置不能确定……”碇真嗣准备从自己所熟悉的Toy着手。想到自己曾经做过的努力没有白费，碇真嗣暗自地想微笑一下，可是当他看见明日香

说“游戏，现在开始”的时候，只有他自己知道，他那躲在面具后的微笑，只笑了一半，碇真嗣没有意识到，此时他的表情和他所戴的面具很吻合。

发觉大家都没有说话，于是空了一会，屏幕上出现了明日香的话。明日香微笑着说：请大家不要紧张，就像往常一样，我们聊天吧。

碇真嗣用敲出一长串省略号的方式表示了自己在沉默的同时希望受到注意的心情。

明日香似乎并没有注意到碇真嗣的心情，也无意关照他，只是继续地对大家说：大家说，现在，我们在哪里？

紧接着出现的是下面几行字：

飞影说：德里姆城堡啊，明日香你刚刚还说过的！

明日香说：不错……

Toy 说：在噩梦里。

明日香说：很对。

透过面具，碇真嗣看见明日香对着炽天的方向点了点头。

“明白了！Toy 坐在炽天的右手！”碇暗自想着，“而飞影……”可是转念一想，碇真嗣不禁暗骂自己的愚蠢，“明日香的动作说明，她根本无意隐瞒大家的坐次……我居然……还在这乱动脑筋……”从这句话可以看出，碇真嗣已经自做主张地把明日香当做另一个阵线的人了。

想到 Toy 刚刚那句似乎双关的话，碇真嗣觉得有一股冷汗沿着后背向下淌。由于暂时的平静，对于自己的无能为力，碇真嗣还是有心情恼火的，也许是被压抑得太

久了，他想发泄一下，于是 Toy 成了被瞄准的目标。碇真嗣敲过去了一句悄悄话：Toy！看吧！都是你惹的祸！当初在 arcsin 呆的不是挺好的，非要拉我来这种受了诅咒的地方！

Toy 只简单地悄悄回了一句：……到现在还说这些……

本来，碇真嗣期望 Toy 的回答带点火药味，借着展开的争吵，他好给自己壮一下胆，并且，那些闪烁的火星，或许，能照亮黑暗中的什么……

碇真嗣的拳头挥空了，伴随着无力感，他还想再说什么。这时，大概是注意到了碇真嗣的情绪和想法，明日香悄悄传过来一句话：碇真嗣不可以抱怨哦～！

紧接着，屏幕上出现了一大串明日香的话。

明日香说：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刚才每个人的遭遇全部都是幻觉。是通过类似催眠的手法对在座的各位做的一个心理测试。测试的目的，一是想知道各位是否真的如自己以前在黑暗中说过的那样，对什么都不会感到害怕。二呢，则是要挖掘一下各位内心中对恐怖的理解。

明日香微笑着说：不知道各位对自己的成绩满意吗？

明日香的面具冲着 Toy 的方向，相应地，屏幕中则接着显示着明日香说：为 Toy 所害怕并期待的，是一种不断逼近、逃无可逃的紧迫感。

Toy 说：可是……我并不期待啊……

明日香说：碇真嗣所好奇的是黑暗中的未知，并担心无助的感觉，而这种担心走到了极端时，你遇到了假

炽天，后者在你最安心的时候，在依靠与危机之间发生了反转。

碇真嗣说：……

今天的明日香，说话的语气和往常很不相同，但是有一点，碇真嗣觉得她仿佛洞悉了自己的一切，比较了一下 Toy 和自己的反应，碇真嗣觉得这同样是沉默的不同表现手段而已。

大概……大家的情况都类似吧……他私下想着。

明日香微笑着说：柳娟害怕丑恶的形象，尤其害怕的，是自己受到影响。

柳娟没有回答。

明日香说：飞影，你对神秘的事情注意的更多一些，并害怕失去你所拥有的事物。

飞影挠了挠头说：也许你是对的，明日香。

明日香说：炽兄的情况比较特殊一点，你是一个冷静的人，开始还试着探寻这里的秘密，于是幻境本身为您做了选择，还记得那幅油画吗？您选择了一个人物，于是亲身的执行了那个人物的感受。现在看来，那种无尽压抑的感觉也不能说是没有效果。

在明日香话的后面，附加了几张连续的图片，通过这些图片，炽天看到了当时自己所没有看到的事情。

“幻境……怎么会被拍下来？或许是用电脑做的？”炽天知道这个疑问不能寄希望于明日香来帮助解答。于是，在炽天自己的屏幕上，出现了以下的字——炽天悄悄地对自己说：难道在进入 703 之前，在下就已经被催眠了？那么，催眠的手段会是……

明日香悄悄地对炽天说：不错，正如炽兄所怀疑的，是智能卡，开始的时间在验证身份的时候。智能卡被掉了包。

“果然，明日香看得见私聊。”曾经对智能卡做过检查的炽天考虑着，“看来这是个计划周密的游戏……”同时，炽天回答了明日香对他说的第一段话：也许吧……

“至于幽，在遇到危机的时候，还会想到去营救素不相识的人，这实在很值得我们钦佩。”明日香接着说。

而幽的回答也很简短：呵呵，谢谢。

“明日香你怕什么？”总是惦记着在适当的时候反击的碇真嗣终于忍不住来了这么一下。任谁都感觉到了明日香对这句话瞬间那内在的激烈反应，而这反应也同时感染到了每一个人。

明日香你怕什么？

这句话一直停在了最新的位置。和房间里的寂静与黑暗配合着，就像是一声声听不到的压抑呼唤……

“只有大家……”，房间里突然回荡着一个人的叫喊声，这焦急和无助的声音打破了房间中原本持久的寂静，所有的人都惊奇地望向了明日香，因为这声音，正是大家熟悉的语音聊天室中明日香的声音。而明日香本人则像是昏过去了似的，低下了头。

沉默，就这样持续了一小会儿……

“各位，在下觉得我们似乎是在浪费时间，明日香说过，游戏已经开始了。”我们当然很熟悉说话的人这明显的语言特征。这句话前面标注的时间是：PM11：14：52。

“是的，”明日香又恢复了起初的缄默，“现在由我介

绍一下游戏的规则。”显然，每个人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显示器。

明日香说：大家还记得不久前的一个像这样我们七个人齐集噩梦的夜晚吧，大家相互说出了自己感到恐怖的事情。

这句话的后面，跟着出现了很多“?!”“什么?”“没有啊!”等话。是的，虽然大家互相都是很好的朋友，但是把他们拉到一起的共同点却正是争强好胜。所以没有一个人会记得对任何别的一个人说过自己对某事感到恐怖的话。也许……只有明日香除外……

明日香接着说：是啊，就是那个和往常一样、大家互相不服气的最热闹的晚上，有些人用了比较委婉的说法说出了心中的恐怖，比如，碇真嗣你。

刚刚在旁边舒了口气的碇真嗣不禁感到紧张和诧异。之所以刚刚觉得轻松，是因为碇真嗣对那个晚上自己的言行很清楚，那对碇真嗣同样是一个记忆深刻的夜晚，然而原因却不是当时就快要沸腾了的噩梦。当时他正在另一个地方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想“收进”一个 MM 做自己的妹妹。所以在当时的噩梦里，他根本没有说几句话。

仔细地回想了一下，碇真嗣稍微理直气壮地问明日香：我……说过什么?

明日香微笑着说：碇真嗣不是对我说过，如果你的那个长篇连载的故事写不下去的话，就把它们统统删除的吗?这，不就表明碇真嗣你害怕这件事发生吗?

碇真嗣感觉事情仿佛糟糕不到哪去，于是紧接着问：

那……又怎样?

明日香说：一个人如果真的什么也不怕，那么至少要敢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吧。游戏的规则就是大家要陆续经历一下自己直接或间接曾经提到过的恐怖。

看着似乎在回忆当天言行的大家，碇真嗣产生了一种类似幸灾乐祸的感觉。“她这样说的话，那么那些为了吹牛而说的假设句型和别的话不都算是了?”

“如果只是体会一下写不出东西而删除自己心血的感觉，倒也无妨。”碇真嗣暗自乐滋滋的想着。

明日香又接着说：我们的时间不多，同一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人处于断线的状态去体验自己说过的话，六个人每个人的体验都需要一些时间，而到了十二点的时候……总之，请大家现在就做好准备。

这句话刚显示出来，幽和飞影的话便只差了一秒种的时间先后出现在了屏幕上。

幽说：要是没完成而时间到了呢?

飞影说：如果在时限内我们没有完成呢?

紧接着，是明日香的话：那么以噩梦的时间为准，在 AM00：00：00 时，我们在座的各位会集体掉线，游戏也同时结束。

这句话看似普通，然而仔细一想，掉线后，游戏结束后，又会怎么样呢? 盯着明日香的话，碇真嗣总是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可是问题在哪……”碇真嗣暗自琢磨着，“游戏结束……掉线……”“啊!”暗叫了一声，他想到了在噩梦中掉线时的情形：

NightmareMaker 说：某某在噩梦中消失了……

而正常退出的情形是：NightmareMaker 说：某某从噩梦中解脱了。

“解脱……消失……解脱……消失……”碇真嗣反复地念着，“难道……解脱是自由……”碇真嗣缓缓抬起了头，看着大家的面具，最后，目光和明日香的目光好像是交会了。“而消失……”他咽了一下口水，“则意味着……死亡……”

他有种感觉，好像明日香在对着自己笑。

碇真嗣慌张地低下了头，他就像是恶寒袭身似的发起抖来。眼前的五个人，好像也在考虑着什么。“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是一个失败了就暗示着死亡的游戏……”

“碇真嗣，首先，从你开始吧。”碇真嗣的心紧了一下，他慌张地抬起了头，望向了明日香。仔细地想了想，碇真嗣在面具后面想笑。于是在明日香话的后面，他敲回了一句话。

碇真嗣说：好，我就体会一下心血被删除的感受好了。然而接下来的字，让碇真嗣感到自己变成了石像一般的僵硬。

明日香说：碇真嗣，那当然是句玩笑话，可是碇真嗣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在那天聊天结束后，回到寝室的碇真嗣就着这个话题和 Toy 说过了什么……

碇真嗣完全地呆住了，“她怎么知道？噩梦中的人，除了我和 Toy 是室友，别的人，大家彼此都还不认识啊?!”

大家都在默默地等着他，而碇真嗣首先看了看 Toy，

碇真嗣想，Toy 不知道你清楚现在我们的处境没有，但是碇真嗣又不知道应不应该告诉 Toy 他的想法。然后他转过头来面对着炽天。考虑了一下，他打入了以下的字：

碇真嗣说：炽兄，把剩下的时间分成六份，如果我在份内的时间没有回来，请替大家考虑一下撤退的方法。

这句话同样是说给大家听的，之所以没有用悄悄的形式，是想告诉大家私聊是没有用的。

碇真嗣本想对 Toy 说，但是他不愿意明日香把注意力集中在 Toy 身上。而如果是对大家说，那么明日香大概谁也不会放过吧，经过这样的考虑，碇真嗣选中了一向给他感觉很冷静的炽天。

炽天的回答只有四个字：在下了解。

可是炽天究竟了解什么？而自己的理解会不会有错误的地方？自己的话，会不会误导大家的思维？他已经没有时间去多想什么了……

碇真嗣想再看一眼 Toy，忽然，他发现自己被完全的黑暗包容了……

房间里的桌子前，从主人的位置看去，左边第二个面具消失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屏幕里看到了这样一行字：

PM11：20：00NightmareMaker 说：碇真嗣在噩梦中消失了……

只有碇真嗣的显示器退到了开始的屏保状态，漆黑的屏幕上那怕人的英文匀速地平移着，而在屏幕底部的红色的水位正在一点一滴的升高……

“嘿！嘿！嘿！醒醒！你这家伙又在说什么鬼梦话！

还有你们！都快起来！”一个身材高大身穿军服的人边对着一大群人叫嚷着，边野蛮地揪起了他，“所有后备力量全部动员！”

“这是哪里??”碇真嗣自己问着自己。

“你还呆着干嘛！”碇真嗣的作战服被印上了一个鞋印，“带上你的枪！”

“梦吗？为什么我会痛？”碇真嗣糊里糊涂地跟着人流跑着，望着由合金材料组合而成的四周，他产生了一种很新鲜的感觉。“挺好玩的呢，即使是幻境，也继续吧。”

“莱茵哥哥！”背后传来了这句呼唤。

碇真嗣继续跑着，但他觉得自己被人拉住了。

“莱茵！我叫你，你怎么不理我？”

“什么莱茵！”碇真嗣懊恼着转过了身，一个穿着白色作战服，左手拿着一面巨大合金盾牌的女性站在他的眼前。

“哦……！这不是战地医疗兵嘛！”碇真嗣心里想着。当对方掀起面罩时，碇真嗣认出了她。“进!？你怎么在这儿？”他惊奇地喊了出来。

“什么进啊？”女孩子流露出了疑惑的神情，“我是帕特丽丝啊！”

“啊……对，是帕特丽丝……你……刚刚叫我什么？”碇真嗣想到这是在梦中，所以对什么都应该虚心地接受。

“莱茵哈特，莱茵哥哥啊！你今天真奇怪……啊！我们得快点，今次的任务非常艰难，所以我申请来莱茵哥所在的小队，我要亲自保护你。”这个帕特丽丝边说边扣上了面罩。

碇真嗣有点疑惑，眼前的进、周围气氛的紧张和严肃、手里来福枪的质感……一切是如此的真实，究竟哪个是梦幻，哪个是现实，他茫然了……

“即使这里是梦，但是，刚刚开始的游戏也未必真实啊，那么那么……在那之前关于那个金黄色大厅的记忆呢？也是梦吗？那……真实的世界，究竟在哪儿？”

“我该怎么办？一层层的把噩梦突破吗？”

“帕……特丽丝，今年是哪一年？”被拉着飞奔的碇真嗣冒失地问了这么一句。

“莱茵，说真的，作战结束后，我要好好对你进行一下心灵治疗，今天的你怪极了！”

“说呀！妹妹！”

“唉……”一声无可奈何的叹息，她拉长着声音说出了最标准的说法：“宇宙历603年——”对于这个回答，碇真嗣惟一确认的，就是它和公元2000是不一样的。

“二等兵！快点！我们刚夺回了这片阵地！”一个长官模样的人通过步话机对着碇真嗣喊着，“快进战壕！”

碇真嗣和帕特丽丝跳入了纵横交错的防御工事，所有的人都就位了，碇真嗣看见了那个位于自己左边不远处的、在游戏中他很熟悉的地堡，禁不住暗自想笑。

“果然，在现实中那前面没有修建补给站……现实……”碇真嗣沉默了。

“它们来了！”步话机里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从战壕中望出去，昏黄的天空和大地相接的地方，一条比土黄色深一些的水平直线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大自己的宽度。

几乎所有人的表情都是僵硬的，对他们来说，那蔓延而来的临界就是划分生与死的界线。

"Zergling……"一切都是碇真嗣所熟知的，"这数量……"他努力地咽了咽口水，"明显超过了200啊……"

"开火！"所有的机枪喷射出了死亡的火舌。

猛烈的火力阻止不了那界线的推进，踩着自己同类的尸体，深黄色的面积向阵地这边蔓延着。

就个体而言，这可怕生物的生命力也坚韧得惊人。即使身中数枪，也仍能保持强劲的战力，何况是这铺天盖地的一片……很明显，顶不住了……

火舌一次次地照亮了士兵们因疯狂而扭曲的脸。"没有受伤就不会轻易感到恐怖吧……这种情况……"碇真嗣想。

"火枪组报告！"

火，自从人类开始了对它的利用，这个精灵就一直为人类带来光明与希望。

"冲上去！"队长沉稳的声音隐藏不住些许的焦急。

一个个被陆战队盛赞为火蝙蝠的士兵从碇真嗣的头上跨了过去。他们并成了横排，向扑面而来的虫子散播出死亡的花粉。一时间，战场上传来数不清的另类的刺耳的叫声和火焰的"哔哔啵啵"的声响。

死神在后退。

人们欣喜若狂了，碇真嗣也深切地溶入了这胜利的喜悦之中，就这样，异族的面积在减少，在后退。这场面看上去很壮观，也很单调。碇真嗣突然想起了什么，他睁大了自己的眼睛。

“后退！回来！”把步话机调到最大的功率，碇真嗣大叫着。

“你说什么！混蛋！该是我发出命令吧！你乱喊也要考虑一下大家的耳朵！”蛮横的队长揪着碇真嗣作战服的领口，摇晃着。

“啊！”很多人不约而同地发出了惊呼，而碇真嗣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狡猾的虫子们边后退边部分地藏入了地下，现在，火枪组被包围了。

伴随着最后几次疯狂的横扫，大地上的火焰熄灭了。碇真嗣伸手拉住了想要去营救的帕特丽丝，“来不及了。”

“开火！开火！”队长疯狂的声音在步话机中回响着。

但是刚刚钻出地面的虫子们加快了整体的推进速度。不久，就有一定的数量跳入了最前沿的战壕。

人类痛苦而绝望的尖叫、来福枪最后疯狂的乱射、利器肢解肉体的沉闷、异族生物愤怒的吼叫……通过稀薄的空气，通过受话器冲击着碇真嗣的耳膜，敲打着他的心脏。鲜血与模糊的人体溅着、飞着……回过神来的碇真嗣发现进不在自己的身边。

“进……进！帕特丽丝！”

碇真嗣在战壕中来回窜着。“哪都没有！在哪在哪！”碇真嗣没命地跑着。一声刺耳的怪叫，一只 zergling 出现在碇真嗣十米远的前方。

“嗒嗒嗒嗒嗒嗒……”足足六秒种的射击，来福枪的子弹才撕烂了那顽强的生命。身体一颤，碇真嗣突然觉得自己的作战服好像被什么尖利的东西从后面穿透了。

步话机没有运做，可是他却听到了肉体被切开所发

出的声音。接着又传来了机枪的声音……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有人扶住了自己背后，一种很热，很黏稠的东西把作战服贴在了后背上，而这种感觉，正向下蔓延着……

“扶着我的人……这不是进吗?”

“她在对我说什么? 她……怎么哭了?”

这时，他突然听到了这个帕特丽丝的一句话，很清楚的一句：“莱茵哥哥，不要怕，我在这儿……”一瞬间，碇真嗣完全明白了，对着进，他微笑了。

“我不怕，我不会输的，我不怕的，进，我会赢!”眼前的帕特丽丝那由诧异转而变成怜悯的表情渐渐地……模糊了……再次恢复意识的时候，他发觉自己已经回到了聊天室里了。

他看见屏幕上显示着：PM11：24：13NightmareMaker说：可疑分子碇真嗣进入噩梦……紧接着是大家纷纷欢迎碇真嗣回来的话。

碇真嗣看了一下自己离开的时间。“可以说我在这世界上消失了不到五分钟吗?”碇真嗣暗自想着。

他想到了梦境中的进，想到把她一个人丢在了那个充满危机的地方，他总觉得有点不舒服。“如果我当时害怕了呢? 会怎样? 是不是那样我就回不来了? ……幸亏有进……”现在碇真嗣的心里可以说得上是后怕，“不知道怎么感谢她好……”想到了进就快要过生日了，碇真嗣暗暗决定如果能从这里出去的话，他一定要给进买个很好的生日礼物。

看见碇真嗣不说话，Toy 关心地问了一句：电真次你

没事吧?

回过神来的碇真嗣马上敲入了一句话：我没事，大家请注意，无论下一个是谁，无论遇到什么，请大家不要产生恐惧的心理。我怀疑这就是战胜噩梦的方法。

没等大家答话，PM11：25：00 聊天室里出现了明日香的话：游戏，继续进行。

九、流逝的时间

memorized by：炽 天

冰冷的屏幕。

在这块毫无生命感的液晶屏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炽天双手在面前的笔记本电脑上飞快地操作着，一条条繁琐的指令被不断地输入，然后被系统拒绝执行。

炽天觉得自己躲在银白色面具后的脸上，开始不断有冷汗冒出。

“姓名：不详
职业：无固定职业
居住地：亚洲
年龄：20～25之间
性别：男
网络曾用名：炽天使”

在某国的《全球计算机安全保卫备忘录》中的《网

络安全破坏者》一章中，这条记录被排在第六位。

换句话说，他是世界上排名第六的网络黑客。

然而现在，他面对着这样一台黑色的笔记本电脑，他平生第一次感到了一种未知的恐惧。

PM11：20：00NightmareMaker说：碇真嗣在噩梦中消失了……

在炽天近乎疯狂地进攻的同时，系统竟似毫发无伤般，准确而无情地执行着既有的步骤。

与此同时，炽天在键盘上的手停了下来，汗，顺着他的脖子流下，一路沿着脊背划出一道令他惊栗的轨迹。

他抬起头，对面的座位已经空了下来，只有一把发着暗红色光的椅子留在那里。一秒钟前还坐在上面的碇真嗣和他那张面具已经消失不见了。

忽然，炽天右手的无名指抽搐了一下。他一惊，上次出现这种情况，是两个国家的计算机安全部门联手对付他的时候。虽然那次他借着运气利用一个极隐蔽的木马逃了出来，但在那之后，他却始终忘不了那种抽搐的感觉。

幽：炽天，刚才碇真嗣说，让你考虑撤退，是什么意思？

炽天苦笑，幽在网下的身份是一个普通的程序员，在他眼里，每个月能够按时领到工资单就是最重要的事，所以他即使是在“噩梦”里，也总是一副乐天的样子。

在炽天正考虑要如何回答他的时候，飞影打出了一行字：恐怕碇真嗣是对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游戏。

飞影虽然还是个学生，但炽天一直觉得，这个学艺

术的小家伙，思路的开阔绝非普通人能及。但因此，他的缺点就是很容易陷入自己的想象中。

一念及此，炽天不禁依次联想到了“噩梦”中其他的几个成员：柳娟——一个有点自恋及人格分裂的女子，甚至在平时的“噩梦”中，她也会偶尔以一个男性身份“雾”出现；Toy——碇真嗣的同学，与内向的碇真嗣相比，Toy要显得外向得多，但是他的实际年龄却比碇真嗣小很多，而这种年龄上的差距时常会造成他人格上的错位；明日香——

资料不详。

炽天开始后悔当时在调查“噩梦”成员时，竟然那么轻易地就放过这个明日香。

对于炽天这样的网络黑客，调查网络那一端的一个人的资料可以说是轻而易举。只要他愿意，他可以随意出入全球范围内的任何一家的资料库而不被发现。

“为什么当时会放过明日香而不去调查呢?”炽天不禁自问。

——难道说在那时起就已经受到了某种的暗示?

就在炽天思路一片混乱的时候，“噩梦”中众人也不断用双手在键盘上敲出自己的疑问和困惑，屏幕上一行行急速出现的问答和现实中凝重的沉默造成了一种极大的反差，让人不由得感到一阵烦躁的恐慌。

Toy：碇真嗣，你到哪儿去了?有谁看到他了吗?

飞影：没有啊，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明日香!

Toy：明日香，你还在吗?你把碇真嗣弄哪里去了?!

飞影：是啊，明日香，快回话啊。

Toy：再不回话我们就要退出了！

柳娟：Toy，不要随便就说退出，否则会连累大家的。

纷乱的局面在一直沉默寡言的柳娟一句话之后突然安静了下来，屏幕上柳娟的那句话在最下端停留了许久。

会连累大家的。

这句话似乎有种魔力，令在场的人全陷入了一种诡异的气氛。

炽天终于动了动手指，在键盘上敲下了一句话：诸位，请听我说两句。

炽天：在下和诸位素不相识，对这个游戏同样也没有更多的了解。但在下同意柳娟刚才的话——请大家想想，在刚才的屏幕上，游戏的题目写的是"Game of the Seven"。如果在下猜测不错的话，正确的译文应该是"七之游戏"，也就是说，"七"这个数字在这里是有着至关重要的含意的。

炽天停顿了一下，似乎是给大家一点时间来理解他的意思，然后接着道：碇真嗣在开始就意识到了这件事，并且向在下提出了疑问。所以他在刚才消失之前，才会说要把剩下的时间分成六份，如果在他份内的时间没有回来，要大家考虑一下撤退的方法。可他忽略了一点，就是如果他没能在他份内的时间内回来的话，恐怕我们大家也就无法撤退了。

这些话炽天用完全公开的形式讲出来，虽然语气看起来很平静，但在各人的心里，却造成了不同程度的震撼。

Toy 第一个插话道：炽天，你说的无法撤退，是什么

意思？

炽天在面具后的嘴角轻轻翘了一下，回答道：你可以朝最坏的方向打算。

飞影：那么，如何能够完成这个游戏呢？

炽天：抱歉，在下也没有概念。也许等碇真嗣回来能有更多的线索吧。

Toy：什么？！炽天，不，明日香，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要把我们怎么样？！

屏幕上这句话刚一显示出来，炽天右边的人似乎动了动，但随即又安静了下来。

没有人回答 Toy，片刻之后，Toy 自己接着道：明日香，你，你到底对我们做了什么？为什么我站不起来！！！

Toy 一共用了三个叹号表达自己的惊诧和愤怒，立时，幽和飞影所在的位置也轻轻晃动了一下。

飞影：我也不能动，Toy！

幽：……这……

正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又是柳娟道：大家不用惊慌，别忘了，我们现在是在噩梦里。

在柳娟的话里，噩梦一词并没有加上引号，似乎故意表明着某种特别的含义。

Toy：柳娟，你是什么意思？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在 Toy 的问话里，语气间似乎把除了明日香以外的所有人都看成了同一阵营。

柳娟：＊shrug＊

没想到柳娟对于幽的问话并不在意，只用了一个“耸肩”，表示了一个不置可否的态度。

Toy：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谁能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炽天：Toy，冷静一下，碇真嗣还没有回来，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这里的情绪是不是会影响到他。

炽天的这句话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毕竟Toy和碇真嗣是“噩梦”里惟一相互认识的人，他在这个关键时刻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细节，让Toy暂时稳定住了自己的情绪。

PM11：24：03

屏幕右下的时间显示碇真嗣已经消失了将近5分钟了，而这段时间里，众人似乎除了更感到压抑和未知外，没有任何的收获。

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没有人再说话，忽然，一条系统信息跳了出来：

PM11：24：13NightmareMaker说：可疑分子碇真嗣进入噩梦……

所有人在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几乎在同一时间把目光投向碇真嗣的位置，他们发现，碇真嗣已经回到了这个房间，刚才的4分多钟就好像根本没有经历过一样。

Toy第一个道：电真次你没事吧？

碇真嗣似乎定了定神，然后在他面前的键盘上敲下了一段话：我没事，大家请注意，无论下一个是谁，无论遇到什么，请大家不要产生恐惧的心理。我怀疑这就是战胜噩梦的方法。

没等大家答话，PM11：25：00聊天室里出现了明日香的话：

游戏，继续进行。

十、第二个消失的人

memorized by：柳 娟

“真是的，”柳娟心里另一个声音涌起来，多少让柳娟感到有些温暖，“见到明日香就好了吧？”

“我也这样想的呢，刃雾，你还好吗？”

“嗯。”

感应到自己的身体里还有另一个男性存在着，这多少让柳娟感到有些踏实了，她不由得放慢了脚步，试着跟另一个自己“对话”：“雾，雾，你还在吗？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哼，我睡觉的时候，你就跑来参加这种无聊的游戏吗？现在遇到了这种情况，才又想到我了吗……”

“……”

“哎，算了，麻烦。去找明日香吧，虽然那不一定是她……”

“总之，先离开这个鬼地方就对了……”

这次交谈就以柳娟的这句话结束了，那以后，刃雾也一直没再出现过，柳娟除了些许的失望外，并没有感到意外，因为他本来就不经常出现。

“还是……希望，他能在关键时刻出来帮我才好……”

一边想着，已经不知不觉地跑到了另一个陌生的地

方的柳娟，稍微环顾了一下，便已经开始后悔了，这个地方比刚才她待过的地方还要恐怖。

周围是一片茂密的树林，浓重的雾霭从树与树的缝隙之间挤了出来，无目的的弥漫着，惟一的一条小路，看起来已经许多年没人走过了，而透过腐烂的树叶支棱的伸出的枯枝，看起来就像是被埋葬的手臂伸出了地面，但也许刚好恰恰相反也说不定，而树林深处，不时成对地闪过的暗红色亮点和踩断枯枝发出的声音，更让柳娟有种甩不掉的压迫感，这种感觉就像蛇一般缠着她，似乎就要将她吞噬掉。

她想跑，又生怕自己的剧烈动作引起了对方的注意，她只有屏住呼吸慢慢地一步一步往前挪。虽然只走出了一小段，但在柳娟看来，这段路比她一生走的路都要漫长。

所以，当那个开出租车的侏儒再次出现在柳娟面前时，她几乎要高兴起来了，因为毕竟，他还提着盏灯呢。

“跟我来吧，迟到的人，我的主人已经等你很久了，有些话对你说。”

“我……又是你那个白痴主人吗？我已经受够了！基本的礼貌都不懂吗，有事叫他来找我……”

还不等柳娟说完，那个侏儒就展示给了柳娟一个人类所能想象的最丑陋的“微笑”，然后就转过身自顾自的走起来了。柳娟跺了跺脚，也只有跟上去了。要不，还能怎么做呢？毕竟，眼前这个家伙多少可以算是个人吧。

PM11：24：13NightmareMaker说：可疑份子碇真嗣进

入噩梦……

一行系统提示打断了柳娟对于刚才来到这里的回忆，在那张冰冷的面具后，她眨了眨眼，把思路拉回到眼前的“噩梦”中。

在 Toy 和碇真嗣的几句对话过后，明日香道：游戏，继续进行。

这句话一显示在屏幕上，顿时造成了一些混乱。

Toy：什么?！不行，明日香，你不把事情说清楚我们不会参加了！

幽：这个……

飞影：……

碇真嗣：大家，Toy……

Toy：电真汊！我们不能再这么被她耍下去了！我们退出！！！

碇真嗣：炽兄，你怎么看?

飞影：明日香……

在大家纷乱地用字符表达自己的情绪时，明日香、炽天和柳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但在他们三人的心中，却明显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

片刻过后，明日香终于在屏幕上打出一句话：对不起，这个游戏从各位进到德里姆城堡以后就已经开始了，现在没有人、也没有办法可以退出。并不是我要挟大家，而是我也不知道半途退出的方法。

伴随着明日香这句话之后的，是一大段的沉默。虽然她的语气十分平静，但在坐的人却感到一种残酷的真实。

也许只有柳娟是例外。

"好熟悉的语气啊。"柳娟在面具后的嘴微微翘了翘，"也许真的是她呢。"

明日香：好了，我们不要再耽误时间了，下一个人，柳娟。

柳娟正沉浸在自己的猜测中，没想到自己竟会是第二个要进入"断线状态"的人。

柳娟：哦，好啊。

她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有些无所谓，以掩盖一下自己狂跳的心。

但明日香似乎看穿了柳娟的掩饰，面具后的目光冷冷地扫了一下柳娟的位置。感受到这道目光的柳娟，对那若有若无的一眼，忽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慌乱。

明日香：好吧，那么就让你来体会一下自己心中的恐惧吧。

PM11：26：11NightmareMaker说：柳娟在噩梦中消失了……

柳娟的屏幕上，只剩下一个不再闪动的光标，无声地静止着，似乎在表示着什么，而这些，柳娟已经无从知道了。

背后的一阵巨痛和一股刺鼻的臭味使柳娟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她慢慢地爬起来，掸掸裤子上的灰，才发现原来刚才自己是掉在了一堆垃圾上，"这里……"柳娟四下张望了一下，发现自己似乎是在某个城市的小巷中，从她刚落在的那堆垃圾的内容来判断，这个城市应该比

较发达，而且可以肯定使用的语言不是柳娟的母语。

她无奈地摇了摇头，把散乱的头发都甩到了脑后。这时，她发现自己脸上的面具消失了，这不由得让她想起了电影《二十二世纪杀人网络》中的情景，“也许，我在这里得到的一切感觉，都是电脑虚拟出来的，可是，在现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先进的电脑吗……”她一边专注地思考自己是不是在虚拟的网络中，一边开始准备尝试着能不能像基努·里弗斯那样从两栋楼之间跳过去。

可是一个匆忙跑进小巷的年轻人打断了柳娟的思路。那个年轻人一边惊慌向后张望，一边向前跑着，所以并没有注意到小巷里还有人。他仿佛是一个正在躲避猎人追杀的猎物，慌乱而无助地逃着。

当青年离柳娟近一些时，借着月光，柳娟发现原来这个青年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是一名警察追赶的逃犯——他有着很明显的欧洲人血统，很健康，而且甚至是一个穿着很得体的小伙子。

而这时，那个青年也终于看到了面前的柳娟。他抬起头来想把柳娟的脸看清楚，而当他的目光和柳娟充满疑惑的目光接触时，那个青年的表情瞬间凝固为惊惧和极度地恐慌。他的脚步也嘎然而止，继而变成了后退，仿佛柳娟比追逐他的那个人更恐怖。

而那个猎手在这时也出现了。那只是一个黑影，从后边以明显超出常人能力范围的速度排开空气疾驰而来，以连贯的动作将一把锋利的刀从年轻人的背后刺入，再从侧面划了出来。立时，一道血泉如瀑布般从青年的腹

部无声地喷射而出。那个青年声音也没来得及发出，就像突然从中间折断了一般倒在了血泊中。他那还没有立即僵死的脸上，仍停留着看到柳娟时的惊恐。

所有的一切来的得如此突然，以至于柳娟瞬间呆立当场，甚至没能看清凶手的脸，而凶手就已经不见了，只留下一句话回荡在柳娟耳边："凶手是你……"

那句话令柳娟感到十分地莫名其妙，她看着眼前血泊中的那个青年，他脸上的表情令柳娟没有勇气走过去。她强忍着胃部一阵阵的抽搐，跌跌撞撞地退出了那条小巷。

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漫无目的的逛了几圈后，柳娟来到一家咖啡店的门口。她看了看空荡荡的大街，犹豫了一下，推开门走了进去。

店里昏暗的灯光、坐在角落上的男人不怀好意的目光都让柳娟感到在这个世界的危险和无助……

她找了一个靠窗子的位子坐下，想要叫服务生时，才想起，自己身上的现金可能不能在这个世界使用。身体上和心理上的疲惫，都让柳娟有欲哭无泪的感觉。她抱着肩膀正在发愁该如何是好时，突然，一只温暖的手搭在了柳娟的肩膀上："怎么了，柳娟，需要在下帮忙吗?"

柳娟眼里噙着泪，惊喜地回过头："啊！炽天，Toy，碇真嗣，啊还有幽，你们都来了吗?"

"是啊，我们见你很久没有回来，发觉有问题，所以就跟进来了。"

"有个凶手……"

“不用多说了，在下全知道了，我们也正在找他，现在咱们就一起去抓住他，问个清楚。”

在最困难的时候，见到朋友，柳娟高兴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于是，她便迷迷糊糊地跟着炽天他们来到了一所学校。

“就是这里了，我们分头去寻找。”

“啊，不要吧……”还没等柳娟发表完自己的意见，伙伴们的身影就已经消失在夜幕中了。柳娟，虽然不愿意一个人单独行动，可是，想到伙伴们就在同一栋大楼中，心中就稍微踏实了一些。于是，柳娟慢慢步入了学校教学主楼的大厅中。

因为现在是晚上，学校中早已没有人了，灯也都已经熄了。所以柳娟便只有借着微弱的月光，才大概了解了一下这栋教学楼的构造。教学楼从外观上来看是很中规中矩的建筑，楼的中间有一个主楼梯，两旁各有一个小楼梯，每一层都是两个长长的走廊，中间用几扇门隔开，而走廊两旁就是一间间教室。

从外表的高度来看，这座楼大约有八九层的样子。“构造如此简单，而且也不是很高，伙伴们应该一会儿就可以搜完吧。”柳娟抱着这样的想法，沿着主楼梯慢慢的向上走着。她认为，虽然走廊被门分成了几个部分，但是，伙伴们肯定会相互联系，所以应该可以听到声音才对。可是，上了五六层后，柳娟还是没有听到任何声响。柳娟开始觉得不安起来，无论怎样说，今天大家的行为都有些古怪，可是，好不容易才找到可以依靠的人，柳娟不愿意再让这么可怕的念头停留在自己的脑海里了。

所以，她开始认为，一定是自己被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搞得神经兮兮了。但是，马上她决定还是在一层楼上好好转一下，好确定同伴们的去向。

柳娟在六层上停了下来，这层楼似乎是实验用的，两边的教室全部是落地的玻璃，从里边拉着厚厚的帘子，不透一点光，所以，这层楼特别的昏暗。柳娟看到这种情形，咽了一下口水。她实际上并不想在这层楼上停留太久，可是，如果转了身就走，那似乎更加确定了自己心中的恐惧。所以，她还是硬着头皮向前走着。

柳娟听着自己的脚步声回荡在走廊中，她脑中不禁浮现出了几个小时以前看到的恐怖景象。不过，那个景象一出现，她马上就强迫自己忘记它们，因为她怕自己会受不了而大叫着跑起来。正当她在跟自己的念头做斗争时，她突然看见了前方的地面上有一个人影。柳娟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是同伴的身影！于是，她满心欢喜地跑过去透过玻璃窗，向里边张望。

但是，迎接她的却是一张没有脸皮的面孔！

微弱的月光照在这张面无表情的脸上，使它显得格外的诡异恐怖。柳娟吓得不禁大叫了一声，她惊慌地向后退着，撞到了后面的玻璃。于是，她干脆靠在玻璃上不动了，然后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当她看到那张脸并没有动时，她觉得有些奇怪，忽然，她想到了，这里是实验室，那么，这张脸应该是……

正在这时，眼前的玻璃忽然“哗啦”一声破裂了，伴随着很多液体流出来，而那张”脸”也跟着倒了下来。柳娟没有猜错，这张脸是属于一个被福尔马林溶液保存

着的尸体的，它被用来向学生讲解人体肌肉的构造，只是不知道是谁将盛放它的容器打破了。

柳娟看着地面上的“物体”，一阵强烈的呕吐感涌了上来，她赶忙将头别了过去。这时，刚才门口突然响起了脚步声，看来是有人想要进来。经历了这一连串的事，柳娟不禁提高了警惕，她靠在玻璃上，随时准备逃跑。

但是这次并没有让她失望，进来的人是 Toy。他带着微笑对柳娟说：“你在干吗呢柳娟，快过来吧，我们已经找到了凶手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微笑让柳娟很不舒服，但是，跟着 Toy 走，总比一个人留在这里好些。于是，柳娟便跟在 Toy 的后面，去见那个凶手。柳娟决定，一定要好好问问他，为什么要说那么一句话。

又上了几层楼之后，柳娟开始觉得不太对了，因为刚才他们已经是在六层了，现在又上了好几层，似乎，这座教学楼应该没有这么高才对。“喂，Toy，我们现在是在第几层了？”

“我们吗？呵呵……”

虽然对 Toy 含糊不清的回答感到很不满意，但是，当柳娟一想到也许这件事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了，便也没有多想，跟着 Toy 进入了一间会议室样子的房间中。

这间房子同样没有灯光，但是不知是哪位同伴带来了蜡烛，点燃了放在桌子上，所以使这间房间看起来要亮些。

柳娟看到大家都围着桌子站一圈，于是，热情地过去打了个招呼：“真是辛苦大家了，那么……”说到这

里，柳娟突然感觉到气氛不太对。每个人都是表情严肃，微低着头不说一句话，于是，说到一半的话也被柳娟咽了回去。她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大家，不敢再说话。正在这时，炽天突然开口说道："Toy，将门关上好吗?"

Toy 点了一下头，照着做了。柳娟觉得气氛似乎活跃了一些，便又开口问道："那么，那个凶手在哪里呢?"

她这句话刚一说完，大家便抬起眼来，似乎像是在看一件从没见过的东西一样，上下打量着她，众多的视线让柳娟感到似乎有很多条虫在自己身上爬一样。她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便也上下打量了一下自己，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便又抬起头。

这时，炽天突然开口说："哼！你这个家伙，不用再装了，说吧，你到底是谁，是谁派你来的？你为什么要装成柳娟，而且，你……你这个混蛋，居然还伤害了一个无辜的人！你把柳娟弄到哪里去了?"

"什么？大家是不是搞错了啊？我，是我啊，我是柳娟，我不是凶手啊……"

"闭嘴，你还在这里骗谁？你以为，你真的能欺骗大家吗……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你是冒牌货了！"还不等柳娟说完，大家马上便愤怒地叫嚷起来。

"天啊！"柳娟几乎要哭出来了，"为什么，为什么大家会都搞错了呢?"柳娟绝望地摇了一下头，转身便想从门跑出去，可是 Toy 马上便堵在了门口："这次，我们不会放过你的，你还是省省吧！"

"对，我们要给柳娟报仇……"身后的大家也都应和起来，离开自己的位置，向柳娟围拢过来。

柳娟发现大家脸上都显出一副怪异的表情，一副明明是愤怒却微笑着的表情。这让柳娟感到异常的恐怖，“不对，伙伴们一定出了什么问题，或者……这些人根本就不是伙伴们，他们都是假冒的，啊……”想到这里，柳娟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用肩膀顶开 Toy，打开门冲了出去。

到了门外，柳娟发现，这里根本就不是在那栋教学楼里，而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从房间的结构来看，应该是年代久远了。

柳娟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只是拼命地跑着。

在她的背后，“Toy”用怪异的眼光，看着她的背影，自己并没有去追赶的意思：“呵呵……逃不掉的。”

越向前跑，似乎路就越窄，而且越来越黑。渐渐地，柳娟已经看不到眼前的东西了。但是她一点也不想停下脚步，突然，她撞在了什么东西上。从撞上去的感觉来判断，应该不是墙一类的坚硬物体，倒像是个生物体。但是，柳娟以如此快的速度撞了上去，而那个物体丝毫都没有晃动。柳娟试着触摸了一下那个物体，没有温度，像死尸一样冰冷，只是软软的，那种感觉不像是尸体，否则，柳娟真的要吓得转头就跑了。可是，有这样一个东西堵在路上，柳娟就不能继续向前跑了。想到这点柳娟很气恼地捶了那个物体一下，但是，接下来的事却使柳娟吃了一惊——那个物体居然将柳娟的手“吞”了进去。但是，却什么事也没发生，就像将手指伸到咖哩中的感觉，于是柳娟大着胆子，又将手臂向前送了一段，还是没有任何事。也许是因为后面的危险吧，柳娟用力

向前一冲，就从那个物体中穿过去了。

腥臭的味道，有一点光，但是很红，一片红色，还是什么也看不清，这是这里给柳娟留下的第一印象。可是，她还是没命地向前跑着，因为，后面的恐怖比什么都来得大吧。

继续，穿过了数个同样的东西，而柳娟就要绝望的时候，那样的路走到了尽头，前面又恢复了水泥的路面，而且，还出现了一扇门。这对已经疲惫不堪的柳娟来说，无疑是比什么都好的安慰。

虽然，不知道怎样才能回到现实世界，但是，至少暂时摆脱了后面的危险，柳娟决定进屋里去休息一下。

当她把门打开时，很意外的，里面已经有一个人了，他背对着门站着，听到开门的声音，就转了过来。看到这个人的面孔，柳娟转身就想跑——以前可靠的伙伴，现在的噩梦。

这个人正是炽天。

柳娟刚想转身逃跑，炽天却先开口说话了，“咦？柳娟，在下找了你们好久，你见到他们了吗？哎，你怎么了，怎么气喘吁吁的？”

听到了这样的话，柳娟开始觉得，自己最初设想的是对的，果然有人冒充。那么，冒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一开始我见到的呢，还是进了楼以后呢？这一连串的疑问，使柳娟不敢轻易相信眼前这个人。当炽天朝她走过来时，柳娟一直用疑惑的眼光打量着他。

“怎么了，柳娟，你不舒服吗？你先在这里坐一下，在下去给你找些水吧。”说完，炽天就走出去了，柳娟刚

想把他喊住。但是，犹豫了一下，就改变主意了。于是，柳娟一个人坐在那里休息，可是，发生了这么多事，无论是谁也会思绪翻腾吧。柳娟试着和刃雾联系，可是他好像不在……

过了很久，炽天还是没有回来，柳娟有些着急，于是就走出去张望。但是门外已经变成了一开始柳娟逃出时的地方，当柳娟因为恐惧而惊声尖叫时，门内又是一阵躁动，大家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是她，终于找到她了。”“我就说她跑不掉的，呵呵……”

听到这些，柳娟已经连跑都不想了，她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也无力去想了，无止境的打击已经让她放弃了抗争。这时，身体里却响起了一个声音：“你在干什么？……哦，是这样……好吧，你去睡吧……”

随后，柳娟只感觉一片晕眩，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又是一阵失重的感觉，柳娟醒来时，已经又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了，屏幕上的光标恢复了闪动。

PM11：31：55NightmareMaker说：可疑分子柳娟进入噩梦……

她刚一清醒，面前的屏幕上便出现了一行字——炽天只对柳娟说：你不是一个人来的，你是……

紧接着，明日香冷冷地打出一句：有趣……

从混乱的思绪中慢慢清醒过来的柳娟虽然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来的，但看到炽天和明日香在屏幕上的话还是感到很奇怪：难道他们知道刃雾的存在？

她抬头看了明日香一眼，发现她也在看着自己。

冰冷的目光透过面罩传过来，看起来异常的诡异。
柳娟不禁浑身打了个哆嗦。

十一、暗夜

memorized by：刃 雾

蓝色。
安静的颜色，令人舒适的颜色。

沉睡。
沉睡中的梦境。

“很久了啊……”刃雾以一种游离意识般的状态，进行着他的思考。

在“那件事”之中，刃雾的身体从物理角度讲，已经几乎分解到了分子的状态。不过幸运的是，他以一种连自己都无法完全了解的方式，进入了这个名叫“柳娟”的女子体内。虽然暂时保留了自己思索的能力，甚至在某些时候还可以控制“柳娟”的身体，不过说到底，这种古怪的“寄居”状态毕竟不是很舒服。（有关刃雾和柳娟之间的故事，请参见《七人游戏》外传《今夜你不要回头》）

“明日香真的是我要找的人吗？”

刃雾最近发现，似乎自己已经渐渐可以找回一点原来的“能力”了。这固然令人高兴，但同时他也发现，自己在柳娟体内陷入沉睡状态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了。

"希望如此吧。不过柳娟似乎很满意现在的状况呢，真是奇怪的女子。"

尽管他可以在沉睡之外的时间内思考，但却并不表明他可以随时获知柳娟所做的事情，只有某些时候，柳娟的呼喊可以和他取得联系。

忽然，刃雾感到一阵急迫的感觉，周围原本是宁静的蓝色也渐渐开始变化。片刻间，色彩迅速转成了红色，而且，是极其鲜艳的血红色。

同时，一股夹杂着强烈恐惧的信息从柳娟那里传到了刃雾的周围。刃雾不禁一惊："难道，又是那家伙？"

这个念头一起，刃雾无法再保持沉默，他第一次主动试着接触柳娟的思绪。

接触进行得异常顺利，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便大致了解了发生的一切。

"哦，是这样……"刃雾虽然对柳娟的做法有些不满，但转念一想，毕竟现在自己也还要依靠这个身体才能存在，所以便有点无奈地接着道："好吧，你去睡吧……"

在稍稍地使用了一点以前积攒的"能力"之后，刃雾便暂时控制了柳娟的身体。

"咦？"

刃雾睁开眼睛，发现眼前是一条笔直的公路，而自己正坐在一辆越野车的驾驶座上。

"似乎柳娟刚才遇到的情况不是如此啊。她应该是在一幢建筑物里，怎么会跑到公路上呢？"

公路上没有路灯，四周一片漆黑。刃雾扭亮车的远

光灯，但不久他便发现，与前方似是无尽的黑暗相比，那一点点亮光实在是微不足道。

车速稳定在 80 公里，刃雾觉得在这个速度自己可以处理任何突发情况。

随后，刃雾简单地检查了一下车的情况。车很先进，加速和制动很灵敏，油料充足，水温和电力也很正常。

“为什么会突然跑到这样一条公路上来呢?”

刃雾在结束了对周围环境的检查后，开始考虑这一问题。

“似乎是个怪异的游戏呢。”刃雾在得不出什么结论之后，撇了撇嘴道。

忽然，他觉得车上有点不妥。又仔细地检查了一遍之后，他终于发现：这辆车上没有时钟。

按照常识，即使是最普通的车上，也会有一片区域，镶嵌着一块液晶时钟。而这部看起来十分高档的车上，竟然没有这一装置。

于是刃雾习惯性地抬起左腕，发现手腕上也没有戴表。

“难道柳娟没有戴表的习惯吗?”刃雾在看了看右腕，发现也没有手表之后，奇怪地自言自语道。

忽然，他一楞。

一个令他背上感到一阵发麻的念头让他不由得张开了嘴。

没有时间。

这里，没有时间。

黑夜，在一条没有尽头的公路上，一辆孤伶伶奔驰

的汽车上，没有时间。

“吱——”

伴着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刃雾把车停了下来。

接着，是几乎绝对的安静。

他双手紧握着方向盘，手指的关节由于过于用力而变得发白。

冷汗从他脸上不断地冒出，一滴滴慢慢汇聚到一起，顺着他的脸颊缓缓划过。

他就这么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眼睛紧盯着自己脚下。

他不敢抬头，他怕抬起头眼前的黑暗会把他吞噬，一点不剩。

许久，静谧的环境开始被他自己粗重的呼吸打破。随着他呼吸越来越重，他几乎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

二者并不和谐，而是形成了一种奇怪的节奏。

而那种诡异的节奏更使得刃雾无法忍受。

他好像掉进了一个自己设置下的心理循环：越是想逃避，就越是陷入更深的恐惧。

终于，他的心理防线再也无法支撑，在“啊——”地一声大叫后，他拉开车门跳了出去。

车外依旧是浓墨一般的黑色，只有车灯前几十米的距离可以看到笔直的公路。刃雾从车上跌跌撞撞地下来，盲目地朝着车前跑了两步，一个趔趄摔到在了地上。

他跪在地上，双手撑着地，长发因为汗湿而一绺绺地搭下来，全身因为恐惧而剧烈的抖动着，冷汗从每一个毛孔中涌出，湿透了他的外衣。

他张着嘴，却发不出一点声音，只是在呼吸的间隙，

带出一点毫无意义的喘息声。

忽然，他原本颤抖的身体僵硬地停了下来，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地面，那里，是车灯照射下他自己的身影。

恍惚间，已经无法完全受控的意识中，那片黑影产生了诡异的变化，在刃雾眼中，似要从地上凸起来一般。

他撑着地的双手不由自主地向坚硬的地面抓去，但立时，双手的指甲便在强大的力道下掀了起来。

而刃雾却好似浑然不觉，又将流着鲜血的双手握成拳，全力地向地面砸去。

在砸了十数次之后，他终于似是累了一般，一边抽噎一边将全身缩成一团，蜷曲着倒在了地上。

四周又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突然，从倒在地上的柳娟的体内，有一点蓝色的光芒渐渐地扩大，而且迅速地将他的全身包在了其中。

蓝色的光球保持一定的大小一段时间之后，忽然间，如炸药般爆炸开来。

眨眼间，蓝光照到了那辆停着的越野车，顿时，引发了一场真的爆炸。

伴着红黄相间的火焰，一股巨大的气流将柳娟的身体抛了起来。

黑色。

未知的颜色，恐惧的颜色。

十二、破 解

memorized by：炽 天

随着明日香的一句："好了，我们不要再耽误时间了，下一个人，柳娟。"炽天不禁抬起头，望向桌子对面碇真嗣身边的位置。

柳娟：哦，好啊。

屏幕上柳娟的语气似乎很随意，但不知为什么，炽天却明确地感觉到在那看似无所谓的话语之后，隐藏着一种很深的恐惧。

明日香：好吧，那么就让你来体会一下自己心中的恐惧吧。

系统在这句话之后，立即显示出"PM11：26：11NightmareMaker说：柳娟在噩梦中消失了……"

如刚才碇真嗣消失时一样，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柳娟的位置瞬间空了下来，只留下一台笔记本，闪烁着暗红色的光芒。

"显然明日香是可以操控这个游戏的。"炽天暗自道，"那么既然她能够操控，就必然有可以向系统输入指令的入口。"

可是炽天在尝试了几乎所有的方法之后，却仍没有找到系统的任何一个漏洞。

"难道，真的要……"炽天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那

里面装着一部可以说是集中了他所有心血的微型电脑。

他早已经发现，这部笔记本和普通的大有不同，所有的外设接口全被封死，而系统本身的自我保护能力又极强。所以无论从内还是从外，要攻破它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除了一点。

由于已经封住了所有的外设接口，所以七台笔记本之间，用的也就不是简单的局域网连接的方式，而是红外或类似的无线端口，以达到七个人同时聊天的目的。

现在，看来要想非法侵入这个系统，惟一的可能就是利用这一无线端口。

就在炽天刚想掏出自己那部微型电脑时，屏幕上忽然闪出一句：

幽：碇真嗣，说说刚才你断线的时候都遇到了什么？

炽天抬了抬头，看了一眼幽的位置，他那张如小丑般表情的面具遮挡了他所有的表情。

“明日香是可以看到私聊的，所以刚才碇真嗣在离开前没有用‘私聊’的模式说那些本该是私下对谈的话，大概就是想提醒大家吧。”一边想，炽天一边慢慢地从兜里掏出那具微型的电脑，然后把一个无线端口十分隐密地放置在了自己的笔记本旁边。

屏幕上幽和碇真嗣聊得正起劲，真嗣的叙述能力很强，把刚才的一段经历描述得栩栩如生，让在座的几个人竟都有些身临其境的感觉。

飞影和 Toy 也在适时地插几句话，整个气氛调得更是恰到好处。炽天偷偷瞟了一眼明日香，发现连她似乎也

都被碇真嗣的讲述所吸引，而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

炽天不禁皱了皱眉，“难道明日香自己也不知道游戏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在进行吗？”

这一点让炽天产生了一点疑惑，但随即他的精力便完全集中在他手头的那具电脑上。

另一边的屏幕上，似乎没有人注意到炽天在做什么……

Toy：真嗣，那就是说你这家伙竟然进到了那个无人不知的游戏里面去了？

碇真嗣：我也觉得很荒谬，可实际上我的感觉确实是那样的。

飞影：你在那里感觉过了多长时间？

碇真嗣：不知道，我没有具体计算，估计大概是四五十分钟的样子吧。

Toy：你在最后被击中的时候，有痛的感觉吗？

碇真嗣：有，而且非常真实！

幽：那你现在的身体怎么样？

碇真嗣看到这句话，伸手摸了摸后背，那里大概是他在游戏中受伤的地方，然后在屏幕上道：“没有，什么事也没有。”

飞影：那么最后你觉得是如何回到这里的呢？

碇真嗣：这就是最关键的一点了。

Toy：说啊。

幽：是啊，这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啊？

碇真嗣：炽兄，你怎么看？

炽天没有想到碇真嗣会突然问他，于是含糊地应了

一句：嗯，在下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还是先说说你的感觉吧。

炽天敲完这句话，按下回车之后，突然发现自己的微型电脑终于捕捉到了一点异常的讯号。

碇真嗣：哦，是这样。在最后，我被从后面偷袭的家伙刺中的要害。在那一瞬间，我的确体会到了那种生命渐渐离开我身体的感觉。而那时，我确实害怕了。

碇真嗣讲到这里停了一停，似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然后接着道：说实话，我那时是真的害怕。因为一切都太真实了，步话机的电流声，机枪的后座力和弹壳的飞溅，甚至包括空气的流动都让我觉得那就是我，就是我所在的世界。我甚至在怀疑，到底哪一个我才是在游戏里。

碇真嗣：所以我并不觉得如果我死掉的话，还会有退路，还会像游戏一样，可以 continue。因此，当时我真的怕了。

碇真嗣的这些话说得并不快，但大家也没有人想插话。只听见他一个人十指飞快地在键盘上敲击的声音，孤独而冷漠。

碇真嗣：当时我才知道，原来我真正恐惧的是……

屏幕上出现了一串省略号，不知是碇真嗣在犹豫是不是将他恐惧的内容说出来，还是在考虑别的什么事情。

其他人等碇真嗣后面的话等了半天，见没有动静，正要发问，系统突然显示：

PM11：31：55NightmareMaker 说：可疑分子柳娟进入噩梦……

众人这才发现，时间已经又过去了将近5分钟。

而这时，最惊诧的莫过于炽天。在他正摸索着想突入那个系统时，柳娟回来了。那一刹那，他的微型电脑明确地捕捉到了两条数据流。

“哦？难道是以数据流的形式吗？那，柳娟……”炽天犹豫着，在笔记本上敲下了一句只对柳娟说的话：“你不是一个人来的，你是……”

十三、碎裂的梦境

memorized by：炽　天

在炽天用密谈的方式给柳娟发过一句话之后，他马上就有点后悔。因为他想起明日香是可以看到别人的密谈的，他这样做反而像提醒了明日香一样。

果然，明日香立即就打出了一句：有趣……

炽天不禁更加懊恼，因为他发现虽然他在破解系统上刚有了点眉目，但一时间却还找不到可以把谈话加密的方法。

而明日香却没有给炽天更多的考虑时间，而是在键盘上写道：很好，看来游戏进行得很顺利，那么，谁愿意做下一个？

这句话问得让大家都觉得有些突兀，因为刚才的两个人都是明日香点名进入游戏的，而现在，她突然用问话的语气征求大家的意见，令在坐的人有些不知所措。

几个人抬起头互相看了看，虽然隔着面具，但大家

的眼神却都是同样的茫然。

Toy、飞影、炽天和幽不约而同地陷入了沉默，屏幕上也顿时安静了下来，只有时钟的数字还在不停地变换。

明日香好像料到了这种情况，于是自己接着道：那么，炽天兄，你怎么样?

炽天有点惊讶，道：哦?轮到在下了吗?

明日香：可以吗?

炽天正要回答，忽然间，他想到如果自己要进入游戏，那么这将是最好的破解系统的机会，于是他道：这个……

明日香不知是没有看出炽天在拖延时间还是因为别的原因，并没有催促，也没有像刚才两次一样立即开始游戏，而是道：怎么了，炽天兄?有什么问题吗?

炽天：不，没有问题，只是……

明日香：只是什么?那么，要不飞影先来?或者是幽?

炽天：没关系，让在下来好了。

在短短的几句对话过程中，炽天用他自己那台电脑设置了一个追踪监测数据流的小程序，并开始执行了对自己这台机器的监测。

明日香对炽天似乎并没有怀疑，道：好吧，炽天兄，希望你也能顺利完成。

炽天在看到这句话之后，眼前忽然闪过一道血红色的光，然后便是一片的漆黑。

PM11：33：44NightmareMaker说：炽天在噩梦中消失了……

炽天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站在一幢高层建筑物的面前。

而当他看清那幢大楼后，他的心跳忽然加快了许多。

他低下头，用脚跺了跺地面。

硬度十分真实。

他又转了转头，四周行色匆匆的人群也同样的真实。

再深吸一口气，连肺的感觉都和平时毫无二致。

他开始了解碇真嗣所说的那种感觉了，的确，连他现在也开始怀疑，到底哪一个自己才是在游戏里。

但迷惘的感觉一纵即逝，他再次抬起头，看了看眼前的那幢大厦。

他突然不可抑制地紧张起来。

随即，他拔脚直奔向大厦。

三年四个月零十九天。

炽天清楚地记得那个日子。

在那天之后开始的一年中，每到漆黑的夜晚，他都无法入睡。悔恨与内疚如同野兽般撕咬着他的灵魂，让他无法解脱。

有时当正午的太阳强行令他的眼睛睁开后，他发现自己缩成一团卧在墙角，双手和两臂全是血淋淋的伤口。

那是他在头天夜里用自己牙齿留下的痕迹。

他并不感觉疼痛，也许是因为和心里所受的刺痛相比，这根本不算什么吧。

三年四个月零十九天前的那个下午，他就是站在这幢大厦前。

只是，那时的他十分悠闲。

他无论如何也不会猜到，只因为他没有赶上一趟电梯，导致他没有接到绫的电话，而绫在电话没有打通之后，被街上的汽车撞倒，永远地离开了他。

“如果我能接到那个电话就好了！”在整整三年的时间里，他把这句话重复了无数次。

“如果我能接到那个电话，绫就不会那么不小心地过马路。我甚至会让她就在原地等着我，那么所有的一切就都不会发生了！”

理智虽然告诉他所有的一切已不可改变，但他却仍无法制止自己这么去想。

然而现在，当他发现自己竟然再次站在这幢大厦前，他直觉地认定自己是回到了三年前的那天下午。于是他再也不管是不是什么游戏，发疯般地向大厦的电梯冲去。

本来只不到一百米的距离，但在炽天此时的眼中，却显得异常的遥远。

每迈一步，他就觉得心跳加快一分，“砰砰”地声音在胸腔里空荡荡地响着，似地狱魔鬼的召唤，令他恐惧不已。

转瞬之间他已来到电梯前，而一切和他记忆中一样，电梯在他面前合上了门，再一次地把他拒之门外。

但这次他并没有像记忆中那般地等待，而是一转身，直奔向楼梯的入口。

三层

“一定要等我，绫！”

四层

“等我！”

五层

“上次我等电梯大概耽误了五分钟，所以只要我在五分钟内爬上十八层就可以了！”

七层

“绫！”

八层

“这真的是个游戏吗？”

九层

“我可以救到绫吗？”

十层

“呼……呼……”

十一层

“我真的可以改变历史吗？”

十二层

“要是我还是救不了绫呢？”

十三层

“不行！”

十四层

“快，快到了！”

十五层

“我绝不能失去你，绫！”

十六层

“可我，要还是救不了绫呢？”

十七层

“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十八层

炽天由于过度紧张，爬上十八层以后已是气喘吁吁。

他两步奔到门口，从兜里掏出钥匙，但是一阵慌乱中，钥匙“啪”地一声掉到了地上。

“铃……”

就在他蹲下来捡钥匙的时候，忽然从门中传出一阵电话铃声。

炽天一惊，忙一把抄起地上的钥匙，然后用颤抖的手从中挑出开门的一把。而当他把钥匙插进门锁的时候，竟由于太过紧张，需要用左手来握住右手，才可以止住手的抖动。

“咯哒”一声，门开了。炽天猛地拉开门，一个箭步蹿了进去，直扑向里屋的电话。

“嘟——”

盲音。

汗，从炽天的头上滴了下来。

他张着嘴，呼吸急促而紊乱，从希望到失望的极端转折令他的大脑在瞬间变成了一片空白。

他的手无意识地把听筒放回原位，然后用双手撑住桌子。

在他完全无意识的时候，时间也如同静止了一般，丝毫感觉不到流动。

忽然，桌上的电话“铃”地响了起来。

在心情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后，炽天几乎丧失了一切正常的反应，他甚至只是呆呆地听着电话发出的铃声而忘了去接。

铃声持续不断地响着。

那铃声并未带给炽天以希望，相反，他对于接起电话产生了莫大的恐惧。

“如果不是绫怎么办？”

“那是不是就说明我又错过了她的电话？”

“我难道还是要失去她吗？”

“到底怎么办？谁能告诉我！”

“绫！”

在一片混乱中，炽天的思绪完全被对未知的恐惧所占据，他支撑自己身体的双手开始颤抖，甚至开始抽泣起来。

泪水划过他脸部抽搐的肌肉，滴落在电话机上。

无助。

困惑。

恐惧。

他突然发现，原来自己竟是这么的脆弱。

电话铃仍在响着，像一种死亡的节奏敲击着炽天心理的防线。

“接，还是不接？”

炽天发现这个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竟然是如此难以回答。

突然，炽天似是终于下了决心一样，一把抓起电话放在耳边，然后用尽量平静的声音道：“喂？”

“喂？是我啊，你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啊！”电话里一个女孩的声音，调皮又带点责备地传了出来。

炽天的双眼闭了起来，是她，那个他思念了三年的声音，他终于又听到了。

他的双腿终于再也支持不住自己，“咣当”一下坐到了地上。

“喂？怎么了？”电话里女孩的声音有点焦急地问道。

“哦，我，我没事。”炽天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泪痕道。

“嗯，那我现在从这里走，大概半个小时以后到你那里，等我哦。”女孩似乎没有发现炽天声音的异样，依旧快乐地道。

“等，等一下！”炽天慌张道。

“怎么？”

“嗯，我这里有点事，你，你就留在那里，我去找你。”

“怎么回事？”

“先别问怎么回事好吗？听我一次。”

“到底是怎么回事嘛？”

“你听我说，这件事我在电话里解释不清，不过你一定要相信我，好吗？”

女孩似是听出了炽天不寻常的语气，道：“好，好吧，那我就在马路对面的快餐厅等你。”

“不要！”炽天几乎是喊了出来。

“……”女孩被炽天这句话吓得不知所措起来。

炽天连忙深吸了一口气，平静了一下，然后道：“听

我说，哪里也不要去，好吗？等着我，见了面我会跟你把一切都跟你说清的，好吗？”

“好……”女孩几乎是有点怯生生地答道。

“绫，相信我，就站在电话亭边，等我过去，一步也不要动，好吗？相信我！”

“好，好的，不过，你要快点过来啊，我，我被你说得好害怕。”女孩在电话里的声音开始有点呜咽起来。

“别怕，绫，等着我，等我到了就一切都没事了，一定等着我！”

“嗯，你快过来吧。”

“好的，记住，哪里也不要去。”

“嗯。”

炽天听着对方挂断了电话，许久，才任由听筒从手中滑落到地上。

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然后一把抹干了脸上的泪痕，从地上跳了起来。

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已经不再重要，面对三年来一直期盼的喜悦，他连门也忘了锁，直冲到楼道里。

电梯正好停在十八层，他一步迈了进去，按下了一层的按钮。

电梯的门缓缓地合上了。

银灰色的墙壁，坚实而冷漠。

炽天忽然觉得哪里有一点不妥。

正当他想探究时，电梯开始向下移动。

“也许是我太敏感了吧。”炽天对自己道。

炽天这一想法刚一闪现，突然，电梯猛然向下坠去。

突如其来的失重感让炽天根本没有时间思考，所以当电梯在“咣”地一声巨响中停了下来后许久，他才意识到，电梯出事了。

他抬头看了看，指示楼层的数字停留在十三，红色的数字似乎在预示着不祥。

在仔细地勘察了一番之后，炽天颓然地坐在了地上。控制面板已经全无反应，门也撬不开，甚至连头顶上的紧急出口似乎也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而无法打开。

寂静。

电梯的内壁在灯光的照射下泛着惨淡的银白色，在炽天的眼里显得异常的冷酷。

他蜷起双腿，头斜靠着侧壁，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前方。

过了一会儿，他的手下意识地伸了出来，轻轻地触碰了一下他面前的电梯门。

金属的质感让他忽然间觉得很冷。

孤独。

他突然想到这个词，于是把自己更紧地缩成一团。

金属的反光开始有点刺眼，他眯起眼睛，但却感到那些银白色的光已经穿透了自己的身体。

眼前的景象开始有点不真实起来，炽天感觉体内如同缺水般的虚脱，原本单调的色彩开始旋转，继而变得斑斓起来。

“吱——”

在一声刺耳的金属扭曲声之后，电梯又下滑了一段。

对于自己生命不能把握的无力感令炽天的心理脆弱到了极点。狭窄的空间，冰冷的色彩，静默的时间，一切如有形体般向他压下来，令他无处躲藏。

自己的生命，绫的命运，游戏还是真实，过去、现在和将来……所有的一切在这里显得异常纷繁而强烈，但答案，却都隐藏在无穷的远端。

恐惧。

原来，恐惧可以不需要原因。

血腥的画面，尖厉的叫声，离奇的想象。

原来抛开这些，恐惧依然存在。

只要未来依旧未知，恐惧便永远存在。

当炽天的思维在游离般的状态中想到这一点时，“吱——”地一声巨响在耳边爆发，整个电梯再无阻碍地向地面坠去。

那一刹那，炽天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PM11：40：17NightmareMaker说：可疑分子炽天进入噩梦……

十四、草扎娃娃

memorized by：Toy

“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当Toy觉得自己的意识恢复了之后，这是他第一个想到的问题。

PM11：40：17NightmareMaker 说：可疑分子炽天进入噩梦……

当系统显示出这条信息时，Toy 的心忽然猛地抽动了一下。

“炽天回来了，这个游戏看来难度也不是很大吧。”

“连我在内，就还有三个人没进入过游戏，下一个会是谁呢？不会是我吧？”

“不过是我的话也不算太糟糕吧，至少我可不想是最后一个。”

“连碇真嗣那家伙都能平安回来的游戏当然不可能难倒我了。”

“他刚才曾经说过一句什么不要产生恐惧的心理，还说这可能就是战胜噩梦的办法，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明日香到底在搞什么鬼？”

“为什么大家都不说话了呢？柳娟也该把自己的经历说说啊，起码让我们心里有个底啊。”

正当他一个人默默嘀咕的时候，屏幕上突然跳出一行明日香的话。

明日香：那么好吧，下一个人，Toy 怎么样？

“啊？怎么会，怎么真的是我？”

“怎么办？好像是不得不进入了啊。”

“没关系，一定没关系的。”

“对，不能让他们看扁我。去就去，有什么的！”

于是在片刻的犹豫过后，Toy 在键盘上敲下了：好吧。

随后他抬起头看了一眼明日香，而对方的目光也正

好和他的相遇。

"好，好悲哀啊……不，我不想……"

Toy还没来得及再往下想，眼前便"唰"地闪过了一道红光。

PM11：41：26NightmareMaker说：Toy在噩梦中消失了……

空旷的大厅。

当Toy自认为自己的眼睛可以看清周围时，他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十分狭长的大厅中。

大厅中矗立着很多粗大的石柱，灰暗的色彩显得十分的压抑。

"这里，难道是地铁站的大厅？"

Toy转了转头，四周的场景的确和地铁站很相像。

"这，这是什么？"

环视过周围，他突然发现自己的手里有一样奇怪的东西。

那是一个用干草扎成的娃娃。

娃娃的做工很简单，甚至有些粗糙，但脸上那对眼睛却显得异常的传神。

"这双眼睛，好像在哪儿见过……"

虽然只是两个黑黑的圆点，但在这个娃娃的脸上，却能给人一种十分悲哀的感觉。

"这眼神，很像刚才明日香的眼神啊……"

想到这一点的Toy不禁吸了一口冷气。

他连忙把目光挪开。那种无生命的物体散发出生命

气息的感觉令他觉得十分的不舒服，

他甚至想把那娃娃丢开，但马上他又放弃了这个念头。毕竟在这个荒凉而充满未知的地方，一个即使是只有人型的玩偶，也能带给他少许的慰藉吧。

“娃娃……”

Toy 拿着那个草扎娃娃，眉头渐渐蹙了起来。

“真是个讨厌的游戏呢。”

瞬间，Toy 被这个娃娃勾起了对自己小时候的回忆。

“那个时候，也有这么个娃娃吧……”

忽然间，就如同锁住记忆闸门突然被打开了一般，曾经被封住的那些记忆犹如潮水般将他淹没。

他从小就比别的孩子聪明。他自己虽然不觉得怎样，但他的父母却以此为傲。

于是他被告知不可以和同龄的孩子一起玩。

因为他的父母要教会他：他是和别的孩子不同的。

于是当其他孩子一起捉迷藏的时候，他的手里只有一个娃娃。

但很快，他便开始懂得，那些游戏，娃娃是无法和他一起玩的。

他开始沮丧，甚至有时他开始讨厌那个娃娃，他觉得是它挡在了他和其他孩子中间。

那时候他自然是不懂得去反抗父母的，甚至在有些时候他的父母惩罚过他之后，他又会独自抱着娃娃睡上一个晚上。

所以娃娃对于他而言，是一种无法言语的关系。

他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的成绩没有达到父母的要

求，于是他被罚没有饭吃。他就缩在墙角，默默地抱着娃娃。而这被父亲看到了，盛怒下的父亲一把从他的手里夺过娃娃，从窗口丢了出去。

这，引发了他一生中第一次的反抗。

他飞快地冲出门，跑到院子里，从地上捡起了娃娃。当他抬起头时，看到的是门口父亲凶神般的脸。父亲告诉他，如果他不把娃娃扔了，就不准进门。听了父亲的话，许久，他紧紧抿着的嘴突然笑了起来。

那一刻，他看到父亲全身震颤了一下。于是他更愉快地笑起来。

父亲“咣当”一下甩上门，将他关在门外。

那晚下了一夜的雨，当他再醒来时，已经是躺在病床上了。

而娃娃，还在他手里。

于是他又笑了，笑得很开心。后来护士告诉他，她从来没见过有人能那么紧地握住什么东西——即使是死人。

随后不久，在一次意外中，他的父母去世了。

他没有哭，也没有笑。

只是在一个晚上，他在院子里挖了个坑，然后把娃娃埋了下去。

不过，他埋的，是一个被他用刀劈得支离破碎的娃娃。

就好像，一具娃娃的尸体。

忽然间想起了本想忘记的事情令 Toy 感到一阵莫名的

烦闷，他又看了看手里的那个草扎娃娃，然后嘴角撇了一下。

“这算什么游戏嘛！”他暗自抱怨了一下。

随后他又看了看四周空旷的大厅，“也没有什么提示，到底该做什么啊？”

“难道目的就是要能够回到原来的世界吗？”

想到这一点，Toy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没有提示，没有人可以商量，没有，什么都没有，这，这到底是……”

突如其来的无助感令他不自觉地回忆起儿时的习惯，他不禁抱紧了手中的娃娃，但立刻，他又觉得自己这种做法令自己很讨厌。

“见鬼，这么多年了，难道我还……”

正当Toy为了那个娃娃而感到烦躁时，突然，从大厅两侧的楼梯上，走下来几个人。

“啊？那个面具是碇真嗣，还有飞影，幽和炽天，那个女子是柳娟吧？”

猛然间见到熟悉的面孔令他暂时忘记了刚才的不快，于是他想向那几个人挥一下手打个招呼。

而就在他想抬起右手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竟然无法动弹。

这让他刚刚有点兴奋起来的情绪又坠到了谷底，他试着张了张嘴，发现连嘴也动弹不得，更不用提发出声音了。然而更不可思议的是，那几个人明明就朝了他走过来，却都像当他根本不存在一般。随着几个人离他越来越近，Toy也变得越来越慌张起来。就在这时，他身后

传来了一阵地铁进站时的响声。

炽天等几个人一边走，一边说着什么。但在 Toy 的眼里，他只能看到他们的嘴在动，却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

“怎么，怎么回事啊?!”

“他们怎么了，他们怎么不认识我了? 我为什么不能动?”

“我就在这里啊，你们怎么不认识我了?!”

“和我说句话! 跟我打个招呼啊!”

“就算只看我一眼也好!”

“哧——”身后的地铁门开了，飞影他们几个一边说笑着，一边经过 Toy 身边，走进了地铁车厢。

片刻，又是“哧——”地一声，地铁的门合拢了起来。

也就在这一刹那，Toy 发现自己可以动了。

他立即转过身，冲向正要出站的地铁。

“碇真嗣!”

“飞影!”

“炽天!”

Toy 一遍遍地喊着那几个人的名字，并且当他跑到车厢旁边时，他开始用手大力地砸着车厢的玻璃。

但那几个人仍然没有理会他。

“你们要去哪里?!”

“是我啊! 开门!!”

“带上我!”

但是列车却丝毫不为他的行为所动，开始慢慢地启动了。

“开门啊！不要走！”

Toy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吼起来。可回应他的却只有越来越急促的列车碾过铁轨的声音。终于，他跟不上列车的速度了，于是只有抽噎着把奔跑的步子放慢。

而就在这一刹那，车厢里的几个人忽然一起回过头，看了一眼独自站在站台上的Toy。那几道眼神中，充满了鄙夷、不屑和蔑视。如同被那几道眼神击中了一般，Toy在那一刻直楞楞地站在了那里，不再有任何的反应。

过了一会儿，他的双膝一软，跪在了地上。

“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

“他们，他们为什么要抛下我？”

“为什么每个人都抛下我？”

“谁都不理我，谁都不爱和我在一起？”

“他们为什么瞧不起我？”

“不，我不要一个人！”

猛然，Toy抬起了头，看着列车离去方向那深邃的洞口，他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眼泪，然后站起来，“唰”地一下跳下了站台。

昏黄的灯光在隧道里忽明忽暗地闪烁着。

Toy手中紧握着那个草扎娃娃，在隧道里狂奔着。

踩在铁轨的间隙令他的步子深一脚浅一脚，但他却仍然踉跄着向前奔去。

“这条路有多远？”

“他们已经到了哪里？”

“他们会不会等我？”

极度的情绪波动和突然的剧烈运动令他的体能开始有些跟不上，在他的眼里，那些暗黄色的灯光开始不规则地摇曳起来。

“好像已经跑出来很远了啊。”

“怎么还没有到下一站吗？”

“这条路不会没有尽头吧？”

信念上的轻微动摇再加上体力的透支，Toy 的步子不由得慢了下来。

“这里，好黑啊……”

“大家都在哪里啊？”

“谁，谁来救救我？”

终于，心理和身体上的双重疲倦令他的意志从动摇飞快地进入崩溃。

他停了下来，疲惫地跪在地上。

“娃娃……”

他的目光又下意识地落在了那个草扎娃娃身上。

“好累啊。”

“算了吧，不要再追了。”

“追上了也没有用。没有人理我。”

“娃娃……”

“哼哼，娃娃……”

“谁又不是娃娃呢？”

“想起我的时候就和我笑，不理我的时候就连看我一眼都懒得看。”

“娃娃……”

“我……”

“爸爸？”

“妈妈？”

“我……”

“娃娃……”

Toy的眼中渐渐充满了迷离的目光，进而开始低声地自言自语起来。

“娃娃不能和别人玩哦。”

“你只能听我的话。”

“不许你离开我。”

……

就在Toy对着那个草扎娃娃喃喃自语的时候，突然，那个娃娃身上草扎的结竟然开始自己松动了。

“呜——”

身后的隧道里传来下一班地铁驶来的轰鸣声。

Toy似是浑然不觉一般，只是呆呆地看着手里的那个草扎娃娃在短短的几十秒之内，身上的结全部自动解开了。

失去了结的束缚，那个娃娃在瞬间解体，还原成了一大把的干草。

随后，它们在隧道里气流的作用下，自Toy的手里飘飞了起来。

看着那一大把草如同碎纸一般地飘向空中，Toy空洞的眼中射出一股带点悲哀的目光。

身后近在咫尺的列车灯将他孤独的身影投到了隧道的墙壁上。

那影子的轮廓，竟有一点像刚才他手里的那个草扎

娃娃……

PM11：51：44 那台失去了主人的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上，闪过一道腥红的光。

十五、转折

memorized by：碇真嗣

沉默。

在炽天断线进入游戏之后，“噩梦”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

“也许是事情太出乎我们的理解范围了吧。”碇真嗣暗自想道。

随后他看了看自己身边的人，还有 Toy、飞影和幽没有进入过游戏。

屏幕上的时间指示着 PM11：38：56。

“明日香自己是不是也要进入游戏一次呢？看来大家在游戏里花的时间差不多啊，这样看来，也许我们能完成这个游戏呢。”

似是终于看到了点希望般的，碇真嗣一直悬着的心往下落了落。

“原来，生命对于爱一个人来说，是如此的重要。”

在稍稍摆脱了对这个游戏本身的困扰之后，碇真嗣自然而然地回想起刚才在游戏中的体验。

“以前在文章中看到的：愿意为所爱的人死去。哼！

全是编的。爱一个人，就要努力让双方都好好地活下去！”

想到这里，砭真嗣不禁苦笑了一下。“原来一直在我的潜意识中对于失去生命，是有着如此强烈的恐惧啊。”

“那么，这个游戏难道真的只是为了挖掘我们心底最深处的恐惧吗？”

这个念头刚一跳出来，屏幕上突然显现出一行系统信息：

PM11：40：17NightmareMaker说：可疑分子炽天进入噩梦……

砭真嗣猛地抬头，对面刚刚空了五分钟的椅子上，炽天正端坐在那里。

砭真嗣：炽兄，一切顺利吗？

幽：炽天，怎么样，还好吗？

飞影：炽天，感觉怎么样？

大概是刚才沉默的太长的时间，炽天一回来，大家都借机说上两句，连明日香也在键盘上打道：欢迎回来，炽天兄。

但在“噩梦”中一向给人以很冷静感觉的炽天，这次不知是因为什么，对于大家的问候并没有像平常一样礼貌地回复，而是冷冷地回了一句：抱歉，在下有事情要单独想一想，请不要打扰。

这句话无疑很出乎大家的意料，所有人都不知道该如何继续，甚至连打个圆场的人都没有。

于是片刻过后，还是明日香道：那么好吧，下一个人，Toy怎么样？

Toy 似乎是没有料到自己会是下一个，所以犹豫了一下，但还是答应道：好吧。

于是系统很快地显示出：

PM11：41：26NightmareMaker 说：Toy 在噩梦中消失了……

在 Toy 消失前的一刹那，碇真嗣扭过头看了一眼 Toy，但映入眼帘的，只有一张哭泣的面具。

十分钟。

碇真嗣双眼紧盯着屏幕过了整整十分钟。

这可能是他生命中最漫长的十分钟了。

依旧没有人说话，时间就这么残忍地从大家的眼前流走。

“Toy 那家伙怎么还不回来，再不回来的话大家时间就不够了啊。”

正这么想着，碇真嗣面前的屏幕忽然红了一下。

他眨了眨眼，暗自道：“也许是盯屏幕的时间太长了吧。”

但忽然间，他听到了一声很轻微的呻吟，似乎是明日香的声音。

紧接着，一直沉默的炽天终于在屏幕上打出了一行字：碇真嗣，有一个很坏的消息要告诉你，请控制你自己的情绪。

碇真嗣一见这句话，忽然有一种很糟糕的预感。但他还是咽了下口水，然后在键盘上打道：好的。

炽天：恐怕 Toy 回不来了。

虽然已经大概预料到了是如此的情况，但碇真嗣还是无法抑制地道：什么?!!!

炽天：对不起，我也很难过。虽然他是你的好友，但这是一个十分依赖大家情绪的游戏，所以为了大家，也为了你自己，请暂时控制一下你的情绪。

也许是炽天一直以来在“噩梦”就有着很高信赖度，所以对他的话，大家虽然不是十分明白，但却都没有打断他。

看到碇真嗣的情绪被暂时压制住了，炽天接着道：诸位，在下没有时间向你们具体解释这个游戏了，现在是 11 点 51 分，我们还有不到 9 分钟的时间，所以请大家配合在下，相信我，这也许是我们惟一能完成这个游戏的机会。

正当大家被炽天的话带入一种十分紧张的气氛时，明日香道：算了吧，炽天兄，就算你已经摸透了这个系统，但一样没机会了。

炽天：不，还有机会。

明日香：是，确实还有近 8 分钟的时间，但 Toy 已经回不来了。

炽天：是的，不过没关系。

明日香：什么?

炽天：柳娟！叫他出来！

所有人都被炽天和明日香的对话弄得一头雾水，但当炽天在屏幕上“喊”出这么一句话时，大家还是不自觉地把头转向了柳娟所坐的位置。

柳娟：我没有把握。

炽天：去试！

柳娟：为什么？

炽天：因为这是一个“七人”游戏，我们必须有七个人！

柳娟：你怎么知道？

炽天：没时间回答你了，快叫他出来！

柳娟似是考虑了一下，然后道：但他没有身体。

炽天：没关系，我可以给他临时造一个。

柳娟：……好吧，现在就叫他吗？

炽天：稍等一下，在下还有两句话说。

柳娟：……

炽天：相信我，这是我们惟一的机会了。

说完这句话，炽天转向大家，继续道：大家，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剩下的时间里，我们会同时断线，也就是说，我们会同时经历游戏的过程。至于游戏的内容，对于每个人，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而且在那里，我们也许会遇到自己一直以来觉得恐惧的事情。

炽天换了一行，接着道：不去害怕是不可能的，但如何去理解那种恐惧，将是解开这个游戏的关键。

炽天：而且，请注意，由于我们是同时进入游戏，所以如果任何一个人未能完成游戏，整个游戏便会宣告失败。

飞影：那么，我们各自经历的游戏之间有没有联系呢？

炽天：也许有，也许没有。不过在下在系统上做了一点没有什么把握的改动，大家进入游戏后，请注意红

色的东西，那可能会是游戏进行下去的提示。

炽天：好了，在下对于这个游戏的理解也只限于此，请大家自己小心了。

炽天：柳娟，现在，请叫他出来。

柳娟：好的。

片刻的沉寂过后，柳娟：你好，炽天。

炽天：你好，请问你怎么称呼？

柳娟：叫我刃雾好了。

炽天：好的，刃雾，相信你已经了解了大致的情况，而且你也曾经历过游戏的过程，对吗？

柳娟：是的。

炽天：而且你拥有某种“能力”，是吗？

柳娟：是的。

炽天：好的，下面我将会令大家同时断线进入同一个游戏，这可能将要借助你的能力，可以吗？

柳娟：可以，我会尽我所能。

炽天：进入游戏之后，我会在游戏里为你临时造出一个身体，所以请你到时和柳娟暂时分开。

柳娟：没有问题。

炽天：很好，30 秒后，我们大家将同时进入游戏，请大家做好准备，祝大家好运。

明日香：炽天兄，你确定这个方法可行吗？

炽天：不确定。但这是现在惟一的方法了，否则我们就只有在这里等到 12：00。

炽天顿了顿，道：你也想把游戏完成吧？

炽天的话似是击中了明日香的痛处，她不再说话，

而其他人也被这一连串莫名其妙的对话搞得坐立不安。

六张面具的背后，是六副完全不同的表情。

PM11：53：40NightmareMaker 说：碇真嗣在噩梦中消失了……

PM11：53：40NightmareMaker 说：飞影在噩梦中消失了……

PM11：53：40NightmareMaker 说：幽在噩梦中消失了……

PM11：53：40NightmareMaker 说：柳娟在噩梦中消失了……

PM11：53：40NightmareMaker 说：炽天在噩梦中消失了……

PM11：53：40NightmareMaker 说：明日香在噩梦中消失了……

七张椅子同时空了下来，暗红色的光芒似永恒般地闪耀着……

十六、赭红色的血迹

memorized by：炽天

“原来，是这样吗？”

炽天面对着屏幕上一行行看似无意义的数字和符号，一边飞快地操纵着他自己那台微型电脑，一边倒抽了一口冷气。

“真是个可怕的系统，竟能完全随意控制波的频率和波长，找到符合游戏者星幽体① 的波段，进而达到令游戏者进入游戏的目的。”

“看来自从进入城堡到来到餐桌前那段游戏最初阶段中，每个人经历的那些看似毫无意义的诡异情形，就是系统在探测大家星幽体波段的过程。”

“找到了，这是刚才我进入游戏时的记录。”

虽然眼前的系统让炽天觉得十分的不可思议，但作为一个对程序痴迷的人，这又激起了他无穷的兴趣。

“哦，记录文件大概的规律是这样了。那么，来看看其他人的记录吧。”

通过与自己经历的对比，炽天大致了解了系统记录每个人游戏内容的方法。

“碇真嗣在系统里的记录是在一个战场上，嗯，这和他的叙述也一致。这里，系统对于他星幽体波动的分析是：对于死亡的恐惧。这好像没什么吧，人都是害怕死亡的啊。”

“柳娟的游戏过程记录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但她的星幽体波动的分析是：对谎言的恐惧。这，难道说明她一直都在惧怕一个谎言吗？嗯，这大概和那个在他体内的家伙有关吧。也许她所惧怕的就是体内另外一个人格被别人发现？”

“说到那个意外出现的家伙，他进入游戏似乎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他的游戏过程也很短，似乎只有一段在公

① 星幽体：精神的粒子组成，具有一般粒子的特性及波的特性。

路上的经历。对他的星幽体的波动分析是：对现状的恐惧。嗯，看来他很担心自己会就这么待在柳娟身体里出不来了。”

“这两个人真是有点意思，看来在他们身上一定发生过异乎寻常的事情。”

“不过那个家伙并没有像碇真嗣和我一样是正常地退出游戏，这里有另外一种能量的记录，看来那个家伙有控制星幽体级能量的能力。”

“剩下的，就是我的记录了……”

正当炽天要接着看下去，忽然，屏幕上闪过一片血红的光芒，随后，屏幕上的数据开始出现异常。

“不好，是 Toy！”

炽天马上反应出是正在游戏中的 Toy 出了事情，于是赶紧把自己的电脑切换到监控模式。

很快，炽天的眉头皱了起来。

“坏了，这下只剩六个人了，但这个该死的系统对于游戏人数和时间的要求又异常严格，这怎么办?”

“等等，那个家伙！”

意识到了什么的炽天连忙开始操作起他的那台微型电脑。

“那么，看来只能孤注一掷了。以现在的时间，大范围地修改这个系统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过，可以这样……”

在紧张操作中的炽天，连他自己也没有注意到，他右手的无名指，又不自觉地抽搐了一下。

“幽！你还在吗？回话！”碇真嗣对着战斗服中的对

讲机大声吼道。

自从炽天说出了要大家一起进入游戏之后不久，碇真嗣便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这个战场上。

"炽天说过，这里可能会遇到我们心中所恐惧的事情。那对于我这种怕死的人来说，战场自然是最好的选择了。"

本来想自嘲一下的碇真嗣忽然又想起了不久前游戏中真实的感觉，便把刚刚翘起的嘴角又拉了下来。

"碇真嗣？是你吗？"

一个粗重的声音从步话机里传出来，碇真嗣忙转了转头，发现身边的一个火焰兵正看着自己，但由于天色太暗，他面罩里的面孔不是很清晰。

"你是谁？"

"我是幽啊！"

"啊？幽，是你？"

"是啊，我也没想到！"

在陌生而充满危机的地方遇到一个熟悉的面孔毕竟是件能让人暂时愉快起来的事情，两人几乎要隔着战斗服拥抱起来了。

而就在这时，一道作战的命令通过无形的电波传到了两人的耳朵里。

于是两人只来得及相互竖了一下大拇指以祝好运便淹没在了人群中。

"柳娟，这次你还想往哪儿逃呢？"面前的炽天对背靠着墙的柳娟说道。

“好不容易才逃出去的，怎么又回到这里了？”柳娟在心里暗暗抱怨道。

“难道逃不出去吗？到底哪里的我才是真实的？”

冷汗在瞬间便从柳娟的额头流下，而面前炽天几个人形成的包围圈又小了一圈。

十字路口，炽天冷冷地看着面前熙熙攘攘的人流。

他的心又开始“砰砰”地跳了起来。

马路对面，一个短发的女孩正焦急地要过马路。

她丝毫没有注意到身边一辆高速拐过弯来的汽车。

“幽！你怎么样？”

碇真嗣终于在一片黏乎乎和烧焦了的虫子尸体中，发现了满身血污的幽。

那些已经分辨不出是谁的血液，在和那些令人恶心的虫子绿色的体液混合之后，呈现一种赭红的颜色，让人看了就有种想吐的感觉。

“幽，醒醒！”

碇真嗣用力地摇着幽的身体，他战斗服上的生命维持系统虽然被破坏了一部分，却还能显示出他还活着。

许久，幽终于睁开了眼睛，然后用极其微弱的声音道：“怎么样？赢了吗？”

碇真嗣在听到这句话后，眼泪终于背叛了他的眼眶，模糊了他的视线。

刚才，在没有雷达探测的情况下，他所在的小队遭到了敌人的一个“潜伏者”偷袭，片刻间就损失了近一半的兵力。

——那种可以把身体完全隐藏在地下的家伙不仅极难发现，而且还有很高的攻击力。

而就在这时，幽从旁边的山丘上出现，看到这情况，他毫不犹豫地给自己注射了一针对身体有极强副作用的兴奋剂，然后直接跃进了那“潜伏者”的攻击范围内。

他那种近乎自杀的方式给碇真嗣争取了足够的时间去呼叫指挥部的雷达，来探测那“潜伏者”的位置。

在火焰兵疯狂的扫射下，那恐怖的巨型虫子似乎也有些畏惧，而降低了攻击的频率。但随后，就在雷达扫描到这片区域的时候，敌人最后反攻的部队也赶到了。于是，被战斗服包裹的生命和拥有坚硬外壳的生命展开了一场最原始的厮杀。

机枪的枪管早已经滚烫，士兵们的声带发出一声声无意义的吼叫，发泄着心中的恐惧。迅速地，在人类压倒性的兵力面前，敌人的反扑只是加速了他们的灭亡。

看着幽身上大片大片的血迹，听着他微弱的问话，碇真嗣忽然发现，在这样的环境下，原来还有这么一种情感，足可以抵御死亡的恐惧。

炽天忽然笑了起来。

那是一种洞悉了一切的笑。

他突然闭上了眼睛，在那辆车就要撞上那个女孩的一刹那。

没有呼喊，没有尖叫，没有刹车时那刺耳的声音。

当他再睁开眼时，眼前的一切都和刚才一样，只不过都停止了运动。

他笑着朝那静止的女孩走去。

“你们为什么不放过她呢?”

就在炽天一行人快要将柳娟彻底围住的时候，门口突然响起一个男子的声音。

“你终于来了。”柳娟长吁了一口气。

炽天他们转过身，发现门口站着一个淡蓝色头发有点忧郁的少年。

“果然答案就藏在那几幅画中。”朝着出口走去的飞影暗自想到。

“不过幸亏有炽天的提示，否则还真想不到那几幅画中那些赭红色的血迹在所有画重叠起来之后，竟能映出门所在的位置。”

“现在，就看其他人的了。希望大家都平安无事吧，否则这件东西就没用了。”

飞影低头看了看手里的一本日记：“但愿那家伙说的是真的，在我出去之后，他就能从这本日记里的记录解开我的身世和这座古堡的秘密了。”

在一道熟悉的蓝光过后，柳娟面前的人都不见了，只是在他们原来所站的地方，遗留下几处赭红色的血迹。

“这个身体做得很棒哦，和你以前的样子很像呢。”柳娟在危机过后，又恢复了以前在刃雾面前的样子。

刃雾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也不多解释什么，而是道：“好了，我们该去和大家会合了，时间不多了。”

说完，从他的两只手的手心出放出两团柔和的蓝光，瞬间就把他和柳娟包在了其中。

眼前的地上，是一片赭红色的血迹。

三年前，那个女孩就躺在这里。

而现在，当炽天面对着站在那片血迹上的女孩，他笑着，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他轻轻地吻上了那个女孩的脸颊。

突然，在那个刹那，所有的一切犹如被风吹走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十七、脆弱的抉择

memorized by：炽　天

昏暗的树林里，炽天在拼命地奔跑。

“这样的情况下，会很容易迷路的啊。”炽天边跑边暗自琢磨。

从刚才喧闹的大街上一下子跃入如此昏暗的丛林里，炽天也并没有感到多少的意外，而且根据刚才自己的经历，他猜想其他人在这次游戏的过程中，经历的内容也应该和以前在游戏中经历的内容有关。

“但愿这样会相对容易一点吧。”

几分钟前，利用自己在进入游戏时程序所记录的数据，炽天发现，对于整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他虽然没有能力修改，但在某些防范不是很严的地方，却有做手

脚的余地。

“同时进入游戏真的是个很冒险的决定啊。”尽管已经成功地令七个人都进入了游戏，但回想起来，炽天还是有些后怕。

“这个游戏似乎有种能发掘心底深处恐惧的效果啊。”炽天一边奔跑一边又回忆起刚才看到碇真嗣、柳娟和刃雾的记录。

“碇真嗣对于生命十分看重，并且害怕会因为失去生命而无法与相爱的人在一起；柳娟对于体内有着另一个人格看起来很不在意，但实际上却十分担心这种情况被别人发现；而刃雾则更加明显，他所恐惧的，是无法摆脱现在的这种状态。”

“所有人经历的游戏内容都是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而衍生出来的，这真是一个可怕的系统。”

迷蒙的雾气令树林里的能见度十分的低，但当炽天跃过一个土丘的时候，他还是看到，在不远处有一簇红光在闪动。

“就是那里了！”炽天看到了自己在进入游戏时设下的标志，不禁加快了脚下的步伐。

“希望大家也能安全到达吧！”

突然，正在全力奔跑的炽天脚下一滑，身子向右边一倾，恰巧被旁边的树枝在脸上留下一道血痕。他连忙扶住树，然后用手抹了一下脸上的血迹，“真是不可思议，竟然能让人有如此真实的感觉。这个游戏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即使已经初步地了解了一点这个系统，而且也能确

定一直以来一手控制游戏的是明日香，但对于整个游戏的最终目的，炽天仍是毫无概念。

在胡乱的猜测中，炽天终于来到了那团红光所在的地点。

那是一口巨大无比的井，暗红色的光芒就从那似是无穷深处的井底发出，把四周也照得一片血红。

在井周围的地上，以古传说中的六芒星阵为基础，画着一幅十分复杂而怪异的图。

而六芒星阵的每一个尖，都摆着一副和刚才进入游戏前一样的面具。

炽天慢慢走到一张面具前，那上面的表情和自己曾经戴过的一样，是一副困苦而无奈的表情。

他照例把面具戴在脸上，然后抬起头，看了看周围。

他是第四个到的。在井的四周，戴“残忍”面具的飞影，戴“阴险”面具的幽，戴“猥琐”面具的碇真嗣都已经站好，好像在一起等待着什么。

“就差柳娟和刃雾了。”刚想到这里，炽天对面闪过一道淡蓝色的光，两个身影随后出现在了大家面前。

没有人说话，柳娟和刃雾也和其他人一样，走到自己的位置，然后戴上放在地上的面具。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游戏必须有‘七’个人参加的原因吧。”炽天看着大家各自站好位置后猜测道，“那明日香呢?”

还没等炽天继续猜下去，突然，耳边响起一阵歌声。

那歌声听起来似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犹如碧蓝的夜空中月色的缥缈一般，轻柔地洒了下来，安详而平和。

正当炽天沉醉于那奇妙的歌声时，他忽然感到，一片巨大的阴影正从头顶上方压了下来。

炽天忙抬起头，立时发现一具黑色的十字架正从空中缓缓朝那口巨井落下。

刹那间，一股熟悉的感觉涌上炽天的心头。“这……这不正是城堡大厅中的画吗?”炽天几乎要叫出声来。

而那具黑色的十字架上，也正如画中所画，有一个女子被紧缚在上面。

“是，是明日香!”炽天从那女子项间所戴的那张小面具上，认出了那是谁。

在明日香的脸上，也一样还戴着她那副“悲哀”的面具，只是在现在的情形下，不知怎地，炽天觉得她那面具后的脸上，也一定是副悲哀的表情。

忽然，明日香原本微低着的头轻轻转了转，目光正好和炽天抬着头的目光相碰。

顿时，炽天觉得从脚下升起一股哀伤而绝决的气息，在瞬间几乎封闭了他的呼吸。

“绫……”

炽天的意识在明日香的那道目光和耳畔神秘歌声的作用下，变得模糊起来。

他忽然想起了自己一些不想记起的经历。

小时候外婆的去世，父母的离异，第一次的恋爱，那个叫绫的女孩……所有的经历，都是曾令他无比悲伤的经历。

耳边的歌声依旧安详而平和地响着，有点像，天使

的圣诗。

井口的红光在十字架的下落过程中越来越亮，暗红色的光映在六个人银白色的面具上，漾着诡异的色彩。

那无尽的悲哀和圣诗般的歌唱，组成了一种无形的力量，令炽天忽然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没有什么具体的事由，只是，想，哭。

片刻，炽天面具后的脸上，有一道清晰的泪痕。

十字架不断地下落，终于在落进那口巨井的一刹那，整个六芒星阵内刮起了一道猛烈的旋风。

风似是从六个人所在的六角星的顶端开始，然后迅速地回旋，令所有人无法动弹也无法睁眼。

而当风停下来之后，炽天发现歌声、明日香和那具十字架都已不见，甚至连井也不再发出那种暗红色的光芒。

“啪！”

六声清脆的破裂声把所有人从震惊中唤醒，大家这才发现，各自所戴的面具已经掉落并摔得粉碎。

渐渐地，六个人走到了一起。

碇真嗣：“刚才，那是明日香吗？”

炽天：“好像是的。”

碇真嗣：“她，她到哪里去了？”

飞影：“谁知道！不过我更想知道怎么回去。”

刃雾：“明日香也许不会回来了。”

其他五个人一听这话，都把头转向这个有着淡蓝色头发的少年。

刃雾："据我所知，我们眼前的这口巨井，是通往冥界的入口。"

碇真嗣："什么?!"

刃雾："是的，本来我也在犹豫，但当看到这地上的六芒星阵时，我才确定下来，这确是通向冥界的入口。"

飞影："那，你的意思是，明日香去了冥界?"

刃雾："是的。"

飞影："她去那里做什么?"

刃雾笑了笑："她去那里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我有一点可以肯定，她也许是第一个活着到冥界的人。"

碇真嗣："什么意思?"

刃雾："我当然说的不是她的身体，而是她的灵魂。所有的灵魂在肉体死亡之后才会回归冥界，而灵魂一入冥界，便不再受生前的意识所支配。所以明日香大概是因为什么原因，又要保留今生的记忆，又要到冥界去吧。"

飞影："是什么原因呢?"

刃雾耸耸肩："那恐怕只有明日香自己才知道吧。"

一直没有说话的柳娟这时忽然自言自语般地道："不管怎样，那一定是一个可以让人忘却生死恐惧的原因吧。"

炽天一听，也笑了笑，道："也许是吧，不过，这始终是一份脆弱的抉择。"

说完，炽天对其他几个听得莫名其妙的人笑了笑，道："好了，不用管那么多了，至少，游戏结束了。"

十八、已知的开端

memorized by：明日香

PM10：21：18NightmareMaker 说：可疑分子明日香进入噩梦……

PM10：21：22NightmareMaker 说：可疑分子幽进入噩梦……

明日香：你来啦，幽。

幽：嗯。

明日香："七人游戏"的程序怎么样了？

幽：……

明日香：怎么？出什么问题了？

幽：明日香，你确定你要用这个程序吗？

明日香：……

幽：你知道后果的，即使你拥有了六个人的灵力做保护，也无法保证你到了那边的安全。

明日香：安全的事，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我只是想赌一赌。

幽：可是，还有其他六个人呢……

明日香：你把程序改一改，吸取灵力的程度改低一些，这样即使有谁完不成游戏，也不会危及到他的生命吧。

幽：但那样的话，你就更没有足够的灵力做进入冥界时的加护了啊。

明日香：没关系吧，我们可以把游戏的内容变一变。

幽：变什么？

明日香：我们最激烈的感情是什么？

幽：……

明日香：是恐惧。

幽：哦？

明日香：对，恐惧是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把人的灵力提到最高的情感。所以我想，把游戏的内容改为对每个人心底深处最恐惧的事的挖掘，应该可以得到所需的灵力的。

幽：不过这样一来，游戏完成的难度就会提高很多啊。只要任何一个人不能正确理解自己心底的恐惧，我们就要前功尽弃了。而且，这样做还会使系统在执行之后完全进入自主运行，连我也无法控制。

明日香：只好碰碰运气了，看这些家伙在关键时刻是不是靠得住吧。

幽：也只有这样了，不过……

明日香：不过什么？

幽：如果阿井地下有知，若能知道你为了去救他，花费了这么多的心思，他也该知足了。

明日香：……

幽：好吧，你去通知剩下的那五个人吧。

明日香：幽，你也要参加吗？

幽：当然，不管怎么说，阿井也是我的死党啊！

明日香：谢谢你，幽。那么，程序什么时候能全部完成？

幽：三天以后吧。

明日香：好，那么，“七人游戏”就定在三天以后开始吧。

PM10：33：45NightmareMaker说：幽从噩梦中解脱了……

PM10：33：51NightmareMaker说：明日香从噩梦中解脱了……

选题策划
版式设计　十六天魔舞
责任编辑　孙　青　沈　丹
封面设计　阿　鹏

龙的天空幻想文丛

光子列车　不一样的江湖　再见楼兰

ISBN 7-80504-823-1
9 787805 048239 >



ISBN 7-80504-823-1
I·177　定价：18.0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再见楼兰
SS号=11609753